莎士比亚

悲喜剧著名独白欣赏

（英汉对照）

（下）

GREAT MONOLOGUES
FROM SHAKESPEARE'S TRAGEDIES
AND COMMEDIES

（英文原著 莎士比亚 汉译 朱生豪）
赵友斌 主编

UESTCP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 杜 倩
责任编辑 杜 倩

莎士比亚悲喜剧著名独白欣赏

GREAT MONOLOGUES FROM SHAKESPEARE'S TRAGEDIES AND COMMEDIES □□□□


ISBN 978-7-5647-1416-1

定价：95.50元

莎士比亚悲喜剧著名独白欣赏

(下册)

（英汉对照）

GREAT MONOLOGUES FROM SHAKESPEARE'S TRAGEDIES AND COMMEDIES

（英文原著　莎士比亚　汉译　朱生豪）

赵友斌　主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士比亚悲喜剧著名独白欣赏：英汉对照 / 赵友斌主编.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647-1416-1

Ⅰ. ①莎… Ⅱ. ①赵… Ⅲ.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戏剧文学–剧本–独白–英国–中国纪 Ⅳ.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1797 号

内 容 简 介

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无价之宝，几百年来，他的作品为世界各国人民传诵不辍，赢得亿万观众和读者的感慨和赞叹。本书分两章以英汉对照的方式分别介绍莎士比亚悲剧和喜剧中的著名独白，使读者从中品味到莎翁语言的精妙、绝美，人物刻画的生动、深刻，体会到莎士比亚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

莎士比亚悲喜剧著名独白欣赏（下册）

（英汉对照）

GREAT MONOLOGUES FROM SHAKESPEARE'S TRAGEDIES AND COMMEDIES

（英文原著　莎士比亚　汉译　朱生豪）

赵友斌　主编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610051）
策划编辑： 杜　倩
责任编辑： 杜　倩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河北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张** 19.25　**字数** 37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1416-1
定　　价： 95.50 元(上下册)

目 录





第二章 Great Monologues from Shakespeare's Commedies（莎士比亚喜剧著名独白）

喜剧，相对于悲剧而言，顾名思义，是逗人发笑让人看了高兴的。其主要特征，结局往往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主人公的命运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或者矛盾、斗争得到和解，或者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家个个欢喜。喜剧不同于一般打闹逗趣的闹剧或滑稽剧，它比这些同宗兄弟要严肃，它与悲剧一样是古希腊就十分得宠的戏剧形式。鲁迅先生用通俗的话概括道：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了给人看，而喜剧则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毁了给人看。具体地说，喜剧要撕毁社会上那些不正常的、不尽如人意的东西，人性中的小毛病、大错误等等。它也会有闹剧中的那种十分轻松欢快的场面，但它更有完整的故事。对生活带着微笑，虽有时噙着眼泪，虽有误会、有伤感，但弥漫全剧的总是喜悦的情绪。亚里士多德说，喜剧要模仿的是比我们平常的人要坏的人，这个坏并不是邪恶，而是有一些缺点。英国一位古典主义批评家说过，喜剧描述的是我们生活中常犯的错误，描写生活中最可笑、最难堪的事，以此警告观众，不要重蹈那些人和事的覆辙。综合他们的说法，用之于今天的戏剧舞台，我们可以看到喜剧与悲剧之间的界限远不如在古代那么分明，所谓乐极生悲，是我们时代的人们感情起伏彼动的惯见情形。

喜剧也是源于古希腊，后经罗马人改良，深受中世纪宗教信徒和文艺复兴时期各社交圈中文人的喜爱。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伦敦和巴黎的室内剧场中，喜剧连连上演。喜剧通常以社会行为为主题，剧中人物有碍他人和违背社会惯例的行为通过幽默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令人捧腹大笑。喜剧崇尚社会和谐进步，主张年轻人应当遵循社会习俗，告诫观众明白事理可以使人更加快乐，而极端的思想和怪异的行为只会带来麻烦。

喜剧带给我们的视角完全不同于悲剧。有人说悲剧关注的是正常（normal）但独特的人物（not unusual man），而喜剧关注的是不正常（abnormal）的普通人（unusual man）。悲剧让我们审视我们的生存状况，在观看悲剧时我们很自然地随着情节的推移走入悲剧人物的内心，和人物同时感受他/她的困惑和痛苦。引发类比是很自然的，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思考自己的生存状况。在喜剧中我们永远是个旁观者。我们



带着欢快的心情走进剧场，看舞台上的人物来来往往：有的性格怪僻、有的狭隘薄情、有的吝啬好财、有的朝三暮四、有的虽没有恶意但一念之差犯了错……他们虽然为达到各自的目的想尽办法，但这不仅并没有令我们感到危险在逼近，反倒让我们因其丑态百出的行为而捧腹。也许冷不丁我们也在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不很光彩的一面，或将剧中人物和我们身边的人挂了钩。可众人的笑声已经证明，这些不良性情虽有待改正，但显然没有什么大碍。即使剧中的生活和现实中的岁月充满了磕磕碰碰，但都依旧欢乐畅快。即使这种欢乐和畅快很大程度上过于矫情以至于似乎不太真实，可至少在这个瞬间我们是快乐的，而且要尽情快乐。这也许就是喜剧创作的目的。由布鲁克导演，在莎士比亚家乡英格兰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Stratford-upon-Avon）上演的《仲夏夜之梦》结尾时，剧场中放飞了无数个气球，演员们走入观众席和欣喜若狂的观众握手致意。喜剧演完了，但欢乐并没有结束，而是从舞台延续到了剧场外，观众带着愉快的心情欢乐地庆祝到午夜。有人说悲剧中每一个瞬间都是永恒，喜剧中每一个永恒都是瞬间；在悲剧中我们感受痛苦，在喜剧中，痛苦是个傻子，虽苦犹乐。我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莎士比亚时代，喜剧的观念正在不断的发展中，作为发展中的一环，他的喜剧作品明显地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喜剧。他的喜剧是独特的。严格地说，作家的创作都应该是独特的，不能重复他人或者重复自己。当然，在莎士比亚喜剧创作的开始阶段，他很大程度上受古典作家的影响。他的喜剧的成因有多方面的因素，他所处的时代的需求是他创作时最重要的参照之一。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取得海上霸权，英国处在一种亢奋状态中，商人借此东风，不断扩张英国的经济势力，遂使英国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随之而来的是文艺上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反抗和冲击，城市的手工业者、商人们不能一味地看宣扬爱国主义的历史剧。福斯塔夫这种角色，太使人喜欢了，他身上没有历史的霉味儿，他就是现实中活灵灵的人。为了迎合这一批观众的欣赏趣味，喜剧的创作就繁荣起来。另外宫廷对莎士比亚喜剧创作影响也很大。如同中国清朝慈禧太后对京剧的喜好鼓励了京剧的发展一样，宫廷的艺术趣味往往流行全国，蔚成风气。伊丽莎白女王是个戏迷，身边的大臣们、宠信们也乐于供奉，因此就有了所谓“宫廷喜剧”。女王当然要看欢喜的故事、华美的场面。这就决定了宫廷喜剧的风格。16 世纪 80 年代为宫廷写的主要剧作家是约翰·李雷，他的语言辞藻华美、十分讲究、差不多相当于我国六朝的骈文。他后来作为散文家，仍是这种风格，人们以他的一本散文集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文体，叫“绮丽体”（Euphuism）。莎士比亚早年学习过这种风格，或者说感染了这种风气。早期剧作中的有些人物操着同一种腔调，一说一大篇，十分悦耳，但内容并不充实。后来他越来越成熟，形成自己的风格，还到宫廷演出，深受欢迎。宫廷的趣味也是在变的。

莎士比亚的喜剧代表了喜剧艺术的最高成就。莎士比亚的喜剧都是以恋爱为主题的浪漫喜剧，剧中的人物来自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他们中有王公贵族、富商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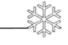
及其他中产阶级的人，也有普通的商人、织工、木匠和村镇妇女等，这些人物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代表，以喜剧的方式表现他们就能从另一种情感角度显示时代的特征和审美理想。在他的所有喜剧中，作者塑造了许多具有高尚情操的敢作敢为的青年男女形象，论身份，他们是贵族，然而他们的思想行为却体现了人文主义原则，具有新的时代精神。尤其是女主人公的形象，更为光彩照人。她们率真、热情、刚毅、机智。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勇敢地追求爱情。如罗瑟琳女扮男装，逃出宫廷，自己挑选爱人，并大胆地表白。薇奥拉更是积极、热情、坦率，并表现了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她们聪明果断、敢作敢为，如鲍西娅假扮律师，以惊人的才智战胜狡猾贪婪的夏洛克。这些女性形象是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新女性，寄托了作者的最高理想。

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不有一个快乐的结局。但除此之外，莎士比亚的喜剧还有一些明显的、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

喜剧的主题主要是写爱情、友谊、婚姻，通过这些来表现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以这一时期的一部重要喜剧《皆大欢喜》为例，里面写了奥兰多与罗瑟琳、奥列佛与西莉娅这两对贵族男女青年的纯洁的爱情，也写了牧人西尔维斯与牧女菲苾、小丑试金石与村姑奥德蕾这两对平民男女青年的朴素的爱情，中间尽管有各种艰险曲折，最后四对恋人同时结婚，真所谓 “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与此同时，这一喜剧也写了忠贞的友谊：罗瑟琳和西莉娅是堂姊妹，西莉娅的父亲弗莱德里克不顾兄弟情谊，篡了自己胞兄（即罗瑟琳的父亲）公爵之位，把公爵赶走，使他被迫流亡在森林里，但这两位堂姊妹一直相亲相爱，宁可一同逃往森林里过艰苦生活，也不愿分离。这种纯真的友情也是弥足珍贵的。

莎士比亚的喜剧大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仲夏夜之梦》里有美丽的森林，有仙后和小仙子，有北欧矮人之王的仙王奥布朗，有英国民间传说里极富传奇色彩的精灵好人儿罗宾，有香气四溢的豆花、织网的蜘蛛、娇小玲珑的飞蛾，还有妙不可言的音乐等等。这不仅是单纯的喜剧，简直是一篇充满诗情画意、引人入迷也引人入胜的美丽童话！就拿戏剧里充满严峻斗争的《威尼斯商人》来说，女主人公鲍西娅选择丈夫，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在自己闺房里放了金、银、铅三个匣子，任凭求婚者来选，谁选中了里面装有鲍西娅小照的匣子，便算获得胜利，可以娶她为妻。这是多么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择偶方式！

莎士比亚的喜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剧本往往除了一个主要情节外，另外还有一两个甚至更多的故事情节线索。《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剧有三条平行的线索：一是破落骑士福斯塔夫的一系列冒险行为和经历；二是安·培琪姑娘的婚事，有三个男子追逐她；三是由于安·培琪的婚事引起了法国医生卡厄斯和威尔士籍牧师爱文斯两人间的争执。而《仲夏夜之梦》故事线索更多，共有四条：一是雅典公爵忒修斯与其未婚妻希波吕忒间之关系；二是拉山德与赫米娅、狄米特律斯与海丽娜四人间之爱情纠葛；三是仙王奥布朗与仙后提泰妮娅之争吵；四是以波顿为首的



众工匠之间的关系。

莎士比亚的这些喜剧，情节错综复杂，每条线索既各自相对独立，又互相紧密关联，有现实生活，又有仙境和幻想，使得整个喜剧跌宕多姿，扑朔迷离，极富艺术魅力。上述这些喜剧故事情节，限于篇幅，无法详细叙述。但是，这不要紧，读者可根据这些粗线条的介绍，再去找原剧来读，便十分清楚了。另外，有些作品本书下面还要专门介绍，在此先提一下，使读者有一个初步印象。读莎翁剧作，是一个很好的艺术享受，我诚挚地希望读者不要满足于我们这本小书的简单介绍，而应该用这本小书作为打开莎士比亚艺术宝库的一把钥匙，通过它进一步去读莎翁作品，你将进入一座宏伟壮丽的艺术之宫，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莎士比亚的喜剧是抒情性的浪漫喜剧。故事多发生在南欧，具有异国风光，异乡情调。作者善于利用误会和巧合，用面貌相似、乔装改扮或设圈套、开玩笑等手段，人为地制造一些离奇曲折、变幻莫测的戏剧情节和滑稽可笑、意趣横生的场面。多线索平行交叉，构成完整的艺术整体，更使情节显得生动丰富、跌宕起伏，自然地激起欣赏者的情感波涛。

总而言之，文艺复兴时代是个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莎士比亚得天时地利，注意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从希腊罗马的古典戏剧，到意大利的浪漫传奇，他广采博收，融汇到自己的喜剧创作中。

第一节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终成眷属》

Characters

KING OF FRANCE
DUKE OF FLORENCE
BERTRAM, Count of Rousillon
COUNTESS OF ROUSILLON, Mother to Bertram
LAVACHE, a Clown in her household
HELENA, a Gentlewoman protected by the Countess
LAFEU, an old Lord
PAROLLES, a follower of Bertram
An Old Widow of Florence
DIANA, Daughter to the Widow
Steward to the Countess of Rousillon
VIOLENTA, MARIANA, Neighbours and Friends to the Widow



剧中人物

法国国王
佛罗伦萨公爵
勃特拉姆　罗西昂伯爵
拉佛　法国宫廷中的老臣
帕洛　勃特拉姆的侍从
罗西昂伯爵夫人的管家
拉瓦契　伯爵夫人府中的小丑
罗西昂伯爵夫人　勃特拉姆之母
海丽娜　寄养于伯爵夫人府中的少女
佛罗伦萨一老寡妇
狄安娜　寡妇之女
薇奥兰塔　玛利安娜　寡妇的邻居和女友
法国及佛罗伦萨的群臣、差役、兵士等

导读

《终成眷属》是莎士比亚着意描写爱情与血统之间冲突的一出好戏。莎士比亚在 1602 年创作《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接着写了《终成眷属》（1603～1604 年），再接下去又写了《一报还一报》（1604 年）。这三个剧是连续创作的，在戏剧形式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有相似或相通之处，表现出一种“连续性”。莎士比亚到了创作中期，思想认识上有所深化，看问题不像以前那样天真，那样充满了幻想。他继续写喜剧，同时也写悲剧。这个时期的喜剧有一个显著共同特征，即：虽它们都写爱情，但不是男女双方的真诚甜蜜的爱情，而是爱情上的纠葛。剧中似乎有一个灰暗的阴影在晃动，看不到《无事生非》、《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等早期浪漫喜剧中的欢乐气氛。评论家把莎士比亚的中期喜剧称为“阴暗的喜剧”或“问题剧”，包括《终成眷属》。

在民间故事里，常可见出身低微却拥有无比勇气、智慧或能力的青年，在圆满完成如屠龙、解谜、治病等最艰难的任务后，国王或公爵就会把美丽的公主许配给他。《终成眷属》的内容与此相类似，只是智勇双全的主角变成了女性，最终的奖赏则变成了男性。这种性别替换并非是莎士比亚自创的想法，而是源自于喷特（William Painter）于 1566～1567 年间出版（1575 年修订）的英译故事集《愉悦的殿堂》（The Palace of Pleasure）。此书收录了卜伽丘（Boccaccio）《十日谈》（Decameron）里第三天的第九个故事，描述女主人翁治愈国王，并两度赢得夫婿而终成眷属的故事。



《终成眷属》虽然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来之不易，所经历的不是常见的“好事多磨”，而是近乎残忍的折磨，其中人物为得到幸福所使用的手段使人看了很不舒服。其不同于以往喜剧之处，在戏一开始就显现了：男女主人公早早就结婚，但不是因为真正的爱情，终成眷属是指他们后来的破镜重圆。

在本剧里，海丽娜以神奇药方治好国王的痼疾，从而得以与暗恋已久的心上人勃特拉姆成婚。然而贝特汉不满这桩婚姻，愤而离开家园，远赴意大利从军，并在当地爱上一位名为狄安娜的女子。遭到遗弃的海丽娜伤心出走，她途经意大利时，得知丈夫的消息，便心生一计，在勃特拉姆即将返回法国的前一晚，假扮成狄安娜，与勃特拉姆共度一宵，并交换戒指作为定情物。海丽娜取得勃特拉姆手中的戒指后，勃特拉姆只得履行自己的承诺，永远爱着海丽娜。海丽娜二度智取勃特拉姆，如愿成为伯爵夫人，而国王也赐给狄安娜一名贵族丈夫。

此剧并不如其他莎翁喜剧那样受到欢迎，甚至已经不属于喜剧范畴，因为在喜剧中，主要人物几乎都要经过一番磨难后，才能获得圆满的结局。反观《终成眷属》，海丽娜历经的各种悲喜起伏，都不像喜剧般确定，常常与读者的预期产生落差。例如，国王病入膏肓，御医束手无策，而毫无经验的海丽娜却能凭着一帖神奇药方让国王康复。又例如，当勃特拉姆奉命与海丽娜成亲，看似已经成功的计划，却又因勃特拉姆的顽固高傲让海丽娜失望。在一切仿佛陷入绝境之时，海丽娜竟然又巧获勃特拉姆的消息，并利用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床上把戏”（bed trick），完成另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最后，当海丽娜终于让丈夫回头后，国王也在此时答应让狄安娜在群臣中挑选丈夫。

整个故事看似完满地以喜剧收场，但读者的预期经过三番两次的落差后，却不相信这是真正的结局，反而会猜想狄安娜自己挑选的婚姻将可能会步上海丽娜与勃特拉姆的后尘，同样的故事将重新上演。也因此，学者及评论家普遍认为《终成眷属》并非喜剧，而是“阴暗喜剧”（dark comedy）或“问题剧”（problem play）。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宝斯（F. S. Boas），他在1896年将此剧视为问题剧。他解释，戏中营造的“不是全然的欢愉也非全然的痛苦，但我们却为之振奋、着迷、困惑”，而剧中的问题，到最后也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或许这只是指表面上令人满意的结果，至于其后将引发的危机或变量，随着剧作家停笔就戛然而止了——就如一般人在提到问题剧时，会联想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结局看似找到问题的症结与出路，其后的发展却仍茫茫未知。

本剧并没有公开演出的纪录，剧本在当时也没有印行，而是在莎士比亚死后 7 年才出版的第一对开本（the First Folio）里首次面世，因此产生了此剧写作年代的考证与争论。许多人都将《终成眷属》与《一报还一报》拿来相提并论，因为这两出戏都是宝斯眼中的问题剧，而且由《终成眷属》的风格及语言特征来推断，此剧约完成于1602～1603年，正好就在《一报还一报》（1604年）之前。本剧的韵文浓缩、



简略、抽象、模糊，也与《一报还一报》的语法相近，更有甚者，两剧在终了时都是利用“床上把戏”，达到童话故事般的和谐结局，却在现实世界里显得格格不入。

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类似的剧情在莎剧作中出现，并不能证明写作年代相近，例如“船难”事件就在他早期的《连环错》、中期的《第十二夜》、晚期的《暴风雨》里都出现过；而《终成眷属》的灵魂人物海丽娜为兼具胆识、智慧和美貌的女性，又与《威尼斯商人》里的鲍西娅、《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第十二夜》里的薇奥拉很像，而这些剧本都是在1596～1600年写成的。

尽管如此，多数学者仍将《终成眷属》列为17世纪的作品。因为莎士比亚在17世纪初时，将主要的心思都放在创作悲剧上，《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都是这个阶段的作品，而问题剧的主旨、调性及语言都较为接近悲剧，而不似15世纪90年代后期的喜剧。

自罗马时期的米南德（Menander）开始（约公元前4世纪），年轻男女会为了爱情竭尽全力跨越阶级和门第之见，而老一辈的父母、伯叔等则是千篇一律地站在反对的另一边。莎士比亚早期的作品如《仲夏夜之梦》及《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遵循着这种模式，但到了《终成眷属》，他似乎想打破这个不成文的安排，使剧中的长者展现慈爱与包容之心：国王不嫌弃海丽娜的出身，慷慨将勃特拉姆许配给她；老臣拉佛支持她；伯爵夫人则满心欢喜地接受她为媳妇。反之，年轻一辈的勃特拉姆却显得自视过高。

本剧的另一个特点是性别观。与传统的性别角色限定有所不同。最明显的例子是海丽娜猛追自己心仪的男子。此外，在民间故事里，男选女之后，女方的意愿无人闻问，而在这个女选男故事里，男方的意愿却显得很重要。

17世纪初的监护权和对于性操守的法律规范，在英国仍受争议。反对者认为，监护人常不考虑受监护人的个人意愿，便妄作决定。赞成的人则表示，监护人有必要帮助受监护人免于外来的引诱，以免丧失地位、财产或继承权。就性行为方面，反对性法规的人认为，性行为乃个人隐私，旁人无权干涉过问。赞成性法规的人则主张，法律应该加强严格监督规范。监护权和性操守这两项议题一经结合，就产生了另一项议题：性行为究竟是属于个人事件，还是公众事件？以《终成眷属》为例，莎士比亚似乎赞成由年长者或法律条文来匡正年轻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引其走上婚姻的正途，例如伯爵夫人、拉佛和国王都代表这一角色。

莎士比亚撰写本剧时，他的两个女儿都已到了适婚年龄，因此家庭成员对婚姻的影响力，在他的剧作里也就愈彰显。从这个角度来看，本剧还标志着莎士比亚将人物重心逐渐转移到年长世代的过渡期。

这种转移也获得萧伯纳的赞许，他认为，伯爵夫人是西方戏剧史上描写得最完美的老妇人，而海丽娜与勃特拉姆之间的情绪反应也极为逼真。无怪乎若干学者不将海丽娜克服万难的英雄事迹视为《终成眷属》的主旨，而是把爱情与婚姻当做此



剧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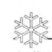
女扮男装，偷梁换柱，在以往的剧作中总给人带来愉快和欣慰，而在这里却使人心情沉重。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将这一剧作称为“悲喜剧”或“问题剧”的原因。

HELENA

O! were that all. I think not on my father;
And these great tears grace his remembrance more
Than those I shed for him. What was he like?
I have forgot him: my imagination
Carries no favour in 't but Bertram's.
I am undone: there is no living, none,
If Bertram be away. It were all one
That I should love a bright particular star
And think to wed it, he is so above me:
In his bright radiance and collateral light
Must I be comforted, not in his sphere.
The ambition in my love thus plagues itself:
The hind that would be mated by the lion
Must die for love. 'Twas pretty, though a plague,
To see him every hour; to sit and draw
His arched brows, his hawking eye, his curls,
In our heart's table; heart too capable
Of every line and trick of his sweet favour:
But now he's gone, and my idolatrous fancy
Must sanctify his reliques. Who comes here?
One that goes with him: I love him for his sake;
And yet I know him a notorious liar,
Think him a great way fool, solely a coward;
Yet these fix'd evils sit so fit in him,
That they take place, when virtue's steely bones
Look bleak in the cold wind: withal, full oft we see
Cold wisdom waiting on superfluous folly.

海丽娜

唉！要是真的只是这样倒好了。我不是想我的父亲；我这些滔滔的眼泪，虽然



好像是一片孺慕的哀忱，却不是为他而流。他的容貌怎样，我也早就忘记了，在我的想象之中，除了勃特拉姆以外没有别人的影子。我现在一切都完了！要是勃特拉姆离我而去，我还有什么生趣？我正像爱上了一颗灿烂的明星，痴心地希望着有一天能够和它结合，他是这样高不可攀；我不能逾越我的名分和他亲近，只好在他的耀目的光华下，沾取他的几分余晖，安慰安慰我的饥渴。我的爱情的野心使我备受痛苦，希望和狮子匹配的驯鹿，必须为爱而死。每时每刻看见他，是愉快也是苦痛；我默坐在他的旁边，在心版上深深地刻画着他的秀曲的眉毛，他的敏锐的眼睛，他的迷人的鬈发，他那可爱的脸庞上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处微细的特点，都会清清楚楚地摄在我的心里。可是现在他去了，我的爱慕的私衷，只好以眷怀旧日的陈迹为满足。——谁来啦？这是一个和他同去的人；为了他的缘故我爱他，虽然我知道他是一个出名爱造谣言的人，是一个傻子，也是一个懦夫。但是这些本性难移的坏处，加在他身上，却十分合适，比起美德的峻嶒瘦骨受寒风摧残要合适得多：我们不是时常见到衣不蔽体的聪明人，不得不听候浑身锦绣的愚夫使唤吗？

HELENA

Our remedies oft in ourselves do lie
Which we ascribe to heaven: the fated sky
Gives us free scope; only doth backward pull
Our slow designs when we ourselves are dull.
What power is it which mounts my love so high;
That makes me see, and cannot feed mine eye?
The mightiest space in fortune nature brings
To join like likes, and kiss like native things.
Impossible be strange attempts to those
That weigh their pains in sense, and do suppose
What hath been cannot be: who ever strove
To show her merit, that did miss her love?
The king's disease, —my project may deceive me,
But my intents are fix'd and will not leave me.

海丽娜

一切办法都在于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把它诿之天意；注定人类命运的上天，给我们自由发展的机会，只有当我们自己冥顽不灵、不能利用这种机会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才会遭遇挫折。哪一种力量激起我爱情的雄心，使我能够看见，却不能喂饱我的视欲？尽管地位如何悬殊，惺惺相怜的人，造物总会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只有



那些斤斤计较、害怕麻烦、认为好梦已成过去的人，他们的希冀才永无实现的可能；能够努力发挥她的本领的，怎么会在恋爱上失败？王上的病——我的计划也许只是一种妄想，可是我的主意已决，一定要把它尝试一下。

HELENA

Then, I confess,
Here on my knee, before high heaven and you
That before you, and next unto high heaven,
I love your son.
My friends were poor, but honest; so's my love:
Be not offended, for it hurts not him
That he is lov'd of me: I follow him not
By any token of presumptuous suit;
Nor would I have him till I do deserve him;
Yet never know how that desert should be.
I know I love in vain, strive against hope;
Yet, in this captious and intenible sieve
I still pour in the waters of my love,
And lack not to lose still. Thus, Indian-like,
Religious in mine error, I adore
The sun, that looks upon his worshipper,
But knows of him no more. My dearest madam,
Let not your hate encounter with my love
For loving where you do: but, if yourself,
Whose aged honour cites a virtuous youth,
Did ever in so true a flame of liking
Wish chastely and love dearly, that your Dian
Was both herself and Love; O! then, give pity
To her, whose state is such that cannot choose
But lend and give where she is sure to lose;
That seeks not to find that her search implies,
But, riddle-like, lives sweetly where she dies.

海丽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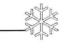
既然如此，我就当着上天和您的面前跪下，承认我是爱着您的儿子，并且爱他



胜过您，仅次于爱上天。我的亲友虽然贫寒，都是正直的人；我的爱情也是一样。不要因此而恼怒，因为他被我所爱，对他并无损害；我并不用僭越名分的表示向他追求，在我不配得到他的眷爱以前，决不愿把他占有，虽然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配得上他。我知道我的爱是没有希望的徒劳，可是在这罗网一样千孔万眼的筛子里，依然把我如水的深情灌注下去，永远不感到干涸。我正像印度人一样虔信而执迷，我崇拜着太阳，它的光辉虽然也照到它的信徒的身上，却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我的最亲爱的夫人，不要因为我爱了您所爱的人而憎恨我，您是一位年高德劭的人，要是在您纯洁的青春，也曾经燃起过同样真诚的情热，怀抱着无邪的愿望和深挚的爱慕，使您同时能忠实于贞操和恋情，那么请您可怜可怜我这命薄缘悭、自知无望、拼着在默默无闻中了此残生的人儿吧！

HELENA

"Till I have no wife, I have nothing in France"
Nothing in France until he has no wife!
Thou shalt have none, Rousillon, none in France;
Then hast thou all again. Poor lord! is't I
That chase thee from thy country, and expose
Those tender limbs of thine to the event
Of the non-sparing war? and is it I
That drive thee from the sportive court, where thou
Wast shot at with fair eyes, to be the mark
Of smoky muskets? O you leaden messengers,
That ride upon the violent speed of fire,
Fly with false aim; move the still-piecing air,
That sings with piercing; do not touch my lord!
Whoever shoots at him, I set him there;
Whoever charges on his forward breast,
I am the caitiff that do hold him to 't;
And, though I kill him not, I am the cause
His death was so effected: better 'twere
I met the ravin lion when he roar'd
With sharp constraint of hunger; better 'twere
That all the miseries which nature owes
Were mine at once. No, come thou home, Rousillon,
Whence honour but of danger wins a scar,



As oft it loses all: I will be gone;
My being here it is that holds thee hence:
Shall I stay here to do 't? no, no, although
The air of paradise did fan the house,
And angels offic'd all: I will be gone,
That pitiful rumour may report my flight,
To consolate thine ear. Come, night; end, day!
For with the dark, poor thief, I'll steal away.

海丽娜

"余一日有妻在法兰西，法兰西即一日无足以令余眷恋之物。"法兰西没有可以使他眷恋的东西，除非他在法兰西没有妻子！罗西昂伯爵，你将在法兰西没有妻子，那时你就可以重新得到你所眷恋的一切了。可怜的人！难道是我把你逐出祖国，让你那娇生惯养的身体去当受无情的战火吗？难道是我害你远离风流逸乐的宫廷，使你再也感受不到含情的美目对你投射的箭镞，却一变而成为冒烟的枪炮的鹄的吗？乘着火力在天空中横飞的弹丸呀，愿你们能够落空；让空气中充满着你们穿过气流而发出的歌声吧，但不要接触到我的丈夫的身体！谁要是射中了他，我就是主使暴徒行凶的祸首；谁要是向他奋不顾身的胸前挥动兵刃的，我就是陷他于死地的巨恶；虽然我不曾亲手把他杀死，他却是因我而死。我宁愿让我的身体去膏饿狮的馋吻，我宁愿世间所有的惨痛集于我的一身。不，回来吧，罗西昂伯爵！不要冒着丧失一切的危险，去换来一个光荣的疮疤，我会离此而去的。既然你的不愿回来，只是因为我在这里的缘故，难道我会继续留在这里吗？不，不，即使这屋子里播满着天堂的香味，即使这里是天使们遨游的乐境，我也不能做一日之留。我一去之后，我的出走的消息也许会传到你的耳中，使你得到安慰。快来吧，黑夜；快快结束吧，白昼！因为我这可怜的贼子，要趁着黑暗悄悄溜走。

COUNTESS

What angel shall
Bless this unworthy husband? he cannot thrive,
Unless her prayers, whom heaven delights to hear,
And loves to grant, reprieve him from the wrath
Of greatest justice. Write, write, Rinaldo,
To this unworthy husband of his wife;
Let every word weigh heavy of her worth
That he does weigh too light: my greatest grie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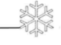
Though little he do feel it, set down sharply.
Dispatch the most convenient messenger:
When haply he shall hear that she is gone,
He will return; and hope I may that she,
Hearing so much, will speed her foot again,
Led hither by pure love. Which of them both
Is dearest to me I have no skill in sense
To make distinction. Provide this messenger.
My heart is heavy and mine age is weak;
Grief would have tears, and sorrow bids me speak.

伯爵夫人

哪一个天使愿意祝福这个无情无义的丈夫呢？像他这样的人，是终生不会发达的，除非因为上苍喜欢听她的祷告，乐意答应她的祈愿，才会赦免他那弥天的大罪。里那多，赶快替我写信给这位好妻子的坏丈夫，每一字每一句都要证明她的贤德，来反衬出他自己的薄情；我心里的忧虑悲哀，虽然他一点不曾感觉到，你也要给我切切实实地写在信上。尽快把这封信寄出去，也许他听见了她已经出走，就会回到家里来；我还希望她知道他已经回来，纯洁的爱情也会引导她重新回来。我分别不出他们两个人之中，谁是我所最疼爱的。快去把送信人找来。我的心因忧伤而沉重，年龄使我变成这样软弱，我不知道应该流泪呢，还是向人诉述我的悲哀。

HELENA

That you may well perceive I have not wrong'd you,
One of the greatest in the Christian world
Shall be my surety; 'fore whose throne 'tis needful,
Ere I can perfect mine intents, to kneel.
Time was I did him a desired office,
Dear almost as his life; which gratitude
Through flinty Tartar's bosom would peep forth,
And answer, thanks. I duly am inform'd
His Grace is at Marseilles; to which place
We have convenient convoy. You must know,
I am supposed dead: the army breaking,
My husband hies him home; where, heaven aiding,
And by the leave of my good lord the king,



We'll be before our welcome.

Wid.

Gentle madam,

You never had a servant to whose trust

Your business was more welcome.

HELENA

Nor you, mistress, Ever a friend whose thoughts more truly labour

To recompense your love. Doubt not but heaven

Hath brought me up to be your daughter's dower,

As it hath fated her to be my motive

And helper to a husband. But, O strange men!

That can such sweet use make of what they hate,

When saucy trusting of the cozen'd thoughts

Defiles the pitchy night: so lust doth play

With what it loathes for that which is away.

But more of this hereafter. You, Diana,

Under my poor instructions yet must suffer

Something in my behalf.

Yet, I pray you:

But with the word the time will bring on summer,

When briers shall have leaves as well as thorns,

And be as sweet as sharp. We must away;

Our waggon is prepar'd, and time revives us: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still the fine's the crown;

Whate'er the course, the end is the renown.

海丽娜

为了使你们明白我并没有欺弄你们，一个当今最伟大的人物可以替我作保证；在我还没有达到我的目的以前，我必须在他的宝座之前下跪。过去我曾经替他做过一件和他的生命差不多同样宝贵的事，即使是蛮顽无情的鞑靼人，也不能不由衷迸出一声感谢。有人告诉我他现在在马赛，正好有便人可以护送我们到那儿去。我还要告知你们，人家都当我已经死了。现在军队已经解散，我的丈夫也回家去了，要是我能够得到上天的默佑和王上的准许，我们也可以早早回家。



寡妇

好夫人，请您相信我，我是您的最忠实的仆人，凡是您信托我做的事，我无不乐意为您效劳。

海丽娜

大娘，你也可以相信我是你的一个最好的朋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样才可以报答你的厚意。你应该相信，既然上天注定使你的女儿帮助我得到一个丈夫，它也一定会使我帮助她称心如意地嫁一位如意郎君。我就是不懂男子们的心理，他们竟会向一个被认为厌恶的女子倾注他们的万种温情！沉沉的黑夜使他觉察不出自己已经受人愚弄，抱着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蛇蝎，还以为就是那已经杳如黄鹤的玉人，可是这些话我们以后再说吧。狄安娜，我还要请你为了我的缘故，稍为委屈一下。请再忍耐片刻，转眼就是夏天了，野蔷薇快要绿叶满枝，遮掩了它周身的棘刺；苦尽之后会有甘来。我们可以出发了，车子已经预备好，疲劳的精神也已经养息过来。万事吉凶成败，需看后场结局；倘能如愿以偿，何患路途纡曲。

PAROLLES

Virginity being blown down, man will quicklier be blown up: marry, in blowing him down again, with the breach yourselves made, you lose your city. It is not politic in the commonwealth of nature to preserve virginity. Loss of virginity is rational increase and there was never virgin got till virginity was first lost. That you were made of is metal to make virgins. Virginity by being once lost may be ten times found; by being ever kept, it is ever lost: 'tis too cold a companion; away with 't!

HELENA

I will stand for 't a little, though therefore I die a virgin.

PAROLLES

There's little can be said in 't; 'tis against the rule of nature. To speak on the part of virginity, is to accuse your mothers; which is most infallible disobedience. He that hangs himself is a virgin: virginity murders itself and should be buried in highways out of all sanctified limit, as a desperate offendress against nature. Virginity breeds mites, much like a cheese; consumes itself to the very paring, and so dies with feeding his own stomach. Besides, virginity is peevish, proud, idle, made of self-love, which is the most inhibited sin in the canon. Keep it not; you cannot choose but loose by't: out with 't! within ten year it will make itself ten, which is a goodly increase; and the principal itself not much the worse: away with 't!



帕洛

处女的贞操轰破了以后，男人就会更快地被轰得远远的。但是，你们虽然把男人轰倒了，自己的围墙也就有了缺口，那么城市当然就保不住啦。在自然界中，保全处女的贞操决非得策。贞操的丧失是合理的增加，倘不先把处女的贞操破坏，处女们从何而来？你的身体恰恰就是造成处女的材料。贞操一次丧失可以十倍增加；永远保持，就会永远失去。这种冷冰冰的东西，你要它做什么！

海丽娜

我还想暂时保全它一下，虽然也许我会因此而以处女终老。

帕洛

那未免太说不过去了，这是违反自然界的法律的。你要是为贞操辩护，等于诋毁你的母亲，那就是忤逆不孝。以处女终老的人，等于自己杀害了自己，这种女人应该让她露骨道旁，不让她的尸骸进入圣地，因为她是反叛自然意志的罪人。贞操像一块干酪一样，搁的日子长久了就会生虫霉烂，自己把自己的内脏掏空；而且它是一种乖僻骄傲无聊的东西，重视贞操的人，无非因为自视不凡，这是教条中所大忌的一种罪过。何必把它保持起来呢？这样做只有让你吃亏。算了吧！在一年之内，你就可以收回双倍利息，而且你的本钱也不会怎么走了样子。放弃了它吧！

KING

I would I had that corporal soundness now,
As when thy father and myself in friendship
First tried our soldiership! He did look far
Into the service of the time and was
Discipled of the bravest: he lasted long;
But on us both did haggish age steal on
And wore us out of act. It much repairs me
To talk of your good father. In his youth
He had the wit which I can well observe
To-day in our young lords; but they may jest
Till their own scorn return to them unnoted
Ere they can hide their levity in honour;
So like a courtier, contempt nor bitterness
Were in his pride or sharpness; if they were,

His equal had awaked them, and his honour,
Clock to itself, knew the true minute when
Exception bid him speak, and at this time
His tongue obey'd his hand: who were below him
He used as creatures of another place
And bow'd his eminent top to their low ranks,
Making them proud of his humility,
In their poor praise he humbled.
Such a man Might be a copy to these younger times;
Which, follow'd well, would demonstrate them now
But goers backward.

国王

想起你父亲在时，与我交称莫逆，我们两人初上战场的时候，大家都是年轻力壮，现在要是也像那样就好了！他是个谙熟时务的干才，也是个能征惯战的健儿；他活到很大年纪，可是我们两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老朽，不中用了。提起你的父亲，使我精神为之一振。他年轻时候的那种才华，我可以从我们现在这辈贵族少年身上同样看到，可是他们的信口讥评，往往来不及遮掩他们的轻薄，已经在无意中自取其辱。你父亲才真是一个有大臣风度的人，在他的高傲之中没有轻蔑，在他的严峻之中没有苛酷；只有当那些和他同等地位的人激起他的不满的时候，他才会对他们作无情的指责；他的良知就像一具时钟，正确地知道在哪一分钟为了特殊的理由使他不能不侃侃而言，那时他的舌头就会听从他的指挥。他把那些在他下面的人视为不同地位的人看待，在他们卑微的身份前降尊纡贵，听了他们贫弱的谀辞，也会谦谢不遑，使他们因他的逊让而受宠若惊。这样一个人是可以作为现在这辈年轻人的模范的。如果他们肯认真效仿他，就会明白自己实际上是大大地后退了。

KING

'Tis only title thou disdain'st in her, the which
I can build up. Strange is it that our bloods,
Of colour, weight, and heat, pour'd all together,
Would quite confound distinction, yet stand off
In differences so mighty. If she be
All that is virtuous, save what thou dislikest,
A poor physician's daughter, thou dislikest
Of virtue for the name: but do not so:



From lowest place when virtuous things proceed,
The place is dignified by the doer's deed:
Where great additions swell's, and virtue none,
It is a dropsied honour. Good alone
Is good without a name. Vileness is so:
The property by what it is should go,
Not by the title. She is young, wise, fair;
In these to nature she's immediate heir,
And these breed honour: that is honour's scorn,
Which challenges itself as honour's born
And is not like the sire: honours thrive,
When rather from our acts we them derive
Than our foregoers: the mere word's a slave
Debosh'd on every tomb, on every grave
A lying trophy, and as oft is dumb
Where dust and damn'd oblivion is the tomb
Of honour'd bones indeed. What should be said?
If thou canst like this creature as a maid,
I can create the rest: virtue and she
Is her own dower; honour and wealth from me.

BERTRAM

I cannot love her, nor will strive to do't.

KING

Thou wrong'st thyself, if thou shouldst strive to choose.

HELENA

That you are well restored, my lord, I'm glad:
Let the rest go.

KING

My honour's at the stake; which to defeat,
I must produce my power. Here, take her hand,
Proud scornful boy, unworthy this good gift;
That dost in vile misprision shackle up
My love and her desert; that canst not dream,
We, poising us in her defective scale,
Shall weigh thee to the beam; that wilt not know,



It is in us to plant thine honour where
We please to have it grow. Cheque thy contempt:
Obey our will, which travails in thy good:
Believe not thy disdain, but presently
Do thine own fortunes that obedient right
Which both thy duty owes and our power claims;
Or I will throw thee from my care for ever
Into the staggers and the careless lapse
Of youth and ignorance; both my revenge and hate
Loosing upon thee, in the name of justice,
Without all terms of pity. Speak; thine answer.

国王

你看不起她，不过因为她地位低微，那我可以把她抬高起来。要是把人们的血液倾注在一起，那颜色、重量和热度都难以区别，偏偏在人间的关系上，会划分这样清楚的鸿沟，真是一件怪事。她倘然是一个道德上完善的女子，你不喜欢她，只因为她是一个穷医生的女儿，那么你重视虚名甚于美德，这就错了。穷巷陋室，有德之士居之，可以使蓬荜增辉，世禄之家，不务修善，虽有盛名，亦将隳败。善恶的区别，在于行为的本身，不在于地位的有无。她有天赋的青春、智慧和美貌，这一切的本身即是光荣；最可耻的，却是那些席父祖的余荫、不知绍述先志、一味妄自尊大的人。最好的光荣应该来自我们自己的行动，而不是倚恃家门。虚名是一个下贱的奴隶，在每一座墓碑上说着谎话，倒是在默默无言的一杯荒土之下，往往埋葬着忠臣义士的骸骨。有什么话好说呢？只要你能因为这女子的本身而爱她，我可以给她其余的一切；她的贤淑美貌是她自己的嫁妆，光荣和财富是我给她的赏赐。

勃特拉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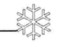
我不能爱她，也不想爱她。

国王

你要是抗不奉命，一定要自讨没趣的。

海丽娜

陛下圣体复原，已经使我欣慰万分；其余的事情，不必谈了。



国王

这与我的信用有关，为使它不受损害，我必须运用我的权力。来，骄横傲慢的孩子，握着她的手，你才不配接受这一件卓越的赐予呢。你的愚妄狂悖，不但辜负了她的好处，也已经丧失了我的欢心。你以为她和你处在天平的不平衡的两端，却不知道我站在她的一面，便可以把两方的轻重倒转过来；你也没有想到你的升沉荣辱，完全操在我的手中。为了你自己的好处，赶快抑制你的轻蔑，服从我的旨意；我有命令你的权力，你有服从我的天职；否则你将永远得不到我的眷顾，让年轻的愚昧把你拖下了终身蹭蹬的深渊，我的愤恨和憎恶将要用王法的名义降临到你的头上，没有一点怜悯宽恕。快回答我吧。

第二节　As You Like It 《皆大欢喜》

Characters

DUKE, living in exile
ROSALIND, his daughter
FREDERICK, his Brother, Usurper of his Dominions
CELIA, Daughter to Frederick
AMIENS, JAQUES, Lords attending upon the banished Duke
LE BEAU, a Courtier, attending upon Frederick
CHARLES, a Wrestler
OLIVER, JAQUES, ORLANDO, Sons of Sir Rowland de Boys
ADAM, DENNIS, Servants to Oliver
TOUCHSTONE, a Clown
SIR OLIVER MARTEXT, a Vicar
PHEBE, a Shepherdess
CORIN, SILVIUS, Shepherds
AUDREY, a Country Wench
WILLIAM, a Country Fellow, in love with Audrey
A person representing Hymen



剧中人物

公爵　在放逐中
罗瑟琳　流亡公爵的女儿
弗莱德里克　其弟，篡位者
阿米恩斯　杰奎斯　流亡公爵的从臣
勒·波　弗莱德里克的侍臣
查尔斯　拳师
奥列佛　贾奎斯　奥兰多　罗兰·德·鲍埃爵士的儿子
亚当　丹尼斯　奥列佛的仆人
试金石　小丑
奥列佛·马坦克斯特师傅　牧师
柯林　西尔维斯　牧人
威廉　乡人，与奥德蕾相恋
扮许门者
西莉娅　弗莱德里克的女儿
菲苾　牧女
奥德蕾　村姑
众臣、侍童、林居人及侍从等

导读

《皆大欢喜》（简称《皆》剧）一般推测的写作年代为1599～1600年，此剧通常与《无事生非》及《第十二夜》并列为莎士比亚的三大欢庆喜剧（festive comedy）。

本剧有若干常见的莎剧主题，例如：由宫廷城都进入原始森林（如《仲夏夜之梦》）、善恶对比的两兄弟（如《暴风雨》）、女扮男装（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本故事的来源有二，一是洛茛（Thomas Lodge）在1590年出版且大受欢迎的《罗瑟琳》（Rosalynde），二是中古时期著名的暴力剧《嘉米林的故事》（The Tale of Gamelyn）。前者描写田园生活中的浪漫爱情故事，后者描述弟弟如何向苛待他的兄长复仇。

五幕剧《皆大欢喜》是莎士比亚喜剧珍品之一，其中的一些角色如试金石、杰奎斯和罗瑟琳等成为莎剧人物画廊里不朽的艺术形象。

这出戏之所以吸引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表达了人们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剧情大致是这样：某一公国的最高统治者公爵有个弟弟叫弗莱德里克，他因为私心和权欲狠毒地发动政变，强占了哥哥的宝座。公爵被流放，有不少人跟随他来到亚登



森林。公爵的女儿罗瑟琳与她的堂妹，弗莱德里克的女儿西莉娅自小要好，为了陪伴她，留在宫中。男主人公奥兰多父亲早死，由大哥奥列佛照顾。奥列佛心胸狭窄，觉得这个弟弟将来会妨碍他，故百般虐待，不给他钱，也不送他去受教育，整天把他关在家里像圈一头牛。奥列佛找个机会，怂恿奥兰多与宫廷拳师比武，期望他在打斗中毙命，他也就解脱了抚养之责。不想奥兰多勇力过人，在比武中得胜。不但如此，他因为天性善良，虽未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也自有高尚文雅的仪表。宫中两姐妹也出来观看比赛，罗瑟琳和奥兰多一见钟情。但立即被迫分开。弗莱德里克对罗瑟琳在宫中很感厌烦，觉得她好像公爵的影子一般，就找个借口将她流放。罗瑟琳只好去投奔在森林中生活的父亲。西莉娅因为舍不得和她分开，决定与她同去。为了路上安全，罗瑟琳女扮男装，改名嘉尼米，就这样，一路上也遇到不少困难。那一面，奥列佛见一计不成，更加痛恨奥兰多，准备用更狠毒的手段处置他。他家的老仆人偷偷报告了奥兰多，两人一起逃出，到森林中避难。在路上他们和两姐妹相遇。但因为罗瑟琳化了装，奥兰多没有认出她。罗瑟琳自然认出了他，而且见他思念自己的样子，就设计好好考验了他一番。他们在森林中游荡着。不久，奥兰多的哥哥也被流放，在森林中，遇上毒蛇和母狮，生命危急，正巧奥兰多赶来，他不计前嫌，救出哥哥，自己却受了伤，奥利佛深受感动也深自愧疚，后悔从前那样对待弟弟。他们的手足之情从此愈加深笃。奥利佛爱上了西莉娅。后来他们找到了公爵，得到允许，双双成婚。篡权者弗莱德里克对公爵越来越不放心，害怕公爵手下聚的人多起来会东山再起，遂决定亲率军队，去林中将他们剿灭。但在路上，遇上一位聪慧而又高尚的隐士，力劝他放下屠刀，皈依基督。他幡然悔悟，请回公爵。兄弟和好如初。

全剧的手法强调内容重于语言，语言重于情节，所以剧中并没有任何悬疑或明显的冲突，剧末，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奇迹似的被化解掉，最后结束流亡生涯，重返宫廷。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偏向从“命”（nature）和“运”（fortune）的互动来诠释生命。《皆》剧中唯一令人感到紧张不安的，是恶劣运势使得正义难以伸张，好人受苦，坏人享乐。莎翁的戏剧视界通常呈现多元的主题和复杂的心理层面，人物性格通常好坏善恶兼杂，其所表现的戏剧张力，也有许多是源于内心欲望与外在命运的相互冲突。但本剧解决“命”与“运”之冲突的方法却令人哑然失笑：两个反派角色最后痛改前非，摇身一变成为好人。天性邪恶的人只因“运”巧逢善知识，从此悔过向善，因此没有受到惩罚。

特别是在莎剧里，本剧的独特点之一是亚登森林，让全剧充满浓厚的田园文学气息。亚登森林的名称可能源于莎翁故乡瓦维克（Warwick）附近的一个城镇，这也是他母亲（玛 丽·亚登）的姓氏，也有可能是直接取用《罗瑟琳》中的地名阿登（Ardenne，这个法文就是英文的 Arden）。在概念上，亚登森林则可能类似侠盗罗



宾汉的雪梧森林（Sherwood Forest），也可能是圣经里的伊甸园，或是文学传统里的田野雅卡迪（Acardia）。

这些地点象征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及向往。传统的田园文学作品都将原野描写为静谧祥和之地，是远离城镇宫廷的庇护所。这种文学传统始于希腊诗人希奥奎底斯（Theocrites）对乡野的讴歌，罗马诗人弗吉尔（Virgil）延续此风格，强调田园生活与都市生活的对比。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就演变为乡村与都市互相敌对的状态。不少与莎翁同期的作家也曾依循这项传统，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是史宾塞（Edmund Spenser）和席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

在典型的田园文学作品中，常可见到主人翁从城都或宫廷中遭放逐的情节。这些被放逐的人在重返故城之前，都会经历一番闲适无争的田园生活，并爱上此一生活方式，而自视为牧羊人。作品中常出现歌唱和讨论，其中常见的讨论内容如：乡村与都市生活的优缺点；人类的艺术究竟是美化还是破坏了自然？高贵的天性是与生俱来或后天培养而成？这些辩论的核心在于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亦即人造的城市、制度、社会阶级等，是否优于简单纯朴的自然景致。

也因为盛行这种讨论，使得田园文学渐渐转向社会批评。莎翁在《皆》剧中则同时表现了对田园文学的认同与批评。虽然剧中人最后在亚登森林得到重生，但其原因并不只是靠大自然治愈心灵的力量，人类的善良和慷慨也占有很大的成分。因此，除了自然的陶冶，人类也需要文明的教化，爱情、宽容、幽默、智慧等需和大自然互相结合，才能臻于和谐。

奥兰多初出场时，是个天性高贵的纯朴青年，但因不晓人事而参加角力赛。另一个显示他人生阅历不足的地方，是他在林树上到处刻着书本上得来的十四行诗，这仅表现其纯情痴心，却不能代表他了解爱情。他必须等到罗瑟琳出现，才能迈向更成熟阶段。

罗瑟琳就像许多莎剧的女主角一样（如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的鲍西娅、《终成眷属》的海丽娜），在心智与情感上都比情人成熟。罗瑟琳采取理智务实的态度，使奥兰多避免陷入佩托拉克式恋情的窠臼。这种恋情由 14 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佩托拉克（Petrarch）所创，其主要特征是以夸大而不着边际的方式，歌颂诗人心目中完美的理想情人，而事实上却没有真正获得心上人的回应。

罗瑟琳是莎剧中最生动迷人的女主角之一。她是本剧中的第一女主角，却大都以男性装扮出现，就像鲍西娅与《第十二夜》的薇奥拉一样。她们之所以女扮男装，主要是借以避免危险、自我保护、追求爱情，或是取得社会中具有权力的性别地位。（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当时的女性角色一律由少年扮演，因此莎士比亚创造这些剧情，可说是因应社会风俗及演员特质的特殊安排。）在这几个女扮男装的例子中，罗瑟琳是最为复杂的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女孩在家从父母，嫁出去之后从丈夫。但罗瑟琳因父亲被放逐，叔叔又把她赶出宫外，所以她没有男性监护人，凡事必须自立。



另外，她虽女扮男装，但仍拥有“典型”的女性特质，例如对西莉娅坦承她爱上奥兰多，听到奥兰多受伤后就马上昏厥等等。

文艺复兴时期的剧场传统，更让这种雌雄莫辨呈现万花筒式的镜像关系。她原由少男所饰演，却必须在剧中化身为名叫嘉尼米的男性，尔后再还原为女性罗瑟琳，而观众还是不会忘记她原是由“他”所扮演。（文艺复兴时期受到希腊医学的影响，认为男女的性特征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主要是从服装及举止上来辨别男女。）

罗瑟琳化身成男性嘉尼米，凸显了性别转换和同性恋的议题。嘉尼米是希腊神话中同性恋的代表人物，在文艺复兴时期则象征年长男子的少年情人。或许有人会将嘉尼米与奥兰多的感情诠释为同性恋，而且田园文学中也早有歌颂同性恋的传统。史宾塞在《牧羊年历》（The Shepheardes Calendar）中就有类似的情节，而在 1580 年代的《深情牧羊人》（The Affectionate Shepherd）中，男主人翁更是大方地表白自己对年轻男子嘉尼米的爱意。

嘉尼米和奥兰多之间的情谊是否为同性恋，见仁见智。有些批评家认为，嘉尼米其实是提供奥兰多认识罗瑟琳的阶梯，让他先从嘉尼米身上获得同性友谊，待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后，再进一步从罗瑟琳身上获得异性的爱情。就剧本的角度来看，也的确如此，但若以当时角色扮演的性别限制，还有莎士比亚选择了嘉尼米这个名字来看，恐怕就没有那么单纯了。

自 18 世纪起，评论家似乎都认为《皆大欢喜》的写作技巧并不好。英国作家琼森认为此剧的结局过于匆促，失去陈述道德教训的机会；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半开玩笑地表示那不过是剽窃通俗故事里的剧情，所谓的《皆大欢喜》不过是“皆我（莎士比亚）喜欢”（as I like it）罢了；英国导演布鲁克（Peter Brook）看完此剧文本后，也向莎士比亚说“我不喜欢”（as I don't like it）；也有人认为此剧前后矛盾，而且许多问题到剧终时仍然没有获得解决。

本剧在莎士比亚死后一直到 1740 年才开始有演出纪录，之后逐渐成为莎剧的常备剧目。19 世纪末，此剧移至户外公演后，更是经常呈现图画般的景象。到了 20 世纪，本剧因为同时呈现纯真与嘲讽、浪漫与写实，而同时吸引了喜好知识与梦想的观众。

ORLANDO

As I remember, Adam, it was upon this fashion bequeathed me by will but poor a thousand crowns, and, as thou sayest, charged my brother on his blessing, to breed me well: and there begins my sadness. My brother Jaques he keeps at school, and report speaks goldenly of his profit: for my part, he keeps me rustically at home, or, to speak more properly, stays me here at home unkept; for call you that keeping for a gentleman of my birth, that differs not from the stalling of an ox? His horses are bred better; for,

besides that they are fair with their feeding, they are taught their manage, and to that end riders dearly hired: but I, his brother, gain nothing under him but growth, for the which his animals on his dunghills are as much bound to him as I. Besides this nothing that he so plentifully gives me, the something that nature gave me, his countenance seems to take from me: he lets me feed with his hinds, bars me the place of a brother, and, as much as in him lies, mines my gentility with my education. This is it, Adam, that grieves me; and the spirit of my father, which I think is within me, begins to mutiny against this servitude. I will no longer endure it, though yet I know no wise remedy how to avoid it.

奥兰多

当我记得遗嘱上留给我的只是区区一千块钱，而且正像你所说的，还要我大哥把我好生教养，否则他就不能得到我父亲的祝福：我的不幸就这样开始了。他把我的二哥贾奎斯送进学校，据说成绩很好；可是我呢，他却叫我像个村汉似的住在家里，或者再说得确切一点，把我当成牛马似的关在家里：你说像我这种身份的良家子弟，就可以像一条牛那样养着的吗？他的马匹也还比我养得好些；因为除了食料充足之外，还要对它们加以训练，因此用重金雇下了骑师；可是我，他的兄弟，却不曾在他手下得到一点好处，除了让我白白地傻长，这是我跟他那些粪堆上的畜生一样要感激他的。他除了给我大量的乌有之外，还要剥夺去我固有的一点点天分；他叫我和佃工在一起过活，不把我当兄弟看待，尽他一切力量用这种教育来摧毁我的高贵的素质。这是使我伤心的缘故，亚当；我觉得在我身体之内的我的父亲的精神已经因为受不住这种奴隶的生活而反抗起来了。我一定不能再忍受下去，虽然我还不曾想到怎样避免它的妥当的方法。

OLIVER

Charles, I thank thee for thy love to me, which thou shalt find I will most kindly requite. I had myself notice of my brother's purpose herein, and have by underhand means laboured to dissuade him from it, but he is resolute. I'll tell thee, Charles, it is the stubbornest young fellow of France; full of ambition, an envious emulator of every man's good parts, a secret and villanous contriver against me his natural brother: therefore use thy discretion. I had as lief thou didst break his neck as his finger. And thou wert best look to't; for if thou dost him any slight disgrace, or if he do not mightily grace himself on thee, he will practise against thee by poison, entrap thee by some treacherous device, and never leave thee till he hath ta'en thy life by some indirect means or other; for, I assure thee,'and almost with tears I speak it,'there is not one so young and so villanous this day living' I speak but brotherly of him; but should I anatomize him to thee as he is, I must blush and



weep, and thou must look pale and wonder.

奥列佛

查尔斯，多谢你对我的好意，我一定会重重报答你的。我自己也已经注意到舍弟的意思，曾经用婉言劝阻过他；可是他执意不改。我告诉你，查尔斯，他是在全法国最不可理喻的一个兄弟，野心勃勃，一见人家有什么好处，心里总是不服，而且老是在阴谋设计陷害我，他的同胞的兄长。一切悉听你的尊意吧；我巴不得你把他的头颈和手指一起捩断了呢。你得留心一些；要是你略为削了他一点面子，或者他不能大大地削你的面子，他就会用毒药毒死你，用奸谋陷害你，非把你的性命用卑鄙的手段除掉了不肯甘休。不瞒你说，我一说起也忍不住要流泪，现在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奸恶的年轻人了。因为他是我自己的兄弟，我不好怎样说他；假如我把他的真相完全告诉了你，那我一定要惭愧得痛哭流涕，你也要脸色发白，大吃一惊的。

ADAM

What! my young master? O my gentle master!
O my sweet master! O you memory
Of old Sir Rowland! why, what make you here?
Why are you virtuous? Why do people love you?
And wherefore are you gentle, strong, and valiant?
Why would you be so fond to overcome
The bony priser of the humorous duke?
Your praise is come too swiftly home before you.
Know you not, master, to some kind of men
Their graces serve them but as enemies?
No more do yours: your virtues, gentle master,
Are sanctified and holy traitors to you.
O, what a world is this, when what is comely
Envenoms him that bears it!

Orl.

Why, what's the matter?

ADAM

O unhappy youth!
Come not within these doors; within this roof
The enemy of all your graces lives.
Your brother,'no, no brother; yet the son,.

Yet not the son, I will not call him son
Of him I was about to call his father,.
Hath heard your praises, and this night he means
To burn the lodging where you use to lie,
And you within it: if he fail of that,
He will have other means to cut you off.
I overheard him and his practices.
This is no place; this house is but a butchery:
Abhor it, fear it, do not enter it.

亚当

啊！我的少爷吗？啊，我的善良的少爷！我的好少爷！啊，您叫人想起了老罗兰爵爷！唉，您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您为什么这样好呢？为什么人家要爱您呢？为什么您是这样仁慈、这样健壮、这样勇敢呢？为什么您这么傻，要去把那乖僻的公爵手下那个大力士的拳师打败呢？您的声誉是来得太快了。您不知道吗，少爷，有些人常会因为他们太好了，反而害了自己？您也正是这样；您的好处，好少爷，就是陷害您自身的圣洁的叛徒，唉，这算是一个什么世界，怀德的人会因为他们的德行反遭毒手！

奥兰多

啊，怎么一回事？

亚当

唉，不幸的青年！不要走进这扇门来；在这屋子里潜伏着您一切美德的敌人呢。您的哥哥——不，不是哥哥，然而却是您父亲的儿子——不，他也不能称为他的儿子——他听见了人家称赞您的话，预备在今夜放火烧去您所住的屋子；要是这计划不成功，他还会想出别的法子来除掉您。他的阴谋给我偷听到了。这儿不是安身之处，这屋子不过是一所屠场，您要回避，您要警戒，别走进去。

JAQUES

A fool, a fool! I met a fool i' the forest,
A motley fool; a miserable world!
As I do live by food, I met a fool;
Who laid him down and bask'd him in the sun,
And rail'd on Lady Fortune in good terms,



In good set terms, and yet a motley fool.
'Good morrow, fool,' quoth I. 'No, sir,' quoth he,
'Call me not fool till heaven hath sent me fortune.'
And then he drew a dial from his poke,
And, looking on it with lack-lustre eye,
Says very wisely, 'It is ten o'clock;
Thus may we see,' quoth he, 'how the world wags:
'Tis but an hour ago since it was nine,
And after one hour more 'twill be eleven;
And so, from hour to hour we ripe and ripe,
And then from hour to hour we rot and rot,
And thereby hangs a tale.' When I did hear
The motley fool thus moral on the time,
My lungs began to crow like chanticleer,
That fools should be so deep-contemplative,
And I did laugh sans intermission
An hour by his dial. O noble fool! A worthy fool! Motley's the only wear.

Duke S.

What fool is this?

JAQUES

O worthy fool! One that hath been a courtier,
And says, if ladies be but young and fair,
They have the gift to know it; and in his brain,.
Which is as dry as the remainder biscuit
After a voyage,'he hath strange places crammed'd
With observation, the which he vents
In mangled forms. O that I were a fool!
I am ambitious for a motley coat.

Duke S.

Thou shalt have one.

JAQUES

It is my only suit;
Provided that you weed your better judgments
Of all opinion that grows rank in them



That I am wise. I must have liberty
Withal, as large a charter as the wind,
To blow on whom I please; for so fools have:
And they that are most galled with my folly,
They most must laugh. And why, sir, must they so?
The 'why' is plain as way to parish church:
He that a fool doth very wisely hit
Doth very foolishly, although he smart,
Not to seem senseless of the bob; if not,
The wise man's folly is anatomiz'd
Even by the squandering glances of the fool.
Invest me in my motley; give me leave
To speak my mind, and I will through and through
Cleanse the foul body of th' infected world,
If they will patiently receive my medicine.

杰奎斯

一个傻子，一个傻子！我在林中遇见一个傻子，一个身穿彩衣的傻子；唉，苦恼的世界！我确实遇见了一个傻子，正如我是靠着食物而活命一样确实；他躺着晒太阳，用头头是道的话辱骂着命运女神，然而他仍然不过是个身穿彩衣的傻子。“早安，傻子，”我说。“不，先生，”他说，“等到老天保佑我发了财，您再叫我傻子吧。”于是他从袋里掏出一只表来，用没有光彩的眼睛瞧着它，很聪明地说，“现在是十点钟了；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世界是怎样在变迁着：一小时之前还不过是九点钟，而再过一小时便是十一点钟了；照这样一小时一小时过去，我们越长越老，越老越不中用，这上面真是大有感慨可发。”我听了这个穿彩衣的傻子对时间发挥的这一段玄理，我的胸头就像公鸡一样叫起来了，纳罕着傻子居然会有这样深刻的思想；我笑了个不停，在他的表上整整笑去了一个小时。啊，高贵的傻子！可敬的傻子！彩衣是最好的装束。

公爵

这是个怎么样的傻子？

杰奎斯

啊，可敬的傻子！他曾经出入宫廷；他说凡是年轻貌美的小姐们，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头脑就像航海回来剩下的饼干那样干燥，其中的每一个角落却塞满了



人生的经验，他都用杂乱的话儿随口说了出来。啊，我但愿我也是个傻子！我想要穿一件花花的外套。

公爵

你可以有一件。

杰奎斯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只要殿下明鉴，除掉一切成见，别把我当聪明人看待；同时要准许我有像风那样广大的自由，高兴吹着谁便吹着谁：傻子们是有这种权利的，那些最被我的傻话所挖苦的人也最应该笑。殿下，为什么他们必须这样呢？这理由正和到教区礼拜堂去的路一样清楚：被一个傻子用俏皮话讥刺了的人，即使刺痛了，假如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来，那么就显出聪明人的傻气，可以被傻子不经意一箭就刺穿，未免太傻了。给我穿一件彩衣，准许我说我心里的话；我一定会痛痛快快地把这染病的世界的丑恶的身体清洗个干净，假如他们肯耐心接受我的药方。

JAQUES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They have their exits and their entrances;
And one man in his time plays many parts,
His acts being seven ages. At first the infant,
Mewling and puking in the nurse's arms.
And then the whining school-boy, with his satchel,
And shining morning face, creeping like snail
Unwillingly to school. And then the lover,
Sighing like furnace, with a woful ballad
Made to his mistress' eyebrow. Then a soldier,
Full of strange oaths, and bearded like the pard,
Jealous in honour, sudden and quick in quarrel,
Seeking the bubble reputation
Even in the cannon's mouth. And then the justice,
In fair round belly with good capon lin'd,
With eyes severe, and beard of formal cut,
Full of wise saws and modern instances;
And so he plays his part. The sixth age shifts



Into the lean and slipper'd pantaloon,
With spectacles on nose and pouch on side,
His youthful hose well sav'd, a world too wide
For his shrunk shank; and his big manly voice,
Turning again toward childish treble, pipes
And whistles in his sound. Last scene of all,
That ends this strange eventful history,
Is second childishness and mere oblivion,
Sans teeth, sans eyes, sans taste, sans everything.

杰奎斯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他的表演可以分为七个时期。最初是婴孩，在保姆的怀中啼哭呕吐。然后是背着书包、满脸红光的学童，像蜗牛一样慢腾腾地拖着脚步，不情愿地呜咽着上学堂。然后是情人，像炉灶一样叹着气，写了一首悲哀的诗歌咏着他恋人的眉毛。然后是一个军人，满口发着古怪的誓，胡须长得像豹子一样，爱惜着名誉，动不动就要打架，在炮口上寻求着泡沫一样的荣名。然后是法官，胖胖圆圆的肚子塞满了阉鸡，凛然的眼光，整洁的胡须，满嘴都是格言和老生常谈；他这样扮了他的一个角色。第六个时期变成了精瘦的趿着拖鞋的龙钟老叟，鼻子上架着眼镜，腰边悬着钱袋；他那年轻时候节省下来的长袜子套在他皱瘪的小腿上显得宽大异常；他那朗朗的男子的口音又变成了孩子似的尖声，像是吹着风笛和哨子。终结着这段古怪的多事的历史的最后一场，是孩提时代的再现，全然的遗忘，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口味，没有一切。

OLIVER

When last the young Orlando parted from you
He left a promise to return again
Within an hour; and, pacing through the forest,
Chewing the food of sweet and bitter fancy,
Lo, what befell! he threw his eye aside,
And mark what object did present itself:
Under an oak, whose boughs were moss'd with age,
And high top bald with dry antiquity,
A wretched ragged man, o'ergrown with hair,



Lay sleeping on his back: about his neck
A green and gilded snake had wreath'd itself,
Who with her head nimble in threats approach'd
The opening of his mouth; but suddenly,
Seeing Orlando, it unlink'd itself,
And with indented glides did slip away
Into a bush; under which bush's shade
A lioness, with udders all drawn dry,
Lay couching, head on ground, with catlike watch,
When that the sleeping man should stir; for 'tis
The royal disposition of that beast
To prey on nothing that doth seem as dead:
This seen, Orlando did approach the man,
And found it was his brother, his elder brother.

CELIA

O! I have heard him speak of that same brother;
And he did render him the most unnatural
That liv'd 'mongst men.

OLIVER

And well he might so do,
For well I know he was unnatural.

ROSALIND

But, to Orlando: did he leave him there,
Food to the suck'd and hungry lioness?

OLIVER

Twice did he turn his back and purpos'd so;
But kindness, nobler ever than revenge,
And nature, stronger than his just occasion,
Made him give battle to the lioness,
Who quickly fell before him: in which hurtling
From miserable slumber I awak'd.

CELIA

Are you his brother?

ROSALIND

Was it you he rescu'd?



CELIA

Was't you that did so oft contrive to kill him?

OLIVER

'Twas I; but 'tis not I. I do not shame
To tell you what I was, since my conversion
So sweetly tastes, being the thing I am.

ROSALIND

But, for the bloody napkin?

OLIVER

By and by.
When from the first to last, betwixt us two,
Tears our recountments had most kindly bath'd,
As how I came into that desert place:.
In brief, he led me to the gentle duke,
Who gave me fresh array and entertainment,
Committing me unto my brother's love;
Who led me instantly unto his cave,
There stripp'd himself; and here, upon his arm
The lioness had torn some flesh away,
Which all this while had bled; and now he fainted,
And cried, in fainting, upon Rosalind.
Brief, I recover'd him, bound up his wound;
And, after some small space, being strong at heart,
He sent me hither, stranger as I am,
To tell this story, that you might excuse
His broken promise; and to give this napkin,
Dy'd in his blood, unto the shepherd youth
That he in sport doth call his Rosalind.

奥列佛

年轻的奥兰多上次跟你们分别的时候，曾经答应过在一小时之内回来；他正在林中行走，品味着爱情的甜蜜和苦涩，瞧，什么事发生了！他把眼睛向旁边一望，你瞧，他看见了些什么东西：在一株满覆着苍苔的秃顶的老橡树之下，有一个不幸的衣衫褴褛须发蓬松的人仰面睡着；一条金绿的蛇缠在他的头上，正预备把它的头敏捷地伸进他的张开的嘴里去，可是突然看见了奥兰多，它便松了开来，蜿蜒地溜



进林莽中去了；在那林荫下有一头乳房干瘪的母狮，头贴着地蹲伏着，像猫一样注视这睡着的人的动静，因为那畜生有一种高贵的素性，不会去侵犯瞧上去似乎已经死了的东西。奥兰多一见了这情形，便走到那人的面前，一看却是他的兄长，他的大哥。

西莉娅

啊！我听见他说起过那个哥哥；他说他是一个再忍心害理不过的。

奥列佛

他很可以那样说，因为我知道他确是忍心害理的。

罗瑟琳

但是我们说奥兰多吧；他把他丢下在那儿，让他给那饿狮吃了吗？

奥列佛

他两次转身想去；可是善心比复仇更高贵，天性克服了他的私怨，使他去和那母狮格斗，很快地那狮子便在他手下丧命了。我听见了搏击的声音，就从苦恼的瞌睡中醒过来了。

西莉娅

你就是他的哥哥吗？

罗瑟琳

他救的便是你吗？

西莉娅

老是设计谋害他的便是你吗？

奥列佛

那是从前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现在感到很幸福，已经变了个新的人了，因此我可以不惭愧地告诉你们我从前的为人。

罗瑟琳

可是那块血渍的手帕是怎样来的？

奥列佛

别性急。那时我们两人叙述着彼此的经历以及我到这荒野里来的原委；一面说一面自然流露的眼泪流个不住。简单地说，他把我领去见那善良的公爵，公爵赏给我新衣服穿，款待着我，吩咐我的弟弟照应我；于是他立刻带我到他的洞里去，脱下衣服来，一看臂上给母狮抓去了一块肉，血不停地流着；那时他便晕了过去，嘴里还念着罗瑟琳的名字。简单地说，我把他救醒转来，裹好了他的伤口；略过些时，他精神恢复了，便叫我这个陌生人到这儿来把这件事通知你们，请你们原谅他的失约。这一方手帕在他的血里浸过，他要我交给他戏称为罗瑟琳的那位青年牧人。

PHEBE

I would not be thy executioner:
I fly thee, for I would not injure thee.
Thou tell'st me there is murder in mine eye:
'Tis pretty, sure, and very probable,
That eyes, that are the frail.st and softest things,
Who shut their coward gates on atomies,
Should be call'd tyrants, butchers, murderers!
Now I do frown on thee with all my heart;
And, if mine eyes can wound, now let them kill thee;
Now counterfeit to swound; why now fall down;
Or, if thou canst not, O! for shame, for shame,
Lie not, to say mine eyes are murderers.
Now show the wound mine eye hath made in thee;
Scratch thee but with a pin, and there remains
Some scar of it; lean but upon a rush,
The cicatrice and capable impressure
Thy palm some moment keeps; but now mine eyes,
Which I have darted at thee, hurt thee not,
Nor, I am sure, there is no force in eyes
That can do hurt.

菲苾

我不愿做你的刽子手，我逃避你，因为我不愿伤害你。你对我说我的眼睛会杀人；这种话当然说得很好听，很动人：眼睛本来是最柔弱的东西，一见了些微尘就



会胆小得关起门来，居然也会给人叫做暴君、屠夫和凶手！现在我使劲地抡起白眼瞧着你；假如我的眼睛能够伤人，那么让它们把你杀死了吧：现在你可以假装晕过去了啊；嘿，现在你可以倒下去了呀；假如你并不倒下去，哼！羞啊，羞啊，你可别再胡说，说我的眼睛是凶手了。现在你且把我的眼睛加在你身上的伤痕拿出来看。单单用一枚针儿划了一下，也会有一点疤痕；握着一根灯心草，你的手掌上也会有一刻儿留着痕迹；可是我的眼光现在向你投射，却不曾伤了你：我相信眼睛里是绝没有可以伤人的力量的。

ROSALIND

And why, I pray you? Who might be your mother,
That you insult, exult, and all at once,
Over the wretched? What though you have no beauty,—
As by my faith, I see no more in you
Than without candle may go dark to bed,—
Must you be therefore proud and pitiless?
Why, what means this? Why do you look on me?
I see no more in you than in the ordinary
Of nature's sale-work. Od's my little life!
I think she means to tangle my eyes too.
No, faith, proud mistress, hope not after it:
'Tis not your inky brows, your black silk hair,
Your bugle eyeballs, nor your cheek of cream,
That can entame my spirits to your worship.
You foolish shepherd, wherefore do you follow her,
Like foggy south puffing with wind and rain?
You are a thousand times a properer man
Than she a woman: 'tis such fools as you
That make the world full of ill-favour'd children:
'Tis not her glass, but you, that flatters her;
And out of you she sees herself more proper
Than any of her lineaments can show her.
But, mistress, know yourself: down on your knees,
And thank heaven, fasting, for a good man's love:
For I must tell you friendly in your ear,
Sell when you can; you are not for all markets.



Cry the man mercy; love him; take his offer:
Foul is most foul, being foul to be a scoffer.
So take her to thee, shepherd. Fare you well.

罗瑟琳

为什么呢，请问？谁是你的母亲，生下了你来，把这个不幸的人这般侮辱，如此欺凌？你生得不漂亮——老实说，我看你还是晚上不用点蜡烛就钻到被窝里去的好——难道就该这样骄傲而无情吗？——怎么，这是什么意思？你望着我做什么？我瞧你不过是一件天生的粗货罢了。他妈的！我想她要打算迷住我哩。不，老实说，骄傲的姑娘，你别做梦吧！凭着你的黑水一样的眉毛，你的乌丝一样的头发，你的黑玻璃球一样的眼睛，或是你的乳脂一样的脸庞，可不能叫我为你倾倒呀。——你这蠢牧人儿，干吗你要追随着她，像是挟着雾雨而俱来的南风？你是比她漂亮一千倍的男人；都是因为有了你们这种傻瓜，世上才有那许多难看的孩子。叫她得意的是你的恭维，不是她的镜子；听了你的话，她便觉得她自己比她本来的容貌美得多了。——可是，姑娘，你自己得放明白些；跪下来，斋戒谢天，赐给你这么好的一个爱人。我得向你耳边讲句体己的话，有买主的时候赶快卖去了吧；你不是到处都有销路的。求求这位大哥恕了你；爱他；接受他的好意。生得丑再要瞧人不起，那才是奇丑无比了。——好，牧人，你拿了她去。再见吧。

ROSALIND

It is not the fashion to see the lady the epilogue; but it is no more unhandsome than to see the lord the prologue. If it be true that good wine needs no bush, 'tis true that a good play needs no epilogue; yet to good wine they do use good bushes, and good plays prove the better by the help of good epilogues. What a case am I in then, that am neither a good epilogue, nor cannot insinuate with you in the behalf of a good play! I am not furnished like a beggar, therefore to beg will not become me: my way is, to conjure you; and I'll begin with the women. I charge you, O women! for the love you bear to men, to like as much of this play as please you: and I charge you, O men! for the love you bear to women,'as I perceive by your simpering none of you hate them,'that between you and the women, the play may please. If I were a woman I would kiss as many of you as had beards that pleased me, complexions that liked me, and breaths that I defied not; and, I am sure, as many as have good beards, or good faces, or sweet breaths, will, for my kind offer, when I make curtsy, bid me farewell.



罗瑟琳

叫娘儿们来念收场白，似乎不大合适；可是那也不见得比叫老爷子来念开场白更不成样子些。要是好酒无须招牌，那么好戏也不必有收场白；可是好酒要用好招牌，好戏倘再加上一段好收场白，岂不更好？那么我现在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既然不会念一段好收场白，又不能用一出好戏来讨好你们！我并不穿着得像个叫花子一样，因此我不能向你们求乞；我的唯一的法子是恳请。我要先向女人们恳请。女人们啊！为着你们对于男子的爱情，请你们尽量地喜欢这本戏。男人们啊！为着你们对于女子的爱情——瞧你们那副痴笑的神气，我就知道你们没有一个讨厌她们的——请你们学着女人们的样子，也来喜欢这本戏。假如我是一个女人，你们中间只要谁的胡子生得叫我满意，脸蛋长得讨我欢喜，而且气息也不叫我恶心，我都愿意给他一吻。为了我这种慷慨的奉献，我相信凡是生得一副好胡子、长得一张好脸蛋或是有一口好气息的诸君，当我屈膝致敬的时候，都会向我道别。

第三节 The Comedy of Errors《连环错》

Characters

SOLINUS, Duke of Ephesus

AEGEON, a Merchant of Syracuse

AEMILIA, Wife to Aegeon, an Abbess at Ephesus

ANTIPHOLUS of Ephesus, ANTIPHOLUS of Syracuse, Twin Brothers, sons to Aegeon and Aemilia

ADRIANA, Wife to Antipholus of Ephesus

LUCIANA, her Sister

DROMIO of Ephesus, DROMIO of Syracuse, Twin Brothers, attendants on the two Antipholuses

BALTHAZAR, a Merchant

ANGELO, a Goldsmith

Merchant, Friend to Antipholus of Syracuse

A Second Merchant, to whom Angelo is a debtor

PINCH, a Schoolmaster and a Conjurer

LUCE, Servant to Andriana

A Courtezan

Gaoler, Officers, and other Attendants

剧中人物

索列纳斯　以弗所公爵
伊勤　叙拉古商人
爱米利娅　伊勤的妻子，以弗所尼庵中住持
大安提福勒斯　小安提福勒斯　伊勤及爱米利娅的孪生子
大德洛米奥　小德洛米奥　侍奉安提福勒斯兄弟的孪生兄弟
鲍尔萨泽　商人
安哲鲁　金匠
商人甲　大安提福勒斯的朋友
商人乙　安哲鲁的债主
品契　教师兼巫士
阿德里安娜　小安提福勒斯的妻子
露西安娜　阿德里安娜的妹妹
露丝　阿德里安娜的女仆
妓女
狱卒、差役及其他侍从等

导读

《连环错》约于 1593～1594 年完成，是莎剧中最短的一部。因为完成的年代最早，所以风格与架构最接近古典喜剧。这出早期的喜剧，并为后来主题相似但技巧更为成熟的《第十二夜》奠定了基础。

《连环错》整个故事都发生在同一天，发生的地点也在同一个地方，主要的情节则在身份错认一事上，吻合古典戏剧理论中的“三一律”。莎剧少见合乎三一律的架构，除本剧之外，亦见于《暴风雨》。

《连环错》应是根据罗马喜剧作家普劳特斯（Plautus，公元前 254?—184 年）一出典型孪生喜剧 Menaechmi 的故事大纲改编而成，华纳（William Warner）以生动鲜活笔触将其译为英文，于 1595 年出版。部分学者认为《连环错》之所以早一步问世，应该是由于莎士比亚看过拉丁原文或英译本的初稿。

Menaechmi 描述一对双胞胎兄弟在婴儿时期分离，长大后同在城镇埃皮丹（Epidamnum）出现。这对孪生兄弟不时遭到误认，不但令别人恼怒，这两个当事人也感到离奇困惑，一直到剧终两人相见相认之后才水落石出。《连环错》与 Menaechmi 的相同之处在于：这些接踵而来的误会都是由一连串的巧合机运所造成，



并非人为的诡计或玩笑。

但莎士比亚除了师法普劳特斯，沿用了原有的架构之外，他又更胜一筹，加入一对孪生奴仆，并且取了相同的名字，使得原本就复杂的误会，更是纠结难解。

此外，他还借用普劳特斯另一个剧本 Amphitruo 中的情节，写下了阿德里安娜将丈夫关在门外，与她认定的丈夫在家里用餐的这一景。两兄弟的父亲伊勤这个角色也不是莎士比亚所原创的，而是取材于 14 世纪的诗人高尔（John Gower）所写的《泰尔的阿波罗纽斯》（Appolonius of Tyre）。

孪生兄弟同时出现、重逢的地点，由埃皮丹改为以巫术注称的以弗所（Ephesus），为叙拉古的安提福勒斯将误会解释为巫术的联想，提供了绝佳背景和笑点。此外，伊勤得以在剧终摆脱死刑的威胁，最后合家团圆，与 Menaechmi 嘲讽式的卖妻结局大相径庭，这也是莎士比亚的主意。

尽管本剧是莎剧剧名中唯一带有喜剧（comedy）一词的戏，但长久以来，许多评论家却坚持这是出笑剧（farce），不值得从喜剧的角度认真看待。英国诗人及评论家柯立芝就曾经说过，双胞胎的角色勉强维持了喜剧的主题，但增加另一对双胞胎却是剧作家与观众双方同意的协议：即使是最夸张的机缘巧合，也可以在剧场中成立。剧中的某些情节也具有笑剧的特征，例如两人阔别多年后竟会在同一天穿上一模一样的服装，又例如被误认的孪生子殴打仆人，被认为精神错乱，而他则将误会都归咎于巫术。

《牛津英语大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为笑剧所下的定义是："通常为篇幅较短的戏剧作品，以引人发笑为唯一的目的。"《连环错》并不完全符合这个定义，因为剧中也有感人的情节，例如伊勤与双胞胎儿子失散的苦难，男女的情爱，还有伊勤在最需要帮助时，亲生儿子却不认他。

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亚使伊勤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直到剧终才得以解除，而死亡在多数的罗马喜剧中向来都只是虚晃一招，并没有成真的可能。席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也说："喜剧就是模仿生活中的误会，用最滑稽可笑的方式呈现，使观众认为绝对不可能发生。"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称《连环错》为喜剧并不为过。莎士比亚似乎在他早期的剧场生涯就已经认为：历经一连串的道德冲突或生命危险之后，达到圆满结局，才算是喜剧收场。

其实在罗马喜剧的背后，隐约还带有希腊风格。公元前 4 世纪末希腊新喜剧（New Comedy）的创始人米南德（Menander, 公元前 342—292 年）及其他剧作家，似乎都最钟爱错认身份、和失散子女重逢等主题，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混乱，使得和小孩离散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件。随着时空的推移，经过罗马时期到伊丽莎白时期，莎士比亚又赋予这个传统的戏剧文类新的活力与意义，并加入了基督教对大众心理及道德价值的影响。

《连环错》的场景设在《圣经》中圣保罗与使徒前往的以弗所一地，借此将基



督教思想注入剧本，呼应剧中人物的情绪及心理反应。如伊勤最后出乎意料地无偿获得宽恕释放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他类似的情节还反映在女修道院长是基督徒的典范，而剧中对婚姻的描述建立在互爱与互敬之上，同样也吻合基督教的思想。

阿德里安娜泼悍是因为怀疑丈夫不爱她，丈夫又因为妻子和另一名男子一起吃饭，愤而去找其他女子，而露西安娜则认为为人妻子应顺从丈夫才是正道，其语气和思想都类似莎士比亚同时期的喜剧《驯悍记》中改头换面的凯瑟丽娜，代表基督教对婚姻的典型观点。

剧中人视周遭的人、事、物为理所当然，结果经由身份的错置，使得他们跳脱出原有的观点，重新审视生活中的大小事件。又待所有的混乱和误解解除之后，才恢复原有的秩序与理性，生活再度回归正常。其间的对比，如幻象与现实、疯狂与理智，也都是常见的莎剧主题。

在此剧中，莎剧的另一个常见主题也有着墨：社会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一介平凡的商人无奈接受死刑，仆人遭主人殴打，诸如此类等等，都体现出此一问题。而在本剧中，作者并没有允诺任何平等公义的力量，只展现出这种问题可以获得解决，但本质仍然是无法改变的。

《连环错》最早的演出纪录是在伦敦的葛雷法律学院，时间是 1594 年 12 月 28 日，当时正值圣诞假期。300 年后，波尔（William Poel）将此剧重新搬上葛雷法律学院的场地，旨在重现当时演出的风貌。这次演出让人不得不承认《连环错》在舞台上的确具有一定的戏剧效果，从此打破以往认为此剧过于粗俗、前后不相连贯的成见。时至今日，这出戏仍然能够引起许多观众（尤其是孩童）的笑声及掌声。

DUKE SOLINUS

Merchant of Syracuse, plead no more;
I am not partial to infringe our laws:
The enmity and discord which of late
Sprung from the rancorous outrage of your duke
To merchants, our well-dealing countrymen,
Who wanting guilders to redeem their lives
Have seal'd his rigorous statutes with their bloods,
Excludes all pity from our threatening looks.
For, since the mortal and intestine jars
'Twixt thy seditious countrymen and us,
It hath in solemn synods been decreed
Both by the Syracusians and ourselves,
To admit no traffic to our adverse towns Nay, more,



If any born at Ephesus be seen
At any Syracusian marts and fairs;
Again: if any Syracusian born
Come to the bay of Ephesus, he dies,
His goods confiscate to the duke's dispose,
Unless a thousand marks be levied,
To quit the penalty and to ransom him.
Thy substance, valued at the highest rate,
Cannot amount unto a hundred marks;
Therefore by law thou art condemned to die。

公爵

叙拉古的商人，你也不用多说。我没有力量变更我们的法律。最近你们的公爵对于我们这里去的规规矩矩的商民百般仇视，因为他们缴不出赎命的钱，就把他们滥加杀戮；这种残酷暴戾的敌对行为，已经使我们无法容忍下去。本来自从你们为非作乱的邦人和我们发生嫌隙以来，你我两邦已经各自制定庄严的法律，禁止两邦人民之间的一切来往；法律还规定，只要是以弗所人在叙拉古的市场上出现，或者叙拉古人涉足到以弗所的港口，这个人就要被处死，他的钱财货物就要被全部没收，悉听该地公爵的处分，除非他能够缴纳一千个马克，才能赎命。你的财物估计起来，最多也不过一百个马克，所以按照法律，必须把你处死。

AEGEON

A heavier task could not have been imposed
Than I to speak my griefs unspeakable:
Yet, that the world may witness that my end
Was wrought by nature, not by vile offence,
I'll utter what my sorrows give me leave.
In Syracusa was I born, and wed Unto a woman, happy but for me,
And by me, had not our hap been bad.
With her I lived in joy; our wealth increased
By prosperous voyages I often made
To Epidamnum; till my factor's death
And the great care of goods at random left
Drew me from kind embracements of my spouse:
From whom my absence was not six months old



Before herself, almost at fainting under
The pleasing punishment that women bear,
Had made provision for her following me
And soon and safe arrived where I was.
There had she not been long, but she became
A joyful mother of two goodly sons;
And, which was strange, the one so like the other,
As could not be distinguish'd but by names.
That very hour, and in the self-same inn,
A meaner woman was delivered
Of such a burden, male twins, both alike:
Those,—for their parents were exceeding poor,—
I bought and brought up to attend my sons.
My wife, not meanly proud of two such boys,
Made daily motions for our home return:
Unwilling I agreed. Alas! too soon,
We came aboard.
A league from Epidamnum had we sail'd,
Before the always wind-obeying deep
Gave any tragic instance of our harm:
But longer did we not retain much hope;
For what obscured light the heavens did grant
Did but convey unto our fearful minds
A doubtful warrant of immediate death;
Which though myself would gladly have embraced,
Yet the incessant weepings of my wife,
Weeping before for what she saw must come,
And piteous plainings of the pretty babes,
That mourn'd for fashion, ignorant what to fear,
Forced me to seek delays for them and me.
And this it was, for other means was none:
The sailors sought for safety by our boat,
And left the ship, then sinking-ripe, to us:
My wife, more careful for the latter-born,
Had fasten'd him unto a small spare mast,



Such as seafaring men provide for storms;
To him one of the other twins was bound,
Whilst I had been like heedful of the other:
The children thus disposed, my wife and I,
Fixing our eyes on whom our care was fix'd,
Fasten'd ourselves at either end the mast;
And floating straight, obedient to the stream,
Was carried towards Corinth, as we thought.
At length the sun, gazing upon the earth,
Dispersed those vapours that offended us;
And by the benefit of his wished light,
The seas wax'd calm, and we discovered
Two ships from far making amain to us,
Of Corinth that, of Epidaurus this:
But ere they came,—
O, let me say no more! Gather the sequel by that went bef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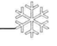
伊勤

要我说出我难言的哀痛，那真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可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我的死完全是天意，不是因为犯下了什么罪恶，我就忍住悲伤，把我的身世说一说吧。我生长在叙拉古，在那边娶了一个妻子，若不是因为我，她本可以十分快乐，我原来也能使她快乐，只可惜命途多蹇。当初我们两口子相亲相爱，安享着人世的幸福；我常常到埃必丹农做买卖，每次都可以赚不少钱，所以家道很是丰裕；可是，后来我在埃必丹农的代理人突然死了，我在那边的许多货物没人照管，所以不得不离开妻子的温柔怀抱，前去主持一切。我的妻子在我离家后不到六个月，就摒挡行装，赶到了我的身边；那时她已有孕在身，不久就做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的母亲。说来奇怪，这两个孩子生得一模一样，全然分别不出来。就在他们诞生的时辰，在同一家客店里有一个穷人家的妇女也产下了两个面貌相同的双生子，我看见他们贫苦无依，就出钱买下了孩子，把他们抚养大，侍候我的两个儿子。我的妻子生下了这么两个孩子，把他们宠爱异常，每天催促我早作归乡之计，我虽然不大愿意，终于答应了她。唉！我们上船的日子，选得太不凑巧了！船离开埃必丹农三英里，海面上还是波平浪静，一点看不出将有风暴的征象；可是后来天色越变越恶，使我们的希望完全消失，天上偶然透露的微弱光芒照在我们惴惴不安的心中，似乎只告诉我们死亡已经迫在眼前。我自己虽然并不怕死，可是我的妻子因为害怕不可免的厄运在不断哭泣，还有我那两个可爱的孩子虽然不知道他们将会遭到些什么，却也跟着母亲放

声号哭，我见了这一种凄惨的情形，便不能不设法保全他们和我自己的生命。那时候船上的水手们都已经跳下小船，各自逃生去了，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在这艘快要沉没的大船上；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效法航海的人们遇到风暴时的榜样，我的妻子因为更疼她的小儿子，就把他缚在一根小的桅杆上，又把另外那一对双生子中的一个也缚在一起，我也把大的那一个照样缚好了，然后我们夫妻两人各自把自己缚在桅杆的另外一头，每人照顾着一对孩子，此后就让我们的船随波漂流，向着我们认为是科林多的方向顺流而去。后来太阳出来了，把我们眼前的阴霾暗雾扫荡一空，海面也渐渐平静下来，我们方才望见远处有两艘船向着我们开来，一艘是从科林多来的，一艘是从埃必道勒斯来的；可是它们还没有行近——啊，我说不下去了，以后的事情，你们自己去猜度吧！

BALTHAZAR

Have patience, sir;
O, let it not be so!
Herein you war against your reputation
And draw within the compass of suspect
The unviolated honour of your wife.
Once this,—your long experience of her wisdom,
Her sober virtue, years and modesty,
Plead on her part some cause to you unknown:
And doubt not, sir, but she will well excuse
Why at this time the doors are made against you.
Be ruled by me: depart in patience,
And let us to the Tiger all to dinner,
And about evening come yourself alone
To know the reason of this strange restraint.
If by strong hand you offer to break in
Now in the stirring passage of the day,
A vulgar comment will be made of it,
And that supposed by the common rout
Against your yet ungalled estimation
That may with foul intrusion enter in
And dwell upon your grave when you are dead;
For slander lives upon succession,
For ever housed where it gets possession.



鲍尔萨泽

请您息怒吧，快不要这样子，给人家知道了，不但于您的名誉有碍，而且会疑心到尊夫人的品行。你们相处多年，她的智慧贤德，您都是十分熟悉的；今天这一种情形，一定另有原因，慢慢地她总会把其中道理向您解释明白的。听我的话，咱们自顾自到猛虎饭店吃饭去吧；晚上您一个人回家，可以问她一个仔细。现在街上行人很多，您要是这样气势汹汹地打进门去，难免引起人家的流言蜚语，污辱了您的清白的名声；也许它将成为您的终身之玷，到死也洗刷不了，因为诽谤到了一个人的身上，是会永远存留着的。

ANTIPHOLUS

Sweet mistress—what your name is else, I know not,
Nor by what wonder you do hit of mine,—
Less in your knowledge and your grace you show not
Than our earth's wonder, more than earth divine.
Teach me, dear creature, how to think and speak;
Lay open to my earthy-gross conceit,
Smother'd in errors, feeble, shallow, weak,
The folded meaning of your words' deceit.
Against my soul's pure truth why labour you
To make it wander in an unknown field?
Are you a god? would you create me new?
Transform me then, and to your power I'll yield.
But if that I am I, then well I know
Your weeping sister is no wife of mine,
Nor to her bed no homage do I owe
Far more, far more to you do I decline.
O, train me not, sweet mermaid, with thy note,
To drown me in thy sister's flood of tears:
Sing, siren, for thyself and I will dote:
Spread o'er the silver waves thy golden hairs,
And as a bed I'll take them and there lie,
And in that glorious supposition think
He gains by death that hath such means to die:
Let Love, being light, be drowned if she sin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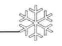


大安提福勒斯

亲爱的姑娘，我叫不出你的芳名，
更不懂我的名姓怎会被你知道；
你绝俗的风姿，你天仙样的才情，
简直是地上的奇迹，无比的美妙。
好姑娘，请你开启我愚蒙的心智，
为我指导迷津，扫清我胸中云翳，
我是一个浅陋寡闻的凡夫下士，
解不出你玄妙神奇的微言奥义。
我这不敢欺人的寸心唯天可表，
你为什么定要我堕入五里雾中？
你是不是神明，要把我从头创造？
那么我愿意悉听摆布，唯命是从。
可是我并没有迷失了我的本性，
这一门婚事究竟是从哪里说起？
我对她素昧平生，哪里来的责任？
我的情丝却早已在你身上牢系。
你婉妙的清音就像鲛人的仙乐，
莫让我在你姐姐的泪涛里沉溺；
我愿意倾听你自己心底的妙曲，
迷醉在你黄金色的发浪里安息，
那灿烂的柔丝是我永恒的眠床，
把温柔的死乡当做幸福的天堂！

COURTEZAN

Now, out of doubt Antipholus is mad,
Else would he never so demean himself.
A ring he hath of mine worth forty ducats,
And for the same he promised me a chain:
Both one and other he denies me now.
The reason that I gather he is mad,
Besides this present instance of his rage,
Is a mad tale he told to-day at dinner,
Of his own doors being shut against his entrance.



Belike his wife, acquainted with his fits,
On purpose shut the doors against his way.
My way is now to hie home to his house,
And tell his wife that, being lunatic,
He rush'd into my house and took perforce
My ring away. This course I fittest choose;
For forty ducats is too much to lose.

妓女

安提福勒斯一定是真的疯了，否则他绝不会这样不顾面子的。他把我一个值四十块钱的戒指拿去，答应我他要去打一根金项链来跟我交换；现在他戒指也不肯还我，项链也不肯给我。我相信他一定是疯了，不但因为他刚才那样对待我，而且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还听他说过一段疯话，说是他家里关紧大门不放他进去，大概他的老婆知道他时常精神病发作，所以有意把他关在门外。我现在要到他家里去告诉他的老婆，说他发了疯闯进我的屋子里，把我的戒指抢去了。这个办法很不错，四十块钱不能让它冤枉丢掉。

ANTIPHOLUS OF EPHESUS

My liege, I am advised what I say,
Neither disturbed with the effect of wine,
Nor heady-rash, provoked with raging ire,
Albeit my wrongs might make one wiser mad.
This woman lock'd me out this day from dinner:
That goldsmith there, were he not pack'd with her,
Could witness it, for he was with me then;
Who parted with me to go fetch a chain,
Promising to bring it to the Porpentine,
Where Balthazar and I did dine together.
Our dinner done, and he not coming thither,
I went to seek him: in the street I met him
And in his company that gentleman.
There did this perjured goldsmith swear me down
That I this day of him received the chain,
Which, God he knows, I saw not: for the which
He did arrest me with an officer.



I did obey, and sent my peasant home
For certain ducats: he with none return'd
Then fairly I bespoke the officer
To go in person with me to my house.
By the way we met My wife, her sister, and a rabble more
Of vile confederates. Along with them
They brought one Pinch, a hungry lean-faced villain,
A mere anatomy, a mountebank,
A threadbare juggler and a fortune-teller,
A needy, hollow-eyed, sharp-looking wretch,
A dead-looking man: this pernicious slave,
Forsooth, took on him as a conjurer,
And, gazing in mine eyes, feeling my pulse,
And with no face, as 'twere, outfacing me,
Cries out, I was possess'd. Then all together
They fell upon me, bound me, bore me thence
And in a dark and dankish vault at home
There left me and my man, both bound together;
Till, gnawing with my teeth my bonds in sunder,
I gain'd my freedom, and immediately
Ran hither to your grace; whom I beseech
To give me ample satisfaction
For these deep shames and great indignities.

小安提福勒斯

殿下，我并不是喝醉了酒信口乱说，也不是因为心里恼怒随便冤人，实为像我今天所受到的种种侮辱，是可以叫无论哪一个头脑冷静的人都会发起疯来的。这妇人今天把我关在门外不让我进去吃饭；站在那边的那个金匠倘不是她的同党，他也可以为我证明，因为他那时和我在一起。后来他去拿一条项链，答应我把它送到我跟鲍尔萨泽一同吃饭的酒店里；可是我们吃完饭，他还没有来，我就去找他；我在街上遇见了他，那位先生也跟他在一起，不料这个欺人的金匠一口咬定他已经在今天把项链交给了我，天知道我可没有看见过；他赖了人不算，还叫差役把我捉住，我没有办法，只好叫我的奴才回家去拿钱，谁知道他却空手回来；于是我就求告那位差役，请他亲自陪着我到我家里；在路上我们碰见了我的妻子和小姨，带着她们的一批狐群狗党，还有一个名叫品契的面黄肌瘦像一副枯骨似的混账家伙，一个潦



倒不堪的江湖术士，简直就是个活死人，这个说鬼话的狗才自以为能够降神捉鬼，他的一双眼睛盯着我的眼睛，摸着我的脉息，说是有鬼附在我身上，自己不要脸，硬要叫我也丢脸；于是他们大家扑在我身上，把我缚住手脚抬到家里，连我的跟班一起丢在一个黑暗潮湿的地窖里，后来被我用牙齿咬断了绳，才算逃了出来，立刻到这儿来了。殿下，我受到这样奇耻大辱，请您一定要给我做主伸冤。

ADRIANA

His company must do his minions grace,
Whilst I at home starve for a merry look.
Hath homely age the alluring beauty took
From my poor cheek? then he hath wasted it:
Are my discourses dull? barren my wit?
If voluble and sharp discourse be marr'd,
Unkindness blunts it more than marble hard:
Do their gay vestments his affections bait?
That's not my fault: he's master of my state:
What ruins are in me that can be found,
By him not ruin'd? then is he the ground
Of my defeatures. My decayed fair
A sunny look of his would soon repair
But, too unruly deer, he breaks the pale
And feeds from home; poor I am but his stale.

阿德里安娜

他和那些娼妇贱婢们朝朝厮伴，
我在家里盼不到他的笑脸相看。
难道逝水年华消褪了我的颜色？
有限的青春是他亲手把我摧折。
难道他嫌我语言无味心思愚蠢？
是他冷酷的无情把我聪明磨损。
难道浓妆艳抹勾去了他的灵魂？
谁教他不给我裁剪入时的衣裙？
我这憔悴朱颜虽然逗不起怜惜，
剩粉残脂都留着他薄情的痕迹。
只要他投掷我一瞥和煦的春光，



这朵枯萎的花儿也会重吐芬芳；
可是他是一头不受羁束的野鹿，
他爱露餐野宿，怎念我伤心孤独！

ADRIANA

Ay, ay, Antipholus, look strange and frown:
Some other mistress hath thy sweet aspects;
I am not Adriana nor thy wife.
The time was once when thou unurged wouldst vow
That never words were music to thine ear,
That never object pleasing in thine eye,
That never touch well welcome to thy hand,
That never meat sweet-savor'd in thy taste,
Unless I spake, or look'd, or touch'd, or carved to thee.
How comes it now, my husband,
O, how comes it, That thou art thus estranged from thyself?
Thyself I call it, being strange to me,
That, undividable, incorporate,
Am better than thy dear self's better part.
Ah, do not tear away thyself from me!
For know, my love, as easy mayest thou fall
A drop of water in the breaking gulf,
And take unmingled that same drop again,
Without addition or diminishing,
As take from me thyself and not me too.
How dearly would it touch me to the quick,
Shouldst thou but hear I were licentious
And that this body, consecrate to thee,
By ruffian lust should be contaminate!
Wouldst thou not spit at me and spurn at me
And hurl the name of husband in my face
And tear the stain'd skin off my harlot-brow
And from my false hand cut the wedding-ring
And break it with a deep-divorcing vow?
I know thou canst; and therefore see thou do it.



I am possess'd with an adulterate blot;
My blood is mingled with the crime of lust:
For if we too be one and thou play false,
I do digest the poison of thy flesh,
Being strumpeted by thy contagion.
Keep then far league and truce with thy true bed;
I live unstain'd, thou undishonoured.

阿德里安娜

好，好，安提福勒斯，你尽管皱着眉头，假装不认识我吧；你是要在你相好的面前，才会满面春风的；我不是阿德里安娜，也不是你的妻子。想起从前的时候，你会自动向我发誓，说只有我说的话才是你耳中的音乐，只有我才是你眼中最可爱的事物，只有我握着你的手你才感到快慰，只有我亲手切下的肉你才感到可口。啊，我的夫，你现在怎么这样神不守舍，忘记了你自己？我们两人已结合一体，不可分离，你这样把我遗弃不顾，就是遗弃了你自己。啊，我的爱人，不要离开我！你把一滴水洒下了海洋里，若想把它原样收回，不多不少，是办不到的，因为它已经和其余的水混合在一起，再也分别不出来；我们两人也是这样，你怎么能硬把你我分开，而不把我的一部分也带了去呢？要是你听见我有了不端的行为，我这奉献给你的身子，已经给淫邪所玷污，那时你将要如何气愤！你不会唾骂我，羞辱我，不认我是你的妻子，剥下我那副娼妇的污秽的面皮，从我不贞的手指上夺下我们结婚的指环，把它剁得粉碎吗？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那么请你就这样做吧，因为我的身体里已经留下了淫邪的污点，我的血液里已经混合着奸情的罪恶，我们两人既然是一体，那么你的罪恶难道不会传染到我的身上？既然这样，你就该守身如玉，才可保全你的名誉和我的清白。

LUCIANA

And may it be that you have quite forgot
A husband's office? shall, Antipholus.
Even in the spring of love, thy love-springs rot?
Shall love, in building, grow so ruinous?
If you did wed my sister for her wealth,
Then for her wealth's sake use her with more kindness:
Or if you like elsewhere, do it by stealth;
Muffle your false love with some show of blindness:
Let not my sister read it in your eye;



Be not thy tongue thy own shame's orator;
Look sweet, be fair, become disloyalty;
Apparel vice like virtue's harbinger;
Bear a fair presence, though your heart be tainted;
Teach sin the carriage of a holy saint;
Be secret-false: what need she be acquainted?
What simple thief brags of his own attaint?
'Tis double wrong, to truant with your bed
And let her read it in thy looks at board:
Shame hath a bastard fame, well managed;
Ill d eeds are doubled with an evil word.
Alas, poor women! make us but believe,
Being compact of credit, that you love us;
Though others have the arm, show us the sleeve;
We in your motion turn and you may move us.
Then, gentle brother, get you in again;
Comfort my sister, cheer her, call her wife:
'Tis holy sport to be a little vain,
When the sweet breath of flattery conquers strife.

露西安娜

安提福勒斯你难道已经忘记了
一个男人对他妻子应尽的本分？
在热情的青春，你爱苗已经枯槁？
恋爱的殿堂没有筑成就已坍倾？
你娶我姐姐倘只为了贪图财富，
为了财富你也该向她着意温存；
纵使另有新欢，也只好鹊桥偷渡，
对着眼前的人儿献些假意殷勤。
别让她在你眼里窥见你的隐衷，
别让你的嘴唇宣布自己的羞耻；
你尽管巧言令色，把她鼓里包蒙，
心里奸淫邪恶，表面上圣贤君子。
何必让她知道你已经变了心肠？
哪一个笨贼夸耀他自己的罪状？



莫在她心灵上留下双重的创伤，
既然对不起她，就不该恶声相向。
啊，可怜的女人！天生来柔弱易欺，
只要你们说爱我们，我们就相信；
躯体被别人占据了，给我们外衣，
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不发生疑问。
姐夫，进去吧，安慰安慰我的姐姐，
劝她不要伤心，对她叫一声我爱；
甜言蜜语的慰藉倘能息争解气，
何必管它是真心，是假惺惺作态。

LADY ABBESS

And thereof came it that the man was mad.
The venom clamours of a jealous woman
Poisons more deadly than a mad dog's tooth.
It seems his sleeps were hinder'd by thy railing,
And therefore comes it that his head is light.
Thou say'st his meat was sauced with thy upbraidings:
Unquiet meals make ill digestions;
Thereof the raging fire of fever bred;
And what's a fever but a fit of madness?
Thou say'st his sports were hinderd by thy brawls:
Sweet recreation barr'd, what doth ensue
But moody and dull melancholy,
Kinsman to grim and comfortless despair,
And at her heels a huge infectious troop
Of pale distemperatures and foes to life?
In food, in sport and life-preserving rest
To be disturb'd, would mad or man or beast:
The consequence is then thy jealous fits
Have scared thy husband from the use of wits.

住持尼

所以他才疯了。妒妇的长舌比疯狗的牙齿更毒。他因为听了你的詈骂而失眠，所以他的头脑才会发昏。你说你在吃饭的时候，也要让他饱听你的教训，所以害得

他消化不良，郁积成病。这种病发作起来，和疯狂有什么两样呢？你说他在游戏的时候，也因为你的诮呵而打断了兴致，一个人既然找不到慰情的消遣，他自然要闷闷不乐，心灰意懒，百病丛生了。吃饭、游戏、休息都要受到烦扰，无论是人是畜生都会因此而发疯。你的丈夫是因为你的多疑善妒，才丧失了理智的。

ADRIANA

May it please your grace, Antipholus, my husband,
Whom I made lord of me and all I had,
At your important letters,—this ill day
A most outrageous fit of madness took him;
That desperately he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him his bondman, all as mad as he—
Doing displeasure to the citizens
By rushing in their houses, bearing thence
Rings, jewels, any thing his rage did like.
Once did I get him bound and sent him home,
Whilst to take order for the wrongs
I went, That here and there his fury had committed.
Anon, I wot not by what strong escape,
He broke from those that had the guard of him;
And with his mad attendant and himself,
Each one with ireful passion, with drawn swords,
Met us again and madly bent on us,
Chased us away; till, raising of more aid,
We came again to bind them.
Then they fled Into this abbey, whither we pursued them:
And here the abbess shuts the gates on us
And will not suffer us to fetch him out,
Nor send him forth that we may bear him hence.
Therefore, most gracious duke, with thy command
Let him be brought forth and borne hence for help.

阿德里安娜

启禀殿下，您给我做主许配的我的丈夫安提福勒斯，今天忽然大发精神病，带着他的一样发疯的跟班，在街上到处乱跑，闯进人家的屋子里，把人家的珠宝首饰随意拿走。我曾经把他捉住捆好，送回家里，一面忙着向人家赔不是，可是不知怎



么又给他逃了出来，疯疯癫癫的主仆两人，手里还挥着刀剑，看见我们就吓唬我们，把我们赶走。后来我招呼了许多人，想把他拖回家去，他看见人多，就逃进这所庵院里了。我们追到了这里，这里的姑子却堵住了大门，不让我们进去，也不肯放他出来；我没有办法，只好求殿下做主，命令那姑子把我的丈夫交出来，好让我带他回家去医治。

第四节　Cymbeline《辛白林》

Characters

CYMBELINE, King of Britain
QUEEN, Wife to Cymbeline
CLOTEN, Son to the Queen by a former Husband
IMOGEN, Daughter to Cymbeline by a former Queen
POSTHUMUS LEONATUS, a Gentleman, Husband to Imogen
BELARIUS, a banished Lord, disguised under the name of Morgan
GUIDERIUS & ARVIRAGUS, Sons to Cymbeline, disguised under the names of Polydore and Cadwal, supposed Sons to Morgan
PHILARIO, Friend to Posthumus, & IACHIMO, Friend to Philario, Italians
CAIUS LUCIUS, General of the Roman Forces
A Roman Captain
Two British Captains
PISANIO, Servant to Posthumus
CORNELIUS, a Physician
A French Gentleman, Friend to Philario
Two Lords of Cymbeline's Court
Two Gentlemen of the same
Two Gaolers
HELEN, a Lady attending on Imogen
Lords, Ladies, Roman Senators, Tribunes, a Dutch Gentleman, a Spanish Gentleman, a Soothsayer, Musicians, Officers, Captains, Soldiers, Messengers, and other Attendants

剧中人物

辛白林　英国国王
王后　辛白林之妻
克洛顿　王后及其前夫所生之子
伊摩琴　辛白林及其前后所生之女
波塞摩斯·里奥那托斯　绅士，伊摩琴之夫
培拉律斯　被放逐的贵族，化名为摩根
吉德律斯　化名为波里多　辛白林之子，摩根之假子
阿维拉古斯　化名为凯德华尔　辛白林之子，摩根之假子
菲拉里奥　波塞摩斯之友　意大利人
阿埃基摩　菲拉里奥之友　意大利人
法国绅士　菲拉里奥之友
卡厄斯·路歇斯　罗马主将
罗马将领
两英国将领
毕萨尼奥　波塞摩斯之仆
考尼律斯　医生
辛白林宫廷中两贵族
辛白林宫廷中两绅士
两狱卒
海伦　随侍伊摩琴的宫女
群臣、宫女、罗马元老、护民官、一荷兰绅士、一西班牙绅士、一预言者、乐工、将校、兵士、使者及其他侍从等
朱庇特及里奥那托斯家族鬼魂

导读

《辛白林》创作于 1609～1610 年之间，它标志着莎士比亚的艺术生涯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传奇剧阶段。剧中主要讲的是英国国王辛白林因听信后妻的谗言，而错怪自己的亲生女儿伊摩琴；伊摩琴的丈夫波塞摩斯·里奥那托斯也因受人捉弄而对妻子的贞洁产生了怀疑。最后，辛白林在早年失散的两个儿子以及女儿、女婿的帮助下战胜了罗马入侵者。剧终时父子团圆，女儿、女婿也解除了误会，破镜重圆。

这个本来没有多大意思的剧本中唯一比较吸引人的地方是伊摩琴。像莎士比亚



所有有勇气女扮男装的女主角一样，伊摩琴理性、贞洁、成熟和勇敢。故事中大团圆幸福结局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伊摩琴的性格，莎士比亚笔下的伊摩琴具有一种温柔但不失坚韧的抗争精神：她能顶住父亲的压力坚持自己在婚姻上的选择；她也拒绝了有权有势的克洛顿的多次挑逗；在多方压力（包括被亲爱的丈夫误解）下她选择坚强地活下去，相信总有一天能够追回自己的清白。1896 年 9 月，英国最伟大的女演员爱伦•泰瑞曾经在戏剧舞台上扮演过伊摩琴，她当时和萧伯纳在私人通信中反复地讨论过如何表现这个"女人中的女人"。这一评论大概就是这个角色的魅力所在。

对于《辛白林》的故事来源，学者们众说纷纭。有的评论家因发现该剧与同代剧作家弗莱彻的《菲拉斯特》有相似之处，因此对《辛白林》是否出自莎士比亚之手提出了质疑。应该承认，莎士比亚的悲喜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弗莱彻的影响，但《辛白林》是在他开始与弗莱彻合作之前独立完成的。

《辛白林》情节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主情节是伊摩琴和波塞摩斯的爱怨离合；其次是国王早年被窃的两个儿子和国王重新团聚的故事；第三是辛白林的不列颠同罗马帝国为贡奉款项引起的军事冲突。全剧情节众多，交错发展，其间又有传奇式的穿插；扑朔迷离的情节中，贯穿的线索就是"从破裂到重聚"，主题是"宽恕与和解"。故事描写不列颠国王辛白林，他的女儿与青梅竹马的恋人私订终身，令辛白林大怒，一气之下将这位少年波塞摩斯放逐到遥远的罗马。遭放逐的波塞摩斯深信，妻子一定会对他忠贞，但波塞摩斯的朋友却认为公主一定会改嫁，两人于是打赌，朋友阿埃基摩若能取到公主手上的手镯，波塞摩斯便输，将戴在自己手上象征爱情的戒指输给他。奸诈的阿埃基摩为了得到那只手镯，使出各种谎言与骗术，甚至还向公主求爱，但聪明的公主一一化解了阿埃基摩的骗局，证实了自己的心意。传说中的辛白林，是在公元 1 世纪时抵御罗马入侵的不列颠国王。

《辛白林》的情节比较复杂，以霍林西德的《英格兰、英格兰与爱尔兰编年史》中的记载为基本框架，同时又揉进了卜伽丘的《十日谈》及童话的因素。当然，大团圆的幸福结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伊摩琴的性格。莎士比亚笔下的伊摩琴具有一种抗争精神：她能顶住父亲的压力坚持自己在婚姻上的选择；她拒绝了有权有势的克洛顿的多次挑逗；在多方面压力之下她坚强地活下去，相信总有一天能够追回自己的清白。这大概就是这个角色的魅力所在。

QUEEN

Weeps she still, say'st thou? Dost thou think in time
She will not quench and let instructions enter
Where folly now possesses? Do thou work:
When thou shalt bring me word she loves my son,



I'll tell thee on the instant thou art then
As great as is thy master, greater, for
His fortunes all lie speechless and his name
Is at last gasp: return he cannot, nor
Continue where he is: to shift his being
Is to exchange one misery with another,
And every day that comes comes to decay
A day's work in him.
What shalt thou expect,
To be depender on a thing that leans,
Who cannot be new built, nor has no friends,
So much as but to prop him?
The QUEEN drops the box: PISANIO takes it up
Thou takest up
Thou know'st not what; but take it for thy labour:
It is a thing I made, which hath the king
Five times redeem'd from death:
I do not know
What is more cordial.
Nay, I prethee, take it; It is an earnest of a further good
That I mean to thee.
Tell thy mistress how
The case stands with her; do't as from thyself.
Think what a chance thou changest on, but think
Thou hast thy mistress still, to boot, my son,
Who shall take notice of thee:
I'll move the king
To any shape of thy preferment such
As thou'lt desire; and then myself,
I chiefly, That set thee on to this desert, am bound
To load thy merit richly.
Call my women: Think on my words.
Exit PISANIO
A sly and constant knave,
Not to be shaked; the agent for his master And the remembrancer of her to hold



The hand-fast to her lord.
I have given him that
Which, if he take, shall quite unpeople her
Of liegers for her sweet, and which she after,
Except she bend her humour, shall be assured To taste of too.
Re-enter PISANIO and Ladies
So, so: well done, well done:
The violets, cowslips, and the primroses,
Bear to my closet. Fare thee well, Pisanio;
Think on my words.

王后

你说她还在哭吗？你看她会不会慢慢地把她的悲伤冷淡下来，感觉到她现在的愚蠢，愿意接受人家的劝告？你也应该好好劝劝她；要是你能够说得她回心转意，爱上我的儿子，那么你一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就可以当场向你宣布你的地位已经跟你的主人一样；不，比你的主人更高，因为他的命运已经到了绝境，他的名誉也已经奄奄待毙；他不能回来，也不能继续住在他现在所住的地方；转换他的环境不过使他从这一种困苦转换到另一种困苦，每一个新的日子的到来，不过摧毁了他又一天的希望。你依靠着一件既不能独立、又不能重新改造的东西，他也没有一个支持他的朋友，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故意将小匣跌落地上，毕萨尼奥趋前拾起*）你不知道你所拾起的是件什么东西；可是既然劳你拾了起来，你就拿了去吧。这是我亲手调制的药剂，它曾经五次救活王上的生命；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它更灵验的妙药。不，你尽管拿去吧；这不过是表示我对你的好意的信物，以后我还要给你更多的好处哩。告诉你的公主，她现在处在什么情形之下；用你自己的口气对她说话。想一想你现在换了个主儿，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一方面你并没有失去你的公主的欢心，一方面我的儿子还要另眼看待你。你要怎样的富贵功名，我都可以在王上面前替你竭力运动；我自己是一手提拔你的人，当然会格外厚待你的。叫我的侍女们来；想一想我的话吧。（*毕萨尼奥下*）一个狡猾而忠心的奴才，谁也不能动摇他的心；他是他的主人的代表，他的使命就是要随时提醒她坚守她对她丈夫的盟约。我已经把那毒药给了他，他要是服了下去，就再也没有人替她向她的爱人传递消息了。假如她一味固执，不知悔改，少不得也要叫她尝尝滋味。

毕萨尼奥及宫女等重上。

好，好；很好，很好。紫罗兰、莲香花、樱草花，都给我拿到我的房间里去。再会，毕萨尼奥；想一想我的话吧。

IMOGEN

I did not take my leave of him, but had
Most pretty things to say: ere I could tell him
How I would think on him at certain hours
Such thoughts and such, or I could make him swear
The shes of Italy should not betray
Mine interest and his honour, or have charged him,
At the sixth hour of morn, at noon, at midnight,
To encounter me with orisons, for then I am in heaven for him;
OR ere I could
Give him that parting kiss which I had set
Betwixt two charming words, comes in my father
And like the tyrannous breathing of the north
Shakes all our buds from growing.

伊摩琴

我并没有和他道别，我还有许多最亲密的话儿要向他说；我想告诉他，我要在那几个时辰怎样怎样想念他；我想叫他发誓不要让意大利的姑娘们侵害我的权利和他的荣誉；我还想和他约定，在早晨六点钟、正午和半夜的时候，彼此用祈祷做精神上的会聚，那时候我会在天堂里等候着他；甚至于我还来不及给他那临别的一吻——那是我特意安插在两句迷人的话儿中间的——我的父亲就走了进来，像一阵蛮横的北风一样，摧残了我们的心花意蕊。

IMOGEN

Away! I do condemn mine ears that have
So long attended thee.
If thou wert honourable,
Thou wouldst have told this tale for virtue, not
For such an end thou seek'st, —as base as strange.
Thou wrong'st a gentleman, who is as far
From thy report as thou from honour, and
Solicit'st here a lady that disdains
Thee and the devil alike.
What ho, Pisanio!
The king my father shall be made acquainted



Of thy assault: if he shall think it fit,
A saucy stranger in his court to mart
As in a Romish stew and to expound
His beastly mind to us, he hath a court
He little cares for and a daughter who
He not respects at all. What, ho, Pisanio!

伊摩琴

去！我恼恨自己的耳朵不该听你说了这么久的话。假如你是个正人君子，你应该抱着一片好意告诉我这样的消息，不该存着这样卑劣荒谬的居心。你侮辱了一位绅士，他决不会像你所说的那种样子，正像你是个寡廉鲜耻的小人，不知荣誉为何物一样；你还胆敢在这儿向一个女子调情，在她的心目之中，你是和魔鬼同样可憎的。喂，毕萨尼奥！我的父王将要知道你这种放肆的行为；要是他认为一个无礼的外邦人可以把他的宫廷当成一所罗马的妓院，当着我的面前宣说他的禽兽般的思想，那么除非他一点不重视他的宫廷的庄严，全然把他的女儿当成一个漠不相关的人物。喂，毕萨尼奥！

IMOGEN

Who? thy lord? that is my lord, Leonatus!
O, learn'd indeed were that astronomer
That knew the stars as I his characters;
He'ld lay the future open. You good gods,
Let what is here contain'd relish of love,
Of my lord's health, of his content, yet not
That we two are asunder; let that grieve him:
Some griefs are med'cinable; that is one of them,
For it doth physic love: of his content,
All but in that! Good wax, thy leave.
Blest be You bees that make these locks of counsel!
Lovers And men in dangerous bonds pray not alike:
Though forfeiters you cast in prison, yet
You clasp young Cupid's tables.
Good news, gods!
'Justice, and your father's wrath, should he take me
In his dominion, could not be so cruel to me, as you,

O the dearest of creatures, would even renew me with your eyes.
Take notice that I am in Cambria, at Milford-Haven:
What your own love will out of this advise you, follow.
So he wishes you all happiness,
That remains loyal to his vow, and your, increasing in love,
LEONATUS POSTHUMUS.'
O, for a horse with wings!
Hear'st thou, Pisanio?
He is at Milford-Haven: read, and tell me
How far 'tis thither.
If one of mean affairs
May plod it in a week, why may not
I Glide thither in a day? Then, true Pisanio,—
Who long'st, like me, to see thy lord; who long'st,—
Let me bate,-but not like me—yet long'st,
But in a fainter kind:—O, not like me;
For mine's beyond beyond—say, and speak thick;
Love's counsellor should fill the bores of hearing,
To the smothering of the sense—how far it is
To this same blessed Milford: and by the way
Tell me how Wales was made so happy as
To inherit such a haven: but first of all,
How we may steal from hence, and for the gap
That we shall make in time, from our hence-going
And our return, to excuse: but first, how get hence:
Why should excuse be born or e'er begot?
We'll talk of that hereafter. Prithee, speak,
How many score of miles may we well ride
'Twixt hour and hour?

伊摩琴

谁？你的主？那就是我的主里奥那托斯。啊！要是有哪一个占星的术士熟悉天上的星辰，正像我熟悉他的字迹一样，那才真算得学术湛深，他的慧眼可以观察到未来的一切。仁慈的神明啊，但愿这儿写着的，只是爱，是我主的健康，是他的满足，可是并不是他对于我们两人远别的满足；让这一件事使他悲哀吧，有些悲哀是



有药饵的作用的，这一种悲哀也是，因为它可以滋养爱情；但愿他一切满足，只除了这一件事！好啦，原谅我，造下这些把心事密密封固的锁键的蜂儿们啊，愿你们有福！好消息，神啊！"噫，至爱之人乎！设卿不愿与仆更谋一面，则将重创仆心；纵令仆为卿父所获而被处极刑，其惨痛尚不若如是之甚。仆今在密尔福德港之堪勃利亚；倘蒙垂怜，幸希临视，否则悉随卿意可耳。山海之盟，永矢勿谖；爱慕之忱，与日俱进。敬祝万福！里奥那托斯·波塞摩斯手启。"啊！但愿有一匹插翅的飞马！你听见吗，毕萨尼奥？他在密尔福德港；读了这封信，再告诉我到那里去有多少路。要是一个事情并不重要的人，费了一星期的跋涉，就可以走到那里，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在一天之内飞步赶到？所以，忠心的毕萨尼奥——你也像我一样渴想着见一见你主人的面的；啊！让我改正一句，你虽然思念你的主人，可是并不像我一样；你的思念之心是比较淡薄的；啊！你不会像我一样，因为我对于他的爱慕超过一切的界限——说，用大声告诉我——爱情的顾问应该用充耳的雷鸣震聋听觉——到这幸福的密尔福德有多少路程，同时告诉我威尔士何幸而拥有这样一个海港；可是最重要的，你要告诉我，我们怎么可以从这儿逃走出去，从出走到回来这一段时间，用怎样的计策才可以遮掩过他人的耳目；可是第一还是告诉我逃走的方法。为什么要在事前预谋掩饰？这问题我们尽可慢慢再谈。说，我们骑着马每一小时可以走几里路？

IMOGEN

I false! Thy conscience witness: Iachimo,
Thou didst accuse him of incontinency;
Thou then look'dst like a villain; now methinks
Thy favour's good enough. Some jay of Italy
Whose mother was her painting, hath betray'd him:
Poor I am stale, a garment out of fashion;
And, for I am richer than to hang by the walls,
I must be ripp'd:—to pieces with me!—
O, Men's vows are women's traitors!
All good seeming, By thy revolt,
O husband, shall be thought
Put on for villany; not born where't grows,
But worn a bait for ladies.

伊摩琴

我失贞！问问你的良心吧！阿埃基摩，你曾经说过他怎样怎样放荡，那时候我

瞧你像一个恶人；现在想起来，你的面貌还算是好的。哪一个涂脂抹粉的意大利淫妇迷住了他；可怜的我是已经陈旧的了，正像一件不合时式的衣服，挂在墙上都嫌刺目，所以只好把它撕碎；让我也被你们撕得粉碎吧！啊！男人的盟誓是妇女的陷阱！因为你的变心，夫啊！一切美好的外表将被认为是掩饰奸恶的面具；它不是天然生就，而是为要欺骗妇女而套上去的。

IACHIMO

The crickets sing, and man's o'er-labour'd sense
Repairs itself by rest. Our Tarquin thus
Did softly press the rushes, ere he waken'd
The chastity he wounded. Cytherea,
How bravely thou becomest thy bed, fresh lily,
And whiter than the sheets! That I might touch!
But kiss; one kiss! Rubies unparagon'd,
How dearly they do't! 'Tis her breathing that
Perfumes the chamber thus: the flame o' the taper
Bows toward her, and would under-peep her lids,
To see the enclosed lights, now canopied
Under these windows, white and azure laced
With blue of heaven's own tinct.
But my design, To note the chamber:
I will write all down: Such and such pictures;
There the window; such
The adornment of her bed; the arras; figures,
Why, such and such; and the contents o' the story.
Ah, but some natural notes about her body,
Above ten thousand meaner moveables
Would testify, to enrich mine inventory.
O sleep, thou ape of death, lie dull upon her!
And be her sense but as a monument,
Thus in a chapel lying! Come off, come off:
Taking off her bracelet
As slippery as the Gordian knot was hard!
'Tis mine; and this will witness outwardly,
As strongly as the conscience does within,



To the madding of her lord. On her left breast
A mole cinque-spotted, like the crimson drops
I' the bottom of a cowslip: here's a voucher,
Stronger than ever law could make: this secret
Will force him think I have pick'd the lock and ta'en
The treasure of her honour. No more.
To what end? Why should I write this down, that's riveted,
Screw'd to my memory? She hath been reading late
The tale of Tereus; here the leaf's turn'd down
Where Philomel gave up. I have enough:
To the trunk again, and shut the spring of it.
Swift, swift, you dragons of the night, that dawning
May bare the raven's eye! I lodge in fear;
Though this a heavenly angel, hell is here.

阿埃基摩

蟋蟀们在歌唱，人们都在休息之中恢复他们疲劳的精神。我们的塔昆正是像这样蹑手蹑脚，轻轻走到那被他毁坏了贞操的女郎的床前。维纳斯啊，你睡在床上的姿态是多么优美！鲜嫩的百合花，你比你的被褥更洁白！要是我能够接触一下她的肌肤！要是我能够给她一个吻，仅仅一个吻！无比美艳的红玉，花工把它们安放得多么可爱！散布在室内的异香，是她樱唇中透露出来的气息。蜡烛的火焰向她的脸上低俯，想要从她紧闭的眼睫之下，窥视那收藏了的光辉，虽然它们现在被眼睑所遮掩，还可以依稀想见那净澈的纯白和空虚的蔚蓝，那正是太空本身的颜色。可是我的计划是要记录这室内的陈设；我要把一切都写下来：这样那样的图画；那边是窗子，她的床上有这样的装饰；织锦的挂帏，上面织着这样那样的人物和故事。啊！可是关于她肉体上的一些活生生的记录，才是比一万种琐屑的家具更有力的证明，更可以充实我此行的收获。睡眠啊！你死亡的模仿者，沉重地压在她的身上，让她的知觉像教堂里的墓碑一般漠无所感吧。下来，下来；（自伊摩琴臂上取下手镯）一点不费力地它就滑落下来了！它是我的；有了这样外表上的证据，一定可以格外加强内心的扰乱，把她的丈夫激怒得发起疯来。在她的左胸还有一颗梅花形的痣，就像莲香花花心里的红点一般：这是一个确证，比任何法律所能造成的证据更有力；这一个秘密将使他不能不相信我已经打开键锁，把她宝贵的贞操偷走了。够了。我好傻！为什么我要把这也记了下来，它不是已经牢牢地钉住在我的记忆里了吗？她读了一个晚上的书，原来看的是忒柔斯的故事；这儿折下的一页，正是菲罗墨拉被迫失身的地方。够了；回到箱子里去，把弹簧关上了。你黑夜的巨龙，走快一些吧，

让黎明拨开乌鸦的眼睛！恐惧包围着我的全身；虽然这是一位天上的神仙，我却像置身在地狱之中。赶快，赶快！

POSTHUMUS LEONATUS

Is there no way for men to be but women
Must be half-workers? We are all bastards;
And that most venerable man which I
Did call my father, was I know not where
When I was stamp'd; some coiner with his tools
Made me a counterfeit: yet my mother seem'd
The Dian of that time so doth my wife
The nonpareil of this. O, vengeance, vengeance!
Me of my lawful pleasure she restrain'd
And pray'd me oft forbearance; did it with
A pudency so rosy the sweet view on't
Might well have warm'd old Saturn; that I thought her
As chaste as unsunn'd snow. O, all the devils!
This yellow Iachimo, in an hour,—wast not?—
Or less,—at first?—perchance he spoke not, but,
Like a full-acorn'd boar, a German one,
Cried 'O!' and mounted; found no opposition
But what he look'd for should oppose and she
Should from encounter guard. Could I find out
The woman's part in me! For there's no motion
That tends to vice in man, but I affirm
It is the woman's part: be it lying, note it,
The woman's; flattering, hers; deceiving, hers;
Lust and rank thoughts, hers, hers; revenges, hers;
Ambitions, covetings, change of prides, disdain,
Nice longing, slanders, mutability,
All faults that may be named, nay, that hell knows,
Why, hers, in part or all; but rather, all;
For even to vice
They are not constant but are changing still
One vice, but of a minute old, for one



Not half so old as that. I'll write against them,
Detest them, curse them: yet 'tis greater skill
In a true hate, to pray they have their will:
The very devils cannot plague them better.

波塞摩斯

难道男人们生到这世上来，一定要靠女人的合作的吗？我们都是私生子，全都是。被我称为父亲的那位最可尊敬的人，当我的母亲生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哪一个人造下了我这冒牌的赝品；可是我的母亲在当时却是像狄安娜一般圣洁的，正像现在我的妻子擅着无双美誉一样。啊，报复！报复！她不让我享受我的合法的欢娱，常常劝诫我忍耐自制，她的神情是那样的贞静幽娴，带着满脸的羞涩，那楚楚可怜的样子，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见了心软；我以为她是像没有被太阳照临的白雪一般皎洁的。啊，一切的魔鬼们！这卑鄙的阿埃基摩在一小时之内——也许还不到一小时的工夫？——也许他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像一头日耳曼的野猪似的，一声叫喊，一下就扑了上去，除了照例的半推半就以外，并没有遭遇任何的反抗。但愿我能够在我自身之内找到哪一部分是女人给我的！因为我断定男人的罪恶的行动，全都是女人遗留给他的性质所造成的：说谎是女人的天性；谄媚也是她的；欺骗也是她的；淫邪和猥亵的思想，都是她的、她的；报复也是她的本能；野心、贪欲、好胜、傲慢、虚荣、诽谤、反复，凡是一切男人所能列举、地狱中所知道的罪恶，或者一部分，或者全部分，都是属于她的；不，简直是全部分；因为她们即使对于罪恶也没有恒心，每一分钟都要更换一种新的花样。我要写文章痛骂她们、厌恶她们、诅咒她们。可是这还不是表示真正的痛恨的最好的办法，我应该祈求神明让她们如愿以偿，因为她们自己招来的痛苦，是远胜于魔鬼所能给予她们的灾祸的。

PISANIO

How? of adultery? Wherefore write you not
What monster's her accuser? Leonatus,
O master! what a strange infection
Is fall'n into thy ear! What false Italian,
As poisonous-tongued as handed, hath prevail'd
On thy too ready hearing? Disloyal!
No: She's punish'd for her truth, and undergoes,
More goddess-like than wife-like, such assaults
As would take in some virtue. O my master!

Thy mind to her is now as low as were
Thy fortunes. How! that I should murder her?
Upon the love and truth and vows which I
Have made to thy command? I, her? her blood?
If it be so to do good service, never
Let me be counted serviceable. How look I,
That I should seem to lack humanity so much as this fact comes to?
Reading
'Do't: the letter that I have sent her, by her own command
Shall give thee opportunity.' O damn'd paper!
Black as the ink that's on thee! Senseless bauble,
Art thou a feodary for this act, and look'st
So virgin-like without? Lo, here she comes.
I am ignorant in what I am commanded.

毕萨尼奥

怎么！犯了奸淫！你为什么不写明这是哪一个鬼东西捏造她的谣言？里奥那托斯！啊，主人！什么毒药把你的耳朵麻醉了？哪一个毒手毒舌的、好恶的意大利人向你搬弄是非，你会这样轻易地听信他？不忠实！不，她是因为忠贞不贰而受尽折磨，像一个女神一般，超过一切妻子所应尽的本分，她用过人的毅力，抵抗着即使贞妇也不免屈服的种种胁迫。啊，我的主人！你现在对她所怀的卑劣的居心，恰恰和你低微的命运相称。嘿！我必须杀死她，是因为我曾经立誓尽忠于你的命令吗？我，她？她的血？要是必须这样才算尽了一个仆人的责任，那么我宁愿永远不要做人家的忠仆。我的脸上难道竟是这样冷酷无情，会动手干这种没有人心的事吗？“此事务须速行无忽。余已遵其请求，另有一函致达彼处，该信将授汝以机会。”啊，可恶的书信！你的内容正像那写在你幕上面的墨水一般黑。无知无觉的纸片，你做了这件罪行的同谋者，你的外表却是这样处女般的圣洁吗？瞧！她来了。我必须把主人命令我做的事隐瞒起来。

IACHIMO

Upon a time,—unhappy was the clock
That struck the hour!—it was in Rome,—accursed
The mansion where!—'twas at a feast,—O, would
Our viands had been poison'd, or at least
Those which I heaved to head!—the good Posthumus—



What should I say? he was too good to be
Where ill men were; and was the best of all
Amongst the rarest of good ones,—sitting sadly,
Hearing us praise our loves of Italy
For beauty that made barren the swell'd boast
Of him that best could speak, for feature, laming
The shrine of Venus, or straight-pight Minerva.
Postures beyond brief nature, for condition,
A shop of all the qualities that man
Loves woman for, besides that hook of wiving,
Fairness which strikes the eye—

阿埃基摩

那一天——不幸的钟敲出了那个时辰！——在罗马——可诅咒的屋子潜伏着祸根！——一个欢会的席上——啊，要是我们那时的食物，或者至少被我送进嘴里去的，都有毒药投在里面，那可多好！——善良的波塞摩斯——我应当怎么说呢？像他这样的好人，是不该和恶人同群的；在最难得的好人中间，他也是最好的一个——郁郁寡欢地坐着，听我们赞美我们意大利的恋人：她们的美艳使最善于口辩者的夸大的谀辞成为贫乏；她们的风采使维纳斯的神座黯然失色，苗条的弥涅瓦相形见绌；她们的性情是一切使男子们倾心的优点的总汇；此外还有那引人上钩的伎俩，迷人的娇姿丽色。

CYMBELINE

Nay, nay, to the purpose.

IACHIMO

Your daughter's chastity—there it begins.
He spake of her, as Dian had hot dreams,
And she alone were cold: whereat I, wretch,
Made scruple of his praise; and wager'd with him
Pieces of gold 'gainst this which then he wore
Upon his honour'd finger, to attain
In suit the place of's bed and win this ring
By hers and mine adultery. He, true knight,
No lesser of her honour confident
Than I did truly find her, stakes this ring;



And would so, had it been a carbuncle
Of Phoebus' wheel, and might so safely, had it
Been all the worth of's car. Away to Britain Post
I in this design: well may you, sir,
Remember me at court; where I was taught
Of your chaste daughter the wide difference
'Twixt amorous and villanous. Being thus quench'd
Of hope, not longing, mine Italian brain
'Gan in your duller Britain operate
Most vilely; for my vantage, excellent:
And, to be brief, my practise so prevail'd,
That I return'd with simular proof enough
To make the noble Leonatus mad,
By wounding his belief in her renown
With tokens thus, and thus; averting notes
Of chamber-hanging, pictures, this her bracelet,—
O cunning, how I got it!—nay, some marks
Of secret on her person, that he could not
But think her bond of chastity quite crack'd,
I having ta'en the forfeit. Whereupon—
Methinks, I see him now—

辛白林

算了，算了，快讲正文吧。

阿埃基摩

女儿的贞操是一切问题的发端。他称道她的贞洁，仿佛狄安娜也曾做过热情的梦，只有她才是冷若冰霜的。该死的我听他这样说，就向他的赞美表示怀疑；那时候他把这戒指带在他的手指上，我就用金钱去和他的戒指打赌，说要是我能够把她骗诱失身，这戒指就归我所有。他，忠心的骑士，全然信任她的贞洁，正像我后来所发现的一样，很慷慨地把这戒指作了赌注；即使它是福玻斯车轮上的一颗红玉，甚或是他的整个车子上最贵重的宝物，他也会毫不吝惜地把它掷下。抱着这样的目的，我立刻就向英国出发。你也许还记得我曾经到过你的宫廷，在那里多蒙你的守身如玉的令爱指教我多情和淫邪的重大的区别。我的希望虽然毁灭了，可是我的爱慕的私心，却不曾因此而遏抑下去；我开始转动我的意大利的脑筋，在你们呆笨的



不列颠国土上实施我的恶毒的阴谋，对于我那却是一个无上的妙计。简单一句话，我的计策大获成功；我带了许多虚伪的证据回去，它们是足够使高贵的里奥那托斯发疯的；我用这样那样的礼物，使他对她的贞节失去信念；我用详细的叙述，说明她房间里有些什么张挂，什么图画；还有她的这一只手镯——啊，巧妙的手段！我好容易把它偷到手里！——不但如此，我还探到了她身体上的一些秘密的特征，使他不能不相信她的贞操已经被我破坏。因此——我现在仿佛看见他——

BELARIUS

So sure as you your father's. I, old Morgan,
Am that Belarius whom you sometime banish'd:
Your pleasure was my mere offence, my punishment
Itself, and all my treason; that I suffer'd
Was all the harm I did. These gentle princes—
For such and so they are—these twenty years
Have I train'd up: those arts they have as I
Could put into them; my breeding was, sir, as
Your highness knows. Their nurse, Euriphile,
Whom for the theft I wedded, stole these children
Upon my banishment: I moved her to't,
Having received the punishment before,
For that which I did then: beaten for loyalty
Excited me to treason: their dear loss,
The more of you 'twas felt, the more it shaped
Unto my end of stealing them. But, gracious sir,
Here are your sons again; and I must lose
Two of the sweet'st companions in the world.
The benediction of these covering heavens
Fall on their heads like dew! for they are worthy
To inlay heaven with stars.

培拉律斯

正像您是您父王的儿子一般不容置疑。我，年老的摩根，就是从前被您放逐的培拉律斯。我的过失、我的放逐、我的一切叛逆的行为，都出于您一时的喜怒；我所干的唯一的坏事，就是我所忍受的种种困苦。这两位善良的王子——他们的确是金枝玉叶的王室后裔——是我在这二十年中教养长大的；我把自己所有的毕生学问

和本领全都传授了他们。他们的乳母尤莉菲尔当我被放逐的时候，把这两个孩子偷了出来，我也因此而和她结为夫妇；是我唆使她干下这件盗案，因为痛心于尽忠而获谴，才激成我这种叛逆的行为。越是想到他们的失踪对于您将是一件怎样痛心的损失，越是诱发我偷盗他们的动机。可是，仁慈的陛下，现在您的儿子们又回来了；我必须失去世界上两个最可爱的伴侣。愿覆盖大地的穹苍的祝福像甘露一般洒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是可以和众星并列而无愧的。

第五节　Love's Labour's Lost　《爱的徒劳》

Characters

FERDINAND, King of Navarre
The PRINCESS of France
BEROWNE, LONGAVILLE, DUMAINE, Lords, attending on the King
BOYET, MARCADE, Lords, attending on the Princess of France
ROSALINE, MARIA, KATHARINE, Ladies, attending on the Princess
DON ADRIANO DE ARMADO, a fantastical Spaniard
SIR NATHANIEL, a Curate
HOLOFERNES, a Schoolmaster
DULL, a Constable
COSTARD, a Clown
MOTH, Page to Armado
A Forester
JAQUENETTA, a country Wench
Officers and Others, Attendants on the King and Princess

剧中人物

腓迪南　那瓦国王
法国公主
俾隆　朗格维　杜曼　国王侍臣
鲍益　马凯德　法国公主侍臣
唐・阿德里安诺・德・亚马多　一个怪诞的西班牙人



纳森聂尔　教区牧师
霍罗福尼斯　塾师
德尔　巡丁
考斯塔德　乡人
毛子　亚马多的侍童
管林人
罗瑟琳　玛利娅　凯瑟琳　公主侍女
杰奎妮妲　村女
群臣、侍从等

导读

《爱的徒劳》——莎士比亚的这部早期喜剧（约写于 1594 年）是值得注意的。它在语言风格上非常有特点，明快、泼辣、亲切、而又富于幽默感；并没有什么曲折复杂的戏剧情节，却有大量的为观众喜爱的俏皮话、双关语，和在现实生活中常挂在人们口头的那些成语、谚语。整个作品渗透着一股接近于民间文学的清新气息。

《爱的徒劳》是一出宫廷戏，情节十分简单。一位国王很喜好学问，接受他的几个同学的建议，定了一个规章，规定大家三年之内一心读书，任何女子不得进入宫廷一里之内，三年之内，他们不得与任何女子交谈。这个可笑的规章当然刚刚定出就被违反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背弃了自己的誓言。因为现实世界是生动活泼的，书本和誓言禁锢不了她。便是国王，不久就接待了一位端庄美丽的姑娘，法国国王的女儿。在年轻人中，爱情是免不了的。

正如剧中人物俾隆在一次长篇大论中说的，恋爱是合法的，谁也禁止不了。大家发誓发愤读书，却抛弃了各自的一本最宝贵的书籍，从女人的眼睛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训，那是艺术的经典，知识的宝库，世上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一个女人的眼睛一样把那么多的美丽启示给读者。一切沉闷的学术都局限于脑海之中。吃尽苦头，收获甚微，而学会恋爱就不一样了，它不会被禁锢在心里，它会随着周身的血液，像思想一般迅速地走遍全身，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出双倍的效能。恋人眼中的光芒能使猛鹰眩目，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微细的声音，恋人的感觉比戴壳蜗牛的触角还要微妙灵敏；恋人的舌头使善于辨味的酒神显得迟钝；论勇力爱情不是像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一般，永远在乐园里爬树想摘下金苹果？像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一样狡猾；当爱情发言的时候，就像诸神的合唱，使整个的世界陶醉于仙乐之中，诗人怎敢提笔抒写他的诗篇，除非他的墨水里调和着爱情的叹息。有了爱情他的诗句就会感动野蛮的猛兽，激发暴君的天良。女人的眼睛永远闪耀智慧的神火，是艺术的经典，



知识的宝库，装饰、涵容、滋养整个世界，没有它们，一切都会失去它们的美妙……经过这样的鼓动，国王立即下命令，要大家不管什么誓约，赶紧冲锋陷阵，不耽误每一秒钟。

尽管除爱情之外，世上还有许多美好的事，这里对爱情的赞美，也许有些过热，但这本来就是热烈的事情，冷淡的评价是毫无意趣的。理智和情感同样有价值，难题是怎样达到平衡——但追求平衡的人本身就已经有些冷了。所以像那个国王，在一开始就是在违心地追求平衡和理智。

莎士比亚在这出戏中：常常是不平衡的，不时达到一种激昂亢进的状态，他的语言的潮流，带着爱情的细语或呼啸，滚滚流淌，读之让人快意。我们不必担心这对于舞台演出，对戏剧情节发展的节奏会有妨碍。最难得的恰就是这种该平稳沉静时平稳沉静，该激昂亢奋就激昂亢奋，而不是刻意雕琢，跟自然的法则、性情的法则对着干。

从剧中大量运用排比修辞手段的对白中可以约略看出莎士比亚在这出戏里对于语言的讲究。他明显地受了约翰·李雷绮丽体的影响，使用叠句和押韵的诗体对话，时常穿插些诗歌。有人把这个作品称为“一场语言的芭蕾”，表现了莎士比亚的语言天赋。这些华美的文辞在译成中文后，虽然有些掉色走味，但仍然华丽流畅。俾隆反对国王的规章时说道：为什么要我喜爱流产的婴儿？我不愿冰雪遮掩了五月的花天锦地，也不希望蔷薇花在圣诞节含娇弄媚，万物都各自有它生长的季节，太早太迟同样是过犹不及。是的，万物有时，莎士比亚在早期戏剧中这种语言试验不是徒劳的。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初唐曾有王杨卢骆四杰，文风受六朝绮丽的影响，曾遭到很多的反对，甚至被贬得不值一哂，但唐代伟大的诗人杜甫对他们的评价很高，有一首诗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名与身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见识之通达，是许多人所不及的。

读这一喜剧，使人感受到一股清新的民间文学的气息。试以第四幕第三景为例。国王和他的三个大臣，一个个身不由己坠入爱河，一个个念着自己偷写的情诗上场，一个个先后躲起来偷听，又先后跳出来，口是心非地指责对方违背禁欲苦修的誓言。最后跳出来的是俾隆，三个人都被他取笑一番，却冷不防自己的情书无意中给暴露了，结果同样的只落得取笑他人而又被取笑。原来这四个是彼此彼此的难兄难弟！剧作家用喜剧性的夸张手法，一再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尴尬场面重复出现，一个笑料引出另一个笑料，使人联想到我国的民间小戏《打面缸》。两者风格各异，喜剧手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把笑声和讽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一脉相承的古典喜剧的传统。喜剧的社会功能向来被认为是对于坏人坏事的讥笑和讽刺。莎士比亚却在一个新的时代里，为他的一系列喜剧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显示出一种新的精神面貌。



在他的喜剧里荡漾着富于青春气息的笑声。讽刺和讥笑这批评的武器并没有被抛弃（在这喜剧里，对于装腔作势的亚马多，对于荒谬可笑的禁欲主义），可是最有感染力的笑声来自对于现实生活的热爱和赞美。在《爱的徒劳》里突出地表现为对于流转在人民口头上的活生生的语言持欣赏的态度，那几乎就是对于现实生活持欣赏态度，是热爱现实生活的一种表现。这里也就体现着莎士比亚的喜剧精神。

尽管莎士比亚的这个早期喜剧在艺术上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例如人物的内心世界还不是很丰满，性格上有类型化的倾向；在语言的选用上还有很多程序化的地方（这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分不开），韵诗多达 550 行，等等；但单就剧作家通过他所喜爱的主要人物之口，表达了对语言艺术的独到见解，看重口语化的本色美，莎士比亚可说给自己的剧作打上了鲜明的、不容任意抹掉的印记。

《爱的徒劳》这一个轻歌剧般的喜剧，有的是说笑打闹，谈不上深刻的哲理思想，不过它鲜明的时代感还是值得谈一下。在黑暗的中世纪，天主教会在整个欧洲建立起一个组织严密、机构庞大的宗教王国，为了对人民实行精神上的统治，利用一切欺骗的手段，唤起人们对于天堂的幸福的幻想；向往身后进入天国，抛弃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享受，忍饥挨饿、禁欲苦修。在这个喜剧里，那瓦国王和他的三个大臣宣誓三年内每天斋戒、忏悔、苦修，而且三年中不许和妇女见一面、交谈一句话。这就是天主教会不遗余力宣扬的禁欲主义。

但是时光不能倒流，人们的精神面貌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不断冲击下，禁欲主义早已不得人心了。那瓦国王宣誓斋戒苦修，只不过是历史上的禁欲主义的一种遥远的回声、一种封建旧思想的残余罢了。时过境迁，它不可能卷土重来了；面目可憎的禁欲主义又像幽灵般出现在这里，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恐怕只是仅有一次，从此成为绝响了。写此剧的两个多世纪前（14 世纪中叶），现代文明的曙光开始照临欧洲的土地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先驱卜伽丘曾经以他的笔作为武器，像是短兵相接地向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发起猛烈的批判；两个多世纪后，光景不同了，在莎士比亚笔下，国王宣誓信奉的禁欲主义成了不攻自破的纸老虎，只是被嘲弄一番，给喜剧平添许多笑料而已，更好的是，竖立起这一个对立面作为活靶子，话题就来了，时代的气息加强了，这喜剧因之点缀了不少谙熟的、来自现实生活的人生智慧。

虽然这个剧本并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但技术上并不粗糙，它带着那种符合宫廷审美标准的古典的对称和和谐。作者在安排人物、安排情节、运用语言方面都极讲究，典雅与粗卑，热情、朝气蓬勃与老气横秋相互衬托，错落有致。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是来自西班牙的会逗笑的小丑亚马多，他不但妙语连珠，常用漂亮的双关语和比喻，而且近墨者黑，在那些学者型的国王廷臣面前，他也极力掉文，满口胡诌些文言，但总是啰啰唆唆，夹缠不清。



KING FERDINAND

Let fame, that all hunt after in their lives,
Live register'd upon our brazen tombs
And then grace us in the disgrace of death;
When, spite of cormorant devouring Time,
The endeavor of this present breath may buy
That honour which shall bate his scythe's keen edge
And make us heirs of all eternity.
Therefore, brave conquerors,—for so you are,
That war against your own affections
And the huge army of the world's desires,—
Our late edict shall strongly stand in force:
Navarre shall be the wonder of the world;
Our court shall be a little Academe,
Still and contemplative in living art.
You three, Biron, Dumain, and Longaville,
Have sworn for three years' term to live with me
My fellow-scholars, and to keep those statutes
That are recorded in this schedule here:
Your oaths are pass'd; and now subscribe your names,
That his own hand may strike his honour down
That violates the smallest branch herein:
If you are arm'd to do as sworn to do,
Subscribe to your deep oaths, and keep it too.

国王

让众人所追求的名誉永远记录在我们的墓碑上，使我们在死亡的耻辱中获得不朽的光荣；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着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的时候，努力博取我们的声名，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终了，我们的名誉却要永垂万古。所以，勇敢的战士们——因为你们都是向你们自己的感情和一切俗世的欲望奋勇作战的英雄——我们必须把我们最近的敕令严格实行起来：那瓦将要成为世界的奇迹；我们的宫廷将要成为一所小小的学院，潜心探讨有益人生的学术。你们三个人，俾隆、杜曼和朗格维，已经立誓在这三年之内，跟我一起生活，做我



的学侣，并且绝对遵守这一纸戒约上所规定的各项条文；你们的誓已经宣过，现在就请你们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谁要是破坏了这戒约上最细微的一枝一节，就可以让亲笔的字迹勾销他的荣誉。要是你们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愿你们签下名字，无渝斯盟。

DON ADRIANO DE ARMADO

I do affect the very ground, which is base, where her shoe, which is baser, guided by her foot, Which is basest, doth tread.
I shall be forsworn, which is a great argument of falsehood, if I love.
And how can that be true love which is falsely attempted?
Love is a familiar; Love is a devil: there is no evil angel but Love.
Yet was Samson so tempted, and he had an excellent strength; yet was
Solomon so seduced, and he had a very good wit.
Cupid's butt-shaft is too hard for Hercules' club;
And therefore too much odds for a Spaniard's rapier.
The first and second cause will not serve my turn;
The passado he respects not, the duello he regards not:
His disgrace is to be called boy; but his glory is to subdue men.
Adieu, valour! rust rapier! be still, drum! for your manager is in love;
Yea, he loveth. Assist me, some extemporal god of rhyme, for
I am sure I shall turn sonnet.
Devise, wit; write, pen; for I am for whole volumes in folio.

亚马多

我爱上了那被她穿在她的卑贱的鞋子里的更卑贱的脚所践踏的最卑贱的地面。要是我恋爱了，我将要破坏誓约，那就是说了一句虚伪的谎。虚伪的谎怎么可以换到真实的爱呢？爱情是一个魔鬼，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罪恶的天使。可是参孙也曾被它引诱，他是个力气很大的人；所罗门也曾被它迷惑，他是个聪明无比的人。赫拉克勒斯的巨棍也敌不住丘比特的箭镞，所以一个西班牙人的宝剑怎么能够对抗得了呢？不消一两个回合，我的剑法就要完全散乱了。什么直刺，什么横劈，在他看来都是不值一笑。他的耻辱是被人称为孩子；他的光荣却是征服成人。别了，勇气！锈了吧，宝剑！静下来，战鼓！因为你们的主人在恋爱了；是的，他在恋爱了。即景生情的诗神啊，帮助我！因为我相信我要写起十四行诗来了。想吧，智慧；写吧，笔！我有足够的诗情，可以写满几大卷的对开大本呢。



BEROWNE

And I, forsooth, in love! I, that have been love's whip;
A very beadle to a humorous sigh;
A critic, nay, a night-watch constable;
A domineering pedant o'er the boy;
Than whom no mortal so magnificent!
This whimpled, whining, purblind, wayward boy;
This senior-junior, giant-dwarf, Dan Cupid;
Regent of love-rhymes, lord of folded arms,
The anointed sovereign of sighs and groans,
Liege of all loiterers and malcontents,
Dread prince of plackets, king of codpieces,
Sole imperator and great general
Of trotting 'paritors:—O my little heart:—
And I to be a corporal of his field,
And wear his colours like a tumbler's hoop!
What, I! I love! I sue! I seek a wife!
A woman, that is like a German clock,
Still a-repairing, ever out of frame,
And never going aright, being a watch,
But being watch'd that it may still go right!
Nay, to be perjured, which is worst of all;

俾隆

而我——确确实实，我是在恋爱了！我曾经鞭责爱情；我是抽打相思的鞭子手；我把刻毒的讥刺加在那个比一切人类都更傲慢的孩子的身上，像一个守夜的警吏一般监视他的行动，像一个厉害的塾师一般呵斥他的错误！这个盲目的、哭笑无常的、淘气的孩子，这个年少的老爷，矮小的巨人，丘比特先生；掌管一切恋爱的诗句，交叉的手臂，叹息、呻吟、一切无聊的踯躅和怨尤的无上君主，受到天下痴男怨女敬畏的大王，统领忙于处理通奸案件的衙役们的唯一将帅；啊，我怯弱的心灵，难道我倒要在他的战场上充当一名班长，把他的标志带满在身上，活像卖艺人耍的套圈！什么，我恋爱！我追求！我找寻妻子！一个像德国时钟似的女人，永远要修理，永远出毛病，永远走不准，除非受到严密注视，才能循规蹈矩！嘿，最不该的是叛



弃了誓约，而且在三个之中，偏偏爱上了最坏的一个。一个白脸盘细眉毛的风骚女人，脸上嵌着两枚煤球作为眼睛；凭上天起誓，即使百眼的怪物阿耳戈斯把她终日监视，她也会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却要为她叹息！为她整夜不睡！为她祷告神明！罢了，这是丘比特给我的惩罚，因为我藐视了他的全能而可怖的小小的威力。好吧，我要恋爱、写诗、叹息、祷告、追求和呻吟；谁都有他心爱的姑娘，我的爱人也该有痴心的情郎。

BOYET

'By heaven, that thou art fair, is most infallible;
True, that thou art beauteous; truth itself, that thou art lovely.
More fairer than fair, beautiful than beauteous,
Truer than truth itself, have commiseration on thy heroical vassal!
The magnanimous and most illustrate king
Cophetua set eye upon the pernicious and indubitate beggar Zenelophon;
And he it was that might rightly say, Veni, vidi, vici;
Which to annothanize in the vulgar,—
O base and obscure vulgar!—videlicet,
He came, saw, and overcame:
He came, one; saw two; overcame, three.
Who came? the king: why did he come? to see:
Why did he see? to overcome: to whom came he?
To the beggar: what saw he?
The beggar: who overcame he? the beggar.
The conclusion is victory: on whose side? the king's.
The captive is enriched: on whose side?
The beggar's. The catastrophe is a nuptial: on whose side?
The king's: no, on both in one, or one in both.
I am the king; for so stands the comparison:
Thou the beggar; for so witnesseth thy lowliness.
Shall I command thy love? I may: shall I enforce thy love?
I could: shall I entreat thy love? I will.
What shalt thou exchange for rags? robes; for tittles? titles;
For thyself? me.
Thus, expecting thy reply,



I profane my lips on thy foot, my eyes on thy picture.
And my heart on thy every part.
Thine, in the dearest design of industry,
DON ADRIANO DE ARMADO.
Thus dost thou hear the Nemean lion roar 'Gainst thee,
Thou lamb, that standest as his prey.
Submissive fall his princely feet before,
And he from forage will incline to play:
But if thou strive, poor soul, what art thou then?
Food for his rage, repasture for his den..

鲍益

“凭着上天起誓，你是美貌的，这是一个绝无错误的事实；真的，你是娇艳的；真实的本身，你是可爱的。比美貌更美貌，比娇艳更娇艳，比真实更真实的，怜悯你的英雄的奴隶吧！慷慨知名的科菲多亚王看中了下贱污秽的丐女齐妮罗芳，他可以说，余来，余见，余胜；用俗语把它分析——啊，下流而卑劣的俗语！——即为，他来了，他看见，他战胜。他来了，一；看见，二；战胜，三。谁来了？国王。他为什么来？因为要看见。他为什么看？因为要战胜。他到谁的地方来？到丐女的地方。他看见什么？丐女。他战胜谁？丐女。结果是胜利。谁的胜利？国王的胜利。俘虏因此而富有了。谁富有了？丐女富有了。收场是结婚。谁结婚？国王结婚；不，两人合而为一，一人化而为二。我就是国王，因为在比喻上是这样的；你就是丐女，你的卑贱可以证明。我应该命令你爱我吗？我可以。我应该强迫你爱我吗？我能够。我应该请求你爱我吗？我愿意。你的褴褛将要换到什么？锦衣。你的灰尘将要换到什么？富贵。你自己将要换到什么？我。我让你的脚玷污我的嘴唇，让你的小像玷污我的眼睛，让你的每一部分玷污我的心，等候着你的答复。你的最忠实的唐·阿德里安诺·德·亚马多。”

你听那雄狮咆哮的怒响，
你已是他爪牙下的羔羊；
俯伏在他足前不要反抗，
他不会把你的生命损伤；
倘然妄图挣扎，那便怎样？
免不了充他饥腹的食粮。

KING FERDINAND



So sweet a kiss the golden sun gives not
To those fresh morning drops upon the rose,
As thy eye-beams, when their fresh rays have smote
The night of dew that on my cheeks down flows:
Nor shines the silver moon one half so bright
Through the transparent bosom of the deep,
As doth thy face through tears of mine give light;
Thou shinest in every tear that I do weep:
No drop but as a coach doth carry thee;
So ridest thou triumphing in my woe.
Do but behold the tears that swell in me,
And they thy glory through my grief will show:
But do not love thyself; then thou wilt keep
My tears for glasses, and still make me weep.
O queen of queens! how far dost thou excel,
No thought can think, nor tongue of mortal tell.
How shall she know my griefs?
I'll drop the paper: Sweet leaves, shade folly.
Who is he comes here?
Steps aside
What, Longaville! and reading! listen, ear.

国王

旭日不曾以如此温馨的蜜吻
给予蔷薇上晶莹的黎明清露，
有如你的慧眼以其灵辉耀映
那淋下在我颊上的深宵残雨；
皓月不曾以如此璀璨的光箭
穿过深海里透明澄澈的波心，
有如你的秀颜照射我的泪点，
一滴滴荡漾着你冰雪的精神。
每一颗泪珠是一辆小小的车，
载着你在我的悲哀之中驱驰；
那洋溢在我睫下的朵朵水花，

从忧愁里映现你胜利的荣姿；
请不要以我的泪作你的镜子，
你顾影自怜，我将要永远流泪。
啊，倾国倾城的仙女，
你的颜容使得我搜索枯肠也感觉词穷。

她怎么可以知道我的悲哀呢？让我把这纸儿丢在地上；可爱的草叶啊，遮掩我的痴心吧。谁到这儿来了？（*退立一旁*）什么，朗格维！他在读些什么东西！听着！

BEROWNE

Sweet lords, sweet lovers,
O, let us embrace!
As true we are as flesh and blood can be:
The sea will ebb and flow, heaven show his face;
Young blood doth not obey an old decree:
We cannot cross the cause why we were born;
Therefore of all hands must we be forsworn.

FERDINAND

What, did these rent lines show some love of thine?

BEROWNE

Did they, quoth you?
Who sees the heavenly Rosaline,
That, like a rude and savage man of Inde,
At the first opening of the gorgeous east,
Bows not his vassal head and strucken blind
Kisses the base ground with obedient breast?
What peremptory eagle-sighted eye
Dares look upon the heaven of her brow,
That is not blinded by her majesty?

FERDINAND

What zeal, what fury hath inspired thee now? My love, her mistress, is a gracious moon;
She an Attending star, scarce seen a light.

BEROWNE

My eyes are then no eyes, nor I Biron:
O, but for my love, day would turn to night!



Of all complexions the cull'd sovereignty
Do meet, as at a fair, in her fair cheek,
Where several worthies make one dignity,
Where nothing wants that want itself doth seek.
Lend me the flourish of all gentle tongues,—
Fie, painted rhetoric!
O, she needs it not:
To things of sale a seller's praise belongs,
She passes praise; then praise too short doth blot.
A wither'd hermit, five-score winters worn,
Might shake off fifty, looking in her eye:
Beauty doth varnish age, as if new-born,
And gives the crutch the cradle's infancy:
O, 'tis the sun that maketh all things shine.

FERDINAND

By heaven, thy love is black as ebony.

BEROWNE

Is ebony like her? O wood divine!
A wife of such wood were felicity.
O, who can give an oath? where is a book?
That I may swear beauty doth beauty lack,
If that she learn not of her eye to look:
No face is fair that is not full so black.

FERDINAND

O paradox! Black is the badge of hell, The hue of dungeons and the suit of night; And beauty's Crest becomes the heavens well.

BEROWNE

Devils soonest tempt, resembling spirits of light.
O, if in black my lady's brows be deck'd,
It mourns that painting and usurping hair
Should ravish doters with a false aspect;
And therefore is she born to make black fair.
Her favour turns the fashion of the days,
For native blood is counted painting now;



And therefore red, that would avoid dispraise,
Paints itself black, to imitate her brow.

俾隆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情人们，啊！让我们拥抱吧。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大海潮升潮落，青天终古长新，陈腐的戒条不能约束少年的热情。我们不能反抗生命的意志，我们必须推翻不合理的盟誓。

国王

什么！你也会在这些破碎的诗句之中表示你的爱情吗？

俾隆

"我也会"！谁见了天仙一样的罗瑟琳，不会像一个野蛮的印度人，只要东方的朝阳一开始呈现它的奇丽，就俯首拜伏，用他虔诚的胸膛贴附土地？哪一道鹰隼般威凌闪闪的眼光，不会炫耀于她的华艳，敢仰望她眉宇间的天堂？

国王

什么狂热的情绪鼓动着你？我的爱人，她的女主人，是一轮美丽的明月，她只是月亮旁边闪烁着微光的一点小星。

俾隆

那么我的眼睛不是眼睛，我也不是俾隆。啊！倘不是为了我的爱人，白昼都要失去它的光亮。她的娇好的颊上集合着一切出众的美点，她的华贵的全身找不出丝毫缺陷。借给我所有辩士们的生花妙舌——啊，不！她不需要夸大的辞藻；待沽的商品才需要赞美，任何赞美都比不上她自身的美妙。形容枯瘦的一百岁的隐士，看了她一眼会变成五十之翁；美貌是一服换骨的仙丹，它会使扶杖的衰龄返老还童。啊！她就是太阳，万物都被她照耀得灿烂生光。

国王

凭着上天起誓，你的爱人黑得就像乌木一般。

俾隆

乌木像她吗？啊，神圣的树木！娶到乌木般的妻子才是无上的幸福。啊！我要按着《圣经》发誓，她那点漆的瞳人，泼墨的脸色，才是美的极致，不这样便够不上"美人"两字。



国王

一派胡说！黑色是地狱的象征，囚牢的幽暗，暮夜的阴沉；美貌应该像天色一样清明。

俾隆

魔鬼往往化装光明的天使引诱世人。啊！我的爱人有两道黑色的修眉，因为她悲伤世人的愚痴，让涂染的假发以伪乱真，她要向他们证明黑色的神奇。她的美艳转变了流行的风尚，因为脂粉的颜色已经混淆了天然的红白，自爱的女郎们都知道洗尽铅华，学着她把皮肤染成黝黑。

BEROWNE

Honest plain words best pierce the ear of grief;
And by these badges understand the king.
For your fair sakes have we neglected time,
Play'd foul play with our oaths: your beauty, ladies,
Hath much deform'd us, fashioning our humours
Even to the opposed end of our intents:
And what in us hath seem'd ridiculous,—
As love is full of unbefitting strains,
All wanton as a child, skipping and vain,
Form'd by the eye and therefore, like the eye,
Full of strange shapes, of habits and of forms,
Varying in subjects as the eye doth roll
To every varied object in his glance:
Which parti-coated presence of loose love
Put on by us, if, in your heavenly eyes,
Have misbecomed our oaths and gravities,
Those heavenly eyes, that look into these faults,
Suggested us to make. Therefore, ladies,
Our love being yours, the error that love makes
Is likewise yours: we to ourselves prove false,
By being once false for ever to be true
To those that make us both,—fair ladies, you:
And even that falsehood, in itself a sin,

Thus purifies itself and turns to grace.

俾隆

坦白直率的言语，最容易打动悲哀的耳朵；让我替王上解释他的意思。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们蹉跎了大好的光阴，毁弃了神圣的誓言。你们的美貌，女郎们，使我们神魂颠倒，违反了我们本来的意志。恋爱是充满了各种失态的怪癖的，因此它才使我们表现出荒谬的举止，像孩子一般无赖、淘气而自大；它是产生在眼睛里的，因此它像眼睛一般，充满了无数迷离惝怳、变幻多端的形象，正像眼珠的转动反映着它所观照的事事物物一样。要是恋爱加于我们身上的这一种轻佻狂妄的外表，在你们天仙般的眼睛里看来，是不适宜于我们的誓言和身份的，那么你们必须知道，就是这些看到我们的缺点的天仙般的眼睛，使我们造成了这些缺点。所以，女郎们，我们的爱情既然是你们的，爱情所造成的错误也都是你们的；我们一度不忠于自己，从此以后，永远把我们的一片忠心，紧系在那能使我们变心也能使我们尽忠的人的身上——美貌的女郎们，我们要对你们永远忠实；凭着这一段耿耿的至诚，洗净我们叛誓的罪愆。

PRINCESS

Good Lord Boyet, my beauty, though but mean,
Needs not the painted flourish of your praise:
Beauty is bought by judgement of the eye,
Not utter'd by base sale of chapmen's tongues:
I am less proud to hear you tell my worth
Than you much willing to be counted wise
In spending your wit in the praise of mine.
But now to task the tasker: good Boyet,
You are not ignorant, all-telling fame
Doth noise abroad, Navarre hath made a vow,
Till painful study shall outwear three years,
No woman may approach his silent court:
Therefore to's seemeth it a needful course,
Before we enter his forbidden gates,
To know his pleasure; and in that behalf,
Bold of your worthiness, we single you
As our best-moving fair solicitor.
Tell him, the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France,



On serious business, craving quick dispatch,
Importunes personal conference with his grace:
Haste, signify so much; while we attend,
Like humble-visaged suitors, his high will.

公主

好鲍益大人，我的美貌虽然卑不足道，却也不需要你的谀辞的渲染；美貌是凭着眼睛判断的，不是贾人的利口所能任意抑扬。你这样搬弄你的智慧把我恭维，无非希望人家称赞你口齿伶俐；可是我听了你这一番褒美，却一点不觉得可以骄傲。现在我也要请你干一件事：好鲍益，你不会不知道，远近的人们都在议论纷纷，说那瓦王已经立下誓言，要在这三年之内发愤读书，不让一个女人走近他的静肃的宫廷；所以我们在没有进入他的禁门以前，似乎应该先去探问他的意旨；我相信你的才干可以胜任这一项使命，所以选择你做我的代言人，向他陈述我们的来意，告诉他法兰西国王的女儿有重要的事情希望得到迅速的解决，要求和他当面接洽。快去对他这样说了；我们就像一群谦卑的请愿人一般，等候着他的庄严的谕示。

PRINCESS

See see, my beauty will be saved by merit!
O heresy in fair, fit for these days!
A giving hand, though foul, shall have fair praise.
But come, the bow: now mercy goes to kill,
And shooting well is then accounted ill.
Thus will I save my credit in the shoot:
Not wounding, pity would not let me do't;
If wounding, then it was to show my skill,
That more for praise than purpose meant to kill.
And out of question so it is sometimes,
Glory grows guilty of detested crimes,
When, for fame's sake, for praise, an outward part,
We bend to that the working of the heart;
As I for praise alone now seek to spill
The poor deer's blood, that my heart means no ill.

公主

瞧，瞧！只要行了好事，就可以保全美貌。啊，不可靠的美貌！正像这些覆雨

翻云的时世；多花几个钱，丑女也会变成无双的姝丽。可是拿弓来；现在我们要不顾慈悲，杀生害命，显一显我们射猎的本领；要是射而不中，我可以饰词自辩，因为心怀不忍，才故意网开一面；要是射中了，那不是存心杀害，唯一的目的无非博取一声喝彩。人世间的煊赫光荣，往往产生在罪恶之中，为了身外的浮名，牺牲自己的良心；正像如今我去杀害一头可怜的麋鹿，只为了他人的赞美，并不为自己的怨毒。

ROSALIND

They are worse fools to purchase mocking so.
That same Biron I'll torture ere I go:
O that I knew he were but in by the week!
How I would make him fawn and beg and seek
And wait the season and observe the times
And spend his prodigal wits in bootless rhymes
And shape his service wholly to my hests
And make him proud to make me proud that jests!
So perttaunt-like would I o'ersway his state
That he should be my fool and I his fate.

罗瑟琳

他们都是蠢透了的傻瓜，才会出这样的代价来买我们的讥笑。我要在我未去以前，把那个俾隆大大折磨一下。啊，要是我知道他在一星期内就会落下情网！我一定要叫他摇尾乞怜，殷勤求爱；叫他静候时机，耐心等待；叫他呕尽才华，写下无聊的诗句；叫他奉命驱驰，甘受诸般的辛苦：我尽管冷嘲热骂，他却是受宠若惊；他做了我手中玩物，我变成他司命灾星。

PRINCESS

A time, methinks, too short
To make a world-without-end bargain in.
No, no, my lord, your grace is perjured much,
Full of dear guiltiness; and therefore this:
If for my love, as there is no such cause,
You will do aught, this shall you do for me:
Your oath I will not trust; but go with speed
To some forlorn and naked hermitage,



Remote from all the pleasures of the world;
There stay until the twelve celestial signs
Have brought about the annual reckoning.
If this austere insociable life
Change not your offer made in heat of blood;
If frosts and fasts, hard lodging and thin weeds
Nip not the gaudy blossoms of your love,
But that it bear this trial and last love;
Then, at the expiration of the year,
Come challenge me, challenge me by these deserts,
And, by this virgin palm now kissing thine
I will be thine; and till that instant shut
My woeful self up in a mourning house,
Raining the tears of lamentation
For the remembrance of my father's death.
If this thou do deny, let our hands part,
Neither entitled in the other's heart.

公主

我想这是一个太短促的时间，缔结这一注天长地久的买卖。不，不，陛下，您毁过大多的誓，您的罪孽太深重啦；所以请您听我说，要是您为了我的爱，愿意干无论什么事情——我知道这种情形是不会有的——您就得替我做这一件事：我不愿相信您所发的誓；您必须赶快找一处荒凉僻野的隐居的所在，远离一切人世的享乐；在那边安心住下，直到天上的列星终结了它们一岁的行程。要是这种严肃而孤寂的生活，改变不了您在一时热情冲动之中所作的提议；要是霜雪和饥饿、粗劣的居室和菲薄的衣服，摧残不了您的爱情的绚艳的花朵；它经过了这一番磨炼，并没有憔悴而枯萎；那么在一年终了的时候，您就可以凭着已经履行这一条件，来向我提出要求，我现在和您握手为盟，那时候我一定愿意成为您的；在那时以前，我将要在一所惨淡凄凉的屋子里闭户幽居，为了纪念死去的父亲而流着悲伤的泪雨。要是这一个条件你不能接受，让我们从此分手；分明不是姻缘，要请您另寻佳偶。

ROSALIND

Oft have I heard of you, my Lord Biron,
Before I saw you; and the world's large tongue
Proclaims you for a man replete with mocks,



Full of comparisons and wounding flouts,
Which you on all estates will execute
That lie within the mercy of your wit.
To weed this wormwood from your fruitful brain,
And therewithal to win me, if you please,
Without the which I am not to be won,
You shall this twelvemonth term from day to day
Visit the speechless sick and still converse
With groaning wretches; and your task shall be,
With all the fierce endeavor of your wit
To enforce the pained impotent to smile.

罗瑟琳

俾隆大人，我在没有识荆以前，就常常听到你的名字；世间的长舌说你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物，满嘴都是借题影射的讥讽和尖酸刻薄的嘲笑；无论贵贱贫富，只要触动了你的灵机，你都要把他们挖苦得不留余地。要是你希望得到我的爱，第一就得把这种可厌的习气从你的脑海之中根本除去；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你必须在这一年的时期之内，不许有一天间断，去访问那些无言的病人，和那些痛苦呻吟的苦人儿谈话；你的唯一的任务，就是竭力运用你的才智，逗那受着疾病折磨的人们一笑。

第六节　Measure for Measure《一报还一报》

Characters

VINCENTIO, the Duke
ANGELO, Lord Deputy in the Duke's absence
ESCALUS, an Ancient Lord, joined with Angelo in the deputation
CLAUDIO, a young Gentleman
ISABELLA, sister to Claudio
JULIET, beloved of Claudio
LUCIO, a Fantastic
MARIANA, betrothed to Angelo
Two other like Gentlemen



VARRIUS, a Gentleman attending on the Duke
PROVOST
THOMAS, PETER, two Friars
A Justice
ELBOW, a simple Constable
FROTH, a foolish Gentleman
MISTRESS OVERDONE, a Bawd
POMPEY, Tapster to Mistress Overdone
ABHORSON, an Executioner
BARNARDINE, a dissolute Prisoner
FRANCISCA, a Nun

剧中人物

文森修　　公爵
安哲鲁　　公爵在假期中的摄政
爱斯卡勒斯　　辅佐安哲鲁的老臣
克劳狄奥　　少年绅士
依莎贝拉　　克劳狄奥的姐姐
朱丽叶　　克劳狄奥的恋人
路西奥　　纨袴子
玛利安娜　　安哲鲁的未婚妻
两个纨袴绅士
凡里厄斯　　公爵近侍
狱吏
托马斯 彼得　　两个教士
陪审官
爱尔博　　糊涂的差役
弗洛斯　　愚蠢的绅士
庞贝　　妓院中的当差
阿伯霍逊　　刽子手
巴那丁　　酗酒放荡的囚犯
弗兰西丝卡　　女尼
咬弗动太太　　鸨妇
大臣、差役、市民、童儿、侍从等



导读

在 16 世纪的欧洲，美貌女子被迫献身以保全亲人的性命是很常见的故事。《一报还一报》最主要的故事来源是英国剧作家汇斯东（George Whetstone）于 1578 年所著的《波莫思与卡珊卓》(Promos and Cassandra)。这个既不受欢迎也不曾演出的剧本，灵感得自于意大利的辛提欧（Giraldi Cinthio）所撰写的《百则故事》(Gli Hecatommithi)。这两位作者分别将这个故事写了小说与戏剧两种版本。莎翁根据这两个版本，自创了玛利安娜一角，并决定让公爵伪装，且目睹整个事件的过程。

据记载，1604 年 12 月 26 日，本剧曾在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御前演出，当时为全新的剧作。1603 年 5 月至来年 4 月，伦敦的剧院因瘟疫被迫关闭，所以一般推测此剧完成的年代是 1604 年。这出戏虽然在第一版的莎翁全集第一对开本（the First Folio）里被列为喜剧，但是直到最后"喜剧"收场为止，剧情的发展都缺乏喜剧感。当此时期，是莎翁创作悲剧的登峰时期：他在 1603～1604 年创作了《奥赛罗》，1604～1605 年写就《李尔王》，1606 年又推出《麦克白》。故依常理判断，他应该不会在这段期间写出如此受争议的剧本，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可能是莎翁自己在此时遭逢了人生的巨大创痛。

历史纪录显示，本剧首演之后，经过了一甲子，才有机会重新搬演。而且这出戏自 18 世纪开始，一直到 20 世纪为止，在舞台上的评价都不甚优良，剧本也鲜少获得批评家的赞赏。主要的原因是情节不合常理，结局又显得突兀。

这个剧作和《终成眷属》一样看了使人很不好受。因为其中充满了尘世的丑恶，而善恶的界线又不如早期喜剧中的那么清晰。可以说作者对越来越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失去了得心应手的控制。像许多莎剧剧本一样，《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 取材于旧的剧本和故事，而其剧名则来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measure）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按照更仁慈善良的圣训，要以德报怨。这里虽用《圣经》词语，却非宣传教义。以暴易暴，牙眼相报，是现实世界的法则。《一报还一报》在中国上演，取名《请君入瓮》，就是这个意思。(Measure for Measure 在中国有三种中译本：《知法犯法》（邱存真译，1944 年），《量罪记》、《一报还一报》（朱生豪译，1947 年，1954 年），《请君入瓮》（英若诚译，1981 年）。)

故事发生在维也纳公国。这里的公爵文森修一贯性情宽厚，垂拱而治，在深受臣民爱戴的同时，也助长了国内的一些不良风气。以前曾有过一条法律规定，如果一个男人跟他的妻子以外的女人同居，就得被处死刑。现在因公爵行无为之治，这一类的犯罪愈益增多，使公爵很不安。他想恢复法制，又担心从宽容一下子变为严厉，人们受不了，把他看成一个暴君，影响他的声誉和国家的安定。因此，他决定暂时离开维也纳，另派一个人代行职权，整肃法纪。他和许多廷臣都认为素有"圣



人”之称的安哲鲁最能胜任。公爵也想借此机会考验一下他的品行。这样，安哲鲁代理执政，公爵出巡。但公爵没走多远就乔装打扮成修道士返回维也纳。

年青人克劳狄奥与未婚妻同居并使她怀孕违反了那条刑律。安哲鲁上任伊始为儆效尤判他死刑。克劳狄奥的姐姐依莎贝拉向执政求情，安哲鲁起初坚持法律的公正和无私，说，判克劳狄奥罪的不是他，而是法律。即便这是他儿子，他兄弟，也不能徇私情。而且决定第二天就执法。依萨贝拉则强调仁慈的重要性和它对于人世的好处：“请老爷相信吧，凡是大人物的装饰，不论是国王的王冠，摄政的宝剑，元帅的军杖，还是法官的礼袍，都一半也比不上仁慈那样能表示他们的高贵风度。”

但后来安哲鲁为她的美貌所打动，心里转起不良的念头。他的内心是极其矛盾的。几次要转身离去，都停住了脚步，因为他太想再看看依莎贝拉美丽的容颜，再听听她天仙一般温柔的话语。终于邪恶占了上风，他提出以依莎贝拉的贞操换取她弟弟的性命。依莎贝拉当然不从。这件事被隐藏在城内的公爵知道了，就订了一个移花接木计，让依莎贝拉答应下安哲鲁的要求。原来公爵早已掌握了安哲鲁以前的一些不光彩的隐秘，他因为未婚妻玛利安娜家道中落而无情地将她抛弃。公爵就让玛利安娜冒充依莎贝拉赴约。安哲鲁不知是计，在满足了性欲之后，还出尔反尔要坚持法律的“正义”，下令将克劳狄奥处死。危急时刻公爵命令狱卒用另一名死囚的首级替代。公爵到法庭上揭穿了事件的真相，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安哲鲁，这个一贯被人们称为道德卫士的人原来是个伪君子。因为玛利安娜和依莎贝拉求情，公爵赦免了他，命他与玛利安娜成婚。公爵本人呢，在这件事中爱上了依莎贝拉，现在也比翼双飞。而维也纳的风气从此也更加淳厚了。

然而达到这种淳厚状态，获得这个团圆结局的手段却是不淳厚、不光明正大的。许多莎剧批评家都认为这是所有 37 部戏中最让人厌恶、给人不舒服感的剧作。我们在《威尼斯商人》中曾看到了快乐世界中的一团阴云，即夏洛克身上所有的矛盾。在《一报还一报》中，这阴云的面积更大了，不愉快的事物愈益增多，法律松弛，社会混乱，道德沦丧，有虚伪和欺诈，有盗窃和奸淫，有监狱和妓院等等，总之，龌龊的东西比比皆是。

安哲鲁这个人物和夏洛克一样是复杂的，他有伪善和卑鄙的一面；但他追求依莎贝拉也部分地出于对她的赞赏和爱慕，我们也看到了他为了自己这种行为良心上受的折磨。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依莎贝拉在为弟弟求情时说的一段话：“老爷，请您扪自己的良心问问，看您会不会犯跟我弟弟同样的罪过。要是您的心窝里也有这种犯罪的念头，那就请您不要杀我弟弟吧！”既然依莎贝拉认为弟弟与心上人同居是不超越人情的可以宽恕的，那么安哲鲁向依莎贝拉求爱除了手段不正当之外，不也可以原谅，至少应予以理解吗？

一些正面人物形象也值得推敲。克劳狄奥与未婚妻同居犯罪，急急地去找姐姐，让她无论如何要去向安哲鲁求情，先就动机不纯。当他知道了安哲鲁对姐姐的无理



要求，不但不安慰她，反而为了自己活命，劝姐姐答应这要求并竭力为安哲鲁的行为开脱。开始他的犯罪，是置法律于不顾，这不算怎么严重，因为法律自有它的毛病，而后来他却犯更重的罪，乃是道德的败坏和廉耻的丧失。

公爵文森修实际上是个伪君子。他想整顿社会风气而又不愿得罪人，于是躲起来让安哲鲁当替罪羊。他本来对安哲鲁就不放心，故采用欲擒故纵法，当众盛赞他品德高尚，表示对他很信任，实际上早已掌握了他的隐私，藏在暗处伺机揭穿底细。他没有资格扮演一个正义的守护神的角色。一报还一报，这个半斤，那个八两，这里没有公平的衡量者。《马太福音》里还有一段话是："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正可以用在公爵身上。

19 世纪文人兼批评家柯立芝，则称此剧为"讨厌的戏"，是莎翁"唯一令人痛苦的戏"。剧中的喜剧情节让人生厌，悲剧情节让人害怕：安哲鲁可以说是犯了谋杀与强暴未遂两项罪行，但剧终的正义却完全只由宽恕取代；依莎贝拉也不怎么讨人喜欢，她重视贞操的程度远胜于亲兄弟的性命；依莎贝拉的弟弟则是个懦弱青年，自己犯错却期望姐姐牺牲贞操来换取自己的性命。

剧中涉及诸多概念，包括道德、性欲、死亡、公权力的运用与滥用以及人在关键时期所流露的本性及情感。本剧的剧名典出于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不要审判，免得你们受审判。你们用什么审判审判人，也必受什么审判；你们用什么量器量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被量。"如剧中，安哲鲁即使魔高一尺，也终究要由道高一丈的公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安哲鲁虽然享有无瑕盛名，但当依莎贝拉为被判死刑的弟弟求情时，他竟向依莎贝拉提出以贞节作为换取条件，暴露他双重的违法倾向，知法犯法（无夫妻之实而发生性行为者，依法必须处死），以及渎职（因个人因素而未执行法律，使克劳狄奥免于一死）。然而一夜温存之后，他又残暴地下令将克劳狄奥处死，因而犯下了道义上的诳骗之罪和未婚性交的死罪。

但这一切并不证明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他为自己的色欲备受煎熬，一方面憎恶自己丑陋的罪行，另一方面又强烈受到纯洁的依莎贝拉所吸引，最后还受到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他杀害克劳狄奥，以掩饰自己的贪欲。事发之后，他也不求宽容，只想以死抵罪。但他就像《终成眷属》的勃特拉姆及《无事生非》的克劳狄奥一样，都犯下大错，却在剧终时获得宽恕。

依莎贝拉和安哲鲁虽然处于对立的立场，却有巧合的雷同之处：崇尚精神与修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安哲鲁的行为与声誉背道而驰，依莎贝拉表里如一，但她一样无法获得众人的掌声。一般人之所以对她不表示全然赞同，并不是因为她提倡慈悲或是矜持守节，而是因为性命不保的弟弟乞求她时，她仍给予无情的教训。

依莎贝拉在圣克莱儿修道院时，就希望院方能有更严谨的清规，事实上那已是



罗马天主教中最严格的教堂了。安哲鲁要求她以身相报时，她被迫在“凛然赴死”与“含辱救弟”之间做一抉择，她毫不考虑就选择前者，并义正词严教训弟弟，甚至怀着仇恨似的要临死的弟弟也应抱持相同的看法。

她和安哲鲁一样，对人性只有善恶对立的二分法。她请求公爵饶恕安哲鲁，展现了高尚情操，但或许她并非恳求公爵原谅她的敌人，而是请求他饶玛利安娜的未婚夫一命。

伪装成修道士的公爵，目睹纯洁、沉沦和绝望的全部过程，然后在悲剧即将一发不可收拾之时，及时介入，挽救依莎贝拉的贞节和克劳狄奥的性命。他还试验他所观察的人，如安哲鲁、依莎贝拉等，俨然像是无所不在的上帝。

公爵一角具有许多争议：他爱民却爱得不得其法，使得维也纳城道德败坏；他玩忽职守却不加以改进，反而决定由代理人安哲鲁代为导正，以逃避自己执法时可能招致的批评及抗拒；他企图操控所有的角色，怀疑安哲鲁只是“看似圣人”，似乎早料到他会出错；克劳狄奥即将处死，充满恐惧，他却只能提供基督教的思想教诲，劝诫他平和安详地告别这个世界；更令人不可置信的是，公爵竟然以“床上把戏”（bed trick）作为解决方法，要玛利安娜代替依莎贝拉与安哲鲁共度一夜，等于又犯下克劳狄奥与朱丽叶犯过的罪。因此，虽然他在剧终时仿佛是从天而降的正义之神，对相关的人施予惩罚及宽恕，但因代理事件而引发的种种痛苦、羞辱、愤怒与恐惧，他实则要负最大的责任。

大臣爱斯卡勒斯是本剧里头的折中角色，他不像依莎贝拉和安哲鲁，对道德抱持极端严厉的态度，也不像公爵采取完全放任的立场。他的所作所为合情合理，以现实的眼光衡量事件的严重程度与处理方式，并以耐心和毅力解决政务问题。他赞成公爵的改革，又为克劳狄奥所处的境况求情。虽然如此，他没有相对的权力执法，也无法使恶行因此而减少。法律规范期望的是能以外在的惩处，净化内在的想法，而不应该一味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或永无止境地原谅罪人。

时至 20 世纪初，开始有批评家认为不应再以 19 世纪自然主义的阅读习惯来看待《一报还一报》，而应将其视为以戏剧面貌呈现的寓言故事，用以宣扬基督教高贵的精神。

少数不赞同上述说法的学者，纷纷将此剧归类为“悲喜剧”（tragi-comedy），认为剧中的宗教意义、戏剧表现、人物塑造等等，都接近莎翁的戏剧风格及当时的民俗故事，而非单纯的宣扬教义之作。

与莎翁同时期的人，也可能将《一报还一报》视为悲喜剧。意大利剧作家郭里尼（Giambattista Guarini）曾在 1601 年出版的著作《悲喜诗学概述》（Compendium of Tragi-Comic Poetry）中提到：悲喜剧是分别由悲剧与喜剧中撷取适当的成分，组合而成的第三种戏剧类型，具有悲剧的情节及险境，却不包括悲剧的痛楚与死亡，同时又含有喜剧中的欢笑、娱乐、喜剧式逆转和愉快结局。由开场时克劳狄奥的处境、



依莎贝拉的恳求或安哲鲁的铁石心肠来检视本剧，将其归为悲喜剧似乎并无不妥。

此外，当代也有评论家将此剧与《终成眷属》一起视为“问题剧”（problem play）或“阴郁喜剧”（dark comedy）。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宝斯（F. S. Boas），他在1896年将此剧视为问题剧，并加以解释：戏中营造的“不是全然的欢愉也非全然的痛苦，但我们却为之振奋、着迷、困惑”，而剧中的问题，到最后也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ISABELLA

Could great men thunder
As Jove himself does, Jove would ne'er be quiet,
For every pelting, petty officer
Would use his heaven for thunder;
Nothing but thunder! Merciful Heaven,
Thou rather with thy sharp and sulphurous bolt
Split'st the unwedgeable and gnarled oak
Than the soft myrtle: but man, proud man,
Drest in a little brief authority,
Most ignorant of what he's most assured,
His glassy essence, like an angry ape,
Plays such fantastic tricks before high heaven
As make the angels weep; who, with our spleens,
Would all themselves laugh mortal.

依莎贝拉

世上的大人先生们倘使都能够兴雷作电，那天上的神明将永远得不到安静，因为每一个微僚末吏都要卖弄他的威风，让天空中充满了雷声。上天是慈悲的，它宁愿把雷霆的火力，去劈碎一株杈枒状硕的橡树，却不去损坏柔弱的郁金香；可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使天上的神明们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其实诸神的脾气如果和我们一样，他们笑也会笑死的。

ISABELLA

To whom should I complain?
Did I tell this, Who would believe me?
O perilous mouths,
That bear in them one and the self-same tongue,



Either of condemnation or approof;
Bidding the law make court'sy to their will:
Hooking both right and wrong to the appetite,
To follow as it draws! I'll to my brother:
Though he hath fallen by prompture of the blood,
Yet hath he in him such a mind of honour.
That, had he twenty heads to tender down
On twenty bloody blocks, he'ld yield them up,
Before his sister should her body stoop
To such abhorr'd pollution.
Then, Isabel, live chaste, and, brother, die:
More than our brother is our chastity.
I'll tell him yet of Angelo's request,
And fit his mind to death, for his soul's rest.

依莎贝拉

我将向谁诉说呢？把这种事情告诉别人，谁会相信我？凭着一条可怕的舌头，可以操纵人的生死，把法律供自己的驱使，是非善恶，都由他任意判断！我要去看我的弟弟，他虽然因为一时情欲的冲动而堕落，可是他是一个爱惜荣誉的人，即使他有二十颗头颅，他也宁愿让它们在二十个断头台上被人砍落，而不愿让他姐姐的身体遭受如此的污辱。依莎贝拉，你必须活着做一个清白的人，让你的弟弟死去吧，贞操是比兄弟更为重要的。我还要去把安哲鲁的要求告诉他，叫他准备一死，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CLAUDIO

Sweet sister, let me live: What sin you do to save a brother's life, Nature dispenses with the deed So far That it becomes a virtue.

ISABELLA

O you beast! O faithless coward!
O dishonest wretch!
Wilt thou be made a man out of my vice?
Is't not a kind of incest, to take life
From thine own sister's shame?
What should I think?
Heaven shield my mother play'd my father fair!

For such a warped slip of wilderness
Ne'er issued from his blood.
Take my defiance! Die, perish!
Might but my bending down
Reprieve thee from thy fate, it should proceed:
I'll pray a thousand prayers for thy death,
No word to save thee.

克劳狄奥

好姐姐，让我活着吧！你为了救你弟弟而犯的罪孽，上天不但不会责罚你，而且会把它当做一件善事。

依莎贝拉

呀，你这畜生！没有信心的懦夫！不知廉耻的恶人！你想靠着我的丑行而活命吗？为了苟延你自己的残喘，不惜让你的姐姐蒙污受辱，这不简直是伦常的大变吗？我真想不到！愿上帝保障我母亲不曾失去过贞操；可是像你这样一个下流畸形的不肖子，也太不像我父亲的亲骨肉了！从今以后，我和你义断恩绝，你去死吧！即使我只需一举手之劳可以把你救赎出来，我也宁愿瞧着你死。我要用千万次的祈祷求你快快死去，却不愿说半句话救你活命。

ISABELLA

Most strange, but yet most truly, will I speak:
That Angelo's forsworn; is it not strange?
That Angelo's a murderer; is 't not strange?
That Angelo is an adulterous thief,
An hypocrite, a virgin-violator;
Is it not strange and stra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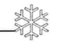
DUKE VINCENTIO

Nay, it is ten times strange.

ISABELLA

It is not truer he is Angelo
Than this is all as true as it is strange:
Nay, it is ten times true; for truth is truth
To the end of reckoning.

DUKE VINCENTIO



Away with her! Poor soul, She speaks this in the infirmity of sense.

ISABELLA

O prince, I conjure thee, as thou believest
There is another comfort than this world,
That thou neglect me not, with that opinion
That I am touch'd with madness!
Make not impossible
That which but seems unlike: 'tis not impossible
But one, the wicked'st caitiff on the ground,
May seem as shy, as grave, as just, as absolute
As Angelo; even so may Angelo,
In all his dressings, characts, titles, forms,
Be an arch-villain; believe it, royal prince:
If he be less, he's nothing; but he's more,
Had I more name for badness.

依莎贝拉

我要说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可是的的确确是事实。安哲鲁是一个背盟毁约的人，这不奇怪吗？安哲鲁是一个杀人的凶手，这不奇怪吗？安哲鲁是一个淫贼，一个伪君子，一个蹂躏女性的家伙，这不是奇之又奇的事情吗？

公爵

嗯，那真是太奇怪了。

依莎贝拉

奇怪虽然奇怪，真实却是真实，正像他是安哲鲁一样无法抵赖。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

公爵

把她撵走了吧！可怜的东西，她因为失去了理智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依莎贝拉

啊！殿下，假使您希望来世能得到超度，请不要以为我是个疯子而不理我。似乎不会有的事，不一定不可能。世上最恶的坏人，也许瞧上去就像安哲鲁那样拘谨严肃，正直无私；安哲鲁在庄严的外表、清正的名声、崇高的位阶的重重掩饰下，

也许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凶徒。相信我，殿下，我绝不是诬蔑他，要是我有更坏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他，也决不会把他形容得过分。

ISABELLA

In brief, to set the needless process by,
How I persuaded, how I pray'd, and kneel'd,
How he refell'd me, and how I replied,—
For this was of much length,—the vile conclusion
I now begin with grief and shame to utter:
He would not, but by gift of my chaste body
To his concupiscible intemperate lust,
Release my brother; and, after much debatement,
My sisterly remorse confutes mine honour,
And I did yield to him: but the next morn betimes,
His purpose surfeiting, he sends a warrant
For my poor brother's head.

依莎贝拉

我怎样向他哀求恳告，怎样向他长跪泣请，他怎样拒绝我，我又怎样回答他，这些说来话长，也不必细说。最后的结果，一提起就叫人羞愤填膺，难于启口。他说我必须把我这清白的身体，供他发泄他的兽欲，方才可以释放我的弟弟。在无数次反复思忖以后，手足之情，使我顾不得什么羞耻，我终于答应了他。可是到了下一天早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却下了一道命令要我可怜的弟弟的首级。

ANGELO

Always obedient to your grace's will, I come to know your pleasure.

DUKE VINCENTIO

Angelo, There is a kind of character in thy life.
That to the observer doth thy history
Fully unfold. Thyself and thy belongings
Are not thine own so proper as to waste
Thyself upon thy virtues, they on thee.
Heaven doth with us as we with torches do,
Not light them for themselves; for if our virtues
Did not go forth of us, 'twere all alike As if we had them not.



Spirits are not finely touch'd
But to fine issues, nor
Nature never lends
The smallest scruple of her excellence
But, like a thrifty goddess, she determines
Herself the glory of a creditor,
Both thanks and use.
But I do bend my speech
To one that can my part in him advertise;
Hold therefore, Angelo:—
In our remove be thou at full ourself;
Mortality and mercy in Vienna
Live in thy tongue and heart: old Escalus,
Though first in question, is thy secondary.
Take thy commission.

安哲鲁

听见殿下的召唤，小臣特来恭听谕令。

公爵

安哲鲁，在你的生命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地方，使人家一眼便知道你的全部的为人。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倘不拿出来贡献于人世，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做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倘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一个人有了才华智慧，必须使它产生有益的结果；造物是一个工于算计的女神，她所给予世人的每一分才智，都要受赐的人知恩感激，加倍报答。可是我虽然这样对你说，也许我倒是更应该受你教益的；所以请你受下这道诏书吧，安哲鲁；（*以诏书授安哲鲁*）当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全权代表，你的片言一念，可以决定维也纳人民的生死，年高的爱斯卡勒斯虽然先受到我的嘱托，他却是你的辅佐。

CLAUDIO

Thus stands it with me: upon a true contract
I got possession of Julietta's bed:
You know the lady; she is fast my wife,
Save that we do the denunciation lack

Of outward order: this we came not to,
Only for propagation of a dower
Remaining in the coffer of her friends,
From whom we thought it meet to hide our love
Till time had made them for us.
But it chances
The stealth of our most mutual entertainment
With character too gross is writ on Juliet.

LUC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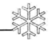
With child, perhaps?

CLAUDIO

Unhappily, even so.
And the new deputy now for the duke—
Whether it be the fault and glimpse of newness,
Or whether that the body public be
A horse whereon the governor doth ride,
Who, newly in the seat, that it may know
He can command, lets it straight feel the spur;
Whether the tyranny be in his place,
Or in his emmence that fills it up,
I stagger in:—but this new governor
Awakes me all the enrolled penalties
Which have, like unscour'd armour, hung by the wall
So long that nineteen zodiacs have gone round
And none of them been worn; and, for a name,
Now puts the drowsy and neglected act
Freshly on me: 'tis surely for a name.

克劳狄奥

事情是这样的：我因为已经和朱丽叶互许终身，和她发生了关系；你是认识她的；她就要成为我的妻子了，不过没有举行表面上的仪式而已，因为她还有一注嫁妆在她亲友的保管之中，我们深恐他们会反对我们相爱，所以暂守秘密，等到那注嫁妆正式到她自己手里的时候，方才举行婚礼，可是不幸我们秘密地交欢，却在朱丽叶身上留下了无法遮掩的痕迹。



路西奥

她有了身孕了吗？

克劳狄奥

正是。现在这个新任的摄政，也不知道是因为不熟悉向来的惯例；或是因为初掌大权，为了威慑人民起见，有意来一次下马威；不知道这样的虐政是在他权限之内，还是由于他一旦高升，擅自作为——这些我都不能肯定。可是他已经把这十九年来束诸高阁的种种惩罚，重新加在我的身上了。他一定是为了要博取名誉才这样做的。

ISABELLA

O, let him marry her.

LUCIO

This is the point.
The duke is very strangely gone from hence;
Bore many gentlemen, myself being one,
In hand and hope of action: but we do learn
By those that know the very nerves of state,
His givings-out were of an infinite distance
From his true-meant design.
Upon his place,
And with full line of his authority, Governs Lord Angelo; a man whose blood
Is very snow-broth; one who never feels
The wanton stings and motions of the sense,
But doth rebate and blunt his natural edge
With profits of the mind, study and fast.
He—to give fear to use and liberty,
Which have for long run by the hideous law,
As mice by lions—hath pick'd out an act,
Under whose heavy sense your brother's life
Falls into forfeit: he arrests him on it;
And follows close the rigour of the statute,
To make him an example.
All hope is gone,

Unless you have the grace by your fair prayer
To soften Angelo: and that's my pith of business
'Twixt you and your poor brother.

依莎贝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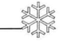
啊，那么让他跟她结婚好了。

路西奥

问题就在这里。公爵突然离开本地，许多人信以为真，准备痛痛快快地玩一下，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是我们从熟悉政界情形的人们哪里知道，公爵这次的真正目的，完全不是他向外边所宣布的那么一回事。代替他全权综理政务的是安哲鲁，这个人的血就像冰雪一样冷，从来不觉得感情的冲动，欲念的刺激，只知道用读书克制的工夫锻炼他的德性。他看到这里的民风习于淫佚，虽然有严刑峻法，并不能使人畏惧，正像一群小鼠在睡狮的身旁跳梁无忌一样，所以决心重整法纪；令弟触犯刑章，按律例应处死刑，现在给他捉去，正是要杀一儆百，给众人看一个榜样。他的生命危在旦夕，除非您肯去向安哲鲁婉转求情，也许有万一之望；我所以受令弟之托前来看您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ANGELO

What's this, what's this? Is this her fault or mine?
The tempter or the tempted, who sins most?
Ha! Not she: nor doth she tempt: but it is
I That, lying by the violet in the sun,
Do as the carrion does, not as the flower,
Corrupt with virtuous season.
Can it be
That modesty may more betray our sense
Than woman's lightness?
Having waste ground enough,
Shall we desire to raze the sanctuary
And pitch our evils there?
O, fie, fie, fie!
What dost thou, or what art thou,
Angelo?
Dost thou desire her foully for those things



That make her good?
O, let her brother live!
Thieves for their robbery have authority
When judges steal themselves.
What, do I love her,
That I desire to hear her speak again,
And feast upon her eyes?
What is't I dream on?
O cunning enemy, that, to catch a saint,
With saints dost bait thy hook!
Most dangerous
Is that temptation that doth goad us on
To sin in loving virtue: never could the strumpet,
With all her double vigour, art and nature,
Once stir my temper; but this virtuous maid
Subdues me quite. Even till now,
When men were fond,
I smiled and wonder'd how.

安哲鲁

免受你和你的德行的引诱！什么？这是从哪里说起？是她的错处？还是我的错处？诱惑的人和受诱惑的人，哪一个更有罪？嘿！她没有错，她也没有引诱我。像芝兰旁边的一块臭肉，在阳光下蒸发腐烂的是我，芝兰却不曾因为枯萎而失去了芬芳，难道一个贞淑的女子，比那些狂花浪柳更能引动我们的情欲吗？难道我们明明有许多荒芜的旷地，却必须把圣殿拆毁，种植我们的罪恶吗？呸！呸！呸！安哲鲁，你在干些什么？你是个什么人？你因为她的纯洁而对她爱慕，因为爱慕她而必须玷污她的纯洁吗？啊，让她的弟弟活命吧！要是法官自己也偷窃人家的东西，那么盗贼是可以振振有词的。啊！我竟是这样爱她，所以才想再听见她说话、饱餐她的美色吗？我在做些什么梦？狡恶的魔鬼为了引诱圣徒，会把圣徒作他钩上的美饵；因为爱慕纯洁的事物而驱令我们犯罪的诱惑，才是最危险的。娼妓用尽她天生的魅力，人工的狐媚，都不能使我的心中略起微波，可是这位贞淑的女郎却把我完全征服了。我从前看见人家为了女人发痴，总是讥笑他们，想不到我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

DUKE VINCENTIO

Be absolute for death; either death or life



Shall thereby be the sweeter.
Reason thus with life:
If I do lose thee, I do lose a thing
That none but fools would keep: a breath thou art,
Servile to all the skyey influences,
That dost this habitation, where thou keep'st,
Hourly afflict: merely, thou art death's fool;
For him thou labour'st by thy flight to shun
And yet runn'st toward him still.
Thou art not noble;
For all the accommodations that thou bear'st
Are nursed by baseness.
Thou'rt by no means valiant;
For thou dost fear the soft and tender fork
Of a poor worm.
Thy best of rest is sleep,
And that thou oft provokest; yet grossly fear'st
Thy death, which is no more.
Thou art not thyself;
For thou exist'st on many a thousand grains
That issue out of dust.
Happy thou art not;
For what thou hast not, still thou strivest to get,
And what thou hast, forget'st.
Thou art not certain;
For thy complexion shifts to strange effects,
After the moon.
If thou art rich, thou'rt poor;
For, like an ass whose back with ingots bows,
Thou bear's thy heavy riches but a journey,
And death unloads thee.
Friend hast thou none;
For thine own bowels, which do call thee sire,
The mere effusion of thy proper loins,
Do curse the gout, serpigo, and the rheum,



For ending thee no sooner.
Thou hast nor youth nor age,
But, as it were, an after-dinner's sleep,
Dreaming on both; for all thy blessed youth
Becomes as aged, and doth beg the alms
Of palsied eld; and when thou art old and rich,
Thou hast neither heat, affection, limb, nor beauty,
To make thy riches pleasant.
What's yet in this
That bears the name of life?
Yet in this life
Lie hid moe thousand deaths:
yet death we fear,
That makes these odds all even.

公爵

能够抱着必死之念，那么活果然好，死也无所惶虑。对于生命应当做这样的譬解：要是我失去了你，我所失去的，只是一件愚人才会加以爱惜的东西，你不过是一口气，寄托在一个多灾多难的躯壳里，受着一切天时变化的支配。你不过是被死神戏弄的愚人，逃避着死，结果却奔进他的怀里，你并不高贵，因为你所有的一切配备，都沾濡着污浊下贱。你并不勇敢，因为你畏惧着微弱的蛆虫的柔软的触角。睡眠是你所渴慕的最好的休息，可是死是永恒的宁静，你却对它心惊胆战。你不是你自己，因为你的生存全赖着泥土中所生的谷粒。你并不快乐，因为你永远追求着你所没有的事物，而遗忘了你所已有的事物。你并不固定，因为你的脾气像月亮一样随时变化。你即使富有，也和穷苦无异，因为你正像一头不胜重负的驴子，背上驮载着金块在旅途上跋涉，直等死来替你卸下负荷。你没有朋友，因为即使是你自己的骨血，嘴里称你为父亲尊长，心里也在诅咒着你不早早伤风发疹而死。你没有青春也没有年老，两者都只不过是你在餐后的睡眠中的一场梦境；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必须像一个衰老无用的人一样，向你的长者乞讨周济；到你年老有钱的时候，你的感情已经冰冷，你的四肢已经麻痹，你的容貌已经丑陋，纵有财富，也享不到丝毫乐趣。那么所谓生命这东西，究竟有什么值得宝爱呢？在我们的生命中隐藏着千万次的死亡，可是我们对于结束一切痛苦的死亡却那样害怕。

CLAUDIO

Ay, but to die, and go we know not where;

To lie in cold obstruction and to rot;
This sensible warm motion to become
A kneaded clod; and the delighted spirit
To bathe in fiery floods, or to reside
In thrilling region of thick-ribbed ice;
To be imprison'd in the viewless winds,
And blown with restless violence round about
The pendent world; or to be worse than worst
Of those that lawless and incertain thought
Imagine howling: 'tis too horrible!
The weariest and most loathed worldly life
That age, ache, penury and imprisonment
Can lay on nature is a paradise
To what we fear of death.

ISABELLA

Alas, alas!

CLAUDIO

Sweet sister, let me live:
What sin you do to save a brother's life,
Nature dispenses with the deed so far
That it becomes a virtue.

克劳狄奥

是的，可是死了，到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长眠在阴寒的囚牢里发霉腐烂，让这有知觉有温暖的、活跃的生命化为泥土；一个追求着欢乐的灵魂，沐浴在火焰一样的热流里，或者幽禁在寒气砭骨的冰山，无形的飙风把它吞卷，回绕着上下八方肆意狂吹；也许还有比一切无稽的想象所能臆测的更大的惨痛，那太可怕了！只要活在这世上，无论衰老、病痛、穷困和监禁给人怎样的烦恼苦难，比起死的恐怖来，也就像天堂一样幸福了。

依莎贝拉

唉！唉！

克劳狄奥

好姐姐，让我活着吧！你为了救你弟弟而犯的罪孽，上天不但不会责罚你，而



且会把它当做一件善事。

DUKE VINCENTIO

He who the sword of heaven will bear
Should be as holy as severe;
Pattern in himself to know,
Grace to stand, and virtue go;
More nor less to others paying
Than by self-offences weighing.
Shame to him whose cruel striking
Kills for faults of his own liking!
Twice treble shame on Angelo,
To weed my vice and let his grow!
O, what may man within him hide,
Though angel on the outward side!
How may likeness made in crimes,
Making practise on the times,
To draw with idle spiders' strings
Most ponderous and substantial things!
Craft against vice I must apply:
With Angelo to-night shall lie
His old betrothed but despised;
So disguise shall, by the disguised,
Pay with falsehood false exacting,
And perform an old contracting.

公爵

愿您平安！
欲代上天行惩，
先应玉洁冰清；
持躬唯谨唯慎，
孜孜以德自绳；
诸事扪心反省，
待人一秉至公；
决不滥加残害，



对己放肆纵容。
安哲鲁则反之，
实乃羊皮虎质；
严谴他人小过，
自身变本加厉！
貌似正人君子，
企图一手遮天；
使尽狡猾伎俩，
索得名誉金钱。
何不以诈易诈，
令其弄假成真？
弱女虽遭遗弃，
亦可旧约重申；
即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POMPEY

I am as well acquainted here as
I was in our house of profession:
One would think it were
Mistress Overdone's own house,
For here be many of her old customers.
First, here's young Master Rash;
He's in for a commodity of brown paper and old ginger, ninescore and seventeen pounds; of which He made five marks, ready money:
Marry, then ginger was not much in request, for the old women were all dead.
Then is there here one Master Caper, at the suit of Master
Three-pile the mercer, for some four suits of peach-coloured satin, which now peaches him a Beggar.
Then have we here young Dizy, and young Master Deep-vow,
And Master Copperspur, and Master Starve-lackey the rapier and dagger man,
And young Drop-heir that killed lusty Pudding,
And Master Forthlight the tilter,
And brave Master Shooty the great traveller,
And wild Half-can that stabbed Pots, and,



I think, forty more; all great doers in our trade,
And are now 'for the Lord's sake.'

庞贝

我在这里倒是很熟悉，就像回到妓院里一样。人们很可能错认这是咬弗动太太开的窑子，因为她的许多老主顾都在这儿。头一个是纨袴少爷，他借了人家一笔债，是按实物付给的——全是些废纸和生姜——折合一百九十七镑；可是脱手的时候才卖了五马克现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当时生姜赶上滞销，爱吃姜的老婆子们全都死了。还有一个舞迷少爷，是让锦绣商店的老板告下来的，前后共欠桃红色缎袍四身，这会儿他可成为衣不蔽体的叫花子了。还有傻大爷，风流哥儿，贾黄金，喜欢拿刀动剑的瓷公鸡，专给人闭门羹吃的浪荡子，在演武场上显手段的快马先生，周游列国、衣饰阔绰的鞋带先生，因为醉酒闹事把白干扎死的烧酒大爷……此外还有不知多少；原来都是挥金如土的阔少，这会儿只能向囚窗外面的过路人哀求施舍了。

ANGELO

This deed unshapes me quite, makes me unpregnant
And dull to all proceedings.
A deflower'd maid!
And by an eminent body that enforced
The law against it! But that her tender shame
Will not proclaim against her maiden loss,
How might she tongue me!
Yet reason dares her no;
For my authority bears of a credent bulk,
That no particular scandal once can touch
But it confounds the breather.
He should have lived,
Save that riotous youth, with dangerous sense,
Might in the times to come have ta'en revenge,
By so receiving a dishonour'd life
With ransom of such shame.
Would yet he had lived!
A lack, when once our grace we have forgot,
Nothing goes right: we would, and we would not.



安哲鲁

这件事情害得我心神无主，做事也变成毫无头脑。一个失去贞操的女子，奸污她的却是禁止他人奸污的堂堂执法大吏！倘不是因为她不好意思当众承认她的失身，她将会怎样到处宣扬我的罪恶！可是她知道这样做是不聪明的，因为我的地位威权得人信仰，不是任何诽谤所能摇动；攻击我的人，不过自取其辱罢了。我本来可以让他活命，可是我怕他年轻气盛，假如知道他自己的生命是用耻辱换来的，一定会图谋报复。现在我倒希望他尚在人世！唉！我们一旦把羞耻放在脑后，所作所为，就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又要这么做，又要那么做，结果总是一无是处。

DUKE VINCENTIO

She, Claudio, that you wrong'd, look you restore.
Joy to you, Mariana! Love her, Angelo:
I have confess'd her and I know her virtue.
Thanks, good friend Escalus, for thy much goodness:
There's more behind that is more gratulate.
Thanks, provost, for thy care and secrecy:
We shill employ thee in a worthier place.
Forgive him, Angelo, that brought you home
The head of Ragozine for Claudio's:
The offence pardons itself.
Dear Isabel, I have a motion much imports your good;
Whereto if you'll a willing ear incline,
What's mine is yours and what is yours is mine.
So, bring us to our palace; where we'll show
What's yet behind, that's meet you all should know.

公爵

克劳狄奥，你应当好好补偿你那位为你而受苦的爱人。玛利安娜，愿你从此快乐！安哲鲁，你要待她好一点，我曾经听过她的忏悔，知道她是一位贤淑的女子。爱斯卡勒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的贤劳，我以后还要重重酬答你。狱官，因为你的谨慎机密，我要给你一个好一点的官职。安哲鲁，他把拉戈静的首级冒充为克劳狄奥的，把你蒙混过去，你不要见怪于他，这完全是出于好意。亲爱的依莎贝拉，我心里有一种意思，对于你的幸福大有关系；你要是愿意听我的话，那么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也都是我的，来，打道回宫，我还要慢慢地把许多未了之事让



你们大家知道。

第七节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Characters

SIR JOHN FALSTAFF
MISTRESS FORD
MISTRESS PAGE
ANNE PAGE, her Daughter, in love with Fenton
FENTON, a young Gentleman
SHALLOW, a Country Justice
SLENDER, Cousin to Shallow
FORD, PAGE, two Gentlemen dwelling at Windsor
WILLIAM PAGE, a Boy, Son to Page
SIR HUGH EVANS, a Welsh Parson
DOCTOR CAIUS, a French Physician
MISTRESS QUICKLY, Servant to Doctor Caius
HOST of the Garter Inn
BARDOLPH, PISTOL, NYM, Followers of Falstaff
ROBIN, Page to Falstaff
SIMPLE, Servant to Slender
RUGBY, Servant to Doctor Caius
Servants to Page, Ford

剧中人物

约翰·福斯塔夫爵士
福德大娘
培琪大娘
安·培琪　培琪的女儿，与范顿相恋
范顿　少年绅士
夏禄　乡村法官
快嘴桂嫂　卡厄斯医生的女仆



斯兰德　夏禄的侄儿
福德　培琪　温莎的两个绅士
威廉·培琪　培琪的幼子
休·爱文斯师傅　威尔士籍牧师
卡厄斯医生　法国籍医生
嘉德饭店的店主
巴道夫　毕斯托尔　尼姆　福斯塔夫的从仆
罗宾　福斯塔夫的侍童
辛普儿　斯兰德的仆人
勒格比　卡厄斯医生的仆人
培琪、福德两家的仆人及其他

导读

当福斯塔夫出现在伦敦的舞台上，成为博得当时观众满场大笑的角色时，英国的封建主义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那些附庸于日益没落的大封建骑士，终于落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开始从他们本阶级中游离出来，有些流落在社会上成为不务正业的游民、浪人；福斯塔夫就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

在历史剧《亨利五世》的开篇，莎士比亚大刀阔斧，巧妙安排，让新国王，也就是早些时候与福斯塔夫等人混在一起的王子哈尔，一改故态，与“老朋友们”彻底决裂，将福斯塔夫远远地发配了。历史剧里的福斯塔夫将吹牛撒谎、好色贪杯、贪生怕死等种种作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常进宫演出，据说女王看到这个大肚子角色这般有趣，就下令要莎士比亚在两周之内写一部喜剧，讲一讲这位可笑的骑士的恋爱故事。虽然这种说法有些传奇色彩，该剧是否在两周内写完也无从查考，但这个剧作在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中是很特殊的。其特殊性不单单在于福斯塔夫这个角色的又一次出现，使莎士比亚的创作有一些连续性，而在于因为有了这个角色，引出更多的人物，组成一个五光十色的市民社会场景。

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莎士比亚以前写的大多数作品，其取材总是有迹可寻，或者是以前有过剧作，他加以改编；或者是古代或当代著述中记载着故事，他进行改造。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却无所依傍，完全出自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研究；其次这里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与他的家乡斯特拉特福镇有些关系。其中的乡村法官夏禄以镇上的乡绅托马斯·路西爵士为原型，夏禄提到他的鹿被人射杀，使人想起莎士比亚年轻时进入爵士禁苑偷猎的事。另外一点更值得注意。乍一看，这里的主人公还是历史剧里的福斯塔夫，其实两者之间已有了显著的不同。在历史剧里，福斯塔夫是个中心人物，野猪头酒店因有了他而四壁生辉。他以成串的妙语，把无赖的技巧发挥到极致，是一群地痞流氓、骗子偷儿的领袖。



而在这出戏里，他就普通得多，很难说是主角，因为单是在他这个圈子里，快嘴桂嫂比他还活跃（就是原野猪头酒店老板娘，在这个戏里是个穿针引线的媒婆），很多矛盾冲突情节都离不开她。在《亨利四世》中福斯塔夫理直气壮地追求金钱，往往得手，使同伙都钦佩他的手段高超。而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他干的是偷偷摸摸，连自己都心里发虚的勾当——为了骗男人的钱而勾引他们的妻子。其结果成为一个受愚弄的小丑和笨蛋。

总之，这不是一出富有异国情调的浪漫喜剧，而是一出写实的世情喜剧，写的是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社会生活，这里没有王公贵胄，只有快乐的市民。

全剧的故事很简单：约翰·福斯塔夫爵士为了弄些钱，要勾搭城里两位有钱人的太太培琪大娘和福德大娘。这两位太太很生气，经过周密的布置，捉弄了这位骑士一顿。与此同时，培琪的女儿安的婚事也引出许多风波。乡村法官夏禄的侄子斯兰德和法国医生卡厄斯都通过快嘴桂嫂追求她，但都未成功。安爱上范顿，遭其父反对。但青年人坚持下去，痴心不改，终成眷属。福德先生原来嫉妒成性，总怀疑妻子不贞，这回看到妻子智斗福斯塔夫的具体行动，有所醒悟，妒症为之减轻。温莎地区是皇上行宫所在地，皇室每巡幸至此，总给这里的人民带来节庆和欢乐的机会。“风流娘儿们”（MerryWives）这个译法很有生活气息，也很大众化。但“风流”二字却不是像汉语中某种意义那样包含“放荡”的意思。应该是当快乐、快活讲。正如全剧结束时，培琪大娘玩闹过一场之后总结的那样：

不要看我们一味胡闹，
这蠢猪是他自取其殃；
我们要告诉世人知道，
风流娘儿们不一定轻狂。

但不管怎么说，福斯塔夫还是这出戏里最有趣也最有戏的人物。他的性格是个奇妙的混合体。在历史剧中，他常常胆小如鼠，在战场上怯阵装死，平时只说不干。但在这里他却胆大包天，无所顾忌。主要表现在对金钱和女色的迷恋和追求上。俄国作家普希金认为他的好色的一面很突出，是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福斯塔夫的恶行，一个连着一个，构成一串滑稽的、畸形的图画，酷似古代的酒神祭时的景象。我们分析一下福斯塔夫的性格，那就可以看出，他的重要特征是好色；粗俗地、卑贱地追逐女性，大概从小就成了他的首要嗜好，但现在他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他发胖了，衰老了；贪食和美酒显然胜过了维纳斯。第二，他是个懦夫，但是因为他和年轻的酒肉朋友生活在一起，不断地受到他们的嘲笑和捉弄，他也会掩饰自己的怯懦，表现出躲躲闪闪的可笑的勇敢。他有吹牛的习惯和心计，福斯塔夫一点也不笨，并且正相反，他也有那种常常与好人在一起的人们的某些习惯。他一点也没有什么常规。他像女人一样软弱，他需要强烈的西班牙酒（the sack）、油腻的饮食和供养自己情妇的金钱；为了获得这些，他什么都干，只要不去碰明摆着的危险。”的



确，在这出戏里，福斯塔夫色胆包天，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甚至在明知道有危险的情况下，也要去碰碰运气。但究其原因，却并非为了女人。追求女人自然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作者为遵女王之命而特意安排的情节，但作者更强调福斯塔夫贪财的一面。有了钱，他就可以更多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与两位太太调情，是因为他听说福德大娘掌管着家里的钱财，家里的钱数也数不清，而培琪大娘家就像一座取之不竭的金矿。他于是下定决心说："我要去接管她们两人的全部财富，她们两个人便是我的两个国库；她们一人是东印度，一个是西印度，我就在这两地之间开辟我的生财之道。"这位穷极无聊的骑士被钱财诱得昏了头，拼命往前冲，结果落进了陷阱，当众受辱。他最后被一群"精灵"捉弄，难受之余，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弱点"："我曾经三四次疑心他们不是什么精灵，可是一则因为我自己做贼心虚，二则因为突如其来的怪事，把我吓昏了头，所以会把这种破绽百出的骗局当做真实，虽然荒谬得不近情理也会使我深信不疑，可见一个人做了坏事，虽有天大的聪明，也会受人之愚的。"这实际上也透露出他的性格中怯懦的分子，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没有保障，只好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没有了以往的骄横。

但我们不要忘记，莎士比亚是在写喜剧，而且是为宫廷所写，所以对人物的处理，因为作者怀着的一腔乐观情绪，就总保留几分友善。与福斯塔夫同伙的几个人，毕斯托尔、巴道夫、尼姆等虽都是市井无赖，但他们作为福斯塔夫的跟班一面也受着他的奴役和剥削。他们也还有善良的一面，如在酒店里谁都不愿为福斯塔夫送情书，巴道夫因此被解雇，毕斯托尔后来也和众人一起捉弄自己的主人。就连福斯塔夫，作者也没有将他弄得一败涂地，仍采用玩笑笔法，与人为善，劝人改过。除了福斯塔夫，这出戏几乎是女性占尽风流。主要人物有培琪大娘、福德大娘、安·培琪小姐和快嘴桂嫂。在以往的戏里，莎士比亚善于描写少女，这出戏里则大多是妇人。妇人就没有那么多诗意，这跟这出戏的主题和背景也有关系。两位大娘是市镇上那种贤惠、安分、普普通通的女人，她们受不了在大城市流行的男女调情的把戏。当福斯塔夫给她们分别写了一封情书时，她们火冒三丈，认为这是对她们的人格的亵渎，斥责他是个"胆大妄为的狗贼"。而且她们还反躬自省，回顾一下自己是否有什么地方不检点，被人利用。总之，她们是善良的家庭妇女，力求道德的纯洁。当然，她们并不是那种古板无意趣的妇人，动不动就对人金刚怒目式。那就不能称为"风流娘儿们"了。她们很活泼，也很有主见，培琪大娘尤其如此。她在家中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如何对福斯塔夫采取行动，她是一个主导者。相比较而言，福德大娘就软弱一些，丈夫对她很不信任，时常醋意大发，使她畏首畏尾。当然，她们两位联合起来以后，就有力得多了，虽然仍受着丈夫们的监视和来自社会上的压力。她们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掌握福斯塔夫这个贪财好色之徒的心理，又利用快嘴桂嫂传递信息，引他上钩，最后终于达到保护自己，惩罚恶棍的目的。对于福德大娘，这次行动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教育了嫉妒成性、冥顽不灵的丈夫，福德对她不



信任，严加管束，也反映了那时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男人过分热衷于要求女性贞洁，安分守己，静如古井。殊不知妇女也有玩乐的天性，她们也需要人的尊严和独立意识。这出戏表明妇女的胜利。福德事后对妻子道歉说："从此以后，我一切听任你；我宁愿疑心太阳失去了热力，不愿疑心你有不贞的行为。你已经使一个对于你的贤德缺少信心的人，变成了你的一个忠实的信徒了。"

另外，剧中也安排了年轻人的恋爱故事。其主题仍然是青年男女如何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的罗网，争取自由，这是社会解放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莎士比亚许多作品中不遗余力加以宣扬的观念。有好几个人想娶安小姐。英俊潇洒的青年贵族范顿与小姐两情相悦，却遭家长反对。安的父母要选法官夏禄的侄子斯兰德和法国医生卡厄斯。前者是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糊里糊涂一个劲儿对叔叔说："你叫我娶她，我就娶她。"安一与他说话，他就答非所问，笑话百出。这一场戏是全剧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安的父亲看中了斯兰德的钱财，夏禄也觉得安的陪嫁少不了，就竭力撮合，安不满地说："这是我父亲中意的人。唉，有了一年三百磅的收入，顶不上眼的伧夫也就变成俊汉了。"安的母亲相中了法国医生，但这位实是个轻狂无用之人。安断然宣言："要是叫我嫁给那个医生，我宁愿让你们把我活埋了！"她与范顿的爱是破除了门第观念和金钱束缚的，是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这正是莎士比亚心目中理想的爱情。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推崇备至。具体到有关福斯塔夫的几部剧作，他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说法即"福斯塔夫式背景"。在致德国作家拉萨尔的信中他认为应该多向莎士比亚学习："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花子般的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塔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有更大的效果。"恩格斯这里说的主要是《亨利四世》，在那里，平民社会是作为背景出现的，而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平民生活是主要内容。该剧为我们认识当时英国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恩格斯在谈到这个剧作时，还热烈地称赞道："单是'Merry Wives'（《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比起全部法国文学来，就有更多的生活和情节。"我们知道，戏剧有开始、发展、高潮、尾声几个阶段，第一幕一般作为开始部分要向观众介绍剧中的地点、人物和事件。在该剧第一幕的四场戏中，所有的人物都登场亮相，人物间的矛盾纠葛也都初露端倪，内容相当丰富，而且生动活泼，充分显示了莎士比亚高超的编剧技巧。



FALSTAFF

O, she did so course o'er my exteriors with such a greedy intention, that the appetite of her eye did seem to scorch me up like a burning-glass! Here's another letter to her: she bears the purse too; she is a region in Guiana, all gold and bounty. I will be cheater to them both, and they shall be exchequers to me; they shall be my East and West Indies, and I will trade to them both. Go bear thou this letter to Mistress Page; and thou this to Mistress Ford: we will thrive, lads, we will thrive.

福斯塔夫

啊！她用贪馋的神气把我从上身望到下身，她的眼睛里简直要喷出火来炙我。这一封信是给她的。她也经管着钱财，她就像是一座取之不竭的金矿。我要去接管她们两人的全部富源，她们两人便是我的两个国库；她们一个是东印度，一个是西印度，我就在这两地之间开辟我的生财大道。你给我去把这信送给培琪大娘；你给我去把这信送给福德大娘。孩子们，咱们从此可以有舒服日子过啦！

FALSTAFF

Reason, you rogue, reason: thinkest thou I'll endanger my soul gratis? At a word, hang no more about me, I am no gibbet for you. Go. A short knife and a throng! To your manor of Pickt-hatch! Go. You'll not bear a letter for me, you rogue! You stand upon your honour! Why, thou unconfinable baseness, it is as much as I can do to keep the terms of my honour precise: I, I, I myself sometimes, leaving the fear of God on the left hand and hiding mine honour in my necessity, am fain to shuffle, to hedge and to lurch; and yet you, rogue, will ensconce your rags, your cat-a-mountain looks, your red-lattice phrases, and your bold-beating oaths, under the shelter of your honour! You will not do it, you!

福斯塔夫

混蛋，一个人总要讲理呀；我难道白白地出卖良心吗？一句话，别尽缠我了，我又不是你的绞刑架，吊在我身边干什么？去吧；一把小刀一堆人！快给我滚回你的贼窠里去吧！你不肯替我送信，你这混蛋！你的名誉要紧！哼，你这死不要脸的东西！连我要保牢我的名誉也谈何容易！就说我自己吧，有时为了没有办法，也只好昧了良心，把我的名誉置之不顾，去干一些偷偷摸摸的勾当；可是像你这样一个衣衫褴褛、野猫一样的面孔，满嘴醉话，动不动赌咒骂人的家伙，却也要讲起什么名誉来了！你不肯替我送信，好，你这混蛋！



FORD

What a damned Epicurean rascal is this! My heart is ready to crack with impatience.

Who says this is improvident jealousy? my wife hath sent to him; the hour is fixed; the match is made. Would any man have thought this? See the hell of having a false woman! My bed shall be abused, my coffers ransacked, my reputation gnawn at; and I shall not only receive this villanous wrong, but stand under the adoption of abominable terms,and by him that does me this wrong. Terms! names! Amaimon sounds well; Lucifer, well; Barbason, well; yet they are devils' additions, the names of fiends: but Cuckold!Wittol!—Cuckold! the devil himself hath not such a name. Page is an ass, a secure ass: he will trust his wife; he will not be jealous. I will rather trust a Fleming with my butter, Parson Hugh the Welshman with my cheese,an Irishman with my aqua-vitae bottle, or a thief to walk my ambling gelding, than my wife with herself; then she plots, then she ruminates, then she devises;and what they think in their hearts they may effect, they will break their hearts but they will effect. God be praised for my jealousy!

Eleven o'clock the hour. I will prevent this, detect my wife, be revenged on Falstaff, and laugh at Page. I will about it; better three hours too soon than a minute too late. Fie, fie, fie! cuckold! cuckold! cuckold!

福德

好一个万恶不赦的淫贼！我的肚子都几乎给他气破了。谁说这是我的瞎疑心？我的老婆已经寄信给他，约好钟点和他相会了。谁想得到会有这种事情？娶了一个不贞的妻子，真是倒霉！我的床要给他们弄脏了，我的钱要给他们偷了，还要让别人在背后讥笑我；这样害苦我不算，还要听那奸夫当着我的面辱骂我！骂我别的名字倒也罢了，魔鬼夜叉，都没有什么关系，偏偏口口声声的乌龟王八！乌龟！王八！这种名字就是魔鬼听了也要摇头的。培琪是个呆子，是个粗心的呆子，他居然会相信他的妻子，他不吃醋！哼，我可以相信猫儿不会偷荤，我可以相信我们那位威尔士牧师休师傅不爱吃干酪，我可以把我的烧酒瓶交给一个爱尔兰人，我可以让一个小偷把我的马儿拖走，可是我不能放心让我的妻子一个人待在家里；让她一个人在家里，她就会千方百计地耍起花样来，她们一想到要做什么事，简直可以什么都不顾，非把它做到了决不罢休。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一副爱吃醋的脾气！他们约定在十一点钟会面，我要去打破他们的好事，侦察我的妻子的行动，向福斯塔夫出出我胸中这一口冤气，还要把培琪取笑一番。我马上就去，宁可早三点钟，不可迟一分钟。哼！哼！乌龟！王八！

FALSTAFF

Have I lived to be carried in a basket, like a barrow of butcher's offal, and to be thrown in the Thames? Well, if I be served such another trick, I'll have my brains ta'en out and buttered, and give them to a dog for a new-year's gift. The rogues slighted me into the river with as little remorse as they would have drowned a blind bitch's puppies, fifteen i' the litter: and you may know by my size that I have a kind of alacrity in sinking; if the bottom were as deep as hell, I should down. I had been drowned, but that the shore was shelvy and shallow,—a death that I abhor; for the water swells a man; and what a thing should I have been when I had been swelled! I should have been a mountain of mummy.

福斯塔夫

给我倒一碗酒来，放一块面包在里面。（*巴道夫下*）想不到我活到今天，却给人装在篓子里抬出去，像一车屠夫切下来的肉骨肉屑一样倒在泰晤士河里！好，要是我再上人家这样一次当，我一定把我的脑髓敲出来，涂上牛油丢给狗吃。这两个混账东西把我扔在河里，简直就像淹死一只瞎眼老母狗的一窠小狗一样，不当一回事。你们瞧我这样胖大的身体，就可以知道我沉下水里去，是比别人格外快的，即使河底深得像地狱一样，我也会一下子就沉下去，要不是水浅多沙，我早就淹死啦；我最怕的就是淹死，因为一个人淹死了尸体会发胀，像我这样的人要是发起胀来，那还成什么样子！不是要变成一堆死人山了吗？

FALSTAFF

Nay, you shall hear, Master Brook, what I have suffered to bring this woman to evil for your good. Being thus crammed in the basket, a couple of Ford's knaves, his hinds, were called forth by their mistress to carry me in the name of foul clothes to Datchet-lane: they took me on their shoulders; met the jealous knave their master in the door, who asked them once or twice what they had in their basket: I quaked for fear, lest the lunatic knave would have searched it; but fate, ordaining he should be a cuckold, held his hand. Well: on went he for a search, and away went I for foul clothes. But mark the sequel, Master Brook: I suffered the pangs of three several deaths; first, an intolerable fright, to be detected with a jealous rotten bell-wether; next, to be compassed, like a good bilbo, in the circumference of a peck, hilt to point, heel to head; and then, to be stopped in, like a strong distillation, with stinking clothes that fretted in their own grease: think of that,—a man of my kidney,—think of that,—that am as subject to heat as butter; a man of continual dissolution and thaw: it was a miracle to scape suffocation. And in the height of this bath, when I was more than half stewed in grease, like a Dutch dish, to be thrown into



the Thames, and cooled, glowing hot, in that surge, like a horse-shoe; think of that,—hissing hot,—think of that, Master Brook.

福斯塔夫

别急，白罗克大爷，您听我说下去，就可以知道我为了您的缘故去勾引这个妇人，吃了多少苦。她们把我这样装进了篓子以后，就叫两个混蛋仆人把我当做一篓脏衣服，抬到洗衣服的那里去；他们刚把我抬上肩走到门口，就碰见他们的主人，那个醋天醋地的家伙，问他们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我怕这个疯子真的要搜起篓子来，吓得浑身乱抖，可是命运注定他要做一个王八，居然他没有搜；好，于是他就到屋子里去搜查，我也就冒充着脏衣服出去啦。可是白罗克大爷，您听着，还有下文呢。我一共差不多死了三次：第一次，因为碰在这个吃醋的、带着一批喽罗的王八羔子手里，把我吓得死去活来；第二次，我让他们把我塞在篓里，像一柄插在鞘子里的宝剑一样，头朝地，脚朝天，再用那些油腻得恶心的衣服把我闷起来，您想，像我这样胃口的人，本来就是像牛油一样遇到了热气会溶化的，不闷死总算是侥天之幸；到末了，脂油跟汗水把我煎得半熟以后，这两个混蛋仆人就把我像一个滚热的出笼包子似的，向泰晤士河里丢了下去，白罗克大爷，您想，我简直像一块给铁匠打得通红的马蹄铁，放下水里，连河水都吱啦吱啦地叫起来呢！

FENTON

From time to time I have acquainted you
With the dear love I bear to fair Anne Page;
Who mutually hath answer'd my affection,
So far forth as herself might be her chooser,
Even to my wish: I have a letter from her
Of such contents as you will wonder at;
The mirth whereof so larded with my matter,
That neither singly can be manifested,
Without the show of both;
fat Falstaff Hath a great scene: the image of the jest
I'll show you here at large.
Hark, good mine host.
To-night at Herne's oak, just 'twixt twelve and one,
Must my sweet Nan present the Fairy Queen;
The purpose why, is here: in which disguise,
While other jests are something rank on foot,



Her father hath commanded her to slip
Away with Slender and with him at Eton
Immediately to marry: she hath consented:
Now, sir, Her mother, ever strong against that match
And firm for Doctor Caius, hath appointed
That he shall likewise shuffle her away,
While other sports are tasking of their minds,
And at the deanery, where a priest attends,
Straight marry her: to this her mother's plot
She seemingly obedient likewise hath Made promise to the doctor.
Now, thus it rests:
Her father means she shall be all in white,
And in that habit, when Slender sees his time
To take her by the hand and bid her go,
She shall go with him: her mother hath intended,
The better to denote her to the doctor,
For they must all be mask'd and vizarded,
That quaint in green she shall be loose enrobed,
With ribands pendent, flaring 'bout her head;
And when the doctor spies his vantage ripe,
To pinch her by the hand, and, on that token,
The maid hath given consent to go with him.

范顿

我曾经屡次告诉你我对于培琪家安小姐的深切的爱情；她对我也已经表示默许了，要是她自己做得了主，我一定可以如愿以偿的。刚才我收到了她一封信，信里所说起的事情，你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拍手称奇；原来她给我出了个好主意，而这主意又是跟一个笑料分不开的，要说到我们的事儿，就得提到那个笑料，要给你讲那个笑料，就得说一说我们的事儿。那胖骑士福斯塔夫不免要给他们捉弄，受一番惊吓了；究竟要开什么玩笑，我一五一十都跟你说了吧。（*指信*）听着，我的好老板，今夜十二点钟到一点钟之间，在赫恩橡树的近旁，我的亲爱的小安要扮成仙后的样子，为什么要这样打扮，这儿写得很明白。她父亲叫她趁着大家开玩笑开得乱哄哄的时候，就穿着这身服装，跟斯兰德悄悄地溜到伊登去结婚，她已经答应他了。可是她母亲竭力反对她嫁给斯兰德，决意把她嫁给卡厄斯，她也已经约好那个医生，叫他也趁着人家忙得不留心的时候，用同样的方式把她带到教长家里去，请一个牧



师替他们立刻成婚；她对于她母亲的这个计策，也已经假装服从的样子，答应了那医生。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她的父亲要她全身穿着白的衣服，以便认识，斯兰德看准了时机，就搀着她的手，叫她跟着走，她就跟着他走；她的母亲为了让那医生容易辨认起见，——因为他们大家都是戴着面具的——却叫她穿着宽大的浅绿色的袍子，头上系着飘扬的丝带，那医生一看有了下手的机会，便上去把她的手捏一把，这一个暗号便是叫她跟着他走的。

MISTRESS PAGE

What, have I scaped love-letters in the holiday-time of my beauty, and am I now a subject for them? Let me see.

Reads

'Ask me no reason why I love you; for though Love use Reason for his physician, he admits him not for his counsellor. You are not young, no more am I; go to then, there's sympathy: you are merry, so am I; ha, ha! then there's more sympathy: you love sack, and so do I; would you desire better sympathy? Let it suffice thee, Mistress Page,—at the least, if the love of soldier can suffice,—that I love thee. I will not say, pity me; 'tis not a soldier-like phrase: but I say, love me. By me, Thine own true knight, By day or night, Or any kind of light, With all his might For thee to fight, JOHN FALSTAFF'

What a Herod of Jewry is this! O wicked world! One that is well-nigh worn to pieces with age to show himself a young gallant! What an unweighed behavior hath this Flemish drunkard picked—with the devil's name!—out of my conversation, that he dares in this manner assay me? Why, he hath not been thrice in my company! What should I say to him? I was then frugal of my mirth: Heaven forgive me! Why, I'll exhibit a bill in the parliament for the putting down of men. How shall I be revenged on him? for revenged I will be, as sure as his guts are made of puddings.

培琪大娘

什么！我在年轻貌美的时候，都不曾收到过什么情书，现在倒有人写起情书来给我了吗？让我来看："不要问我为什么我爱你；因为爱情虽然会用理智来做治疗相思的药饵，它却是从来不听理智的劝告的。你并不年轻，我也是一样；好吧，咱们同病相怜。你爱好风流，我也是一样；哈哈，那尤其是同病相怜。你喜欢喝酒，我也是一样；咱们俩岂不是天生的一对？要是一个军人的爱可以使你满足，那么培琪大娘，你也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我已经把你爱上了。我不愿意说，可怜我吧，因为那不是一个军人所应该说的话；可是我说，爱我吧。愿意为你赴汤蹈火的，你的忠心的骑士，约翰·福斯塔夫上。"好一个胆大妄为的狗贼！哎哟，万恶的万恶的世



界！一个快要老死了的家伙，还要自命风流！真是见鬼！这个酒鬼究竟从我的谈话里抓到了什么出言不检的地方，竟敢用这种话来试探我？我还没有见过他三次面呢！我应该怎样对他说呢？那个时候，上帝饶恕我！我也只是说说笑笑罢了。哼，我要到议会里去上一个条陈，请他们把那班男人一概格杀勿论。我应该怎样报复他呢？我这一口气非出不可，这是不用问的，就像他的肠子都是用布丁做的一样。

MISTRESS FORD

We burn daylight: here, read, read; perceive how I might be knighted. I shall think the worse of fat men, as long as I have an eye to make difference of men's liking: and yet he would not swear; praised women's modesty; and gave such orderly and well-behaved reproof to all uncomeliness, that I would have sworn his disposition would have gone to the truth of his words; but they do no more adhere and keep place together than the Hundredth Psalm to the tune of 'Green Sleeves.' What tempest, I trow, threw this whale, with so many tuns of oil in his belly, ashore at Windsor? How shall I be revenged on him? I think the best way were to entertain him with hope, till the wicked fire of lust have melted him in his own grease. Did you ever hear the like?

福德大娘

废话少说，你读一读这封信；你瞧了以后，就可以知道我怎样可以封起爵来。从此以后，只要我长着眼睛，还看得清男人的模样儿，我要永远瞧不起那些胖子。可是他当着我们的面，居然不曾咒天骂地，居然赞美贞洁的女人，居然装出那么正经的样子，自称从此再也不干那种种荒唐的事了；我还真想替他发誓，他说这话是真心诚意的；谁知他说的跟他做的根本碰不到一块儿，就像圣洁的赞美诗和下流的小曲儿那样天差地别。是哪一阵暴风把这条肚子里装着许多吨油的鲸鱼吹到了温莎的海岸上来？我应该怎样报复他呢？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假意敷衍他，却永远不让他达到目的，直等罪恶的孽火把他熔化在他自己的脂油里。你有没有听见过这样的事情？

MISTRESS QUICKLY

Marry, this is the short and the long of it; you have brought her into such a canaries as 'tis wonderful. The best courtier of them all, when the court lay at Windsor, could never have brought her to such a canary. Yet there has been knights, and lords, and gentlemen, with their coaches, I warrant you, coach after coach, letter after letter, gift after gift; smelling so sweetly, all musk, and so rushling, I warrant you, in silk and gold; and in such alligant terms; and in such wine and sugar of the best and the fairest, that would have won



any woman's heart; and, I warrant you, they could never get an eye-wink of her: I had myself twenty angels given me this morning; but I defy all angels, in any such sort, as they say, but in the way of honesty: and, I warrant you, they could never get her so much as sip on a cup with the proudest of them all: and yet there has been earls, nay, which is more, pensioners; but, I warrant you, all is one with her.

桂嫂

好，干脆一句话，她一见了您，说来也叫人不相信，简直就给您迷住啦；就是女王驾幸温莎的时候，那些头儿脑儿顶儿尖儿的官儿们，也没有您这样中她的意。不瞒您说，那些乘着大马车的骑士们、老爷子们、数一数二的绅士们，去了一辆马车来了一辆马车，一封接一封的信，一件接一件的礼物，他们的身上都用麝香熏得香喷喷的，穿着用金线绣花的绸缎衣服，满口都是文绉绉的话儿，还有顶好的酒、顶好的糖，无论哪个女人都会给他们迷醉的，可是天地良心，她向他们眼睛也不曾眨过一眨。不瞒您说，今天早上人家还想塞给我二十块钱哩，可是我不要这种人家所说的不明不白的钱。说句老实话，就是叫他们中间坐第一把交椅的人来，也休想叫她陪他喝一口酒；可是尽有那些伯爵们呀，女王身边的随从们呀，一个一个在转她的念头；可是天地良心，她一点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MISTRESS PAGE

There is an old tale goes that Herne the hunter, Sometime a keeper here in Windsor forest, Doth all the winter-time, at still midnight, Walk round about an oak, with great ragg'd horns; And there he blasts the tree and takes the cattle And makes milch-kine yield blood and shakes a chain In a most hideous and dreadful manner: You have heard of such a spirit, and well you know The superstitious idle-headed eld Received and did deliver to our age This tale of Herne the hunter for a truth.

培琪大娘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是曾经在温莎这地方做过管林子的猎夫赫恩，其鬼魂常常在冬天的深夜里出现，绕着一株橡树兜圈子，头上还长着又粗又大的角，手里摇着一串链子，发出怕人的声音；他一出来，树木就要枯黄，牲畜就要害病，乳牛的乳汁会变成血液。这一个传说从前代那些迷信的人们嘴里流传下来，就好像真有这回事一样，你们各位也都听见过的。



第八节　The Merchant of Venice《威尼斯商人》

Characters

DUKE OF VENICE
PRINCE OF MOROCCO, PRINCE OF ARRAGON, Suitors to Portia
ANTONIO, a Merchant of Venice
BASSANIO, his Friend
PORTIA, a rich Heiress
NERISSA, her Waiting-maid
GRATIANO, SALANIO,
SALARINO, Friends to Antonio and Bassanio
LORENZO, in love with Jessica
SHYLOCK, a rich Jew
TUBAL, a Jew, his Friend
JESSICA, Daughter to Shylock
LAUNCELOT GOBBO, a Clown, Servant to Shylock
OLD GOBBO, Father to Launcelot
LEONARDO, Servant to Bassanio
BALTHAZAR, STEPHANO, Servants to Portia

Magnificoes of Venice, Officers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Gaoler, Servants to Portia, and other Attendants

剧中人物

威尼斯公爵
摩洛哥亲王　阿拉贡亲王　鲍西娅的求婚者
安东尼奥　威尼斯商人
巴萨尼奥　安东尼奥的朋友
鲍西娅　富家嗣女
尼莉莎　鲍西娅的侍女
葛莱西安诺　萨莱尼奥　萨拉里诺　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的朋友
罗兰佐　杰西卡的恋人



夏洛克　犹太富翁
杜伯尔　犹太人，夏洛克的朋友
杰西卡　夏洛克的女儿
朗斯洛特·高波　小丑，夏洛克的仆人
老高波　朗斯洛特的父亲
里奥那多　巴萨尼奥的仆人
鲍尔萨泽　斯丹法诺　鲍西娅的仆人
威尼斯众士绅、法庭官吏、狱史、鲍西娅家中的仆人及其他侍从

导读

《威尼斯商人》又名《威尼斯的犹太人》（The Jew of Venice）。这出戏于1598年首演，可能是莎士比亚在1596～1597年间写成的，主要情节由两个常见的故事改编而成：巴萨尼奥和鲍西娅的故事从一本名为Pecorone（意指大绵羊或笨蛋）的意大利故事集之中获得灵感；夏洛克向安东尼奥索求一磅肉作为赔偿的故事则有多个来源，其中之一是1596年出版的《雄辩家》（The Orator）英译本，作者为希尔维（Alexander Silvayn）。全剧结构严谨，情节逐步推向高潮，波澜迭起，扣人心弦，又风趣横生，喜剧气氛很浓，是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喜剧之一。当初公演时就受到伦敦观众的欢迎，以后在欧美舞台上盛演不衰。它是最早在中国舞台上演出的一个莎剧（1913年）。

全剧有两条交叉进行的情节线。第一条是“借债割肉”；第二条是“挑匣求婚”。两条情节线在“法庭诉讼”一场中汇合在一起。装扮成法学博士的鲍西娅出现在威尼斯法庭，运用智谋，挫败了夏洛克，从刀尖下救出了安东尼奥的生命。剧作家站在人文主义者的立场歌颂了幸福的爱情，也称道了友谊的可贵，批判了违反人性的贪婪、憎恨。但是剧作家采取多焦点的视角，使观众在一瞥之间也看到了受种族歧视和宗教迫害的犹太人高利贷者的内心感受。在莎翁的笔下，欧洲的犹太人第一次有机会在舞台上，声泪俱下地申诉冤屈、发出内心的不平之鸣。

犹太人取基督徒的肉并在逾越节（Passover）食用的说法，在中古时代早期就已流传。基督徒相信犹太人曾加害耶稣基督，在伊丽莎白时期的剧场舞台上，夏洛克总是留着红胡须，长着鹰钩鼻，模样十足邪恶。莎翁时代的人普遍认为：除非犹太人放弃其异教信仰和行为，否则基督徒就很难原谅或接纳他们。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一提起犹太人，就联想到放高利贷。在当时，放高利贷已经是一普遍的生财之道，只是一般人在情绪上仍对其反感。他们认为放高利贷是道德上的罪行，这种获利手段和经商不一样，不需才智本钱，就可以赚取暴利，有时甚至近乎违法，而放高利贷的人的普遍形象则是腐败、贪婪、吝啬。早于莎翁300年的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 在位期间为1272～1307年）就曾下令将犹太人逐



出英国，但在伊丽莎白时期，仍有部分犹太人居住在伦敦，只是他们碍于民风政令，必须隐瞒自己的身份及宗教信仰。

《威尼斯商人》虽然是一部成功的喜剧作品，至今活跃在戏剧舞台上，但它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这主要在其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该剧不像这一时期的其他喜剧作品一样充满欢快的情绪，而是注入深刻的思绪，触及了一些社会问题。此前大多数剧作都以恋爱婚姻为关注的焦点，主人公多是恋爱中的青年人，追求着幸福和个性解放。《威尼斯商人》中虽然也有爱情婚姻这条线索，但它的特色在于另外一条线索，它实际上是全剧的中心，即两教派之间的冲突以及两种经营方式之间的冲突：商业资本与放高利贷。

该剧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却很吸引人。剧中有两个故事，一个是贝尔蒙特的富家千金鲍西娅选女婿。她父亲临终时留下遗言，要她用三个匣子盛着不同的东西，摆在众多求婚者面前，谁猜中谁就能获得她的爱。但鲍西娅已经爱上了威尼斯商人巴萨尼奥。父亲决定的这种方式先就使我们这位性格温柔、落落大方、机智果断的女主人公不愉快。但遗嘱是不能违背的。她运用聪明才智，巧妙地回绝了很多求婚者，其中有亲王、有贵族，她都看不上。幸好巴萨尼奥作了正确的选择，这件事算是圆满结束，否则这将是一出爱情悲剧。就在他们要成婚时，鲍西娅知道了巴萨尼奥的好友安东尼奥被一位放高利贷者告发，有生命危险，而其起因正是为资助未婚夫来求婚负债，无力偿还。他们立即到威尼斯，投入有关债务的法律诉讼中。这就是全剧的另一个也是中心情节，所谓“一磅肉”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欧洲流传已久。简单地说就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事先订好契约，如到期不还本利，从债务人身上割下一磅肉来作为惩罚。这听起来太离奇了，理由很简单，正如剧中的债权人夏洛克在订约时装出一副真诚和友善所说的话：“请您告诉我，要是他到期不还，我照着约上规定的条款向他执行处罚了，那时我又有什么好处？从人身上割下来的一磅肉，这价值可比得上一磅羊肉、牛肉或山羊肉吗？我为了要博得他的好感，所以才向他卖这一个交情，要是他愿意接受我的条件，那很好；否则就算了。千万请你们不要误会了我这一番诚意。”听了这番话，谁能不相信他呢？借钱的安东尼奥就这样上了圈套，称夏洛克是“善良的犹太人”。

契约是无情的。那么夏洛克为什么要使这样的毒计呢？在古老的传说中，这个角色是个复仇者。莎士比亚在这里仍然把他写成一个复仇心很重的人，他作为犹太人要报复基督徒对他的迫害。但莎士比亚着重强调了他的更深一层的动机，即爱财如命，夏洛克是世界文学中著名的悭吝人形象，贪婪、吝啬、奸诈、狠毒都达到了极点。在家里，他聚财的手段很多，较突出的是让仆人挨饿，所以他的仆人朗斯洛特瘦得皮包骨头，只好离开他家。他爱金钱胜于一切，包括他的女儿。他把女儿整日关在家里，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他命令女儿“把我这屋子的耳朵都封起来——我说的是那些窗子；别让那些无聊的胡闹的声音钻进我的清静的府第”。这



样下去，终于使女儿觉得在家像在地狱里一般，与基督徒罗兰佐私奔，使他落得个人财两空。他的哲学是，有钱就得生利，而且得像“母羊生小羊”一般快。所以他要放高利贷，利滚利，使许多人破产，他漠不关心，我行我素。

但当安东尼奥的好友从贝尔蒙特妻子那里带了钱来，答应以三倍甚至十倍于原来三百元的数目还他以救朋友的命时，夏洛克却拒绝接受。本来，他是贪婪的，这是因为他不满足吗？其实这正是他更贪婪的表现。他之想杀死安东尼奥是蓄谋已久的。那原因，当然是为了更多地发财。不错，安东尼奥确曾骂他为杀人的狗，曾往他的犹太长袍上吐唾沫，侮辱过他。但他有更深一层的怨恨，一段旁白道出了他的真实思想：我恨他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可是尤其因为他是个傻子，借钱给人不取利钱，把咱们威尼斯城里干放债这一行的利息就压低了。要是我有一天抓住他的把柄，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向他报复我的深仇大恨。在去法庭控告安东尼奥之前还说：“只要威尼斯没有他，生意买卖全凭我一句话了。”这一点，安东尼奥心里最明白，他在法庭上说：“他要的是我的命，我也知道他的原因，有多少次，人家落在他手里，还不出钱来，弄得走投无路，跑来向我求助，是我帮助他们解除了他的压迫，所以他才恨我。”

可是他的阴谋并未得逞。鲍西娅装扮成律师出庭，指出割肉时不准流血。否则反过来他要受惩罚。他只好放弃一磅肉的要求，提出三倍于原款数额的偿还（原先十倍他都不要），鲍西娅不答应，他就提出还本，鲍西娅也不答应，他撤诉，鲍西娅反告他意欲谋害安东尼奥，连撤诉也来不及了。结果，按当地法律，以企图谋害威尼斯公民罪论处，他吝啬一生辛苦攒下的财产一半充公，另一半由安东尼奥掌管，待他死后，由他女儿女婿继承。夏洛克自作自受，害人反害己。

《威尼斯商人》中另一个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是鲍西娅，她虽是个阔家小姐，但因早年丧母，培养了开放、勇敢机智的品质，面对一群求婚者，她能应付自如，对他们的一番评论更显示出她的慧眼卓识。当丈夫的朋友陷于危险境地时，她毅然女扮男装出庭辩护，凭着机智和灵巧，战胜了对手。法庭一场是全剧的高潮。鲍西娅先是对夏洛克说了很多替当事人求情的话，想以上帝所嘉许的慈悲怜悯心打动对方。并提出加倍偿还本金和利息。对方不肯让步，安东尼奥只有袒露出胸脯受死，夏洛克却得意洋洋地把称肉的天平拿出来。法庭即将宣判让夏洛克去取肉。在这危急的关头，剧情发生重大转折，鲍西娅聪明睿智，有板有眼地说道：“且慢，这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只是写明着一磅肉；所以你可以照约拿一磅肉去，可是在割肉的时候要是流下一滴基督徒的血，你的土地、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就要全部充公。”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听了这些话，只好住手。化险为夷，鲍西娅功不可没。而当她回到贝尔蒙特家里，与丈夫逗乐、玩笑，展示了她的充盈的生活情趣和女性的美丽光彩。

但也有人指出鲍西娅这样的辩护是不妥当的。因为双方有约在先，都承担了履



行的责任，安东尼奥也提不出什么异议，夏洛克的要求正当合理，既要割肉，就必得流血，是很自然的事。这虽是个法律问题，但也透露出这个故事存在着一点不和谐。这就是我们说这戏里有一点儿阴影的原因。莎士比亚不是疏忽，造成了这样的漏洞，他知道这种歧义性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但他仍要这么写，因为现实世界是错综复杂，善恶纠结的，人物的性格也千差万别，戏剧要反映生活的全体，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生活机械地分割成对和错两部分。歧义性被视为莎士比亚戏剧的重要特征之一。

莎剧的讽刺、批判力量，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虽然作者本人也许不是有意要这样写。例如夏洛克一方面贪婪、刻毒，另一方面却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他的委曲讲出来，人们没有理由反驳：

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着我的亏蚀，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

本来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一个万人唾骂的“恶狗”。但在戏中莎士比亚通过写他命运的两个方面把他塑造成极敏感、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这就加深了观众对生活与人性复杂性的认识。他的形象与一般的悭吝人不同即在此，如果相同就没有味道。

夏洛克和鲍西娅这两个主要人物在剧中分别代表两个世界。前者代表现实的世界，是铅灰色的、令人沮丧的，充满着阴谋，散发着铜臭，其背景在威尼斯。而鲍西娅所在的世界是贝尔蒙特理想乡，月光皎洁、温柔，音乐和歌声欢快动听，友谊和爱情散发出迷人的芬芳。莎士比亚着重在对比中描写这两个世界。值得注意的是，阴影还是多了一点儿。铅灰色的世界向皎洁的世界挤压。就连鲍西娅也感到精神上的郁闷，她厌恶涌向她这个纯净世界的俗不可耐的王公贵族们。她一出场就对侍女尼莉莎说：“我这个小小的身体已经厌倦了这个广大的世界了。”

1589 年，英国剧作家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所写的《马耳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演出后，可能对莎士比亚造成了影响。马洛所描写的犹太人白若巴（Barabas）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白若巴在剧中没有敌手，只有戏外的观众能谴责他。莎士比亚所描写的夏洛克则有所不同。

莎翁的夏洛克这一角色塑造得完整而真实。他头脑精明，行事谨慎，口才流利，以放高利贷大发横财，让基督徒有憎恨他的理由。其中的冲突不只有种族和财务问



题，也象征了两种全然不同的宗教、生活和价值观。夏洛克过着节制吝啬的生活，轻蔑基督徒生活的奢华浪费。事实上，在当时就常见威尼斯商人穿着华丽，宛如王室贵族。

另外，对夏洛克而言，善人的定义是经济状况足以维生，其他的道德或抽象的价值规则毫无意义。剧中的基督徒与夏洛克代表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物，例如，巴萨尼奥因生活奢侈，阮囊羞涩，为攀阔亲事，只得向好友借钱，好友则为其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而夏洛克却对金钱以外的东西都无动于衷。

鲍西娅所居住的贝尔蒙特（Belmont）在本剧中象征一个不寻常的地点，这个地名的意思是"美丽的山丘"。当地平静和谐，这与拥挤纷乱和斤斤计较的威尼斯形成强烈对比。

鲍西娅的住所象征井然有序、物质生活不乏，而鲍西娅本人更是具有理想的基督徒形象。她慷慨奉献，洞察力敏锐，具有活力，反应灵敏。夏洛克仅依借据所载，不容变更。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致使夏洛克依约不得让安东尼奥留下半滴血。这种破解的手法在当时很盛传，也因此，莎翁主要要呈现的并不是令人激赏的机智，而是要表现鲍西娅战胜了邪恶。

除此之外，《威尼斯商人》也对爱情和友情多所着墨。曾有人试图以同性恋来诠释安东尼奥与巴萨尼奥之间的情谊，因为两人都曾表示对方的性命胜于自己。尽管有这种指涉，但众人最后返回贝尔蒙特的那一幕，似乎又暗示爱情更胜友情一筹。

鲍西娅是本剧的女性灵魂人物，和夏洛克特别互相托衬。在故事中，基督徒对于批评持开放态度，犹太人则严守自己的行为准则。伊丽莎白时期，鲍西娅较常成为此剧的核心人物。到了19世纪，夏洛克却时常跃升为主角，使其他角色黯然失色，甚至连最后在贝尔蒙特的逗趣一幕都被删掉。评论家史铎尔（E. E. Stoll）表示，伊丽莎白时期的民众对吝啬、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故不足以成为本剧的中心人物。不过，夏洛克仍大受剧场演员的欢迎。

在《威尼斯商人》中，爱情占的篇幅并不多，所谓的爱情，其实是婚姻，而且总不如在《仲夏夜之梦》中那样纯洁了。例如巴萨尼奥在选匣子时对人们追逐钱财表示轻蔑和鄙视、发了一通议论，但他处心积虑要娶鲍西娅不也是为了那份丰厚的嫁妆吗？那位罗兰佐自有不能与恋人相会的苦楚，但他后来与情人私奔时也不忘卷走未来岳父的家私。至于比夏洛克更有人情味的商人安东尼奥，受尽折磨没有什么收获，仍然留在冷酷的散发着铜臭气的现实世界里，没有什么喜相。

总之，莎士比亚在现实中找不到欢快的东西，只好把喜剧世界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让新婚的人儿在那里过幸福的生活。而对生活的纵深开掘，使他塑造了夏洛克这个蕴含极丰富的人物形象。夏洛克与福斯塔夫、哈姆雷特并称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三大典型。

舞台上诠释夏洛克的方式有多种。他时而代表魔鬼的化身，时而成为喜剧里的

恶棍，偶尔也会展现受到曲解与委屈的可怜形象，引起观众的同情，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这种诉诸情感的诠释手法由 1814 年英国演员爱德蒙·金（Edmund Kean）首创，其后也影响了劳伦斯·奥利佛对这个角色的诠释。

现代的剧场则倾向于将夏洛克塑造成一名受害人。他因为周遭人对宗教抱持偏执顽固的立场，因而被误解。这尤其表现在他自辩的那一段话上，难道因为宗教信仰不同，他就应该受到他人的道德伦理准则所批判吗？莎士比亚以这段话呈现出夏洛克的人性。

20 世纪以后，《威尼斯商人》因对犹太人的偏见而引发不少种族议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剧已转为问题剧，多数人不再以轻松的眼光看待这个故事，原来的喜剧成分也就消失无踪了。

PORTIA

If to do were as easy as to know what were good to do, chapels had been churches, and poor men's cottages princes' palaces. It is a good divine that follows his own instructions: I can easier teach twenty what were good to be done, than be one of the twenty to follow mine own teaching. The brain may devise laws for the blood, but a hot temper leaps o'er a cold decree: such a hare is madness the youth, to skip o'er the meshes of good counsel the cripple. But this reasoning is not in the fashion to choose me a husband. O me, the word 'choose!' I may neither choose whom I would nor refuse whom I dislike; so is the will of a living daughter curbed by the will of a dead father. Is it not hard, Nerissa, that I cannot choose one nor refuse none?

鲍西娅

倘使做一件事情就跟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一样容易，那么小教堂都要变成大礼拜堂，穷人的草屋都要变成王侯的宫殿了。一个好的说教师才会遵从他自己的训诲；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事，可是要我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履行我自己的教训，我就要敬谢不敏了。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蔑弃不顾；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藩篱。可是我这样大发议论，是不会帮助我选择一个丈夫的。唉，说什么选择！我既不能选择我所中意的人，又不能拒绝我所憎厌的人；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志，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钳制。尼莉莎，像我这样不能选择，也不能拒绝，不是太叫人难堪了吗？

PORTIA

I pray you, tarry: pause a day or two



Before you hazard; for, in choosing wrong,
I lose your company: therefore forbear awhile.
There's something tells me, but it is not love,
I would not lose you; and you know yourself,
Hate counsels not in such a quality.
But lest you should not understand me well,—
And yet a maiden hath no tongue but thought,—
I would detain you here some month or two
Before you venture for me. I could teach you
How to choose right, but I am then forsworn;
So will I never be: so may you miss me;
But if you do, you'll make me wish a sin,
That I had been forsworn. Beshrew your eyes,
They have o'erlook'd me and divided me;
One half of me is yours, the other half yours,
Mine own, I would say; but if mine, then yours,
And so all yours. O, these naughty times
Put bars between the owners and their rights!
And so, though yours, not yours.
Prove it so, Let fortune go to hell for it, not I.
I speak too long; but 'tis to peize the time,
To eke it and to draw it out in length,
To stay you from election.

鲍西娅

请您不要太急，停一两天再赌运气吧；因为要是您选得不对，咱们就不能再在一块儿，所以请您暂时缓一下吧。我心里仿佛有一种什么感觉——可是那不是爱情——告诉我我不愿失去您；您一定也知道，嫌憎是不会向人说这种话的。一个女孩儿家本来不该信口说话，可是唯恐您不能懂得我的意思，我真想留您在这儿住上一两个月，然后再让您为我冒险一试。我可以教您怎样选才不会有错；可是这样我就要违犯了誓言，那是断断不可的；然而那样您也许会选错；要是您选错了，您一定会使我起了一个有罪的愿望，懊悔我不该为了不敢背誓而忍心让您失望。顶可恼的是您这一双眼睛，它们已经瞧透了我的心，把我分成两半：半个我是您的，还有那半个我也是您的——不，我的意思是说那半个我是我的，可是既然是我的，也就是您的，所以整个儿的我都是您的。唉！都是这些无聊的世俗礼法，使人们不能享受

他们合法的权利；所以我虽然是您的，却又不是您的。要是结果真是这样，造孽的是那命运，不是我。我说得太啰嗦了，可是我的目的是要尽量拖延时间，不放您马上就去选择。

PORTIA

Away, then! I am lock'd in one of them:
If you do love me, you will find me out.
Nerissa and the rest, stand all aloof.
Let music sound while he doth make his choice;
Then, if he lose, he makes a swan-like end,
Fading in music: that the comparison
May stand more proper, my eye shall be the stream
And watery death-bed for him.
He may win; And what is music then?
Then music is Even as the flourish when true subjects bow
To a new-crowned monarch: such it is
As are those dulcet sounds in break of day
That creep into the dreaming bridegroom's ear,
And summon him to marriage.
Now he goes,
With no less presence, but with much more love,
Than young Alcides, when he did redeem
The virgin tribute paid by howling Troy
To the sea-monster: I stand for sacrifice
The rest aloof are the Dardanian wives,
With bleared visages, come forth to view
The issue of the exploit. Go, Hercules!
Live thou, I live: with much, much more dismay
I view the fight than thou that makest the fray

鲍西娅

那么去吧！在那三个匣子中间，有一个里面锁着我的小像；您要是真的爱我，您会把我找出来的。尼莉莎，你跟其余的人都站开些。在他选择的时候，把音乐奏起来，要是他失败了，好让他像天鹅一样在音乐声中死去；把这比喻说得更确当一些，我的眼睛就是他葬身的清流。也许他会胜利的；那么那音乐又像什么呢？那时



候音乐就像忠心的臣子俯伏迎迓新加冕的君王的时候所吹奏的号角，又像是黎明时分送进正在做着好梦的新郎的耳中，催他起来举行婚礼的甜柔的琴韵。现在他去了，他的沉毅的姿态，就像年轻的赫拉克勒斯奋身前去，在特洛伊人的呼叫声中，把他们祭献给海怪的处女拯救出来一样，可是他心里却藏着更多的爱情，我站在这儿做牺牲，她们站在旁边，就像泪眼模糊的特洛伊妇女们，出来看这场争斗的结果。去吧，赫拉克勒斯！我的生命悬在你手里，但愿你安然生还；我这观战的人心中比你上场作战的人还要惊恐万倍！

PORTIA

You see me, Lord Bassanio, where I stand, Such as I am:
Though for myself alone
I would not be ambitious in my wish,
To wish myself much better; yet, for you
I would be trebled twenty times myself;
A thousand times more fair, ten thousand times more rich;
That only to stand high in your account,
I might in virtue, beauties, livings, friends,
Exceed account; but the full sum of me
Is sum of something, which, to term in gross,
Is an unlesson'd girl, unschool'd, unpractised;
Happy in this, she is not yet so old
But she may learn; happier than this,
She is not bred so dull but she can learn;
Happiest of all is that her gentle spirit
Commits itself to yours to be directed,
As from her lord, her governor, her king.
Myself and what is mine to you and yours
Is now converted: but now I was the lord
Of this fair mansion, master of my servants,
Queen o'er myself: and even now, but now,
This house, these servants and this same myself
Are yours, my lord: I give them with this ring;
Which when you part from, lose, or give away,
Let it presage the ruin of your love
And be my vantage to exclaim on you.



鲍西娅

巴萨尼奥公子，您瞧我站在这儿，不过是这样的一个人。虽然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不愿妄想自己比现在的我更好一点；可是为了您的缘故，我希望我能够六十倍胜过我的本身，再加上一千倍的美丽，一万倍的富有；我但愿我有无比的贤德、美貌、财产和亲友，好让我在您的心目中占据一个很高的位置。可是我这一身却是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不学无术、没有教养、缺少见识的女子；幸亏她的年纪还不是顶大，来得及发奋学习；她的天资也不是顶笨，可以加以教导；尤其大幸的，她有一颗柔顺的心灵，愿意把它奉献给您，听从您的指导，把您当做她的主人、她的统治者和她的君王。我自己以及我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变成您的所有了；刚才我还拥有着这一座华丽的大厦，我的仆人都听从着我的指挥，我是支配我自己的女王，可是就在现在，这屋子、这些仆人和这一个我，都是属于您的了，我的夫君。凭着这一个指环，我把这一切完全呈献给您；要是您让这指环离开您的身边，或者把它丢了，或者把它送给别人，那就预示着您的爱情的毁灭，我可以因此责怪您的。

PORTIA

They shall, Nerissa; but in such a habit,
That they shall think we are accomplished
With that we lack.
I'll hold thee any wager,
When we are both accoutred like young men,
I'll prove the prettier fellow of the two,
And wear my dagger with the braver grace,
And speak between the change of man and boy
With a reed voice, and turn two mincing steps
Into a manly stride, and speak of frays
Like a fine bragging youth, and tell quaint lies,
How honourable ladies sought my love,
Which I denying, they fell sick and died;
I could not do withal; then I'll repent,
And wish for all that, that I had not killed them;
And twenty of these puny lies I'll tell,
That men shall swear I have discontinued school
Above a twelvemonth. I have within my mind
A thousand raw tricks of these bragging Jacks,



Which I will practise.

鲍西娅

他们将会看见我们，尼莉莎，可是我们要打扮得叫他们认不出我们的本来面目。我可以拿无论什么东西跟你打赌，要是我们都扮成了少年男子，我一定比你漂亮点儿，带起刀子来也比你格外神气点儿；我会沙着喉咙讲话，就像一个正在发育的男孩子一样；我会把两个姗姗细步并成一个男人家的阔步；我会学着那些爱吹牛的哥儿们的样子，谈论一些击剑比武的玩意儿，再随口编造些巧妙的谎话，什么谁家的千金小姐爱上了我啦，我不接受她的好意，她害起病来死啦，我怎么心中不忍，后悔不该害了人家的性命啦以及二十个诸如此类的无关紧要的谎话，人家听见了，一定以为我走出学校的门还不满一年。这些爱吹牛的娃娃们的鬼花样儿我有一千种在脑袋里，都可以搬出来应用。

PORTIA

The quality of mercy is not strain'd,
It droppeth as the gentle rain from heaven
Upon the place beneath: it is twice blest;
It blesseth him that gives and him that takes:
'Tis mightiest in the mightiest: it becomes
The throned monarch better than his crown;
His sceptre shows the force of temporal power,
The attribute to awe and majesty,
Wherein doth sit the dread and fear of kings;
But mercy is above this sceptred sway;
It is enthroned in the hearts of kings,
It is an attribute to God himself;
And earthly power doth then show likest
God's When mercy seasons justice.
Therefore, Jew,
Though justice be thy plea, consider this,
That, in the course of justice, none of us
Should see salvation: we do pray for mercy;
And that same prayer doth teach us all to render
The deeds of mercy. I have spoke thus much
To mitigate the justice of thy pl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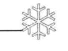
Which if thou follow, this strict court of Venice
Must needs give sentence 'gainst the merchant there.

鲍西娅

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予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与公道调合，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所以，犹太人，虽然你所要求的是公道，可是请你想一想，要是真的按照公道执行起赏罚来，谁也没有死后得救的希望；我们既然祈祷着上帝的慈悲，就应该按照祈祷的指点，自己做一些慈悲的事。我说了这一番话，为的是希望你能够从你的法律的立场上作几分让步；可是如果你坚持着原来的要求，那么威尼斯的法庭是执法无私的，只好把那商人宣判定罪了。

SHYLOCK

Signior Antonio, many a time and oft
In the Rialto you have rated me
About my moneys and my usances:
Still have I borne it with a patient shrug,
For sufferance is the badge of all our tribe.
You call me misbeliever, cut-throat dog,
And spit upon my Jewish gaberdine,
And all for use of that which is mine own.
Well then, it now appears you need my help:
Go to, then; you come to me, and you say
'Shylock, we would have moneys:' you say so;
You, that did void your rheum upon my beard
And foot me as you spurn a stranger cur
Over your threshold: moneys is your suit
What should I say to you?
Should I not say 'Hath a dog money?
Is it possible
A cur can lend three thousand ducats?'
Or Shall I bend low and in a bondman's key,



With bated breath and whispering humbleness,
Say this; 'Fair sir, you spit on me on Wednesday last;
You spurn'd me such a day; another time
You call'd me dog; and for these courtesies
I'll lend you thus much moneys'?

夏洛克

安东尼奥先生，好多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说我盘剥取利，我总是忍气吞声，耸耸肩膀，没有跟您争辩，因为忍受迫害本来是我们民族的特色。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只因为我用我自己的钱博得几个利息。好，看来现在是您来向我求助了；您跑来见我，您说，"夏洛克，我们要几个钱，"您这样对我说。您把唾沫吐在我的胡子上，用您的脚踢我，好像我是您门口的一条野狗一样；现在您却来问我要钱，我应该怎样对您说呢？我要不要这样说，"一条狗会有钱吗？一条恶狗能够借人三千块钱吗？"或者我应不应该弯下身子，像一个奴才似的低声下气，恭恭敬敬地说，"好先生，您在上星期三用唾沫吐在我身上；有一天您用脚踢我；还有一天您骂我狗；为了报答您这许多恩典，所以我应该借给您这么些钱吗？"

LAUNCELOT

Certainly my conscience will serve me to run from this Jew my master. The fiend is at mine elbow and tempts me saying to me 'Gobbo, Launcelot Gobbo, good Launcelot,' or 'good Gobbo,' or good Launcelot Gobbo, use your legs, take the start, run away. My conscience says 'No; take heed,' honest Launcelot; take heed, honest Gobbo, or, as aforesaid, 'honest Launcelot Gobbo; do not run; scorn running with thy heels.' Well, the most courageous fiend bids me pack: 'Via!' says the fiend; 'away!' says the fiend; 'for the heavens, rouse up a brave mind,' says the fiend, 'and run.' Well, my conscience, hanging about the neck of my heart, says very wisely to me 'My honest friend Launcelot, being an honest man's son,' or rather an honest woman's son; for, indeed, my father did something smack, something grow to, he had a kind of taste; well, my conscience says 'Launcelot, budge not.' 'Budge,' says the fiend. 'Budge not,' says my conscience. 'Conscience,' say I, 'you counsel well;' ' Fiend,' say I, 'you counsel well:' to be ruled by my conscience, I should stay with the Jew my master, who, God bless the mark, is a kind of devil; and, to run away from the Jew, I should be ruled by the fiend, who, saving your reverence, is the devil himself. Certainly the Jew is the very devil incarnal; and, in my conscience, my

conscience is but a kind of hard conscience, to offer to counsel me to stay with the Jew. The fiend gives the more friendly counsel: I will run, fiend; my heels are at your command; I will run.

朗斯洛特

要是我从我的主人这个犹太人的家里逃走，我的良心是一定要责备我的。可是魔鬼拉着我的臂膀，引诱着我，对我说，"高波，朗斯洛特·高波，好朗斯洛特，拔起你的腿来，开步，走！"我的良心说，"不，留心，老实的朗斯洛特；留心，老实的高波；"或者就是这么说，"老实的朗斯洛特·高波，别逃跑；用你的脚跟把逃跑的念头踢得远远的。"好，那个大胆的魔鬼却劝我卷起铺盖滚蛋；"去呀！"魔鬼说，"去呀！看在老天的面上，鼓起勇气来，跑吧！"好，我的良心挽住我心里的脖子，很聪明地对我说，"朗斯洛特我的老实朋友，你是一个老实人的儿子，"——或者还不如说一个老实妇人的儿子，因为我的父亲的确有点儿不大那个，有点儿很丢脸的坏脾气——好，我的良心说，"朗斯洛特，别动！"魔鬼说，"动！"我的良心说，"别动！""良心，"我说，"你说得不错；""魔鬼，"我说，"你说得有理。"要是听良心的话，我就应该留在我的主人那犹太人家里，上帝恕我这样说，他也是一个魔鬼；要是从犹太人的地方逃走，那么我就要听从魔鬼的话，对不住，他本身就是魔鬼。可是我说，那犹太人一定就是魔鬼的化身；凭良心说话，我的良心劝我留在犹太人地方，未免良心太狠。还是魔鬼的话说得像个朋友。我要跑，魔鬼；我的脚跟听从着你的指挥；我一定要逃跑。

MOROCCO

Some god direct my judgment! Let me see;
I will survey the inscriptions back again.
What says this leaden casket?
'Who chooseth me must give and hazard all he hath.
' Must give: for what? for lead? hazard for lead?
This casket threatens.
Men that hazard all
Do it in hope of fair advantages:
A golden mind stoops not to shows of dross;
I'll then nor give nor hazard aught for lead.
What says the silver with her virgin hue?
'Who chooseth me shall get as much as he deserves.
' As much as he deserves! Pause there, Morocco,



And weigh thy value with an even hand:
If thou be'st rated by thy estimation,
Thou dost deserve enough; and yet enough
May not extend so far as to the lady:
And yet to be afeard of my deserving
Were but a weak disabling of myself.
As much as I deserve!
Why, that's the lady:
I do in birth deserve her, and in fortunes,
In graces and in qualities of breeding;
But more than these, in love I do deserve.
What if I stray'd no further, but chose here?
Let's see once more this saying graved in gold
'Who chooseth me shall gain what many men desire.
' Why, that's the lady; all the world desires her;
From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they come,
To kiss this shrine, this mortal-breathing saint:
The Hyrcanian deserts and the vasty wilds
Of wide Arabia are as thoroughfares now
For princes to come view fair Portia:
The watery kingdom, whose ambitious head
Spits in the face of heaven, is no bar
To stop the foreign spirits, but they come,
As o'er a brook, to see fair Portia.
One of these three contains her heavenly picture.
Is't like that lead contains her?
'Twere damnation
To think so base a thought: it were too gross
To rib her cerecloth in the obscure grave.
Or shall I think in silver she's immured,
Being ten times undervalued to tried gold?
O sinful thought!
Never so rich a gem
Was set in worse than gold.
They have in England



A coin that bears the figure of an angel
Stamped in gold, but that's insculp'd upon;
But here an angel in a golden bed
Lies all within.
Deliver me the key:
Here do I choose, and thrive I as I may!

摩洛哥亲王

求神明指示我！让我看；我且先把匣子上面刻着的字句再推敲一遍。这一个铅匣子上面说些什么？“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必须准备牺牲；为什么？为了铅吗？为了铅而牺牲一切吗？这匣子说的话儿倒有些吓人。人们为了希望得到重大的利益，才会不惜牺牲一切；一颗贵重的心，决不会屈躬俯就鄙贱的外表；我不愿为了铅的缘故而作任何的牺牲。那个色泽皎洁的银匣子上面说些什么？“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且慢，摩洛哥，把你自己的价值作一下公正的估计吧。照你自己判断起来，你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可是也许凭着你这几分长处，还不配娶到这样一位小姐；然而我要是疑心我自己不够资格，那未免太小看自己了。得到我所应得的东西！当然那就是指这位小姐而说的；讲到家世、财产、人品、教养，我在哪一点上配不上她？可是超乎这一切之上，凭着我这一片深情，也就应该配得上她了。那么我不必迟疑，就选了这一个匣子吧。让我再瞧瞧那金匣子上说些什么话：“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众人所希求的东西。”啊，那正是这位小姐了；整个儿的世界都希求着她，他们从地球的四角迢迢而来，顶礼这位尘世的仙真：赫堪尼亚的沙漠和广大的阿拉伯的辽阔的荒野，现在已经成为各国王子们前来瞻仰美貌的鲍西娅的通衢大道；把唾沫吐在天庭面上的傲慢不逊的海洋，也不能阻止外邦的远客，他们越过汹涌的波涛，就像跨过一条小河一样，为了要看一看鲍西娅的绝世姿容。在这三只匣子中间，有一只里面藏着她的天仙似的小像。难道那铅匣子里会藏着她吗？想起这样一个卑劣的思想，就是一种亵渎；就算这是个黑暗的坟，里面放的是她的寿衣，也都嫌罪过。那么她是会藏在那价值只及纯金十分之一的银匣子里面吗？啊，罪恶的思想！这样一颗珍贵的珠宝，决不会装在比金子低贱的匣子里。英国有一种金子铸成的钱币，表面上刻着天使的形象；这儿的天使，拿金子做床，却躲在黑暗里。把钥匙交给我；我已经选定了，但愿我的希望能够实现！

SHYLOCK

To bait fish withal: if it will feed nothing else, it will feed my revenge. He hath disgraced me, and hindered me half a million; laughed at my losses, mocked at my gains,



scorned my nation, thwarted my bargains, cooled my friends, heated mine enemies; and what's his reason? I am a Jew. Hath not a Jew eyes? hath not a Jew hands, organs, dimensions, senses, affections, passions? fed with the same food, hurt with the same weapons, subject to the same diseases, healed by the same means, warmed and cooled by the same winter and summer, as a Christian is? If you prick us, do we not bleed? if you tickle us, do we not laugh? if you poison us, do we not die? and if you wrong us, shall we not revenge? If we are like you in the rest, we will resemble you in that. If a Jew wrong a Christian, what is his humility? Revenge. If a Christian wrong a Jew, what should his sufferance be by Christian example? Why, revenge. The villany you teach me, I will execute, and it shall go hard but I will better the instruction.

夏洛克

拿来钓鱼也好；即使他的肉不中吃，至少也可以出出我这一口气。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着我的亏蚀，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们都跟你们一样，那么在这一点上也是彼此相同的。要是一个犹太人欺侮了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怎样表现他的谦逊？报仇。要是一个基督徒欺侮了一个犹太人，那么照着基督徒的榜样，那犹太人应该怎样表现他的宽容？报仇。你们已经把残虐的手段教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哩。

PORTIA

There are some shrewd contents in yon same paper, That steals the colour from Bassanio's cheek: Some dear friend dead; else nothing in the world Could turn so much the constitution Of any constant man. What, worse and worse! With leave, Bassanio: I am half yourself, And I must freely have the half of anything That this same paper brings you.

BASSANIO

O sweet Portia,
Here are a few of the unpleasant'st words
That ever blotted paper! Gentle lady,



When I did first impart my love to you,
I freely told you, all the wealth
I had Ran in my veins, I was a gentleman;
And then I told you true: and yet, dear lady,
Rating myself at nothing, you shall see
How much I was a braggart.
When I told you My state was nothing,
I should then have told you
That I was worse than nothing; for, indeed,
I have engaged myself to a dear friend,
Engaged my friend to his mere enemy,
To feed my means.
Here is a letter, lady;
The paper as the body of my friend,
And every word in it a gaping wound,
Issuing life-blood.
But is it true, Salerio?
Have all his ventures fail'd?
What, not one hit?
From Tripolis, from Mexico and England, From Lisbon, Barbary and India?
And not one vessel 'scape the dreadful touch
Of merchant-marring rocks?

鲍西娅

那信里一定有些什么坏消息，巴萨尼奥的脸色都变白了；多半是一个什么好朋友死了，否则不会有别的事情会把一个堂堂男子激动到这个样子的。怎么，越来越糟了！恕我冒渎，巴萨尼奥，我是您自身的一半，这封信所带给您的任何不幸的消息，也必须让我分一半去。

巴萨尼奥

啊，亲爱的鲍西娅！这信里所写的，是自有纸墨以来最悲惨的字句。好小姐，当我初次向您倾吐我的爱慕之忱的时候，我坦白地告诉您，我的高贵的家世是我仅有的财产，那时我并没有向您说谎；可是，亲爱的小姐，单单把我说成一个两袖清风的寒士，还未免夸张过分，因为我不但一无所有，而且还负着一身债务；不但欠了我的一个好朋友许多钱，还累他为了我的缘故，欠了他仇家的钱。这一封信，小



姐，那信纸就像是我朋友的身体，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处血淋淋的创伤。可是，萨莱尼奥，那是真的吗？难道他的船舶都一起遭难了？竟没有一艘平安到港吗？从特里坡利斯、墨西哥、英国、里斯本、巴巴里和印度来的船只，没有一艘能够逃过那些毁害商船的礁石的可怕的撞击吗？

ANTONIO

But little: I am arm'd and well prepared.
Give me your hand, Bassanio: fare you well!
Grieve not that I am fallen to this for you;
For herein Fortune shows herself more kind
Than is her custom: it is still her use
To let the wretched man outlive his wealth,
To view with hollow eye and wrinkled brow
An age of poverty; from which lingering penance
Of such misery doth she cut me off.
Commend me to your honourable wife:
Tell her the process of Antonio's end;
Say how I loved you, speak me fair in death;
And, when the tale is told, bid her be judge
Whether Bassanio had not once a love.
Repent but you that you shall lose your friend,
And he repents not that he pays your debt;
For if the Jew do cut but deep enough,
I'll pay it presently with all my heart.

安东尼奥

我没有多少话要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把你的手给我，巴萨尼奥，再会吧！不要因为我为了你的缘故遭到这种结局而悲伤，因为命运对我已经特别照顾了：她往往让一个不幸的人在家产荡尽以后继续活下去，用他凹陷的眼睛和满是皱纹的额角去挨延贫困的暮年；这一种拖延时日的刑罚，她已经把我豁免了。替我向尊夫人致意，告诉她安东尼奥的结局；对她说我怎样爱你，又怎样从容就死；等到你把这一段故事讲完以后，再请她判断一句，巴萨尼奥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真心爱他的朋友。不要因为你将要失去一个朋友而懊恨，替你还债的人是死而无怨的；只要那犹太人的刀刺得深一点，我就可以在一刹那的时间把那笔债完全还清。



LORENZO

How sweet the moonlight sleeps upon this bank!
Here will we sit and let the sounds of music
Creep in our ears: soft stillness and the night
Become the touches of sweet harmony.
Sit, Jessica. Look how the floor of heaven
Is thick inlaid with patines of bright gold:
There's not the smallest orb which thou behold'st
But in his motion like an angel sings,
Still quiring to the young-eyed cherubins;
Such harmony is in immortal souls;
But whilst this muddy vesture of decay
Doth grossly close it in, we cannot hear it.

JESSICA

I am never merry when I hear sweet music.

LORENZO

The reason is, your spirits are attentive:
For do but note a wild and wanton herd,
Or race of youthful and unhandled colts,
Fetching mad bounds, bellowing and neighing loud,
Which is the hot condition of their blood;
If they but hear perchance a trumpet sound,
Or any air of music touch their ears,
You shall perceive them make a mutual stand,
Their savage eyes turn'd to a modest gaze
By the sweet power of music: therefore the poet
Did feign that Orpheus drew trees, stones and floods;
Since nought so stockish, hard and full of rage,
But music for the time doth change his nature.
The man that hath no music in himself,
Nor is not moved with concord of sweet sounds,
Is fit for treasons, stratagems and spoils;
The motions of his spirit are dull as night
And his affections dark as Erebus:
Let no such man be trusted. Mark the music.



罗兰佐

月光多么恬静地睡在山坡上！我们就在这儿坐下来，让音乐的声音悄悄送进我们的耳边；柔和的静寂和夜色，是最足以衬托出音乐的甜美的。坐下来，杰西卡。瞧，天宇中嵌满了多少灿烂的金钹；你所看见的每一颗微小的天体，在转动的时候都会发出天使般的歌声，永远应和着嫩眼的天婴的妙唱。在永生的灵魂里也有这一种音乐，可是当它套上这一具泥土制成的俗恶易朽的皮囊以后，我们便再也听不见了。

杰西卡

我听见了柔和的音乐，总觉得有些惆怅。

罗兰佐

这是因为你有一个敏感的灵魂。你只要看一群不服管束的畜生，或是那野性未驯的小马，逞着它们奔放的血气，乱跳狂奔，高声嘶叫，倘然偶尔听到一声喇叭，或是任何乐调，就会一齐立定，它们狂野的眼光，因为中了音乐的魅力，变成温和的注视。所以诗人会造出俄耳甫斯用音乐感动木石、平息风浪的故事，因为无论怎样坚硬顽固和狂暴的事物，音乐都可以立刻改变它们的性质；灵魂里没有音乐，或是听了甜蜜和谐的乐声而不会感动的人，都是擅长为非作恶、使奸弄诈的；他们的灵魂像黑夜一样昏沉，他们的感情像鬼蜮一样幽暗；这种人是不可信任的。听这音乐！

第九节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仲夏夜之梦》

Characters

THESEUS, Duke of Athens
HIPPOLYTA, Queen of the Amazons, betrothed to Theseus
EGEUS, Father to Hermia
LYSANDER, DEMETRIUS, in love with Hermia
PHILOSTRATE, Master of the Revels to Theseus
HERMIA, Daughter to Egeus, in love with Lysander
HELENA, in love with Demetrius
QUINCE, a Carpenter



SNUG, a Joiner
BOTTOM, a Weaver
FLUTE, a Bellows-mender
SNOUT, a Tinker
STARVELING, a Tailor
OBERON, King of the Fairies
TITANIA, Queen of the Fairies
PUCK, or Robin Goodfellow
PEASE-BLOSSOM, COBWEB,
MOTH, MUSTARD-SEED,
Fairies Other Fairies attending on their King and Queen Attendants on Theseus and Hippolyta

剧中人物

忒修斯　雅典公爵
希波吕忒　阿玛宗女王，忒修斯之未婚妻
伊吉斯　赫米娅之父
拉山德　狄米特律斯　同恋赫米娅
菲劳斯特莱特　忒修斯的掌戏乐之官
昆斯　木匠
斯纳格　细工木匠
海丽娜　恋狄米特律斯
波顿　织工
弗鲁特　修风箱者
斯诺特　补锅匠
斯塔佛林　裁缝
赫米娅　伊吉斯之女，恋拉山德
奥布朗　仙王
提泰妮娅　仙后
迫克　又名好人儿罗宾
豆花蛛网飞蛾芥子　小神仙
其他侍奉仙王仙后的小仙人们
忒修斯及希波吕忒的侍从



导读

谈莎士比亚的喜剧的社会意义，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婚姻问题上，它们清晰地表达了一种新的观念。封建社会盛行的是建筑在门第、权势和财富上、排斥爱情的买卖婚姻，又向来由封建家长包办代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们，站在受压制的青年男女的一边，首先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冲击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以及封建家长的专制统治，从而在上层建筑的领域内，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体系，展开斗争的序幕。可以说：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特别是婚姻必须建筑在爱情的基础上；爱情是一种纯洁的、值得珍惜的感情，绝不是什么伤风败俗的淫欲邪念；这一些今天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是人文主义者用他们的文艺作品，在向封建主义思想作斗争中首先提出来的。我们也正是首先从这一历史上的进步意义，给予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以及他的其他一些优秀喜剧以充分的评价。

《仲夏夜之梦》是莎剧中最常被搬演改编也是最受欢迎的喜剧之一，有不少人都还是透过《仲夏夜之梦》开始接触到莎翁作品。近几十年来，此剧因为含有梦的成分，因此受到不少心理分析大师的青睐。又因内容提及父亲意图掌握女儿，仙王意欲控制仙后，因此也有人引用女性主义来探讨此剧。

《仲夏夜之梦》在英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利用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材料，创造了一个仙境。其中一个角色叫迫克（Puck），是个善逗乐的精灵，原型是民间故事里的仙人“好人罗宾”。有了他的加入，这个仙境显得格外有趣。这个剧同时还是一个梦境，如剧名所示，大家在仲夏迷人的夜晚做了一场美梦，无论神仙、青年男女还是一群工匠都轻飘飘的像梦中人。这个仙境和梦境又是一个诗的世界。莎士比亚的诗才，因为发挥在这样的人间好事上，是前所未有的美轮美奂，脍炙人口，全剧就像一首连续不断的抒情诗。人们猜测这出戏是为祝贺某一贵族结婚而作，他的婚礼很可能有伊丽莎白女王参加。剧中有三对男女美梦成真，终成眷属。后世一位作曲家门德尔松根据该剧谱写的著名的《结婚进行曲》，流传久远，至今不衰。为了制造喜庆的氛围，剧中穿插很多歌舞、戏中戏、优美的诗篇以及小丑的逗乐。但《仲夏夜之梦》不是闹剧，其情节复杂，主题鲜明，以青年人的恋爱结婚为中心，不枝不蔓，裁剪得当。

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古希腊雅典城。雅典公爵忒修斯在一次战争中俘虏了阿玛宗女武士国国王希波吕忒女王，两人产生爱情，订了婚约。雅典城的名门望族伊吉斯的女儿赫米娅违抗父命，拒绝嫁给狄米特律斯，而爱上了拉山德，按照雅典的法律，如果女儿不听父亲的话，可以处死，或者该女要在月亮神坛前发誓终身不嫁。公爵要赫米娅慎重考虑此事。赫米娅和拉山德决定出逃，约好夜晚在森林会合，赫米娅临走之前将这个计划告诉了她从小的好朋友海丽娜。而此时海丽娜正害着单相思，对象正是赫米娅不愿嫁的那个狄米特律斯。为了讨好，海丽娜把这个秘密透露给狄

米特律斯，而后者正爱着赫米娅。就这样，在6月23日（仲夏日）的夜里，这四位青年先后来到这座黑黝黝的森林中，拉山德来会赫米娅，狄米特律斯追赶赫米娅，而他后面还跟随着海丽娜。此刻正值仙王奥布朗管辖这座森林，他刚与仙后提泰妮娅吵了一架，为的是两人争夺一个男童作小厮。仙王要给仙后开个玩笑。命仙童迫克在她眼皮上滴一种仙药，使她一觉醒来先看见什么就爱上什么。也在这一夜里，以波顿为首的一群手工艺匠人来这里排练一出为公爵婚礼助兴的小戏。迫克奉仙王命令给波顿戴上驴头假面，使他睡在仙后身边。仙后醒来，疯狂地爱上了驴头波顿。仙王奥布朗看到海丽娜追求狄米特律斯被对方严词拒绝时的可怜劲儿，心里很同情，就吩咐迫克滴些药水在狄米特律斯眼皮上，好使他醒来爱上海丽娜。但迫克忙中出错，把药也滴在拉山德的眼皮上了。结果，两个男青年又都转过来追求海丽娜，森林中一片混乱，仙王看到这种局面，赶紧让迫克解除了仙药的魔力。重新滴在适当的眼皮上。他自己也与仙后重归于好。狄米特律斯放弃了追求赫米娅的努力，回报海丽娜痴心的爱恋。大家都从幻梦中醒来，公爵的婚期也到了，那两对青年喜上加喜地与公爵夫妇一起办了终身大事。结婚宴会之后波顿等人演出模拟短剧《皮拉摩斯和提斯柏》，因为错误百出，“没有一个字是用得恰当的，没有一个演员是支配得恰如其分的，”引起观众的阵阵哄笑，平添了许多趣味。全剧结束时，仙王、仙后为三对新婚伉俪祝福。

从情节上看，《仲夏夜之梦》有四条线索，分别在四个层次上展开。第一个是赫米娅与拉山德、狄米特律斯与海丽娜的恋情纠葛，这是全剧的中心也是最复杂的情节；第二个是公爵与其未婚妻的恋爱结婚，这是全剧最简单明了的情节；第三个是仙王与仙后的争吵；第四个是波顿等人的闹剧排练，作为背景也作为主要情节的陪衬，加强和推进剧情的发展。这些线索交错进行，互相照应，形成全剧扑朔迷离的喜剧世界，充分展示了莎剧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从内容上看，这出优美的喜剧给观众以新思想观念的启迪和陶冶，以及青春生活所应有的美的享受。剧本一开始，矛盾就十分尖锐地摆在读者面前：父母之命的专横和法律的严酷对一对自由恋爱的男女青年的威逼。父母之命是司空见惯的，而这里的法律却是毫无道理，说明封建专制达到了极致。公爵本是生性善良、豁达大度的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只好对赫米娅说：“你的父亲对于你应当是一尊神明，他可以保全你，也可以毁灭你。”青年人的反抗、辩驳、乞求都是无效的。因为这是两种观念的冲突，自由是绝对没有的。赫米娅无路可走，只好出逃，临走前，她与情人有一段对话，表达了他们对这种习俗和法律的极端痛恨：

拉山德唉！我在书上读到的，在传说或历史中听到的，
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
不是因为血统的差异——
赫米娅不幸啊，尊贵的要向微贱者屈节臣服！



拉山德便是因为年龄上的悬殊——

赫米娅可憎啊，年老的要与年轻的发生关系！

拉山德或者因为信从了亲友们的选择——

赫米娅倒霉啊，选择爱人要依赖他人的眼光！

总之，没有自由恋爱发生发展的余地，多少真挚的爱情遭到戕害，多少青年男女葬送了青春生命。那么莎士比亚到底赞成怎么样的恋爱和婚姻呢？从上引对话中可以见出大概：真诚，热烈，男女双方要两情相悦，而且最好年龄相仿，门第相当，爱要专一，不能见异思迁、喜新厌旧。

这个剧作的主旋律是欢快的。莎士比亚相信自由恋爱合乎人性，必能战胜顽固保守的封建势力和愚昧残酷的法律。所以经他安排，剧中赫米娅的父亲伊吉斯就经历了开始气势汹汹后来势孤力单的变化过程。公爵开始支持他，后来逐渐倾向年青人，因为他本人也在恋爱，而且准备结婚，心情很是高兴。所以他对赫米娅没有太严厉，给她四天的宽限期让她作选择。森林中仙王和迫克乱点鸳鸯谱，使真正的爱情各就各位后，拉山德向公爵承认他和赫米娅来森林中是为了逃跑。伊吉斯一再请求要公爵严加惩办。好心的公爵却对他说："你的意志只好屈服一下了。"宣布他们的恋爱是正当的，同意他们缔结合法的婚姻。这是爱情和青春的胜利，这是人性的胜利。全剧自始至终充满了人间的气息。莎士比亚不赞成禁欲生活，在剧中他借人物之口指出，修道院的修女生活违反人性，孤独凄凉好比花儿"孤独地自开自谢，奄然朽腐"。而结婚的生活会给人带来欢乐和幸福，"结婚的女子有如被采下炼制过的玫瑰，香气留存不散。"

莎士比亚是怎样描写女性的呢？他在这方面堪称大师，创造了很多优美可爱的女性形象。德国诗人海涅曾写有一本书《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对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女性描写称赞备至。《仲夏夜之梦》这样杰出的作品里绝对不能没有迷人的女性的。女主人公赫米娅，身材娇小，皮肤浅黑，口齿伶俐，性格直爽泼辣。这从戏一开始她与父亲争吵，对簿公堂时就表露无遗了。当受到世俗的指责和法律的威吓时，她大胆地置自己的名誉受损害于不顾，公开为情人辩护，使公爵也不得不承认拉山德是个好青年。她直言不讳："我不愿意把我的贞操奉献给我心里并不敬服的人。"她的思想已经从封建的束缚中挣扎出来。当爱情受到挫折时，她表现誓心不二的坚强："既然真心的恋人们永远要受折磨似乎已是一条命运的定律，那么让我们练习着忍耐吧；因为这种折磨，正如忆念、幻梦、叹息、希望和哭泣一样，都是可怜的爱情缺不了的随从者。"她准备好了迎受打击，决心坚持到底。赫米娅虽是莎士比亚笔下一个合乎理想的女性，但他不可能把她写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偶像。他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知道一个人的优点往往就是他的缺点，如果放在不同场合或者运用不当的话。赫米娅的直爽乃至倔强对待专横的父亲和严酷的法律是不错的，但如果动不动就发脾气，缺乏耐心，怨天尤人就不妥了。例如她在树林中一觉醒来，看见



躺在身边的不是拉山德而是狄米特律斯，就大发雷霆，怀疑狄米特律斯杀死了自己的情人；拉山德被误滴仙药后颂扬海丽娜是绝色美人而斥骂赫米娅是“黑鬼”和“贱货”时，她更不能自持，以为海丽娜夺走了自己的心上人，痛骂后者是“爱情的盗贼”。这虽然因为仙药在作怪，但也看出人性中的弱点。这样写不会损害这位小姐的美，反而使她具有鲜明的真实性，这出戏就是要宣扬世俗生活的快乐。

人的美是多种多样的。剧中的海丽娜与赫米娅，形成鲜明的对照。海丽娜身材高大却很文静，性格柔弱无主见。她忠实于友谊和爱情。即便狄米特律斯表示决不爱她，斥责她，把她抛弃在黑暗的森林中，她也是一往情深，委曲求全，不怨不怒，一副可怜样儿，祈望情人回心转意。当赫米娅不了解情况，痛斥她是骗子，是爱情的窃贼时，她也头脑很冷静，不是立即反击，而是求大家不这么取笑她，因为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女子”。她因为这种忠贞、弱顺的性格，最终也获得爱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海丽娜和赫米娅一个委婉，一个泼辣；一个沉静，一个急躁。各有各的美，交相辉映，使该剧生色不少。

即使是戏里的仙界生活也很有人情味，仙王和仙后过着悠闲的日子，也许是闲得无聊，两人为了争夺一个侍童任性使气，闹得天昏地暗，四季反常。他们跟人类一样有七情六欲，有爱情，也有与之相伴的妒忌。当然他们也仁慈、善良、有同情心，很愿意帮助那些有困难的青年男女。这个本来无法解决的恋情纠葛，多亏了仙王安排，才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莎士比亚在创作该剧时心情一定十分高兴，再加上要适应喜庆的要求，所以在剧中尽情地安排玩闹有趣的场面。迫克是个淘气鬼，爱凑热闹，喜欢恶作剧，心肠却是好的，总要玉成别人的好事。总之，是喜欢把事情搞得有趣、热闹。剧中他因执行任务时疏忽，造成混乱局面，他觉得可乐，兀自拍手叫道：“两男合爱一女，这把戏真真有趣；最妙是颠颠倒倒，看起来叫人发笑。”当他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弄成尴尬局面时，连忙设巧计使情人们和好如初，并且各就各位。他仍是好心的罗宾，不是恣情任性的捣蛋鬼。

虽然这一切都发生在仙境和梦境中，但剧中人物的性格是符合生活真实的。多边的爱恋关系的形成，正是因为青年男女的性格的不稳定。莎士比亚使用的解决矛盾的办法，是用仙药，这与仙境的氛围适合，但在现实生活中颇有些神秘。爱情正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它的产生和变化发展，有时候那么缓慢，有时却十分迅疾，不可思议。所以莎士比亚处理这个爱情故事，就把它放在梦境中，有了这个迷人的外衣，又有仙人精灵的协助，一切的变化就显得自然而优雅。在梦境中，莎士比亚的诗才也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第五幕第一场公爵的一段话，可以看作诗人莎士比亚的自供状，他知道自己这支笔的力量：

情人们和疯子们都富于纷乱的思想和成形的幻觉，他们所理会到的永远不是冷静的理智所能充分了解。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幻想的产儿：疯子眼中所见的鬼，多过于广大的地狱所能容纳；情人，同样是那么疯狂，能从埃及人的黑脸上看见海



伦的美貌；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想象会把不知名的事物用一种形式呈现出来，诗人的笔再使它们具有如实的形象，空虚的无物也会有了居处和名字。

本剧看似简单，实则具有不凡的文学与戏剧价值。另外，在莎翁众多的剧本当中，《仲夏夜之梦》也是少数极具原创性的剧本，不像其大部分的剧本，取材其他作品而融合改编。

此剧约于 1595～1596 年间完成，虽然可能只是为一般大众而写的通俗剧，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因应某节庆或某贵族婚礼而写就演出，所以充满希望和欢娱气氛。现代历法的仲夏指的是 6 月 24 日，但剧中提及 5 月节庆，所以故事发生的时间可能在 5 月。在早期，只有夏、秋、冬三个季节，夏天包含春天，所以仲夏便落在 5 月初，但确切的时间背景，莎士比亚并没有明白点出。

莎士比亚在当时期似乎特别偏好“梦”，在同时期的作品《理查德二世》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梦”字的出现也特别频繁，其在这三个剧本中出现的次数，就占了他所有剧作的三分之一。

梦境光怪陆离，醒来之后，知其不可思议，却不会令人无法接受，这就是梦的特质。潜意识借由我们可感知的方式，在梦里呈现出来。梦处理不同于理性的情绪，透露我们的真正想法、感觉、欲望或恐惧等等，揭露隐而不见的潜意识。梦也带有预示作用，预示未来的可能变化。

据此，仲夏夜之“梦”属于预示的梦，梦醒后，恋情圆满成双，好友重修旧好，死罪撤销。但仲夏夜之“梦”又不是真正的梦，梦醒后之所以圆满，乃是因为精灵从中介入。所以剧终时，剧中人才会告诉观众读者，如果本剧显得似是而非、不合情理，那就当看戏是做梦，就把整出戏看做是一场梦吧。莎士比亚本人也在这森林中，在这仲夏夜的梦中漫游，他既迷狂又清醒。迷狂，他和其中的人物一起为爱而欢唱叹息；清醒，他以充沛的才情导演了这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

本出戏中有许多的场景特别适于剧场表现，例如夏夜森林、森林精灵、精灵魔法、好事多磨的两对恋人，或是仙后和驴头乡巴佬的滑稽邂逅等等。事实上，这部戏的演出史简直就是精灵的造型史。19 世纪起，精灵的演出常由数十位歌者或舞者集体表现，他们或为儿童，或为少年，或为成人。此时，甚至也出现了东方造型的精灵。

此剧历久不衰，深受喜爱。其一般的制作和演出，倾向以芭蕾剧或歌剧呈现，其中最著名的舞台演出是英国导演彼得• 布鲁克（Peter Brook）于 1970 年的作品，近年来则有罗伯• 勒帕吉（Robert Lepage）为英国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执导的版本，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葛瑞飞兹（Trevor R. Griffiths）所编纂的《仲夏夜之梦》演出纪录，而喜好电影的读者，也可能看过多部电影版的《仲夏夜之梦》了。



EGEUS

Full of vexation come I, with complaint
Against my child, my daughter Hermia.
Stand forth, Demetrius. My noble lord,
This man hath my consent to marry her.
Stand forth, Lysander: and my gracious duke,
This man hath bewitch'd the bosom of my child;
Thou, thou, Lysander, thou hast given her rhymes,
And interchanged love-tokens with my child:
Thou hast by moonlight at her window sung,
With feigning voice verses of feigning love,
And stolen the impression of her fantasy
With bracelets of thy hair, rings, gawds, conceits,
Knacks, trifles, nosegays, sweetmeats, messengers
Of strong prevailment in unharden'd youth:
With cunning hast thou filch'd my daughter's heart,
Turn'd her obedience, which is due to me,
To stubborn harshness: and, my gracious duke,
Be it so she; will not here before your grace
Consent to marry with Demetrius,
I beg the ancient privilege of
Athens, As she is mine,
I may dispose of her:
Which shall be either to this gentleman
Or to her death, according to our law
Immediately provided in that case.

伊吉斯

我怀着满心的气恼，来控诉我的孩子，我的女儿赫米娅。走上前来，狄米特律斯。殿下，这个人，是我答应把我女儿嫁给他的。走上前来，拉山德。殿下，这个人引诱坏了我的孩子。你，你，拉山德，你写诗句给我的孩子，和她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你在月夜到她的窗前用做作的声调歌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你用头发编成的腕环、戒指、虚华的饰物、琐碎的玩具、花束、糖果——这些可以强烈地骗诱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信使”来偷得她的痴情；你用诡计盗取了她的心，煽惑她使她对我的顺从变成倔强的顽抗。殿下，假如她现在当着您的面仍旧不肯嫁给狄米特



律斯，我就要要求雅典自古相传的权利，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我可以随意处置她；按照我们的法律，逢到这样的情况，她要是不嫁给这位绅士，便应当立时处死。

OBERON

That very time I saw, but thou couldst not,
Flying between the cold moon and the earth,
Cupid all arm'd: a certain aim he took
At a fair vestal throned by the west,
And loosed his love-shaft smartly from his bow,
As it should pierce a hundred thousand hearts;
But I might see young Cupid's fiery shaft
Quench'd in the chaste beams of the watery moon,
And the imperial votaress passed on,
In maiden meditation, fancy-free.
Yet mark'd I where the bolt of Cupid fell:
It fell upon a little western flower,
Before milk-white, now purple with love's wound,
And maidens call it love-in-idleness.
Fetch me that flower; the herb I shew'd thee once:
The juice of it on sleeping eye-lids laid
Will make or man or woman madly dote
Upon the next live creature that it sees.
Fetch me this herb; and be thou here again
Ere the leviathan can swim a league.

奥布朗

就在那个时候，你看不见，但我能看见持着弓箭的丘比特在冷月和地球之间飞翔；他瞄准了坐在西方宝座上的一个美好的童贞女，很灵巧地从他的弓上射出他的爱情之箭，好像它能刺透十万颗心的样子。可是只见小丘比特的火箭在如水的冷洁的月光中熄灭，那位童贞的女王心中一尘不染，沉浸在纯洁的思念中安然无恙；但是我看见那支箭却落下在西方一朵小小的花上，那花本来是乳白色的，现在已因爱情的创伤而被染成紫色，少女们把它称作“爱懒花”。去给我把那花采来。我曾经给你看过它的样子；它的汁液如果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无论男女，醒来一眼看见什么生物，都会发疯似的对它恋爱。给我采这种花来；在鲸鱼还不曾游过三里路之前，必须回来复命。



PUCK

My mistress with a monster is in love.
Near to her close and consecrated bower,
While she was in her dull and sleeping hour,
A crew of patches, rude mechanicals,
That work for bread upon Athenian stalls,
Were met together to rehearse a play
Intended for great Theseus' nuptial-day.
The shallowest thick-skin of that barren sort,
Who Pyramus presented, in their sport
Forsook his scene and enter'd in a brake
When I did him at this advantage take,
An ass's nole I fixed on his head:
Anon his Thisbe must be answered,
And forth my mimic comes.
When they him spy,
As wild geese that the creeping fowler eye,
Or russet-pated choughs, many in sort,
Rising and cawing at the gun's report,
Sever themselves and madly sweep the sky,
So, at his sight, away his fellows fly;
And, at our stamp, here o'er and o'er one falls;
He murder cries and help from Athens calls.
Their sense thus weak, lost with their fears thus strong,
Made senseless things begin to do them wrong;
For briers and thorns at their apparel snatch;
Some sleeves, some hats, from yielders all things catch.
I led them on in this distracted fear,
And left sweet Pyramus translated there:
When in that moment, so it came to pass,
Titania waked and straightway loved an ass.

迫克

姑娘爱上了一个怪物。当她昏昏睡熟的时候，在她的隐秘的神圣的卧室之旁，来了一群村汉；他们都是在雅典市集上做工过活的粗鲁的手艺人，聚集在一起练着



戏，预备在忒修斯结婚的那天表演。在这一群蠢货的中间，一个最蠢的蠢材扮演着皮拉摩斯；吉他退场走进一簇丛林里去的时候，我就抓住了这个好机会，给他的头上罩上一只死驴的头壳。一会儿为了答应他的提斯柏，这位好伶人又出来了。他们一看见了他，就像雁子望见了蹑足行近的猎人，又像一大群灰鸦听见了枪声轰然飞起乱叫、四散着横扫过天空一样，大家没命逃走了；又因为我们的跳舞震动了地面，一个个横仆竖倒，嘴里乱喊着救命。他们本来就是那么糊涂，这回吓得完全丧失了神智，没有知觉的东西也都来欺侮他们了：野茨和荆棘抓破了他们的衣服；有的失去了袖子，有的落掉了帽子，败军之将，无论什么东西都是予取予求的。在这种惊惶中我领着他们走去，把变了样子的可爱的皮拉摩斯孤单单地留下；就在那时候，提泰妮娅醒了转来，立刻爱上了一头驴子了。

OBERON

Thou see'st these lovers seek a place to fight:
Hie therefore, Robin, overcast the night;
The starry welkin cover thou anon
With drooping fog as black as Acheron,
And lead these testy rivals so astray
As one come not within another's way.
Like to Lysander sometime frame thy tongue,
Then stir Demetrius up with bitter wrong;
And sometime rail thou like Demetrius;
And from each other look thou lead them thus,
Till o'er their brows death-counterfeiting sleep
With leaden legs and batty wings doth creep:
Then crush this herb into Lysander's eye;
Whose liquor hath this virtuous property,
To take from thence all error with his might,
And make his eyeballs roll with wonted sight.
When they next wake, all this derision
Shall seem a dream and fruitless vision,
And back to Athens shall the lovers wend,
With league whose date till death shall never end.
Whiles I in this affair do thee employ,
I'll to my queen and beg her Indian boy;
And then I will her charmed eye release



From monster's view, and all things shall be peace.

奥布朗

你瞧这两个恋人找地方决斗去了，因此，罗宾，快去把夜天遮暗了；你就去用像冥河的水一样黑的浓雾盖住了星空，再引这两个气势汹汹的仇人迷失了路，不要让他们碰在一起。有时你学着拉山德的声音痛骂狄米特律斯，叫他气得直跳，有时学着狄米特律斯的样子斥责拉山德：用这种法子把他们两个分开，直到他们奔波得精疲力竭，死一样的睡眠拖着铅样沉重的腿和蝙蝠的翅膀爬上了他们的额上；然后你把这草挤出汁来涂在拉山德的眼睛上，它能够解去一切的错误，使他的眼睛恢复从前的眼光。等他们醒来之后，这一切的戏谑，就会像是一场梦境或是空虚的幻象；这一班恋人们便将回到雅典去，而且将订下白头到老、永无尽期的盟约。在我差遣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要去访问我的王后，向她讨那个印度孩子；然后我要解除她眼中所见的怪物的幻觉，一切事情都将和平解决。

THESEUS

The kinder we, to give them thanks for nothing.
Our sport shall be to take what they mistake:
And what poor duty cannot do, noble respect
Takes it in might, not merit.
Where I have come, great clerks have purposed
To greet me with premeditated welcomes;
Where I have seen them shiver and look pale,
Make periods in the midst of sentences,
Throttle their practised accent in their fears
And in conclusion dumbly have broke off,
Not paying me a welcome.
Trust me, sweet,
Out of this silence yet I pick'd a welcome;
And in the modesty of fearful duty
I read as much as from the rattling tongue
Of saucy and audacious eloquence.
Love, therefore, and tongue-tied simplicity
In least speak most, to my capacity.



忒修斯

那更显得我们的宽宏大度，虽然他们的劳力毫无价值，他们仍能得到我们的嘉纳。我们可以把他们的错误作为取笑的资料。我们不必计较他们那可怜的忠诚所不能达到的成就，而该重视他们的辛勤。凡是我所到的地方，那些有学问的人都预先准备好欢迎辞迎接我；但是一看见了我，便发抖、脸色变白，句子没有说完便中途顿住，背熟了的话梗在喉中，吓得说不出来，结果是一句欢迎我的话都没有说。相信我，亲爱的，从这种无言中我却领受了他们一片欢迎的诚意；在诚惶诚恐的忠诚的畏怯上表示出来的意味，并不少于一条娓娓动听的辩舌和无所忌惮的口才。因此，爱人，照我所能观察到的，无言的纯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

BOTTOM（Pyramus）

Sweet Moon, I thank thee for thy sunny beams;
I thank thee, Moon, for shining now so bright;
For, by thy gracious, golden, glittering gleams,
I trust to take of truest Thisby sight.
But stay, O spite! But mark, poor knight,
What dreadful dole is here! Eyes, do you see?
How can it be? O dainty duck!
O dear! Thy mantle good,
What, stain'd with blood!
Approach, ye Furies fell!
O Fates, come, come, Cut thread and thrum;
Quail, crush, conclude, and quell!

THESEUS

This passion, and the death of a dear friend, would go near to make a man look sad.

HIPPOLYTA

Beshrew my heart, but I pity the man.
BOTTOM (Pyramus) O wherefore, Nature, didst thou lions frame?
Since lion vile hath here deflower'd my dear:
Which is—no, no—which was the fairest dame
That lived, that loved, that liked, that look'd with cheer.
Come, tears, confound;
Out, sword, and wound
The pap of Pyramus;



Ay, that left pap,
Where heart doth hop:
Stabs himself
Thus die I, thus, thus, thus.
Now am I dead, Now am I fled;
My soul is in the sky:
Tongue, lose thy light;
Moon take thy flight:
Exit Moonshine
Now die, die, die, die, die.
Dies

波顿（皮拉摩斯）

可爱的月亮，咱多谢你的阳光；
谢谢你，因为你照得这么皎洁！
靠着你那慈和的闪烁的金光，
咱将要饱餐着提斯柏的秀色。
但是且住，啊该死！
瞧哪，可怜的骑士，
这是一场什么惨景！
眼睛，你看不看见？
这种事怎会出现？
可爱的宝贝啊，亲亲！
你的好外套一件，
怎么全都是血点？
过来吧，狰狞的凶神！
快把生命的羁缠
从此后一刀割断；
今朝咱了结了残生！

忒修斯

这一种情感再加上一个好朋友的死，很可以使一个人脸带愁容。

希波吕忒

苍天啊！你为什么要造下狮子，



让它在这里蹂躏了咱的爱人？
她在一切活着爱着的人中，是
一个最美最美最最美的美人。
淋漓地流吧，眼泪！
咱要把宝剑一挥，
当着咱的胸头划破：
一剑刺过了左胸，
叫心儿莫再跳动，
这样咱就死啰死啰！（*以剑自刺*）
现在咱已经身死，
现在咱已经去世，
咱灵魂儿升到天堂；
太阳，不要再照耀！
月亮，给咱拔脚跑！（*月光下*）
咱已一命、一命丧亡。（*死*）

FLUTE（Thisbe）

Asleep, my love?
What, dead, my dove?
O Pyramus, arise!
Speak, speak. Quite dumb?
Dead, dead?
A tomb Must cover thy sweet eyes.
These My lips, This cherry nose,
These yellow cowslip cheeks,
Are gone, are gone:
Lovers, make moan:
His eyes were green as leeks.
O Sisters Three,
Come, come to me,
With hands as pale as milk;
Lay them in gore,
Since you have shore
With shears his thread of silk.
Tongue, not a w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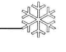
Come, trusty sword;
Come, blade, my breast imbrue:
Stabs herself
And, farewell, friends; Thus Thisby ends: Adieu, adieu, adieu.
Dies

弗鲁特（提斯柏）

睡着了吗，好人儿？
啊！死了，咱的鸽子？
皮拉摩斯啊，快醒醒！
说呀！说呀！哑了吗？
唉，死了！一堆黄沙
将要盖住你的美睛。
嘴唇像百合花开，
鼻子像樱桃可爱，
黄花像是你的脸孔，
一齐消失、消失了，
有情人同声哀悼！
他眼睛绿得像青葱。
命运女神三姊妹，
快快到我这里来，
伸出你玉手像白面，
伸进血里泡一泡——
既然克擦一剪刀，
你割断他的生命线。
舌头，不许再多言！
凭着这一柄好剑，
赶快把咱胸膛刺穿。*（以剑自刺）*
再会，我的朋友们！
提斯柏已经毙命；
再见吧，再见吧，再见！*（死）*

OBERON

Now, until the break of day,
Through this house each fairy stray.



To the best bride-bed will we,
Which by us shall blessed be;
And the issue there create
Ever shall be fortunate.
So shall all the couples three
Ever true in loving be;
And the blots of Nature's hand
Shall not in their issue stand;
Never mole, hare lip, nor scar,
Nor mark prodigious, such as are
Despised in nativity,
Shall upon their children be.
With this field-dew consecrate,
Every fairy take his gait;
And each several chamber bless,
Through this palace, with sweet peace;
And the owner of it blest
Ever shall in safety rest.
Trip away; make no stay;
Meet me all by break of day.

奥布朗

趁东方尚未发白，
让我们满屋溜达；
先去看一看新床，
祝福它吉利祯祥。
这三对新婚伉俪，
愿他们永无离贰；
生下男孩和女娃，
无妄无灾福气大；
一个个相貌堂堂，
没有一点儿破相；
不生黑痣不缺唇，
更没有半点瘢痕。
凡是不祥的胎记，



不会在身上发现。
用这神圣的野露，
你们去浇洒门户，
祝福屋子的主人，
永享着福禄康宁。
快快去，莫犹豫；
天明时我们重聚。

HELENA

Call you me fair? that fair again unsay.
Demetrius loves your fair:
O happy fair!
Your eyes are lode-stars; and your tongue's sweet air
More tuneable than lark to shepherd's ear,
When wheat is green, when hawthorn buds appear.
Sickness is catching:
O, were favour so,
Yours would I catch, fair Hermia, ere I go;
My ear should catch your voice, my eye your eye,
My tongue should catch your tongue's sweet melody.
Were the world mine,
Demetrius being bated,
The rest I'd give to be to you translated.
O, teach me how you look, and with what art
You sway the motion of Demetrius' heart.

海丽娜

你称我“美丽”吗？请你把那两个字收回了吧！狄米特律斯爱着你的美丽；幸福的美丽啊！你的眼睛是两颗明星，你的甜蜜的声音比之小麦青青、山楂蓓蕾的时节送入牧人耳中的云雀之歌还要动听。疾病是能染人的；唉！要是美貌也能传染的话，美丽的赫米娅，我但愿染上你的美丽：我要用我的耳朵捕获你的声音，用我的眼睛捕获你的睇视，用我的舌头捕获你那柔美的旋律。要是除了狄米特律斯之外，整个世界都是属于我所有，我愿意把一切捐弃，但求化身为你。啊！教给我怎样流转眼波，用怎么一种魔力操纵着狄米特律斯的心？



FAIRY

Over hill, over dale,
Thorough bush, thorough brier,
Over park, over pale,
Thorough flood, thorough fire,
I do wander everywhere,
Swifter than the moon's sphere;
And I serve the fairy queen,
To dew her orbs upon the green.
The cowslips tall her pensioners be:
In their gold coats spots you see;
Those be rubies, fairy favours,
In those freckles live their savours:
I must go seek some dewdrops here
And hang a pearl in every cowslip's ear.
Farewell, thou lob of spirits;
I'll be gone:
Our queen and all our elves come here anon.

小仙

越过了豁谷和山陵，
穿过了荆棘和丛薮，
越过了围场和园庭，
穿过了激流和爝火：
我在各地漂游流浪，
轻快得像是月亮光；
我给仙后奔走服务，
草环上缀满轻轻露。
亭亭的莲馨花是她的近侍，
黄金的衣上饰着点点斑痣；
那些是仙人们投赠的红玉，
中藏着一缕缕的芳香馥郁；
我要在这里访寻几滴露水，
给每朵花挂上珍珠的耳坠。
再会，再会吧，你粗野的精灵！



因为仙后的大驾快要来临。

PU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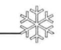
Thou speak'st aright;
I am that merry wanderer of the night.
I jest to Oberon and make him smile
When I a fat and bean-fed horse beguile,
Neighing in likeness of a filly foal:
And sometime lurk I in a gossip's bowl,
In very likeness of a roasted crab,
And when she drinks, against her lips I bob
And on her wither'd dewlap pour the ale.
The wisest aunt, telling the saddest tale,
Sometime for three-foot stool mistaketh me;
Then slip I from her bum, down topples she,
And 'tailor' cries, and falls into a cough;
And then the whole quire hold their hips and laugh,
And waxen in their mirth and neeze and swear
A merrier hour was never wasted there.
But, room, fairy! here comes Oberon.

迫克

仙人，你说得正是；我就是那个快活的夜游者。我在奥布朗跟前想出种种笑话来逗他发笑，看见一头肥胖精壮的马儿，我就学着雌马的嘶声把它迷昏了头；有时我化作一颗焙熟的野苹果，躲在老太婆的酒碗里，等她举起碗想喝的时候，我就啪的弹到她嘴唇上，把一碗麦酒都倒在她那皱瘪的喉皮上；有时我化作三脚的凳子，满肚皮人情世故的婶婶刚要坐下来一本正经讲她的故事，我便从她的屁股底下滑走，把她翻了一个大元宝，一头喊“好家伙！”一头咳呛个不住，于是周围的人大笑得前仰后合，他们越想越好笑，鼻涕眼泪都笑了出来，发誓说从来不曾逢到过比这更有趣的事。但是让开路来，仙人，奥布朗来了。

TITANIA

Set your heart at rest:
The fairy land buys not the child of me.
His mother was a votaress of my order:



And, in the spiced Indian air, by night,
Full often hath she gossip'd by my side,
And sat with me on Neptune's yellow sands,
Marking the embarked traders on the flood,
When we have laugh'd to see the sails conceive
And grow big-bellied with the wanton wind;
Which she, with pretty and with swimming gait
Following,—her womb then rich with my young squire,—
Would imitate, and sail upon the land,
To fetch me trifles, and return again,
As from a voyage, rich with merchandise.
But she, being mortal, of that boy did die;
And for her sake do I rear up her boy,
And for her sake I will not part with him.

提泰妮娅

请你死了心吧，拿整个仙境也不能从我手里换得这个孩子。他的母亲是我神坛前的一个信徒，在芬芳的印度的夜里，她常常在我身旁闲谈，陪我坐在海边的黄沙上，凝望着海上的商船；我们一起笑着，看那些船帆因狂荡的风而怀孕，一个个凸起了肚皮；她那时正也怀着这个小宝贝，便学着船帆的样子，美妙而轻快地凌风而行，为我往岸上寻取各种杂物，回来时就像航海而归，带来了无数的商品。但她因为是一个凡人，所以在产下这孩子时便死了。为着她的缘故我才抚养她的孩子，也为着她的缘故我不愿舍弃他。

PUCK

Through the forest have I gone.
But Athenian found I none,
On whose eyes I might approve
This flower's force in stirring love.
Night and silence.—Who is here?
Weeds of Athens he doth wear:
This is he, my master said,
Despised the Athenian maid;
And here the maiden, sleeping sound,
On the dank and dirty ground.

Pretty soul! she durst not lie
Near this lack-love, this kill-courtesy.
Churl, upon thy eyes I throw
All the power this charm doth owe.
When thou wakest, let love forbid
Sleep his seat on thy eyelid:
So awake when I am gone;
For I must now to Oberon.

迫克

我已经在森林中间走遍，
但雅典人可还不曾瞧见，
我要把这花液在他眼上
试一试激动爱情的力量。
静寂的深宵！啊，谁在这厢？
他身上穿着雅典的衣裳。
我那主人所说的正是他，
狠心地欺负那美貌娇娃；
她正在这一旁睡得酣熟，
不顾到地上的潮湿龌龊：
美丽的人儿！她竟然不敢
睡近这没有心肝的恶汉。
（*挤花汁滴于拉山德眼上*）
我已在你眼睛上，坏东西！
倾注着魔术的力量神奇；
等你醒来的时候，让爱情
从此扰乱你睡眠的安宁！
别了，你醒来我早已去远，
奥布朗在盼我和他见面。

HELENA

Good Hermia,
Do not be so bitter with me.
I evermore did love you, Hermia,
Did ever keep your counsels, never wrong'd you;



Save that, in love unto Demetrius,
I told him of your stealth unto this wood.
He follow'd you; for love I follow'd him;
But he hath chid me hence and threaten'd me
To strike me, spurn me, nay, to kill me too:
And now, so you will let me quiet go,
To Athens will I bear my folly back And follow you no further:
Let me go:
You see how simple and how fond I am.

海丽娜

好赫米娅，不要对我这样凶！我一直是爱你的，赫米娅，有什么事总跟你商量，从来不曾对你做过欺心的事；除了这次，为了对狄米特律斯的爱情的缘故，我把你私奔到这座林中的事告诉了他。他追踪着你；为了爱，我又追踪着他；但他一直是斥骂着我，威吓着我说要打我、踢我，甚至于要杀死我。现在你让我悄悄地走了吧；我愿带着我的愚蠢回到雅典去，不再跟着你们了。让我走；你瞧我是多么傻多么痴心！

PUCK

Now the hungry lion roars,
And the wolf behowls the moon;
Whilst the heavy ploughman snores,
All with weary task fordone.
Now the wasted brands do glow,
Whilst the screech-owl, screeching loud,
Puts the wretch that lies in woe
In remembrance of a shroud.
Now it is the time of night
That the graves all gaping wide,
Every one lets forth his sprite,
In the church-way paths to glide:
And we fairies, that do run
By the triple Hecate's team,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sun,
Following darkness like a dre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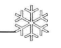
Now are frolic: not a mouse
Shall disturb this hallow'd house:
I am sent with broom before,
To sweep the dust behind the door.

迫克

饿狮在高声咆哮；
豺狼在向月长嗥；
农夫们鼾息沉沉，
完毕一天的辛勤。
火把还留着残红，
鸱鸮叫得人胆战，
传进愁人的耳中，
仿佛见殓衾飘飐。
现在夜已经深深，
坟墓都裂开大口，
吐出了百千幽灵，
荒野里四散奔走。
我们跟着赫卡忒，
离开了阳光赫奕，
像一场梦境幽凄，
追随黑暗的踪迹。
且把这吉屋打扫，
供大家一场欢闹；
驱走扰人的小鼠，
还得揩干净门户。

PUCK

If we shadows have offended,
Think but this, and all is mended,
That you have but slumber'd here
While these visions did appear.
And this weak and idle theme,
No more yielding but a dream,
Gentles, do not reprehend:



If you pardon, we will mend:
And, as I am an honest Puck,
If we have unearned luck
Now to 'scape the serpent's tongue,
We will make amends ere long;
Else the Puck a liar call;
So, good night unto you all.
Give me your hands, if we be friends,
And Robin shall restore amends.

迫克

要是我们这辈影子
有拂了诸位的尊意，
就请你们这样思量，
一切便可得到补偿；
这种种幻景的显现，
不过是梦中的妄念；
这一段无聊的情节，
真同诞梦一样无力。
先生们，请不要见笑！
倘蒙原宥，定当补报。
万一我们幸而免脱
这一遭嘘嘘的指斥，
我们决不忘记大恩，
迫克生平不会骗人。
否则尽管骂我混蛋。
我迫克祝大家晚安。
再会了！肯赏个脸儿的话，
就请拍两下手，多谢多谢！



第十节 Much Ado About Nothing《无事生非》

Characters

DON PEDRO, Prince of Arragon
DON JOHN, his bastard Brother
CLAUDIO, a young Lord of Florence
BENEDICK, a young Lord of Padua
LEONATO, Governor of Messina
HERO, Daughter to Leonato
BEATRICE, Niece to Leonato
ANTONIO, his Brother
MARGARET, URSULA, Waiting-gentlewomen attending on Hero
BALTHAZAR, Servant to Don Pedro
BORACHIO, CONRADE, followers of Don John
DOGBERRY, a Constable
VERGES, a Headborough
FRIAR FRANCIS
A Sexton
A Boy
Messengers, Watch, Attendants

剧中人物

唐·彼德罗　　阿拉贡亲王
唐·约翰　　唐·彼德罗的庶弟
克劳狄奥　　佛罗伦萨的少年贵族
培尼狄克　　帕度亚的少年贵族
里奥那托　　梅西那总督
安东尼奥　　里奥那托之弟
希罗　　里奥那托的女儿
贝特丽丝　　里奥那托的侄女
玛格莱特　　欧苏拉　　希罗的侍女



鲍尔萨泽　　唐·彼德罗的仆人
波拉契奥　　康拉德　　唐·约翰的侍从
道格培里　　警吏
弗吉斯　　　警佐
法兰西斯神父
教堂司事
小童
使者、巡丁、侍从等

导读

早在《无事生非》问世之前，意大利和欧洲各国已经流传着克劳狄奥和希罗类型的故事。克劳狄奥本是属于骑士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他和希罗的终成眷属，该是英雄美人的风流韵事。但是来到莎士比亚的笔下，克劳狄奥这位英雄人物身上的光彩就一层层剥落，最后终于显现了一个纨绔子弟原形。

《无事生非》（简称《无》剧）写作年代在 1598～1599 年，是莎士比亚喜剧写作最成熟时期的创作，内容热闹欢乐，富有哲思。故事主旨为面具、伪装或游戏，剧中人物探寻的则是男女关系中的自我意识以及真诚与尊重。

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无事”（nothing）的发音与 noting 极为类似，因此“无事生非”也有“注意”、“纪录”、“窃听生非”的双关语暗示。“窃听”在剧中不仅常见，而且至关重要，是造成误解或澄清事实的关键。

比起莎士比亚的其他喜剧（如《连环错》、《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等），本剧的特征是场景及语言都较为接近真实生活。《无》剧没有脱离现实的浪漫场景（如《皆大欢喜》里的亚登森林或《第十二夜》里的伊利里亚），而是在梅西那城；剧中人并非一见钟情（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皆大欢喜》的罗瑟琳与奥兰多），而是相识的友人；本剧语言也不像极度浪漫的诗文（如《皆大欢喜》、《第十二夜》），而是当时代的一般口语。诸如此类的安排，使得本剧真实性高，仿佛是一般人也会发生的故事。

剧中的架构主要由两对情侣所组成。希罗和贝特丽丝是情同手足的表姐妹，克劳狄奥和培尼狄克是亲王唐·彼德罗的好友，四人双双演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希罗优雅沉静，克劳狄奥叱咤战场，两人代表传统的结合。贝特丽丝和培尼狄克之间则是永无休止的唇枪舌剑，尽管最终配对成功，但两人都仍坚持戴着原本尖酸嘲讽的面具。

这两条故事线，是莎士比亚取材不同故事改编而成。希罗和克劳狄奥的故事似乎是根据意大利的亚瑞欧托（Ariosto）1516 年出版的《愤怒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英译本于 1591 年出版），以及邦代罗（Matteo Bandello）于 1554 年出版的



《小说》（Novella）中的第二十二个短篇小说所改写而成。这则含悲剧成分的故事，带有浪漫多情的意大利风味。此外，在文艺复兴时期，时而可见未婚女子被污蔑的题材，其中也有不少以悲剧作收，史宾赛的《仙后》（Faerie Queene）中就有类似的例子。

贝特丽丝与培尼狄克的故事源自英式幽默。在中古时期的英国，两性战争是个常见的主题，乔叟和韦克菲（Wakefield）都写过这类故事。莎士比亚早期的《驯悍记》也是类似的题材，凯瑟丽娜和比特鲁乔最初充满敌意，互相羞辱和攻击，最后却彼此倾心。贝特丽丝和培尼狄克的故事很成功，为英国的喜剧文学立下良好典范，王尔德和萧伯纳都是后来的佼佼者。

这两段感情的发展呈现不同的本质。贝特丽丝和培尼狄克这两个角色的心理层面较为复杂，他们都是自我意识很强的人，自恃较高，对伴侣的要求也高。然而这种生活态度往往和真实情感相左，因此需要助缘来让两人卸下高傲面具。另外，两人都是在偷听到友人的谈话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毛病，但都很诚恳大方地接受批评，并放下身段接受被设计而来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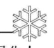
1861 年，白辽士将此剧改编为歌剧时，将故事改名为《贝特丽丝与培尼狄克》（Beatrice et Benedict），无数的演员、观众及读者都能认同，但两人的恋情无法自成一个剧本，因为贝特丽丝如果不要求培尼狄克去杀克劳狄奥，就无法显示培尼狄克在旧友与新欢之间的为难与冲突，也无法证明他对爱情的承诺。

相形之下，希罗和克劳狄奥的故事就显得平板单调，因而往往被视为次要角色。希罗温驯听话，并不像希腊神话里的希罗，为爱打破宗教誓约，甚至牺牲性命。克劳狄奥对他和希罗的婚事很慎重，他请求亲王做媒，在确定希罗和她父亲都同意了之后才安心。这段姻缘理性而有计划，一切遵循社会规范与门第观念。

克劳狄奥冤枉希罗，看似是一场“无事生非”的误会，但那种惨痛经验却是剧中人的试练，绝非毫无意义。贝特丽丝和修道士深信希罗清白无辜，培尼狄克尽管内心挣扎，但也通过了贝特丽丝的考验。克劳狄奥轻易拒绝并羞辱所爱的女子，暴露了对自己和对希罗的无知，因此这场误会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为非作歹的唐•约翰。但尽管如此，希罗仍愿意原谅并接纳他，代表了某种高尚的情操。

希罗的父亲里奥那托一听到他人对女儿的指控，马上信以为真，以为女儿做出不名誉的事，又为确保女儿对未来夫婿忠贞不贰，甚至宁愿她就此死去。克劳狄奥、亲王和里奥那托的反应，反映了男人对女人不忠的深刻恐惧，同时也显示出社会文明所建构的似乎不过是外表的秩序，它忽略了人们内心真正的情感，因为两性情爱竟能如此轻易地就遭到破坏与误解。

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几乎都是在与死神错身而过之后，才得到圆满结果，例如早期的《连环错》、《仲夏夜之梦》和后来的《皆大欢喜》等。但与《威尼斯商人》和《一报还一报》相较之下，本剧中的死亡威胁就显得毫不紧迫。私生子唐•约翰



和《奥赛罗》中的伊阿古一样邪恶，善于利用人们不可靠的视觉和听觉来误导仇人。但他陷害希罗并不是为了求什么好处，只不过是想恼怒亲王兄长，让亲王和亲王周遭的人都变得和他自己一样阴郁罢了。剧中对唐·约翰这个角色的心理、性格和背景并未加以着墨，故只能说是为阻碍喜剧收场的一项安排。

1748年，在盖瑞克（David Garrick）重新搬演之前，《无事生非》只有零星的演出，之后才逐渐受到观众的欢迎。几年前过世的英国资深演员约翰·吉尔格爵士（Sir John Gielgud），就曾成功地扮演过培尼狄克。《无事生非》极少被搬演上大屏幕，1993年，布莱纳导演此剧，由埃玛·汤普森（Emma Thompson）与肯尼斯·布莱纳（Kenneth Branagh）分别饰演贝特丽丝与培尼狄克，广受好评。

BEATRICE

What fire is in mine ears?
Can this be true?
Stand I condemn'd for pride and scorn so much?
Contempt, farewell! and maiden pride, adieu!
No glory lives behind the back of such.
And, Benedick, love on;
I will requite thee,
Taming my wild heart to thy loving hand:
If thou dost love, my kindness shall incite thee
To bind our loves up in a holy band;
For others say thou dost deserve,
and I Believe it better than reportingly.

贝特丽丝

我的耳朵里怎么火一般热？果然会有这种事吗？难道我就让他们这样批评我的骄傲和轻蔑吗？去你的吧，那种狂妄！再会吧，处女的骄傲！人家在你的背后，是不会说你好话的。培尼狄克，爱下去吧，我一定会报答你；我要把这颗狂野的心收束起来，呈献在你温情的手里。你要是真的爱我，我的转变过来的温柔的态度，一定会鼓励你把我们的爱情用神圣的约束结合起来。人家说你值得我的爱，可是我比人家更知道你的好处。

BENEDICK

O, she misused me past the endurance of a block! an oak but with one green leaf on it would have answered her; my very visor began to assume lie and scold with her. She



told me, not thinking I had been myself, that I was the prince's jester, that I was duller than a great thaw; huddling jest upon jest with such impossible conveyance upon me that I stood like a man at a mark, with a whole army shooting at me. She speaks poniards, and every word stabs: if her breath were as terrible as her terminations, there were no living near her; she would infect to the north star. I would not marry her, though she were endowed with all that Adam bad left him before he transgressed: she would have made Hercules have turned spit, yea, and have cleft his club to make the fire too. Come, talk not of her: you shall find her the infernal Ate in good apparel. I would to God some scholar would conjure her; for certainly, while she is here, a man may live as quiet in hell as in a sanctuary; and people sin upon purpose, because they would go thither; so, indeed, all disquiet, horror and perturbation follows her.

培尼狄克

啊，她才把我侮辱得连一块顽石都要气得直跳起来呢！一株秃得只剩一片青叶子的橡树，也会忍不住跟她拌嘴；就是我的脸罩也差不多给她骂活了，要跟她对骂一场哩。她不知道在她面前的就是我自己，对我说，我是亲王的弄人，我比融雪的天气还要无聊；她用一连串恶毒的讥讽，像乱箭似的向我射了过来，我简直变成了一个箭垛啦。她的每一句话都是一把钢刀，每一个字都刺到人心里；要是她嘴里的气息跟她的说话一样恶毒，那一定无论什么人走近她身边都不能活命的；她的毒气会把北极星都熏坏呢。即使亚当把他没有犯罪以前的全部家产传给她，我也不愿意娶她做妻子；她会叫赫拉克勒斯给她烤肉，把他的棍子劈碎了当柴烧的。好了，别讲她了。她就是母夜叉的变相，但愿上帝差一个有法力的人来把她一道咒赶回地狱里去，因为她一天留在这世上，人家就会觉得地狱里简直清静得像一座洞天福地，大家为了希望下地狱，都会故意犯起罪来，所以一切的混乱、恐怖、纷扰，都跟着她一起来了。

BENEDICK

I do much wonder that one man, seeing how much another man is a fool when he dedicates his behaviors to love, will, after he hath laughed at such shallow follies in others, become the argument of his own scorn by failing in love: and such a man is Claudio. I have known when there was no music with him but the drum and the fife; and now had he rather hear the tabour and the pipe: I have known when he would have walked ten mile a-foot to see a good armour; and now will he lie ten nights awake, carving the fashion of a new doublet. He was wont to speak plain and to the purpose, like an honest man and a soldier; and now is he turned orthography; his words are a very fantastical banquet, just so



many strange dishes. May I be so converted and see with these eyes? I cannot tell; I think not: I will not be sworn, but love may transform me to an oyster; but I'll take my oath on it, till he have made an oyster of me, he shall never make me such a fool. One woman is fair, yet I am well; another is wise, yet I am well; another virtuous, yet I am well; but till all graces be in one woman, one woman shall not come in my grace. Rich she shall be, that's certain; wise, or I'll none; virtuous, or I'll never cheapen her; fair, or I'll never look on her; mild, or come not near me; noble, or not I for an angel; of good discourse, an excellent musician, and her hair shall be of what colour it please God. Ha! the prince and Monsieur Love! I will hide me in the arbour.

培尼狄克

我真不懂一个人明明知道沉迷在恋爱里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可是在讥笑他人的浅薄无聊以后，偏偏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照样跟人家闹起恋爱来；克劳狄奥就是这种人。从前我认识他的时候，战鼓和军笛是他的唯一的音乐；现在他却宁愿听小鼓和洞箫了。从前他会跑十里路去看一身好甲胄；现在他却会接连十个晚上不睡觉，为了设计一身新的紧身衣的式样。从前他说起话来，总是直接爽快，像个老老实实的军人；现在他却变成了个老学究，满嘴都是些稀奇古怪的话儿。我会不会眼看自己也变得像他一样呢？我不知道；我想不至于。我不敢说爱情不会叫我变成一个牡蛎；可是我可以发誓，在它没有把我变成牡蛎以前，它一定不能叫我变成这样一个傻瓜。好看的女人，聪明的女人，贤惠的女人，我都碰见过，可是我还是个原来的我；除非在一个女人身上能够集合一切女人的优点，否则没有一个女人会中我的意的。她一定要有钱，这是不用说的；她必须聪明，不然我就不要；她必须贤惠，不然我也不敢领教；她必须美貌，不然我看也不要看她；她必须温柔，否则不要叫她走近我的身；她必须有高贵的人品，否则我不愿花十先令把她买下来；她必须会讲话，精音乐，而且她的头发必须是天然的颜色。哈！亲王跟咱们这位多情种子来啦！让我到凉亭里去躲他一躲。

BENEDICK

This can be no trick: the conference was sadly borne. They have the truth of this from Hero. They seem to pity the lady: it seems her affections have their full bent. Love me! why, it must be requited. I hear how I am censured: they say I will bear myself proudly, if I perceive the love come from her; they say too that she will rather die than give any sign of affection. I did never think to marry: I must not seem proud: happy are they that hear their detractions and can put them to mending. They say the lady is fair; 'tis a truth, I can bear them witness; and virtuous; 'tis so, I cannot reprove it; and wise, but for

loving me; by my troth, it is no addition to her wit, nor no great argument of her folly, for I will be horribly in love with her. I may chance have some odd quirks and remnants of wit broken on me, because I have railed so long against marriage: but doth not the appetite alter? a man loves the meat in his youth that he cannot endure in his age. Shall quips and sentences and these paper bullets of the brain awe a man from the career of his humour? No, the world must be peopled. When I said I would die a bachelor, I did not think I should live till I were married. Here comes Beatrice. By this day! she's a fair lady: I do spy some marks of love in her.

培尼狄克

这不会是诡计；他们谈话的神气是很严肃的；他们从希罗嘴里听到了这一件事情，当然不会有假。他们好像很同情这姑娘；她的热情好像已经涨到最高度。爱我！哎哟，我一定要报答她才是。我已经听见他们怎样批评我，他们说要是我知道了她在爱我，我一定会摆架子；他们又说她宁死也不愿把她的爱情表示出来。结婚这件事我倒从来没有想起过。我一定不要摆架子；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短处，能够改过自新，就是有福的。他们说这姑娘长得漂亮，这是真的，我可以为他们证明；说她品行很好，这也是事实，我不能否认；说她除了爱我以外，别的地方都是很聪明的，其实这一件事情固然不足表示她的聪明，可是也不能因此反证她的愚蠢，因为就是我也要从此为她颠倒哩。也许人家会向我冷嘲热讽，因为我一向都是讥笑着结婚的无聊；可是难道一个人的口味是不会改变的吗？年轻的时候喜欢吃肉，也许老来一闻到肉味道就要受不住。难道这种不关痛痒的舌丸唇弹，就可以把人吓退，叫他放弃他的决心吗？不，人类是不能让它绝种的。当初我说我要一生一世做个单身汉，那是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会活到结婚的一天。贝特丽丝来了。天日在上，她是个美貌的姑娘！我可以从她脸上看出她几分爱我的意思来。

LEONATO

Wherefore!
Why, doth not every earthly thing
Cry shame upon her?
Could she here deny
The story that is printed in her blood?
Do not live, Hero;
Do not ope thine eyes:
For, did I think thou wouldst not quickly die,
Thought I thy spirits were stronger than thy shames,



Myself would, on the rearward of reproaches,
Strike at thy life.
Grieved I, I had but one?
Chid I for that at frugal nature's frame?
O, one too much by thee!
Why had I one?
Why ever wast thou lovely in my eyes?
Why had I not with charitable hand
Took up a beggar's issue at my gates,
Who smirch'd thus and mired with infamy,
I might have said 'No part of it is mine;
This shame derives itself from unknown loins'?
But mine and mine I loved and mine
I praised And mine that I was proud on, mine so much
That I myself was to myself not mine, Valuing of her,—
Why, she,
O, she is fallen Into a pit of ink,
That the wide sea
Hath drops too few to wash her clean again
And salt too little which may season give
To her foul-tainted flesh!

里奥那托

为什么！不是整个世界都在斥责她的无耻吗？她可以否认已经刻下在她血液里的这一段丑事吗？不要活过来，希罗，不要睁开你的眼睛；因为要是你不能快快地死去，要是你的灵魂里载得下这样的羞耻，那么我在把你痛责以后，也会亲手把你杀死的。你以为我只有你这一个孩子，我会因为失去你而悲伤吗？我会埋怨造化的吝啬，不肯多给我几个子女吗？啊，像你这样的孩子，一个已经太多了！为什么我要有这么一个孩子呢？为什么你在我的眼睛里是这么可爱呢？为什么我不曾因为一时慈悲心起，在门口收养了一个叫花子的孩子，那么要是她长大以后干下这种丑事，我还可以说，"她的身上没有一部分是属于我的；这一种羞辱是她从不知名的血液里传下来的"？可是我自己亲生的孩子，我所钟爱的、我所赞美的、我所引为骄傲的孩子，为了爱她的缘故，我甚至把她看得比我自己还重；她——啊！她现在落下了污泥的坑里，大海的水也洗不净她的污秽，海里所有的盐也不够解除她肉体上的腐臭。

FRIAR FRANCIS

Marry, this well carried shall on her behalf
Change slander to remorse;
That is some good:
But not for that dream
I on this strange course,
But on this travail look for greater birth.
She dying, as it must so be maintain'd,
Upon the instant that she was accused,
Shall be lamented, pitied and excused
Of every hearer: for it so falls out
That what we have we prize not to the worth
Whiles we enjoy it, but being lack'd and lost,
Why, then we rack the value, then we find
The virtue that possession would not show us
Whiles it was ours.
So will it fare with Claudio:
When he shall hear she died upon his words,
The idea of her life shall sweetly creep
Into his study of imagination,
And every lovely organ of her life
Shall come apparell'd in more precious habit,
More moving-delicate and full of life,
Into the eye and prospect of his soul,
Than when she lived indeed; then shall he mourn,
If ever love had interest in his liver,
And wish he had not so accused her,
No, though he thought his accusation true.
Let this be so, and doubt not but success
Will fashion the event in better shape
Than I can lay it down in likelihood.
But if all aim but this be levell'd false,
The supposition of the lady's death
Will quench the wonder of her infamy:



And if it sort not well, you may conceal her,
As best befits her wounded reputation,
In some reclusive and religious life,
Out of all eyes, tongues, minds and injuries.

神父

要是照这样好好地做下去，就可以使诬蔑她的人不禁哀怜她的不幸，这也未始不是好事；可是我提起这样奇怪的办法，却另有更大的用意。人家听说她一听到这种诽谤立刻身死，一定都会悲悼她、可怜她，从而原谅她。我们往往在享有某一件东西的时候，一点不看重它的好处；等到失掉它以后，却会格外夸张它的价值，发现当它还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所看不出来的优点。克劳狄奥一定也会这样：当他听到了他的无情的言语，已经致希罗于死地的时候，她生前可爱的影子一定会浮起在他的想象之中，她的生命中的每一部分都会在他的心目中变得比活在世上的她格外值得珍贵，格外优美动人，格外充满生命；要是爱情果然打动过他的心，那时他一定会悲伤哀恸，即使他仍旧以为他所指斥她的确是事实，他也会后悔不该给她这样大的难堪。您就照这么办吧，它的结果一定会比我所能预料的还要美满。即使退一步说，它并不能收到理想中的效果，至少也可以替她把这场羞辱掩盖过去，您不妨把她隐藏在什么僻静的地方，让她潜心修道，远离世人的耳目，隔绝任何的诽谤损害；对于名誉已受创伤的她，这是一个最适当的办法。

DOGBERRY

Dost thou not suspect my place? dost thou not suspect my years? O that he were here to write me down an ass! But, masters, remember that I am an ass; though it be not written down, yet forget not that I am an ass. No, thou villain, thou art full of piety, as shall be proved upon thee by good witness. I am a wise fellow, and, which is more, an officer, and, which is more, a householder, and, which is more, as pretty a piece of flesh as any is in Messina, and one that knows the law, go to; and a rich fellow enough, go to; and a fellow that hath had losses, and one that hath two gowns and every thing handsome about him. Bring him away. O that I had been writ down an ass!

道格培里

你难道瞧不起我的地位吗？你难道瞧不起我这一把年纪吗？啊，但愿他在这儿，给我写下我是头驴子！可是列位弟兄们，记住我是头驴子；虽然这句话没有写下来，可是别忘记我是头驴子。你这恶人，你简直是目中无人，这儿大家都可以做见证的。老实告诉你吧，我是个聪明人；而且是个官；而且是个有家小的人；再说，我的相



貌也比得上梅西那地方无论哪一个人；我懂得法律，那可以不去说它；我身边老大有几个钱，那也可以不去说它；我不是不曾碰到过坏运气，可是我还有两件袍子，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总还是体体面面的。把他带下去！啊，但愿他给我写下我是一头驴子！

LEONATO

I pray thee, cease thy counsel,
Which falls into mine ears as profitless
As water in a sieve: give not me counsel;
Nor let no comforter delight mine ear
But such a one whose wrongs do suit with mine.
Bring me a father that so loved his child,
Whose joy of her is overwhelm'd like mine,
And bid him speak of patience;
Measure his woe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mine
And let it answer every strain for strain,
As thus for thus and such a grief for such,
In every lineament, branch, shape, and form:
If such a one will smile and stroke his beard,
Bid sorrow wag, cry 'hem!' when he should groan,
Patch grief with proverbs, make misfortune drunk
With candle-wasters; bring him yet to me,
And I of him will gather patience.
But there is no such man: for, brother, men
Can counsel and speak comfort to that grief
Which they themselves not feel; but, tasting it,
Their counsel turns to passion, which before
Would give preceptial medicine to rage,
Fetter strong madness in a silken thread,
Charm ache with air and agony with words:
No, no; 'tis all men's office to speak patience
To those that wring under the load of sorrow,
But no man's virtue nor sufficiency
To be so moral when he shall endure
The like himself.



Therefore give me no counsel:
My griefs cry louder than advertisement.

里奥那托

请你停止你的劝告；把这些话送进我的耳中，就像把水倒在筛里一样毫无用处。不要劝我；也不要让什么人安慰我，除非他也遭到跟我同样的不幸。给我找一个像我一样溺爱女儿的父亲，他那做父亲的欢乐，跟我一样完全给粉碎了，叫他来劝我安心忍耐；把他的悲伤跟我的悲伤两两相较，必须铢两悉称，毫发不爽，从外表、形象到细枝末节，都没有区别；要是这样一个人能够拈弄他的胡须微笑，把一切懊恼的事情放在脑后，用一些老生常谈自宽自解，忘却了悲叹，反而若无其事地干咳嗽，借着烛光，钻在书堆里，再也想不起自己的不幸——那么叫他来见我吧，我也许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些忍耐的方法。可是世上不会有这样的人；因为，兄弟，人们对于自己并不感觉到的痛苦，是会用空洞的话来劝告慰藉的，可是他们要是自己尝到了这种痛苦的滋味，他们的理性就会让感情来主宰了，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给人家服用的药饵，对自己也不会发生效力；极度的疯狂，是不能用一根丝线把它拴住的，就像空话不能止痛一样。不，不，谁都会劝一个在悲哀的重压下辗转呻吟的人安心忍耐，可是谁也没有那样的修养和勇气，能够叫自己忍受同样的痛苦。所以不要给我劝告，我的悲哀的呼号会盖住劝告的声音。

BORACHIO

Sweet prince, let me go no farther to mine answer: do you hear me, and let this count kill me. I have deceived even your very eyes: what your wisdoms could not discover, these shallow fools have brought to light: who in the night overheard me confessing to this man how Don John your brother incensed me to slander the Lady Hero, how you were brought into the orchard and saw me court Margaret in Hero's garments, how you disgraced her, when you should marry her: my villany they have upon record; which I had rather seal with my death than repeat over to my shame. The lady is dead upon mine and my master's false accusation; and, briefly, I desire nothing but the reward of a villain.

波拉契奥

好殿下，我向您招认一切以后，请您不必再加追问，就让这位伯爵把我杀死了吧。我已经当着您的眼前把您欺骗；您的智慧所观察不到的，却让这些蠢货们揭发出来了。他们在晚上听见我承认这个人——您的兄弟唐·约翰怎样唆使我毁坏希罗小姐的名誉；你们怎样听了他的话到花园里去，瞧见我在那儿跟打扮做希罗样子的玛格莱特昵昵情话；以及你们怎样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把她羞辱。我的罪恶已经给他



们记录下来；我现在但求一死，不愿再把它重新叙述出来，增加我的惭愧。那位小姐是受了我跟我的主人诬陷而死的；总之，我不求别的，只请殿下处我应得之罪。

第十一节　The Taming of the Shrew《驯悍记》

Characters

A Lord
CHRISTOPHER SLY, a Tinker
Hostess, Page, Players, Huntsmen, and Servants,
Persons in the Induction
BAPTISTA, a rich Gentleman of Padua
KATHARINA, Daughter to Baptista
BIANCA, Daughter to Baptista
VINCENTIO, an old Gentleman of Pisa
LUCENTIO, son to Vincentio; in love with Bianca
PETRUCHIO, a Gentleman of Verona; Suitor to Katharina
GREMIO, HORTENSIO, Suitors to Bianca
TRANIO, BIONDELLO, Servants to Lucentio
GRUMIO, CURTIS, Servants to Petruchio
Pedant, set up to personate Vincentio
Widow
Tailor, Haberdasher, and Servants attending on Baptista and Petruchio

剧中人物

贵族
克利斯朵夫·斯赖　补锅匠
巴普提斯塔　帕度亚的富翁
凯瑟丽娜　巴普提斯塔的女儿
比恩卡　巴普提斯塔的女儿
文森修　比萨的老绅士
路森修　文森修的儿子，爱恋比恩卡者
彼特鲁乔　维洛那的绅士，凯瑟丽娜的求婚者



葛莱米奥　霍坦西奥　比恩卡的求婚者
酒店主妇、小童、伶人、猎奴、从仆等序幕中的人物
特拉尼奥　比昂台罗　路森修的仆人
葛鲁米奥　寇提斯　彼特鲁乔的仆人
老学究　假扮文森修者
寡妇
裁缝、帽匠以及巴普提斯塔、彼特鲁乔两家的仆人

导读

莎士比亚的早期喜剧《驯悍记》是以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家庭为背景的少数几个戏剧之一。喜剧中赤裸裸的封建买卖婚姻的场面给予我们的认识作用，在其他莎剧中是少见的。我们似乎亲眼看到了当时盛行的买卖婚姻是怎样一回事。做父亲的把女儿的"爱"当做一件拍卖品，对两个上门来的求婚者宣布道："谁承诺给我女儿的礼金（礼金，借用我国的说法，原文'dower'指婚前议定，丈夫留给妻子的'身后赠与'。）最重，谁就可以得到我女儿的爱。"

《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 在 1623 年莎剧全集第一对开本（the First Folio）出版后才首次问世，此剧完成的年代推测可能在 1590～1594 年间。但早在 1594 年，就有另一个名为 The Taming of a Shrew（我们姑且称之为《驯悍妇》）的剧本印行，其基本架构与《驯悍记》相仿，只是内容较为粗糙。

中国古典小说巨著《水浒传》妙处很多，但有一点是美中不足，那就是对妇女的态度太坏，写了潘金莲等一批所谓淫妇，使后世的读者、批评者为之扼腕。莎士比亚也被一些人惋惜——在《驯悍记》里，写了一个泼辣骄悍的女子怎样被一个男人制服的故事，现代的一些女权运动积极分子不免颇有微词了。

学者认为《驯悍妇》是当时的其他剧作家仿《驯悍记》所写成。在 16 世纪时，驯服悍妇的故事盛行于民间，而当时所谓的悍妇，往往是指有主见或多言的妇女，而非充满负面形象的泼辣女子。当时，一般所认为的理想妻子乃是贞洁、寡言且凡事顺从。相反的，有主见或多言的妇女不仅不符合上述的条件，还会被认为是性生活不检点，因而有"上面守不住，下面一定也守不住"的说法。对于悍妇，一般多有惩戒，不仅让她们无法开口说话，连她们的丈夫都可能因"管教不当"而遭连坐惩罚。

罗马喜剧中时常可见刁钻泼辣的妻子。在这个主题上，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向普劳特斯（Plautus）和泰瑞斯（Terrence）取经，将他们的剧本改编为英语版本。除了剧本，14 世纪的英国诗人乔叟也早就在著作中对这个主题贡献良多，形成一股文学传统。

意大利帕度亚城的大富翁巴普提斯塔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凯瑟丽娜，脾气暴躁，

倔强固执比一个男孩还厉害几分，当地人都称她“泼妇”，她的妹妹比恩卡与她相反，温良恭俭，于是向比恩卡求婚的人很多，而凯瑟丽娜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这时彼特鲁乔，一个外地的贵族青年，来这里物色对象。他听说凯瑟丽娜长得漂亮，又很富有，没有被她的骄悍的声名吓倒，反而更感兴趣，立意要把她驯服，成为温柔的妻子。从天性上说，彼特鲁乔是个活泼聪敏，心地善良的人。他同时具有一种高超的乔装的把戏，就是在心里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做出一副气愤填膺，昏了头的神态。这种善于做戏的技巧，如果用来做坏事，很可以成为大奸大恶。但彼特鲁乔是个善良的极富同情心的人。他用这种方法，暂时对付这位泼妇，只是装假，开个玩笑，再说他认为这种手段也出于必须，因为对付暴躁的最好的办法是更厉害的暴躁，所谓以毒攻毒。

因为他再三声言，执意要娶“柔顺的凯瑟丽娜”（他就是这么称呼她的）为妻，后者的父亲也只好同意——他巴不得她赶紧嫁出去——答应给以丰厚的陪嫁，并把女儿叫过来，与彼特鲁乔见面，彼特鲁乔已经想好了办法，那就是：“她若是骂我，我就夸她唱歌像夜莺那样美妙；她若是对我皱眉，我就说她像才经露水浸润的玫瑰那么清丽；她若是一句话也不说呢，我就称赞她口才流利。若是她让我走开，我就向她道谢，好像她要留我住一个星期似的。”总之，他的策略是厚着脸皮，掌握主动权。等凯瑟丽娜出来，他一个劲儿地夸她性情柔顺、美丽可爱、天下无双，并表示坚决要娶她做妻子。等她父亲过来询问结果时，他抢先答道，凯瑟丽娜已殷勤地接待了他，答应下星期天结婚。凯瑟丽娜矢口否认，并大吵大嚷，责备父亲不该要她与这样一个泼皮无赖相识。彼特鲁乔就说，老先生且莫以为这是不同意，因为他们俩事先已商量好，她要在父亲面前装出很不乐意这门亲事的样子，其实他们单独在一起时，她温存多情，是个很可人意的未婚妻呢。他临走时说要去备办些华美的礼服，好在星期天的婚礼上把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但星期天举行婚礼的时候，宾客们早已到齐，彼特鲁乔迟迟未来。凯瑟丽娜急得直哭。最后他总算露面，但原来答应置办的衣物一件也没带，而且他自己也穿得十分寒碜，骑一匹皮包骨头的瘦马，好像不是来结婚而像是演滑稽戏。这就是他的以暴制暴招数的开始。当人们要他换上好衣服时，他振振有词地说，他亲爱的凯瑟丽娜嫁的是他本人而不是他的衣服。在教堂里，他的行为愈发粗鲁，当神父问他愿不愿娶凯瑟丽娜为妻时，他回答“愿意”，声音极大，吓得神父将圣书弄掉地上，而刚要弯下腰去捡时，又挨了彼特鲁乔一拳，连人带书倒在地上。整个婚礼过程中，他不断地跺脚叫骂，把凯瑟丽娜吓得直打哆嗦。当然他这一味地胡闹，都是装出来的。从教堂回来，巴普提斯塔已办好丰盛的喜筵，但彼特鲁乔抓着凯瑟丽娜要带她回家，不管她怎么抗议，不管岳父怎样挽留，他执意要这样做。他说，做丈夫的有权力随意处置他的老婆。她呢，最后只好服从。我们看到彼特鲁乔最终取得胜利的希望了，我们对这个驯悍的故事的介绍也就到此为止，因为到这里，事情就好办多



了。但仔细想一想，就要提出一个问题，彼特鲁乔作为男子汉大丈夫，多了世俗观念这件利器，他的驯悍的功绩自然要打折扣。后来，他继续保持这种粗暴态度，表面温存，实际上严厉地折磨凯瑟丽娜，直至取得对她的绝对专制，例如，彼特鲁乔说："凯瑟丽娜，你那顶帽子不好看，把那个骗钱货摘下来，丢在地上吧。"他的妻子马上照办，尽管她刚说过她很喜欢这顶帽子。众人皆惊诧莫名。

彼特鲁乔认为这样的夫妻关系有主有从，是一切甜蜜幸福生活的良好开端。不管当时和后世的观众怎么看，不管大男子主义者，男女平权分子怎么想，反正在这出戏剧里，这对主人公是夫唱妇随地过上了美满的生活。凯瑟丽娜在帕度亚仍然出名，不过现在是作为妇德和顺从的典范而出名的。

其实，当时的观众很喜欢看这样的东西。热闹、有趣、过瘾。人们特别是下层的劳动者，为了消遣来到戏院，本来就不是来受什么教育的，他们也不管什么平等思想，只要好看就行了。中世纪以来的闹剧，搬演类似的故事很多，其主要的角色总是那几个，如吹牛大王，惧内的小丈夫，凶悍的妻子等等。舞台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大千世界的一切现象都可能被戏剧家作为素材。

《驯悍记》虽然仍摆脱不了传统的影响，但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作者注意通过人物的一连串行动来显示其性格特征，也注意在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加以衬托。

《驯悍记》虽然有部分接近笑剧，但是剧情发展新奇、机智、有活力，在舞台上无论是演出全本、改编或是删减版，向来都受到好评。18 世纪时，这个剧本就已经有 7 种不同的版本了，当中非常知名的就是 1754 年英国演员及剧作家盖瑞克（David Garrick）的版本，他和改编本剧的作者兰姆一样，只保留凯瑟丽娜和彼特鲁乔这一段，剧名就叫做《凯瑟丽娜与彼特鲁乔》(Catharine and Petruchio)。

另外，在 18 和 19 世纪的演出中，彼特鲁乔也常常带着皮鞭，作为制服妻子与奴仆的象征。20 世纪最有名的版本，就应属理查德·波顿与伊丽莎白·泰勒所担纲演出的电影了。

"驯服女人"这种主题让许多现代人不以为然，其实早在 1611 年，弗莱撤(John Fletcher）就曾经为女人喉舌，写过《驯悍记》的续集《女人的奖品》(又名《驯者遭驯》)。剧中描述彼特鲁乔不断遭到第二任妻子玛莉亚（Maria）的奚落与羞辱，在历经四幕的发展之后，才因妻子自愿遵守妇德，而恢复其男性的自尊。

现代有许多《驯悍记》的导演也会删除或减少凯瑟丽娜对彼特鲁乔的臣服，并将凯瑟丽娜遭受的不平待遇低调处理，有的导演甚至在凯瑟丽娜最后的一番话中，暗示她对那段话并非真正地心悦诚服。这些改编都得以拯救莎士比亚，使他免于被冠上男性沙文主义的封号。

《驯悍记》的演出时而着眼于诙谐嬉闹的轻松面，时而注重暴戾与压迫的黑暗面，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诠释，都提醒我们：在看似欢乐的莎翁喜剧中，隐藏着值得



深思的严肃议题。

LORD

Even as a flattering dream or worthless fancy.
Then take him up and manage well the jest:
Carry him gently to my fairest chamber
And hang it round with all my wanton pictures:
Balm his foul head in warm distilled waters
And burn sweet wood to make the lodging sweet:
Procure me music ready when he wakes,
To make a dulcet and a heavenly sound;
And if he chance to speak, be ready straight
And with a low submissive reverence
Say 'What is it your honour will command?
Let one attend him with a silver basin
Full of rose-water and bestrew'd with flowers,
Another bear the ewer, the third a diaper,
And say 'Will't please your lordship cool your hands?
' Some one be ready with a costly suit
And ask him what apparel he will wear;
Another tell him of his hounds and horse,
And that his lady mourns at his disease:
Persuade him that he hath been lunatic;
And when he says he is, say that he dreams,
For he is nothing but a mighty lord.
This do and do it kindly, gentle sirs:
It will be pastime passing excellent,
If it be husbanded with modesty.

贵族

就像置身在一场美梦或空虚的幻想中一样。你们现在就把他抬起来，轻轻地把他抬到我的最好的一间屋子里，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我那些风流的图画，用温暖的香水给他洗头，房间里熏起芳香的柟檀，还要把乐器预备好，等他醒来的时候，便弹奏起美妙的仙曲来。他要是说什么话，就立刻恭恭敬敬地低声问他，“老爷有什么吩咐？”一个仆人捧着银盆，里面盛着浸满花瓣的蔷薇水，还有一个人捧着水壶，



第三个人拿着手巾，说，“请老爷净手。”那时另外一个人就拿着一身华贵的衣服，问他喜欢穿哪一件；还有一个人向他报告他的猎犬和马匹的情形，并且对他说他的夫人见他害病，心里非常难过。让他相信他自己曾经疯了；要是他说他自己是个什么人，就对他说他是在做梦，因为他是一个做大官的贵人。你们这样用心串演下去，不要闹得太过分，一定是一场绝妙的消遣。

LORD

Hence comes it that your kindred shuns your house,
As beaten hence by your strange lunacy.
O noble lord, bethink thee of thy birth,
Call home thy ancient thoughts from banishment
And banish hence these abject lowly dreams.
Look how thy servants do attend on thee,
Each in his office ready at thy beck.
Wilt thou have music? hark! Apollo plays,
Music
And twenty caged nightingales do sing:
Or wilt thou sleep? we'll have thee to a couch
Softer and sweeter than the lustful bed
On purpose trimm'd up for Semiramis.
Say thou wilt walk; we will bestrew the ground:
Or wilt thou ride? thy horses shall be trapp'd,
Their harness studded all with gold and pearl.
Dost thou love hawking? thou hast hawks will soar
Above the morning lark or wilt thou hunt?
Thy hounds shall make the welkin answer them
And fetch shrill echoes from the hollow earth.

贵族

您的亲戚们因为您害了这种奇怪的疯病，才裹足不进您的大门。老爷啊，请您想一想您的出身，重新记起您从前的那种思想，把这些卑贱的噩梦完全忘却吧。瞧，您的仆人们都在侍候着您，各人等候着您的使唤。您要听音乐吗？听！阿波罗在弹琴了，（*音乐*）二十只笼里的夜莺在歌唱。您要睡觉吗？我们会把您扶到比古代王后特制的御床更为温香美软的卧榻上。您要走路吗？我们会给您在地上铺满花瓣。您要骑马吗？您有的是鞍鞯上镶嵌着金珠的骏马。您要放鹰吗？您有的是飞得比清晨



的云雀还高的神鹰。您要打猎吗？您的猎犬的吠声，可以使山谷响应，响彻云霄。

LUCENTIO

Tranio, since for the great desire
I had To see fair Padua, nursery of arts,
I am arrived for fruitful Lombardy,
The pleasant garden of great Italy;
And by my father's love and leave am arm'd
With his good will and thy good company,
My trusty servant, well approved in all,
Here let us breathe and haply institute
A course of learning and ingenious studies.
Pisa renown'd for grave citizens
Gave me my being and my father first,
A merchant of great traffic through the world,
Vincetino come of Bentivolii.
Vincetino's son brought up in Florence
It shall become to serve all hopes conceived,
To deck his fortune with his virtuous deeds:
And therefore, Tranio, for the time I study,
Virtue and that part of philosophy
Will I apply that treats of happiness
By virtue specially to be achieved.
Tell me thy mind;
For I have Pisa left And am to Padua come,
As he that leaves
A shallow plash to plunge him in the deep
And with satiety seeks to quench his thirst.

路森修

特拉尼奥，我久慕帕度亚是人文渊薮，学术摇篮，这次多蒙父亲答应，并且在像你这样一位练达世故的忠仆陪同之下，终于来到了这景物优胜的名都。让我们就在这里停留下来，访几个名师益友，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比萨城出过不少有名人士，我和我父亲都是在那里诞生的；我父亲文森修是班提佛里家族的后裔，他五湖四海



经商立业，积聚了不少家财。我自己是在佛罗伦萨长大成人的，现在必须勤求上进，敦品励学，方才不致辱没家声。所以，特拉尼奥，我想把我的时间用在研究哲学和做人的道理上，在修身养志的功夫里寻求我的乐趣，因为我离开比萨，来到帕度亚，就像一个人从清浅的池沼里踊身到汪洋大海中，希望满足他的焦渴一样。你的意思怎样？

TRANIO

Pardon me, sir, the boldness is mine own,
That, being a stranger in this city here,
Do make myself a suitor to your daughter,
Unto Bianca, fair and virtuous.
Nor is your firm resolve unknown to me,
In the preferment of the eldest sister.
This liberty is all that I request,
That, upon knowledge of my parentage,
I may have welcome 'mongst the rest that woo
And free access and favour as the rest:
And, toward the education of your daughters,
I here bestow a simple instrument,
And this small packet of Greek and Latin books:
If you accept them, then their worth is great.

特拉尼奥

巴普提斯塔先生，我才要请您多多原谅呢，因为我初到贵地，居然敢大胆前来，向您美貌贤德的令爱比恩卡小姐求婚，实在是冒昧万分。我也知道您的意思是要先给您那位大令爱许配了婚姻，然后再谈其他，所以我现在唯一的请求，是希望您在知道我的家世以后，能够给我一个和其他各位求婚者同等的机会。这一件不值钱的乐器，和这一包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籍，是奉献给两位女公子的一点小小礼物，您要是不嫌菲薄，受纳下来，那就是我莫大的荣幸了。

PETRUCHIO

Thus have I politicly begun my reign,
And 'tis my hope to end successfully.
My falcon now is sharp and passing empty;
And till she stoop she must not be full-gorged,

For then she never looks upon her lure.
Another way I have to man my haggard,
To make her come and know her keeper's call,
That is, to watch her, as we watch these kites
That bate and beat and will not be obedient.
She eat no meat to-day, nor none shall eat;
Last night she slept not, nor to-night she shall not;
As with the meat, some undeserved fault
I'll find about the making of the bed;
And here I'll fling the pillow, there the bolster,
This way the coverlet, another way the sheets:
Ay, and amid this hurly I intend
That all is done in reverend care of her;
And in conclusion she shall watch all night:
And if she chance to nod I'll rail and brawl
And with the clamour keep her still awake.
This is a way to kill a wife with kindness;
And thus I'll curb her mad and headstrong humour.
He that knows better how to tame a shrew,
Now let him speak: 'tis charity to show.

彼特鲁乔

我已经开始巧妙地把她驾驭起来，希望能够得到美满的成功。我这只悍鹰现在非常饥饿，在她没有俯首听命以前，不能让她吃饱，不然她就不肯再练习打猎了。我还有一个治服这鸷鸟的办法，使她能呼之则来，挥之则去；那就是总叫她睁着眼，不得休息，拿她当一只乱扑翅膀的倔强鹞子一样对待。今天她没有吃过肉，明天我也不给她吃；昨夜她不曾睡觉，今夜我也不让她睡觉，我要故意嫌被褥铺得不好，把枕头、枕垫、被单、线毯向满房乱丢，还说都是为了爱惜她才这样做；总之她将要整夜不能合眼，倘然她昏昏思睡，我就骂人吵闹，吵得她睡不着。这是用体贴为名惩治妻子的法子，我就这样克制她的狂暴倔强的脾气；要是有谁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驯悍妙法，那么我倒要请教请教。

KATHERINA

No shame but mine:
I must, forsooth, be forced



To give my hand opposed against my heart
Unto a mad-brain rudesby full of spleen;
Who woo'd in haste and means to wed at leisure.
I told you, I, he was a frantic fool,
Hiding his bitter jests in blunt behavior:
And, to be noted for a merry man,
He'll woo a thousand, 'point the day of marriage,
Make feasts, invite friends, and proclaim the banns;
Yet never means to wed where he hath woo'd.
Now must the world point at poor Katharina,
And say, 'Lo, there is mad Petruchio's wife,
If it would please him come and marry her!'

凯瑟丽娜

谁也不丢脸，就是我一个人丢脸。你们不管我愿意不愿意，硬要我嫁给一个疯头疯脑的家伙，他求婚的时候那么性急，一到结婚的时候，却又这样慢腾腾了。我对你们说吧，他是一个疯子，他故意装出这一副穷形极相来开人家的玩笑；他为了要人家称赞他是一个爱寻开心的角色，会去向一千个女人求婚，和她们约定婚期，请好宾朋，宣布订婚，可是却永远不和她们结婚。人家现在将要指点着苦命的凯瑟丽娜说，“瞧！这是那个疯汉彼特鲁乔的妻子，要是他愿意来和她结婚。”

KATHERINA

The more my wrong,
The more his spite appears:
What, did he marry me to famish me?
Beggars, that come unto my father's door,
Upon entreaty have a present aims;
If not, elsewhere they meet with charity:
But I, who never knew how to entreat,
Nor never needed that I should entreat,
Am starved for meat, giddy for lack of sleep,
With oath kept waking and with brawling fed:
And that which spites me more than all these wants,
He does it under name of perfect love;
As who should say, if I should sleep or eat,

'Twere deadly sickness or else present death.
I prithee go and get me some repast;
I care not what, so it be wholesome food.

凯瑟丽娜

我越是心里委屈，他越是把我折磨得厉害。难道他娶了我来，是要饿死我吗？到我父亲门前求乞的叫花子，也总可以讨到一点布施；这一家讨不到，那一家总会给他一些冷饭残羹。可是从来不知道怎样恳求人家、也从来不需要向人恳求什么的我，现在却吃不到一点东西，得不到一刻钟的安眠；他用高声的詈骂使我不能合眼，让我饱听他的喧哗的吵闹；尤其可恼的，他这一切都借着爱惜我的名义，好像我一睡着就会死去，吃了东西就会害重病一样。求求你去给我找些食物来吧，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可以吃的就行。

KATHERINA

Fie, fie! unknit that threatening unkind brow,
And dart not scornful glances from those eyes,
To wound thy lord, thy king, thy governor:
It blots thy beauty as frosts do bite the meads,
Confounds thy fame as whirlwinds shake fair buds,
And in no sense is meet or amiable.
A woman moved is like a fountain troubled,
Muddy, ill-seeming, thick, bereft of beauty;
And while it is so, none so dry or thirsty
Will deign to sip or touch one drop of it.
Thy husband is thy lord, thy life, thy keeper,
Thy head, thy sovereign; one that cares for thee,
And for thy maintenance commits his body
To painful labour both by sea and land,
To watch the night in storms, the day in cold,
Whilst thou liest warm at home, secure and safe;
And craves no other tribute at thy hands
But love, fair looks and true obedience;
Too little payment for so great a debt.
Such duty as the subject owes the prince



Even such a woman oweth to her husband;
And when she is froward, peevish, sullen, sour,
And not obedient to his honest will,
What is she but a foul contending rebel
And graceless traitor to her loving lord?
I am ashamed that women are so simple
To offer war where they should kneel for peace;
Or seek for rule, supremacy and sway,
When they are bound to serve, love and obey.
Why are our bodies soft and weak and smooth,
Unapt to toil and trouble in the world,
But that our soft conditions and our hearts
Should well agree with our external parts?
Come, come, you froward and unable worms!
My mind hath been as big as one of yours,
My heart as great, my reason haply more,
To bandy word for word and frown for frown;
But now I see our lances are but straws,
Our strength as weak, our weakness past compare,
That seeming to be most which we indeed least are.
Then vail your stomachs, for it is no boot,
And place your hands below your husband's foot:
In token of which duty, if he please,
My hand is ready; may it do him ease.

凯瑟丽娜

哎呀！展开你那颦蹙的眉头，收起你那轻蔑的瞥视，不要让它伤害你的主人，你的君王，你的支配者。它会使你的美貌减色，就像严霜噬啮着草原，它会使你的名誉受损，就像旋风摧残着蓓蕾；它绝对没有可取之处，也丝毫引不起别人的好感。一个使性的女人，就像一池受到激动的泉水，混浊可憎，失去一切的美丽，无论怎样喉干吻渴的人，也不愿把它啜饮一口。你的丈夫就是你的主人、你的生命、你的所有者、你的头脑、你的君王；他照顾着你，扶养着你，在海洋里陆地上辛苦操作，夜里冒着风波，白天忍受寒冷，你却穿得暖暖的住在家里，享受着安全与舒适。他希望你贡献给他的，只是你的爱情，你的温柔的辞色，你的真心的服从；你欠他的好处这么多，他所要求于你的酬报却是这么微薄！一个女人对待她的丈夫，应当像



臣子对待君王一样忠心恭顺；倘使她倔强使性，乖张暴戾，不服从他正当的愿望，那么她岂不是一个大逆不道、忘恩负义的叛徒？应当长跪乞和的时候，她却向他挑战；应当尽心竭力服侍他、敬爱他、顺从他的时候，她却企图篡夺主权，发号施令：这一种愚蠢的行为，真是女人的耻辱。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这样柔软无力，耐不了苦，熬不起忧患？那不是因为我们的性情必须和我们的外表互相一致，同样的温柔吗？听我的话吧，你们这些倔强而无力的可怜虫！我的心从前也跟你们一样高傲，也许我有比你们更多的理由，不甘心向人俯首认输，可是现在我知道我们的枪矛只是些稻草，我们的力量是软弱的，我们的软弱是无比的，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个空虚的外表。所以你们还是挫抑你们无益的傲气，跪下来向你们的丈夫请求怜爱吧。为了表示我的顺从，只要我的丈夫吩咐我，我就可以向他下跪，让他因此而心中快慰。

第十二节 The Tempest《暴风雨》

Characters

ALONSO, King of Naples
SEBASTIAN, his Brother
PROSPERO, the right Duke of Milan
ANTONIO, his Brother, the usurping Duke of Milan
MIRANDA, Daughter to Prospero
ARIEL, an airy Spirit
CALIBAN, a savage and deformed Slave
FERDINAND, Son to the King of Naples
GONZALO, an honest old Counsellor
ADRIAN, FRANCISCO, Lords
TRINCULO, a Jester
STEPHANO, a drunken Butler
Master of a Ship, Boatswain, Mariners
IRIS, CERES, JUNO, Nymphs, Reapers, presented by Spirits
Other Spirits attending on Prospero

剧中人物

阿隆佐　　那不勒斯王



西巴斯辛　　阿隆佐之弟
普洛斯彼罗　　旧米兰公爵
安东尼奥　　普洛斯彼罗之弟，篡位者
费迪南　　那不勒斯王子
贡柴罗　　正直的老大臣
阿德里安　　弗兰西斯，侍臣
凯列班　　野性而丑怪的奴隶
特林鸩罗　　弄臣
斯丹法诺　　酗酒的膳夫
船长
水手长
众水手
米兰达　　普洛斯彼罗之女
爱丽儿　　缥缈的精灵
伊里斯
刻瑞斯
朱 诺
众水仙女
众刈禾人　　由精灵们扮演
其他侍候普洛斯彼罗的精灵们

导读

欣赏这飞翔在现实生活上空的传奇性喜剧《暴风雨》需要浪漫主义的情怀。

莎士比亚创作他最后一个诗剧《暴风雨》的时候，已饱经了一番人海沧桑。伊丽莎白时代的繁荣景象如同薄雾似的在逐渐消散，潜伏着危机的社会阴暗面闯进了诗人的创作视野；在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年代里，他感受到山雨欲来的沉重气氛。洋溢在他早期喜剧中那种乐观主义的精神消失了，但是不能因此认为，人文主义者所抱的理想也化作尘土，随风而去了。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美好的，这该是莎士比亚这位人文主义者始终坚持的信仰。

《暴风雨》（简称《暴》剧）是莎士比亚全集初版第一对开本里的第一出喜剧。此剧完成于 1611 年，同年 11 月在白厅（White Hall）于詹姆士国王御前演出。1613 年，莎士比亚的剧团再度受命演出此剧，以庆祝国王的女儿伊丽莎白与斐卓立克成婚。这个剧本载歌载舞，戏剧效果佳，极适合在婚宴上演出。

本故事内容发生在一座渺无人烟的小岛，主要角色普洛斯彼罗精通魔法，整出戏就是由他透过法力“自编自导”而成，其中有引人入胜的狂风暴雨、千奇百变的



魔幻法术、飞舞的隐形精灵、怪异畸形的半人半兽，还有奇妙有趣的纯情故事等。

《暴风雨》和《连环错》一样，都是莎剧中罕见吻合三一律的剧本。故事的地点都发生在荒岛上，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同一天，然后获得完满结局。《暴》剧故事追溯到幕启前 12 年，原为米兰公爵的普洛斯彼罗因钻研法术，埋首书堆，荒于政务，把王国转交给弟弟安东尼奥代管。没想到安东尼奥是个野心分子，执政一段时日后，就与那不勒斯王联合起来篡夺爵位，然后弃普洛斯彼罗和年幼女儿米兰达于大海上，随后父女两人漂流至荒岛。后来普洛斯彼罗盼到最佳时机，当年对不起他的弟弟和那不勒斯王，如今带领一群随行人员往荒岛上驶来。于是他掀起一场暴风雨，以便让两人后悔当年所犯的过错，最后并完成了米兰达的婚事。

奇幻岛在民间文学中并不是罕见的主题，但当时的新闻时事可能才是莎士比亚最重要的灵感来源。1609 年初夏，英国维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的一艘巨大舰队满载 400 多人，准备由普利茅斯（Plymouth）起航，前往殖民地维吉尼亚州的詹姆士镇（Jamestown）。未料 7 月 24 日发生强烈飓风，冲散舰队，所幸所有舰队船艇都在 8 月安全抵达詹姆士镇，除了失去音信的“海洋冒险号”（Sea Adventure）。

大家都认为船上人员悉数罹难，包括舰队司令索玛斯（Sir George Somers）和日后的殖民州长盖茨（Sir Thomas Gates）。然而，就在来年的 5 月 23 日，竟有两艘小艇载着全数存活的海洋冒险号人员，奇迹似地抵达詹姆士镇，令众人惊叹不已。原来，索玛斯一行人遇到船难后，无意间登陆维吉尼亚海岸旁的百慕大岛（Bermuda）。这座岛屿是当时水手口中声名狼藉的恶魔岛（Isle of Devils），船只莫不避之唯恐不及，直到海洋冒险号抵达后，才发现那里是人间仙境。他们在那里不但食宿无虑，岛上也有丰富的木材供他们搭建船艇。这宗新闻一经披露，便引起轰动，海洋冒险号上的人也纷纷写下这段奇异旅程。其中莎翁所阅读到的，可能是由船上秘书史崔奇（William Strachey）在 1610 年 7 月 15 日所写的船难获救纪实手稿。

《暴风雨》的岛屿约位于今日的地中海，介于突尼斯（Tunis）和那普勒斯（Naples）之间，除了海洋冒险号登陆百慕大的事件，剧中的这座荒岛也有美洲新大陆的色彩。法国人文思想家蒙田（Montaigne）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食人族所有》，内容在于歌颂美洲印第安族群的生活。蒙田认为他们与大自然融合，简单纯朴，没有政治纷扰和贫富问题，生活悠闲、平等、自然，仿佛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完美理想的境界。《食人族所有》的英文版在 1603 年付梓，由傅罗瑞（John Florio）翻译。莎士比亚应该也看过这篇文章，因为第一对开本中的人物表，将凯列班描述成一个“野蛮畸形的奴隶”，而凯列班的名字 Caliban 就是由 Cannibal 里的两个子音对调而来的。

《暴风雨》最重要主题就是技艺（art）与自然（nature）之分。普洛斯彼罗所拥有的魔法是一种技艺，具有改变自然的力量。他的法力无边，结合魔法与威权，主宰所有人的生命及意志：包括女儿米兰达、活泼精灵爱丽儿、半人半兽的怪物凯列



班以及费迪南和那不勒斯王一行人。“自然”在中古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思是“种类”（kind），故“人性”（human nature）暗指人性千种万类。

人性有高贵的一面（如忠心护主的贡柴罗），也有卑劣的一面（如篡位、陷害兄长的安东尼奥），于此，“保有自然本性”和“合乎道德”两种目标就可能冲突。普洛斯彼罗借由外力，让船上一干人饱受重重的心理试炼，如焦虑、诱惑、悲恸、恐惧、忏悔等，使他们改邪归正，自己也重拾爵位。一场惊天动地的暴风雨，最后成为重生与觉悟的序曲，终而一片和谐，诸如此类的转折与结局，都是典型的莎士比亚风格。

普洛斯彼罗对爱丽儿和凯列班的控制，则触及了奴役与自由的问题。普洛斯彼罗最得力的助手就是爱丽儿，但爱丽儿是个精灵，不属于人类，他来去自如、不受拘束。他之所以服侍普洛斯彼罗，是为了要报恩。（爱丽儿一角和《仲夏夜之梦》里的精灵迫克相仿，但两者的个性天差地别。）普洛斯彼罗恩威并重，以纪律和记忆控制住爱丽儿。命运截然不同的凯列班则是另一个受到奴役的代表，他是女巫辛蔻雷的儿子，比爱丽儿接近人类，普洛斯彼罗有意教化他，却徒劳无功。

米兰达可称得上是凯列班的相反典型，她天性善良温驯，让费迪南一见到她就误以为她是女神。在米兰达的眼中，初见的人、事、物莫不美好，当她见到那普勒斯王和安东尼奥一群人时，便说“他们住在那里，那里必然是个美丽世界呀”。19世纪的赫胥黎引用了“美丽新世界”来做书名，这一词语从此也几乎就人尽皆知了。

普洛斯彼罗掀起的暴风雨虽然威力惊人，但本意并不在伤人。尽管复仇者心怀深怨重恨，莎士比亚却尽力不让普洛斯彼罗表现出多年的旧仇，而且在普洛斯彼罗达成目的后，就让他弃绝魔法，表现出自制力。莎士比亚时期的人称伟大的魔法师为马格斯（magus），大众很着迷马格斯这种人物。这种人物的特质是博学多闻、克勤律己、耐心求艺，因唯有如此，才足以召唤自然界与超自然界的神秘力量。

马格斯不像乡野荒郊间的巫婆，以疗伤治病为号召或做做小奸小恶，也不像汲汲营营于化物成金的炼金师。马格斯的形象是身穿织有神秘象征的长袍，嘴里喃喃念着咒语，他们具有哲思智慧，行善必有善报。尽管如此，当时的人提到马格斯时，心头仍不免有所余悸，因为当时名声最好的马格斯的巫师（John Dee），从自己家中的藏书室（也是英格兰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出走，焚身而亡。

后世的批评家一向把《暴风雨》视为“浪漫剧”（romance），莎翁晚期的作品几乎都是浪漫剧，如年代更早的《冬天的故事》也是。《暴风雨》的故事情节呼应了若干浪漫剧中常见的主题，例如：父亲对女儿的控制或依恋（《奥赛罗》、《李尔王》）；叛君行为（《哈姆雷特》、《麦克白》）；由宫廷至荒野再回返宫廷的过程（如《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借由技术特别是戏中戏来操控他人（《无事生非》、《哈姆雷特》）；天性与教养的区别（《冬天的故事》）；魔法的魅力（《仲夏夜之梦》）。

《暴风雨》是莎翁独自创作的最后一出剧本，19世纪以后，就不乏将普洛斯彼

罗视为莎翁化身的揣测。持此观点的人认为莎翁就是以本剧告别剧场，而普洛斯彼罗在剧终将“魔法书和魔杖深埋地底下”，仿佛是莎翁离开剧场的心声。虽然反对意见认为，莎翁鲜少将自己与剧中人物混为一谈，更何况普洛斯彼罗又是一个遭人放逐、怀恨在心、控制欲强的巫师？不过，剧场天地和魔法幻觉一样，终究是以真实世界为基础，故仍有人将普洛斯彼罗的魔法视为莎士比亚的生花妙笔。20 世纪后，学术界开始以殖民主义（普洛斯彼罗与凯列班的主仆关系）和女性主义的观点（普洛斯彼罗与米兰达的父女关系）来探讨《暴风雨》。

PROSPERO

My brother and thy uncle, call'd Antonio—
I pray thee, mark me—that a brother should
Be so perfidious!—he whom next thyself
Of all the world I loved and to him put
The manage of my state; as at that time
Through all the signories it was the first
And Prospero the prime duke, being so reputed
In dignity, and for the liberal arts
Without a parallel; those being all my study,
The government I cast upon my brother
And to my state grew stranger, being transported
And rapt in secret studies. Thy false uncle—
Dost thou attend me?

普洛斯彼罗

我的弟弟，就是你的叔父，名叫安东尼奥。听好，世上真有这样好恶的兄弟！除了你之外，他就是我在世上最爱的人了；我把国事都托付他管理。那时候米兰在列邦中称雄，普洛斯彼罗也是最出名的公爵，威名远播，在学问艺术上更是一时无双。我因为专心研究，便把政治放到我弟弟的肩上，对于自己的国事不闻不问，只管沉溺在魔法的研究中。你那坏心肠的叔父——你在不在听我？

ARIEL

I boarded the king's ship; now on the beak,
Now in the waist, the deck, in every cabin,
I flamed amazement: sometime I'ld divide,
And burn in many places; on the topmast,



The yards and bowsprit, would I flame distinctly,
Then meet and join. Jove's lightnings, the precursors
O' the dreadful thunder-claps, more momentary
And sight-outrunning were not; the fire and cracks
Of sulphurous roaring the most mighty Neptune
Seem to besiege and make his bold waves tremble,
Yea, his dread trident shake.

爱丽儿

桩桩件件都没有忘失。我跃登了国王的船上；我变做一团滚滚的火球，一会儿在船头上，一会儿在船腰上，一会儿在甲板上，一会儿在每一间船舱中，我煽起了恐慌。有时我分身在各处烧起火来，中桅上啦，帆桁上啦，斜桅上啦——都同时燃烧起来；然后我再把一团团火焰合拢来，即使是天神的闪电，那可怕的震雷的先驱者，也没有这样迅速而炫人眼目；硫黄的火光和轰炸声似乎在围攻那威风凛凛的海神，使他的怒涛不禁颤抖，使他手里可怕的三叉戟不禁摇晃。

ARIEL

You are three men of sin, whom Destiny,
That hath to instrument this lower world
And what is in't, the never-surfeited sea
Hath caused to belch up you; and on this island
Where man doth not inhabit; you 'mongst men
Being most unfit to live. I have made you mad;
And even with such-like valour men hang and drown
Their proper selves.
ALONSO, SEBASTIAN & c. draw their swords
You fools! I and my fellows
Are ministers of Fate: the elements,
Of whom your swords are temper'd, may as well
Wound the loud winds, or with bemock'd-at stabs
Kill the still-closing waters, as diminish
One dowle that's in my plume: my fellow-ministers
Are like invulnerable. If you could hurt,
Your swords are now too massy for your strengths
And will not be uplifted. But remember—

For that's my business to you—that you three
From Milan did supplant good Prospero;
Exposed unto the sea, which hath requit it,
Him and his innocent child: for which foul deed
The powers, delaying, not forgetting, have
Incensed the seas and shores, yea, all the creatures,
Against your peace. Thee of thy son, Alonso,
They have bereft; and do pronounce by me:
Lingering perdition, worse than any death
Can be at once, shall step by step attend
You and your ways; whose wraths to guard you from—
Which here, in this most desolate isle, else falls
Upon your heads—is nothing but heart-sorrow
And a clear life ensuing.

He vanishes in thunder; then, to soft music enter the Shapes again, and dance, with mocks and Mows, and carrying out the table

爱丽儿

你们是三个有罪的人；操纵着下界一切的天命使得那贪馋的怒海重又把你们吐了出来，把你们抛在这没有人居住的岛上，你们是不配居住在人类中间的。你们已经发狂了。（*阿隆佐、西巴斯辛等拔剑*）即使像你们这样勇敢的人，也没有法子免除一死。你们这辈愚人！我和我的同伴们都是运命的使者；你们的用风、火熔炼的刀剑不能损害我们身上的一根羽毛，正像把它们砍向呼啸的风、刺向分而复合的水波一样，只显得可笑。我的伙伴们也是刀枪不入的。而且即使它们能够把我们伤害，现在你们也已经没有力量把臂膀举起来了。好生记住吧，我来就是告诉你们这句话，你们三个人是在米兰把善良的普洛斯彼罗篡逐的恶人，你们把他和他的无辜的婴孩放逐在海上，如今你们也受到同样的报应了。为着这件恶事，上天虽然并不把惩罚立刻加在你们身上，却并没有轻轻放过，已经使海洋陆地以及一切有生之伦，都来和你们作对了。你，阿隆佐，已经丧失了你的儿子；我再向你宣告：活地狱的无穷的痛苦——一切死状合在一起也没有那么惨，将要一步步临到你生命的途程中；除非痛悔前非，以后洗心革面，做一个清白的人，否则在这荒岛上面，天谴已经起在眼前了！

爱丽儿在雷鸣中隐去。柔和的乐声复起；精灵们重上，跳舞且作揶揄状，把空桌抬下。



PROSPERO

In this last tempest. I perceive these lords
At this encounter do so much admire
That they devour their reason and scarce think
Their eyes do offices of truth, their words
Are natural breath: but, howsoe'er you have
Been justled from your senses, know for certain
That I am Prospero and that very duke
Which was thrust forth of Milan, who most strangely
Upon this shore, where you were wreck'd, was landed,
To be the lord on't. No more yet of this;
For 'tis a chronicle of day by day,
Not a relation for a breakfast nor
Befitting this first meeting. Welcome, sir;
This cell's my court: here have I few attendants
And subjects none abroad: pray you, look in.
My dukedom since you have given me again,
I will requite you with as good a thing;
At least bring forth a wonder, to content ye
As much as me my dukedom.

普洛斯彼罗

就在这次中。我看这些贵人们由于这次的遭遇，太惊愕了，惶惑得不能相信他们眼睛所见的是真实，他们嘴里所说的是真的言语。但是，不论你们心里怎样迷惘，请你们相信我确实便是普洛斯彼罗，从米兰被放逐出来的公爵；因为不可思议的偶然，恰恰在这儿你们沉舟的地方我登上陆岸，做了岛上的主人。关于这事现在不要再多谈了，因为那是要好多天才讲得完的一部历史，不是一顿饭的时间所能叙述得了，而且也不适宜于我们这初次的相聚。欢迎啊，大王！这洞窟便是我的宫廷，在这里我也有寥寥几个侍从，没有一个外地的臣民。请您向里面探望一下。因为您还给了我的公国，我也要以一件同样好的礼物答谢您；至少也要献出一个奇珍来，使它给予您安慰，正像我的公国安慰了我一样。

MIRANDA

If by your art, my dearest father, you have
Put the wild waters in this roar, allay them.



The sky, it seems, would pour down stinking pitch,
But that the sea, mounting to the welkin's cheek,
Dashes the fire out. O, I have suffered
With those that I saw suffer: a brave vessel,
Who had, no doubt, some noble creature in her,
Dash'd all to pieces. O, the cry did knock
Against my very heart. Poor souls, they perish'd.
Had I been any god of power, I would
Have sunk the sea within the earth or ere
It should the good ship so have swallow'd and
The fraughting souls within her.

米兰达

亲爱的父亲，假如你曾经用你的法术使狂暴的海水兴起这场风浪，请你使它们平息了吧！天空似乎要倒下发臭的沥青来，但海水腾涌到天的脸上，把火焰浇熄了。唉！我瞧着那些受难的人们，我也和他们同样受难：这样一只壮丽的船，里面一定载着好些尊贵的人，一下子便撞得粉碎！啊，那呼号的声音一直打进我的心坎。可怜的人们，他们死了！要是我是一个有权力的神，我一定要叫海沉进地中，不让它把这只好船和它所载着的人们一起这样吞没了。

CALIBAN

O ho, O ho! would't had been done!
Thou didst prevent me; I had peopled else
This isle with Calibans.

PROSPERO

Abhorred slave,
Which any print of goodness wilt not take,
Being capable of all ill! I pitied thee,
Took pains to make thee speak, taught thee each hour
One thing or other: when thou didst not, savage,
Know thine own meaning, but wouldst gabble like
A thing most brutish, I endow'd thy purposes
With words that made them known. But thy vile race,
Though thou didst learn, had that in't which
Good natures



Could not abide to be with; therefore wast thou
Deservedly confined into this rock,
Who hadst deserved more than a prison.

凯列班

啊哈哈哈！要是那时上了手才真好！你倘然不曾妨碍我的事，我早已使这岛上住满大大小小的凯列班了。

普洛斯彼罗

可恶的贱奴，不学一点好，坏的事情样样都来得，我因为看你的样子可怜，才辛辛苦苦地教你讲话，每时每刻教导你这样那样。那时你这野鬼连自己说的什么也不懂，只会像一只野东西一样咕噜咕噜；我教你怎样用说话来表达你的意思，但是像你这种下流胚，即使受了教化，天性中的顽劣仍是改不过来，因此你才活该被禁锢在这堆岩石的中间；其实单单把你囚禁起来也还是宽待了你。

MIRANDA

Alas, now, pray you,
Work not so hard: I would the lightning had
Burnt up those logs that you are enjoin'd to pile!
Pray, set it down and rest you: when this burns,
'Twill weep for having wearied you. My father
Is hard at study; pray now, rest yourself;
He's safe for these three hours.

FERDINAND

O most dear mistress,
The sun will set before I shall discharge
What I must strive to do.

MIRANDA

If you'll sit down,
I'll bear your logs the while: pray, give me that;
I'll carry it to the pile.

FERDINAND

No, precious creature;
I had rather crack my sinews, break my back,
Than you should such dishonour undergo,



While I sit lazy by.

MIRANDA

It would become me
As well as it does you: and I should do it
With much more ease; for my good will is to it,
And yours it is against.

米兰达

唉，请你不要太辛苦了吧！我真希望一阵闪电把那些要你堆垒的木头一起烧掉！请你暂时放下来，坐下歇歇吧。要是这根木头被烧起来的时候，它一定会想到它所给你的劳苦而流泪的。我的父亲正在一心一意地读书；请你休息休息吧，在这三个钟头之内，他是不会出来的。

费迪南

啊，最亲爱的姑娘，在我还没有把我必须做的工作努力做完之前，太阳就要下去了。

米兰达

要是你肯坐下来，我愿意代你搬一会儿木头，请你给我吧；让我把它搬到那一堆上面去。

费迪南

怎么可以呢，珍贵的人儿！我宁愿毁损我的筋骨，压折我的背膀，也不愿让你干这种下贱的工作，而我空着两手坐在一旁。

米兰达

要是这种工作配给你做，当然它也配给我做。而且我做起来心里更舒服一点；因为我是自己甘愿，而你是被骗的。

MIRANDA

I do not know
One of my sex; no woman's face remember,
Save, from my glass, mine own; nor have I seen
More that I may call men than you, good friend,
And my dear father: how features are abroad,



I am skilless of; but, by my modesty,
The jewel in my dower, I would not wish
Any companion in the world but you,
Nor can imagination form a shape,
Besides yourself, to like of. But I prattle
Something too wildly and my father's precepts
I therein do forget.
Do you love me?
I am a fool
To weep at what I am glad of.
At mine unworthiness that dare not offer
What I desire to give, and much less take
What I shall die to want. But this is trifling;
And all the more it seeks to hide itself,
The bigger bulk it shows. Hence, bashful cunning!
And prompt me, plain and holy innocence!
I am your wife, it you will marry me;
If not, I'll die your maid: to be your fellow
You may deny me; but I'll be your servant,
Whether you will or no.

米兰达

我不曾见过一个和我同性的人，除了在镜子里见到自己的面孔以外，我不记得任何女子的相貌；除了你，好友，和我的亲爱的父亲以外，也不曾见过哪一个我可以称为男子的人。我不知道别处地方人们都是生得什么样子，但是凭着我最可宝贵的嫁妆——贞洁起誓：除了你之外，在这世上我不期望任何的伴侣；除了你之外，我的想象也不能再产生出一个可以使我喜爱的形象。但是我的话讲得有些太越出界限，把我父亲的教训全忘记了。你爱我吗？我是一个傻子，听见了衷心喜欢的话就流起泪来！因为我是太平凡了，我不敢献给你我所愿意献给你的，更不敢从你接受我所渴想得到的。但这是废话；越是掩饰，它越是显露得清楚。去吧，羞怯的狡猾！让单纯而神圣的天真指导我说什么话吧！要是你肯娶我，我愿意做你的妻子；不然的话，我将到死都是你的婢女：你可以拒绝我做你的伴侣；但不论你愿不愿意，我将是你的奴婢。

Epilogue

PROSPERO

Now my charms are all o'erthrown,
And what strength I have's mine own,
Which is most faint: now, 'tis true,
I must be here confined by you,
Or sent to Naples. Let me not,
Since I have my dukedom got
And pardon'd the deceiver, dwell
In this bare island by your spell;
But release me from my bands
With the help of your good hands:
Gentle breath of yours my sails
Must fill, or else my project fails,
Which was to please. Now I want
Spirits to enforce, art to enchant,
And my ending is despair,
Unless I be relieved by prayer,
Which pierces so that it assaults
Mercy itself and frees all faults.
As you from crimes would pardon'd be,
Let your indulgence set me free.

收场诗

普洛斯彼罗

现在我已把我的魔法尽行抛弃，
剩余微弱的力量都属于我自己；
横在我面前的分明有两条道路，
不是终身被符箓把我在此幽锢，
便是凭借你们的力量重返故郭。
既然我现今已把我的旧权重握，
饶恕了迫害我的仇人，请再不要
把我永远锢闭在这寂寞的荒岛！
求你们解脱了我灵魂上的系锁，



赖着你们善意殷勤的鼓掌相助；
再烦你们为我吹嘘出一口和风，
好让我们的船只一起鼓满帆篷。
否则我的计划便落空。我再没有
魔法迷人，再没有精灵为我奔走；
我的结局将要变成不幸的绝望，
除非依托着万能的祈祷的力量，
它能把慈悲的神明的中心刺彻，
赦免了可怜的下民的一切过失。
你们有罪过希望别人不再追究，
愿你们也格外宽大，给我以自由！

第十三　Troilus and Cressida《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Characters

PRIAM, King of Troy
HECTOR, TROILUS, PARIS, DEIPHOBUS, & HELENUS, his Sons
ANDROMACHE, Wife to Hector
CASSANDRA, Daughter to Priam; a prophetess
MARGARELON, a Bastard Son of Priam
AENEAS, & ANTENOR, Trojan Commanders
CALCHAS, a Trojan Priest, taking part with the Greeks
CRESSIDA, Daughter to Calchas
PANDARUS, Uncle to Cressida
AGAMEMNON, the Grecian General
MENELAUS, his Brother
HELEN, Wife to Menelaus
ACHILLES, AJAX, ULYSSES, NESTOR, DIOMEDES, & PATROCLUS, Grecian Commanders
THERSITES, a deformed and scurrilous Grecian
ALEXANDER, Servant to Cressida
Servant to Troilus
Servant to Paris

Servant to Diomedes
Trojan and Greek Soldiers, and Attendants

剧中人物

普里阿摩斯　特洛伊国王
赫克托　特洛伊罗斯　帕里斯　得伊福玻斯　赫勒诺斯　普里阿摩斯之子
玛伽瑞隆　普里阿摩斯的庶子
埃涅阿斯　安忒诺　特洛伊将领
卡尔卡斯　特洛伊祭司，投降于希腊
潘达洛斯　克瑞西达的舅父
阿伽门农　希腊主帅
墨涅拉俄斯　阿伽门农之弟
阿喀琉斯　埃阿斯　俄底修斯　涅斯托　狄俄墨得斯　帕特洛克罗斯　希腊将领
忒耳西忒斯　丑陋而好谩骂的希腊人
亚历山大　克瑞西达的仆人
特洛伊罗斯的仆人
帕里斯的仆人
狄俄墨得斯的仆人
海伦　墨涅拉俄斯之妻
安德洛玛刻　赫克托之妻
卡珊德拉　普里阿摩斯之女，能预知未来
克瑞西达　卡尔卡斯之女
特洛伊及希腊兵士、侍从等

导读

莎士比亚在 1602 年创作《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参照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并根据中世纪传奇编写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简称《特》剧），主要讲了古代史上有名的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以及在特洛伊战争背景下展开的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的爱情故事。并透过这两方面，表现英雄理想以及爱情理想的幻灭。该剧是莎士比亚 1601 年的作品，以特洛伊战争为背景所写的历史讽刺剧。传说中的特洛伊城应属于虚构的城市，中世纪作家荷马认为特洛伊是英雄与浪漫故事的源泉。

17 世纪初，莎士比亚创作了著名大悲剧《哈姆雷特》（1600～1601 年）之后，紧接着写了一出具有各种体裁特点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1601～1602 年）。



这出戏是参照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并根据中世纪传奇编写的。它讲了两个故事：一是古代史上有名的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二是在特洛伊战争背景下展开的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的爱情故事。简言之，一谈战争，二谈爱情。

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起因，一般史书上都说是为了争夺美丽的海伦。由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抢走了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王妃海伦，才引发了希腊人的围城战。希腊诸王子发誓，一定要攻克特洛伊。莎士比亚在《特》剧的"开场白"中指出："这就是战端"。显然，这是指近因。至于远因，他在"开场白"结尾处又作了简要的概括性的补充："这出戏要跳过从前最初发生的纷争，从中间开始"。这里说的"从前最初发生的纷争"，应是指宙斯的儿子赫克勒斯从特洛伊劫走帕里斯的姑母赫西俄涅。莎士比亚在第二幕第二景中还让特洛伊罗斯进一步说明："当初都赞成帕里斯应该对希腊人进行报复"。"为换回希腊人掳去的我们的老姑母，他夺来了希腊王妃"。为了进行反报复，希腊人又大动干戈，兵临特洛伊城下。他们在围城 7 年后发出通牒，交还海伦即可休兵。因希腊未放回赫西俄涅，特洛伊人拒绝交出海伦。这时希腊军营中纪律松弛，士气涣散。主将阿喀琉斯和他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居功自傲，闹独立性，不服从统帅阿伽门农的调配。将士之间互相猜忌，互相倾轧。在莎士比亚笔下，希腊所有将领已不是原来荷马所鼓吹的那种英雄。他们一个个道德败坏，"全都是纵欲的淫棍"。在特洛伊方面，以父王普里阿摩斯为首的家庭兼军政集团则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大王子赫克托向希腊人提出挑战，进行个人决斗。希腊军方采纳谋略家乌利西斯（即俄底修斯）的建议，以抽签方式确定应战人选。他们暗中布置好，让那个"把他的脑子装在他的肚子里，把他的肠子装在他的脑子里"的埃阿斯抽中，用激将法促使阿喀琉斯上阵。赫克托和埃阿斯只打了几个回合，就停止了战斗，因为他们俩是表兄弟。后来帕特洛克罗斯死在赫克托手里，阿喀琉斯怒气冲冲地投入战斗。他精疲力竭招架不住时，赫克托饶了他的命，可是当赫克托解甲休息时，他却命令部下把赫克托杀死，并把他的尸体捆在马尾上拖过战场。到剧本结尾，特洛伊罗斯决心复仇，战斗仍未结束。

以上是特洛伊战争的一些主要情节。下面谈谈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的爱情故事。特洛伊罗斯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幼子。克瑞西达是特洛伊牧师卡尔卡斯的女儿。尊贵的王子和出身低微的牧师的女儿同为主人公（打破了悲剧写上层人物、喜剧写较低下人物的传统界限），一起来完成莎士比亚交给他们的在爱情问题上从正反两面现身说法的任务。当特洛伊和希腊正在进行军事和外交活动的时候，克瑞西达的舅父潘达洛斯为这对情侣安排了一次幽会。他们互诉衷曲，发誓永不变心。克瑞西达的父亲早已投奔希腊军营，当了叛徒。这时，他想把女儿接过去，便向军方要求将被俘的特洛伊将领安忒诺换他的女儿。此事得到了交战双方的同意。特洛伊立即决定把克瑞西达交给希腊"接收大员"狄俄墨得斯。尽管克瑞西达不愿离开祖国和心上人，也不愿认她的叛徒父亲，但"命令如山倒"，她只得服从。一到敌军营



帐，她就受到希腊军官们大献殷勤的"欢迎"，身陷魔窟，她强颜欢笑。作为一个弱女子，她无法抗拒"监护人"狄俄墨得斯的引诱，终于做了他的情妇。残酷的战争改变了克瑞西达的命运，把她变成了负心的女人。特洛伊罗斯的心碎了，他的爱情理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特》剧似乎是莎剧中最令人困惑的剧本之一，300 多年来一直受到"冷处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以其反战的内容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严格说来，不是《特》剧令人困惑，而是人们没有深入分析它的主旨而造成的"自我困惑"。

有的论者在将《特》剧和《哈姆雷特》作比较时，谈到了这两个剧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两者都运用了大量的双关语和亦庄亦谐的手法，都使用了食物和疾病等主导意象，都对英雄人物的荣誉观进行了反讽等。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指出这两个剧所体现的莎士比亚创作思想的连续性。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揭示了人道主义理想和社会丑恶现实之间的矛盾，也触及了战争和爱情两大问题。《特》剧正是作者对战争和爱情进行综合考察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对这两大问题的反思和反讽，是《特》剧和《哈姆雷特》主要的相似之处。其创作思想的连续性突出地表现在这里。

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谈到战争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为什么天天都赶着制造铜炮，
还要向国外添购弹药和刀枪；
征集了造船工，起早摸黑地干活，
把一星期一天的礼拜日都给取消了，
这淌着汗水的忙碌，把黑夜也拖来
和辛苦的白天做搭挡……

（第一幕第一景）

几万个士兵拼血肉之躯，暴尸沙场，"只为了一点虚名视死如归"（第四幕第四景）。莎士比亚还让哈姆雷特痛斥和他母亲结婚的叔父是"血腥的、荒淫的奸贼！狠心、奸诈、淫荡、没人性的奸贼！"（第二幕第二景），骂他母亲"你干下的事玷污了美德和廉耻，使贞洁成了假正经，纯洁的爱情被你摘去了她戴着的玫瑰花冠……使婚姻的盟誓像赌徒的罚咒一样虚伪……"（第三幕第四景）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莎士比亚对于涂炭生灵、万里朱殷的战争，对于被堕落、变心和淫欲玷污了的爱情，感到痛心疾首。他要说更多的话来表达他对人类未来的深刻忧虑和关切。于是他构思了一出在意境上蔑视往古、在体裁上雄视当代的戏——《特》剧，透过战争故事表现英雄理想的幻灭，又透过恋爱故事表现爱情理想的幻灭。特洛伊的主将赫克托既是古代英雄的典范，又是中古"骑士精神"的体现者和维护者。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位英雄的悲剧竟是他自己的理想造成的。他在战场上本可以把疲乏得无力招架的阿喀琉斯置于死地，可是他的仁慈却要让死敌"休息



一下”；他在卸下战甲准备歇息时，却指望以骑士规范“勿乘人不备”来约束对方，结果被乱剑砍死，白白牺牲。当然，综观全剧，莎士比亚的主要意图不在于反讽一将功成或一将功败，而在于为“万骨枯”举哀。赫克托在讨论是否交还海伦时，就曾表明这样的观点：“自从为了她大动干戈以来，我们损兵折将，死伤千千万，每个人的生命都和她一样宝贵”（第二幕第二景）。希腊将领狄俄墨得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

为她的淫秽血管里每一滴臭血，
牺牲了一个希腊人；
为她的脏身上每一块霉烂的皮肉，
杀害了一个特洛伊人。
自从她会说话以来，
她嘴里吐出来的正经话的总和，
远不及双方为她战死的人数多。
（第四幕第一景）

忒耳西忒斯更是骂得痛快，同时对世人语重心长地提出了警告：“一切争端不过是为了一个婊子和一个王八……战争和奸淫会毁灭一切的！”（第二幕第三景）谁都能看出，莎士比亚的主旨通过忒耳西忒斯的谩骂流露了出来，尽管他不可能是莎士比亚的正式代言人。在剧中，莎士比亚的观点有时是用洒满“辛酸泪”的“荒唐言”来表达的。“战争和奸淫会毁灭一切的！”这个警告包含着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苦心孤诣。正是这苦心孤诣促使莎士比亚对荷马史诗及其英雄、对特洛伊战争再认识、再评价，“看出了特洛伊战争的无益、无价值”，于是进行再创作，抹掉《伊利亚特》中的英雄灵气，讽刺并丑化英雄人物，暴露他们各式各样的缺陷，如荒唐可笑的自吹自擂、傲慢自负、残忍毒辣、荒淫无耻等，使《特》剧成为“反英雄式的”伟大剧作。在它面前，远古的庄严史诗黯然失色。

莎士比亚透过特洛伊战争故事表现英雄理想的幻灭，有如上述。他还揭露战争淫威对有情人和爱情理想的摧残，进一步谴责了战争。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本是纯情相爱，彼此都真诚地把对方看做理想的情人。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特洛伊罗斯说：“啊，克瑞西达，我一直盼望有这么一天！” 克瑞西达说：“特洛伊罗斯王子，我日夜惆怅地爱着您已经好几个月了。”（第三幕第二景）。然而理想和现实毕竟是两回事，理想的情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中间，受现实的制约。王子明确指出：“意志是无限的，实行起来却要受到限制；欲望是无穷的，而行动却是局限性的奴隶”（同上）。克瑞西达当即批评这种人“声音像狮子，行动像兔子”。事实上，王子就是这种人。他只是醉心于空幻的爱情理想，拿不出实际行动。他在和克瑞西达相爱的过程中，处处表现出一副奴隶相。首先，他是淫媒潘达洛斯的奴隶。他自己没有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或者寻找机会去接近克瑞西达，完全是靠潘达洛斯“拉皮条”把他们套在一



起，并让他们寻求肉欲的满足。其次，王子是战争淫威和现实的政治需要的奴隶。当埃涅阿斯告诉他要立即把克瑞西达送交希腊军营以换回安忒诺时，他只是凄苦地问了一声："是这样决定的吗？"（第四幕第二景）他和克瑞西达分别时，也只是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离开特洛伊和我。"（第四幕第四景）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王子是命运的奴隶。他曾两次谈到命运的捉弄，始而埋怨"害人的命运竟不给我们从容话别的时间"（同上），继而诅咒啮噬爱情的命运："爱情永远是命运利齿的食物"。（第四幕第五景）

至于克瑞西达，莎士比亚是把她作为战争环境中的负心女子加以描绘的。在分别之前，她一直钟情于特洛伊罗斯，也不想见她的叛徒父亲。她说：

……我已经忘了我父亲。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血缘关系。
没有人能像特洛伊罗斯和我
这么亲，这么爱，这么深情。
（第四幕第二景）

可是，祸从天降，她要去当一名交换俘虏的"准俘虏"！毁灭一切的战争逼得她离开了她不愿离开的特洛伊和特洛伊罗斯。置身于敌军营帐，她立即被粗鄙下流的淫棍们包围，特别是被色鬼狄俄墨得斯纠缠。在万分痛苦中她曲意周旋。她把王子送给她的信物转送给狄俄墨得斯。她确实是一个负心人。但应该指出，她的负心是和战争造成的隔绝状态分不开的。她已经无法和王子取得联系了。第五幕第三景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克瑞西达当了"准俘虏"后，还给王子写过信。这表明她"身在曹营心在汉"。她身不由己，内心是向着王子的。不过王子看了信，立刻把它撕成碎片。他认为克瑞西达"净说假话，不会交真心"。因为在停战期间，乌利西斯曾领他到卡尔卡斯营帐前，站在火把照不着的地方，他亲眼看到克瑞西达和狄俄墨得斯两情缱绻。他再也不可能原谅这个负心女子了。

关于《特》剧的体裁，众说纷纭。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定位"。最早有人认为，它是莎士比亚在同时代剧作家班·琼森和马斯顿的影响下写成的"最机智的喜剧"，或称"讽刺性喜剧"。1609年的"四开本"在书名页上把它标为史剧，但在序言（"致读者"）中又把它说成是喜剧，近代还有人称它为"黑色喜剧"或"荒诞喜剧"。1623年的"对开本"则把《特》剧归在悲剧类中。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它是1600～1602年伦敦戏剧界的"剧场之战"的反响。当时，坚持古典主义创作方法的琼森和主张自由创作的德克与马斯顿，分别为不同的儿童戏班编剧。两个戏班竞争激烈，对立的剧作家互相揭短，在戏剧创作问题上展开了论战。莎士比亚和琼森本是好友，到了1602年，由于鲜为人知的原因，也可能由于创作思想上的分歧，两人开始疏远。莎士比亚所属的剧团不再接受琼森的剧本。在"剧场之战"中，莎士比亚不是站在一旁观战，而是带着自己的作品参战。据认为，《特》剧就是以其对史料的讽刺性模



拟向坚守古典主义阵地的琼森发起攻击。这种讽刺性模拟的体裁很难用单一的喜剧、悲剧或史剧的框框去套。说它是喜剧，显然不符合剧本的主旨。虽然忒耳西忒斯的讽刺可能引起喜剧性的讥笑，但说到底，那是辛辣的含泪的讥笑。说它是史剧，也不确切。尽管题材是历史上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但历史成了反讽的对象，失去了原来的史实的意义和作用。说它是悲剧，也没有说到重点上，因为它没有悲剧的结尾。虽然特洛伊的主将赫克托死了，预示着该城邦的陷落，但剧名主人公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都没有死。他们的爱情的历程中有悲剧性遭遇，他们的爱情理想的幻灭富有悲剧性色彩，但没有发展成为带正统结尾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应该看到，《特》剧包含了悲剧、喜剧和史剧三种基本模式的因素，它是一种混合体裁，可称为悲喜混杂剧或悲喜剧。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寓喜剧性的讽刺于悲剧性的情节发展之中。这在莎剧和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是一种创新。现代莎学家都倾向于将《特》剧、《结局好万事好》和《自作自受》、《雅典的泰门》统称为“问题剧”或“社会问题剧”。论者指出，悲喜剧处理重要的社会文明问题，即爱情、婚姻和法律等问题以及“一切与社会生活有关的事物”，通过善恶美丑的鲜明对比，在读者和观众中引起一种复杂的情感反应。从这个角度说，悲喜剧称为“社会问题剧”是非常恰当的。

《特》剧除了战争、爱情和讽刺三大重要内容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乌利西斯关于等级、秩序的议论。在分析“等级、秩序”之前，让我们把乌利西斯的议论同当时一位名叫理查德·胡克（1554？—1600年）的神学家的话作一比较：

乌利西斯：

将军就像是统领一个蜂房，
要是工蜂不采集花汁献上去，
那还指望酿什么蜜？等级不分，
微贱者就会表现得飞扬跋扈。
天体本身、行星和这个地球
都遵循着等级、顺序和位置、
运行的规律、轨道、比例、季节、
形式、职责和习惯，有条不紊。
所以这个灿烂的行星太阳
就在其他星辰的环拱之中，
端坐在辉煌的宝座上，他的慧眼
纠正着一切凶恶运星的邪光，
并像国王的旨令通行无阻地
巡视着福星和祸星。但是当行星
越出常轨，陷入极端的混乱时，
多少可怕的瘟疫、凶兆、反叛，



多少狂暴的海啸和大地震、
肆虐的飓风、惊骇、变异和恐怖，
将要扰乱、摧垮、分裂并毁灭
邦国的统一和共同缔造的和平，
破坏安定！

（第一幕第三景）

再看神学家胡克的一段话：*“如果覆盖在我们头顶上的天穹的框架竟然松散断裂，如果天体竟然忘记了它们惯常的运行，不规则的旋转把它们转向四面八方，如果那现在像一位巨人不倦地直奔前程的中天的丽日，竟然憔悴虚弱得要停下来休息；如果月亮竟然偏离她的常轨，一年四季时序混乱，晨昏颠倒，风儿奄奄一息，云不下雨，大地遭受天殛，地上的果实都要枯萎，就像婴孩舔着母亲的再也不出奶的干瘪奶头都要消瘦一样，人将成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些东西现在还能给谁吃？难道我们还没有看清楚，芸芸众生遵守自然界的法则就能支撑整个世界？”*

上面两段话所表述的思想内容，同中有异。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人，在宇宙观方面基本上都是信奉基督教的观点。他们相信，上帝根据一个完善的计划创造了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界万物的生长一样，都是上帝安排的。他创造的人和物，从最低级的石头到最高级的天使，分别地担负一项专门的职责。只要各司其职，恪守秩序，宇宙就能完美无缺、十分有效地运作。这个论点是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奈（1225—1274 年）提出的，300 多年后得到英国神学家胡克等人的支持。

莎士比亚则不同。在他的思想里，神学观念渐趋淡薄，理性原则逐步占了上风。他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宇宙观，虽然形式上和基督教的宇宙观相似，但他并没有用神谕来代替对自然界的探索。他在确立社会体制的问题上，不是对上帝顶礼膜拜，而是从自然界里获得了有益的启示。乌利西斯雄辩地以蜜蜂酿蜜为例，说明了分工和按等级办事的必要性。这是莎士比亚一贯的思想。在《亨利五世》中，他曾透过坎特伯雷大主教表达他的在社会体制上效法自然、师承蜜蜂的观点：

蜜蜂就这么发挥它们的功能：
这一种昆虫，凭自己天性中的规律
把秩序的法则教给了万民之邦。
它们有一个王，有各司其职的官员……

（第一幕第二景）

乌利西斯所强调的就是“秩序的法则”。他要用这个法则来加强统一领导，整顿军队纪律，克服涣散状态，反对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的离心倾向。直言之，要统一，不要分裂。

莎士比亚继承和发展了中世纪正统的宇宙自然观，主张国家统一，社会和谐，



消弭战乱，防止封建纷争，促进安定团结，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这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当乌利西斯着重谈到“邦国的统一和共同缔造的和平”并特别指出“城市的行会，五湖四海的通商”需要“维护它们的和平秩序”时，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就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声呐喊，他就是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

PROLOGUE

In Troy, there lies the scene.
From isles of Greece
The princes orgulous, their high blood chafed,
Have to the port of Athens sent their ships,
Fraught with the ministers and instruments
Of cruel war: sixty and nine, that wore
Their crownets regal, from the Athenian bay
Put forth toward Phrygia; and their vow is made
To ransack Troy, within whose strong immures
The ravish'd Helen, Menelaus' queen,
With wanton Paris sleeps; and that's the quarrel.
To Tenedos they come;
And the deep-drawing barks do there disgorge
Their warlike fraughtage: now on Dardan plains
The fresh and yet unbruised Greeks do pitch
Their brave pavilions: Priam's six-gated city,
Dardan, and Tymbria, Helias, Chetas, Troien,
And Antenorides, with massy staples
And corresponsive and fulfilling bolts, Sperr up the sons of Troy.
Now expectation, tickling skittish spirits,
On one and other side, Trojan and Greek, Sets all on hazard:
And hither am I come
A prologue arm'd, but not in confidence
Of author's pen or actor's voice, but suited
In like conditions as our argument,
To tell you, fair beholders,
That our play Leaps o'er the vaunt and firstlings of those broils,
Beginning in the middle, starting thence away
To what may be digested in a play.



Like or find fault; do as your pleasures are:
Now good or bad, 'tis but the chance of war.

开场白

这一场戏的地点是在特洛伊。一群心性高傲的希腊王子，怀着满腔的愤怒，把他们满载着准备一场恶战的武器的船舶会集在雅典港口；六十九个戴着王冠的武士，从雅典海湾浩浩荡荡向弗里吉亚出发；他们立誓荡平特洛伊，因为在特洛伊的坚强的城墙内，墨涅拉俄斯的王妃，失了身的海伦，正在风流的帕里斯怀抱中睡着：这就是引起战衅的原因。他们到了忒涅多斯，从庞大的船舶上搬下了他们的坚甲利兵；这批新上战场未临矢石的希腊人，就在达耳丹平原上扎下他们威武的营寨。普里阿摩斯的城市的六个城门，达耳丹、丁勃里亚、伊利亚斯、契他斯、特洛琴和安替诺力第斯，都用重重的铁锁封闭起来，关住了特洛伊的健儿。一边是特洛伊人，一边是希腊人，两方面各自提心吊胆，不知道谁胜谁败；正像我这念开场白的人，又要担心编剧的一支笔太笨拙，又要担心演戏的嗓子太坏，不知道这本戏究竟演得像个什么样子。在座的诸位观众，我要声明一句，我们并不从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演起，却是从中途开始的；后来的种种事实，都尽量在这出戏里表演出来。诸位欢喜它也好，不满意也好，都随诸位的高兴；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万一我们演得不好，也是不足为奇的呀。

CRESSIDA

Words, vows, gifts, tears, and love's full sacrifice,
He offers in another's enterprise;
But more in Troilus thousand fold I see
Than in the glass of Pandar's praise may be;
Yet hold I off. Women are angels, wooing:
Things won are done; joy's soul lies in the doing.
That she beloved knows nought that knows not this:
Men prize the thing ungain'd more than it is:
That she was never yet that ever knew
Love got so sweet as when desire did sue.
Therefore this maxim out of love I teach:
Achievement is command; ungain'd, beseech:
Then though my heart's content firm love doth bear,
Nothing of that shall from mine eyes appear.



克瑞西达

言语、盟誓、礼物、眼泪以及恋爱的全部祭礼，他都借着别人的手向我呈献过了；然而我从特洛伊罗斯本身所看到的，比之从潘达洛斯的谀辞的镜子里所看到的，还要清楚千倍。可是我却还不能就答应他。女人在被人追求的时候是个天使；无论什么东西，一到了人家手里，便一切都完了；无论什么事情，也只有正在进行的时候兴趣最为浓厚。一个被人恋爱的女子，要是不知道男人重视未获得的事物，甚于既得的事物，她就等于一无所知；一个女人要是以为恋爱在达到目的以后，还是像热情未获满足以前一样的甜蜜，那么她一定从来不曾有过恋爱的经验。所以我从恋爱中间归纳出这一句箴言：既得之后是命令，未得之前是请求。虽然我的心里装满了爱情，我却不让我的眼睛泄漏我的秘密。

TROILUS

O Pandarus! I tell thee, Pandarus,—
When I do tell thee, there my hopes lie drown'd,
Reply not in how many fathoms deep
They lie indrench'd. I tell thee I am mad
In Cressid's love: thou answer'st 'she is fair;'
Pour'st in the open ulcer of my heart
Her eyes, her hair, her cheek, her gait, her voice,
Handlest in thy discourse, O, that her hand,
In whose comparison all whites are ink,
Writing their own reproach, to whose soft seizure
The cygnet's down is harsh and spirit of sense
Hard as the palm of ploughman: this thou tell'st me,
As true thou tell'st me, when I say I love her;
But, saying thus, instead of oil and balm,
Thou lay'st in every gash that love hath given me
The knife that made it.

特洛伊罗斯

啊，潘达洛斯！我对你说，潘达洛斯——当我告诉你我的希望沉没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不该回答我它们葬身的深渊有多么深。我告诉你，我为了爱克瑞西达都快发疯了；你却回答我她是多么美丽，把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的面庞、她的步态、她的语调，尽量倾注在我心头的伤口上。啊！你口口声声对我说，一切洁白的

东西，和她的玉手一比，都会变成墨水一样黝黑，写下它们自己的谴责；比起她柔荑般的一握来，天鹅的绒毛是坚硬的，最敏锐的感觉相形之下，也会迟钝得好像农夫的手掌。当我说我爱她的时候，你这样告诉我；你的话并没有说错，可是你不但不替我在爱情所加于我的伤痕上敷抹油膏，反而用刀子加深我的一道道伤痕。

TROILUS

Peace, you ungracious clamours! peace, rude sounds!
Fools on both sides! Helen must needs be fair,
When with your blood you daily paint her thus.
I cannot fight upon this argument;
It is too starved a subject for my sword.
But Pandarus,—O gods, how do you plague me!
I cannot come to Cressid but by Pandar;
And he's as tetchy to be woo'd to woo.
As she is stubborn-chaste against all suit.
Tell me, Apollo, for thy Daphne's love,
What Cressid is, what Pandar, and what we?
Her bed is India; there she lies, a pearl:
Between our Ilium and where she resides,
Let it be call'd the wild and wandering flood,
Ourself the merchant, and this sailing Pandar
Our doubtful hope, our convoy and our bark.

特洛伊罗斯

别吵，你们这些聒耳的喧哗！别吵，粗暴的声音！两方面都是些傻瓜！无怪海伦是美丽的，因为你们每天用鲜血涂染着她的红颜。我不能为了这一个理由去和人家作战；它对于我的剑是一个太贫乏的题目。可是潘达洛斯——老天爷！您怎么这样作弄我！我要向克瑞西达传达我的情愫，只有靠着潘达洛斯的力量；可是求他去说情，他自己就是这么难说话，克瑞西达又是那么凛若冰霜，把一切哀求置之不闻。阿波罗，为了你对达芙妮的爱，告诉我，克瑞西达是什么，潘达洛斯是什么，我们都是些什么；她的眠床就是印度；她睡在上面，是一颗无价的明珠；一道汹涌的波涛隔开在我们的中间；我是个采宝的商人，这个潘达洛斯便是我的不可靠的希望，我的载登彼岸的渡航。



ULYSSES

Troy, yet upon his basis, had been down,
And the great Hector's sword had lack'd a master,
But for these instances.
The specialty of rule hath been neglected:
And, look, how many Grecian tents do stand
Hollow upon this plain, so many hollow factions.
When that the general is not like the hive
To whom the foragers shall all repair,
What honey is expected? Degree being vizarded,
The unworthiest shows as fairly in the mask.
The heavens themselves, the planets and this centre
Observe degree, priority and place,
Insisture, course, proportion, season, form,
Office and custom, in all line of order;
And therefore is the glorious planet Sol
In noble eminence enthroned and sphered
Amidst the other; whose medicinable eye
Corrects the ill aspects of planets evil,
And posts, like the commandment of a king,
Sans cheque to good and bad: but when the planets
In evil mixture to disorder wander,
What plagues and what portents! what mutiny!
What raging of the sea! shaking of earth!
Commotion in the winds! frights, changes, horrors,
Divert and crack, rend and deracinate
The unity and married calm of states
Quite from their fixure! O, when degree is shaked,
Which is the ladder to all high designs,
Then enterprise is sick! How could communities,
Degrees in schools and brotherhoods in cities,
Peaceful commerce from dividable shores,
The primogenitive and due of birth,
Prerogative of age, crowns, sceptres, laurels,
But by degree, stand in authentic place?



Take but degree away, untune that string,
And, hark, what discord follows! each thing meets
In mere oppugnancy: the bounded waters
Should lift their bosoms higher than the shores
And make a sop of all this solid globe:
Strength should be lord of imbecility,
And the rude son should strike his father dead:
Force should be right; or rather, right and wrong,
Between whose endless jar justice resides,
Should lose their names, and so should justice too.
Then every thing includes itself in power,
Power into will, will into appetite;
And appetite, an universal wolf,
So doubly seconded with will and power,
Must make perforce an universal prey,
And last eat up himself. Great Agamemnon,
This chaos, when degree is suffocate,
Follows the choking.
And this neglection of degree it is
That by a pace goes backward, with a purpose
It hath to climb. The general's disdain'd
By him one step below, he by the next,
That next by him beneath; so every step,
Exampled by the first pace that is sick
Of his superior, grows to an envious fever
Of pale and bloodless emulation:
And 'tis this fever that keeps Troy on foot,
Not her own sinews. To end a tale of length,
Troy in our weakness stands, not in her strength.

乌利西斯

特洛伊至今兀立不动，没有给我们攻下，赫克托的宝剑仍旧在它主人的手里，这都是因为我们漠视了军令的森严所致。看这一带大军驻屯的阵地，散布着多少虚有其表的营寨，谁都怀着各不相下的私心。大将就像是一个蜂房里的蜂王，要是采蜜的工蜂大家各自为政，不把采得的粮食归献蜂王，那么还有什么蜜可以酿得出来



呢？尊卑的等级可以不分，那么最微贱的人，也可以和最有才能的人分庭抗礼了。满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谁都恪守着自身的等级和地位，遵循着各自的不变的轨道，依照着一定的范围、季候和方式，履行它们经常的职责；所以灿烂的太阳才能高拱出天，炯察寰宇，纠正星辰的过失，揭恶扬善，发挥它的无上威权。可是众星如果出了常轨，陷入了混乱的状态，那么多少的灾祸、变异、叛乱、海啸、地震、风暴、惊骇、恐怖，将要震撼、摧裂、破坏、毁灭这宇宙间的和谐！纪律是达到一切雄图的阶梯，要是纪律发生动摇，啊！那时候事业的前途也就变成黯淡了。要是没有纪律，社会上的秩序怎么得以稳定？学校中的班次怎么得以整齐？城市中的和平怎么得以保持？各地间的贸易怎么得以畅通？法律上所规定的与生俱来的特权以及尊长、君王、统治者、胜利者所享有的特殊权利，怎么得以确立不坠？只要把纪律的琴弦拆去，听吧！多少刺耳的噪音就会发出来；一切都是互相抵触；江河里的水会泛滥得高过堤岸，淹没整个的世界；强壮的要欺凌老弱，不孝的儿子要打死他的父亲；威力将代替公理，没有是非之分，也没有正义存在。那时候权力便是一切，而凭仗着权力，便可以逞着自己的意志，放纵无厌的贪欲；欲望，这一头贪心不足的饿狼，得到了意志和权力的两重辅佐，势必至于把全世界供它的馋吻，然后把自己也吃下去。伟大的阿伽门农，这一种混乱的状态，只有在纪律被人扼杀以后才会发生。就是因为漠视了纪律，有意前进的才反而会向后退却。主帅被他属下的将领所轻视，那将领又被他的属下所轻视，这样上行下效，谁都瞧不起他的长官，结果就引起了猜忌争竞的心理，损害了整个军队的元气。特洛伊所以至今兀立不动，不是靠着它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我们的这一种弱点；换句话说，它的生命是全赖我们的弱点替它支持下来的。

TROILUS

This she? no, this is Diomed's Cressida:
If beauty have a soul, this is not she;
If souls guide vows, if vows be sanctimonies,
If sanctimony be the gods' delight,
If there be rule in unity itself,
This is not she. O madness of discourse,
That cause sets up with and against itself!
Bi-fold authority! where reason can revolt
Without perdition, and loss assume all reason
Without revolt: this is, and is not, Cressid.
Within my soul there doth conduce a fight
Of this strange nature that a thing inseparate



Divides more wider than the sky and earth,
And yet the spacious breadth of this division
Admits no orifex for a point as subtle
As Ariachne's broken woof to enter.
Instance, O instance! strong as Pluto's gates;
Cressid is mine, tied with the bonds of heaven:
Instance, O instance! strong as heaven itself;
The bonds of heaven are slipp'd, dissolved, and loosed;
And with another knot, five-finger-tied,
The fractions of her faith, orts of her love,
The fragments, scraps, the bits and greasy relics
Of her o'er-eaten faith, are bound to Diomed.

特洛伊罗斯

这是她吗？不，这是狄俄墨得斯的克瑞西达。美貌如果是有灵魂的，这就不是她；灵魂如果指导着誓言，誓言如果代表着虔诚的心愿，虔诚如果是天神的喜悦，世间如果有不变的常道，这就不是她。啊，疯狂的理论！为自己起诉，控诉自己，却又全无实证，矛盾重重：理智造了反，却不违反理智；理智丢光了，却仍做得合理，保持一个场面。这是克瑞西达，又不是克瑞西达。我的灵魂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战争，一件不可分的东西，分隔得比天地相去还要辽阔；可是在这样广大的距离中间，却又找不到一个针眼大的线缝。像地狱之门一样坚强的证据，证明克瑞西达是我的，上天的赤绳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像上天本身一样坚强的证据，却证明神圣的约束已经分裂松懈，她的破碎的忠心、她的残余的爱情、她的狼藉的贞操，都拿去与狄俄墨得斯另结新欢了。

TROILUS

You understand me not that tell me so:
I do not speak of flight, of fear, of death,
But dare all imminence that gods and men
Address their dangers in. Hector is gone:
Who shall tell Priam so, or Hecuba?
Let him that will a screech-owl aye be call'd,
Go in to Troy, and say there, Hector's dead:
There is a word will Priam turn to stone;
Make wells and Niobes of the maids and wives,



Cold statues of the youth, and, in a word,
Scare Troy out of itself. But, march away:
Hector is dead; there is no more to say.
Stay yet. You vile abominable tents,
Thus proudly pight upon our Phrygian plains,
Let Titan rise as early as he dare,
I'll through and through you! and, thou great-sized coward,
No space of earth shall sunder our two hates:
I'll haunt thee like a wicked conscience still,
That mouldeth goblins swift as frenzy's thoughts.
Strike a free march to Troy! with comfort go:
Hope of revenge shall hide our inward woe.

特洛伊罗斯

你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才会对我说这样的话。我没有说到逃走、恐惧和死亡；我是向着一切天神和世人所加于我们的迫切的危险挑战。赫克托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谁去把这样的消息告诉普里阿摩斯和赫卡柏呢？有谁现在到特洛伊去，宣布赫克托的死讯的，让他永远被称为不祥的啼枭吧。这样一句话是会使普里阿摩斯变成一座石像，使妇女们变成泪泉和化石，使少年们变成冰冷的雕像，使整个的特洛伊惊怖失色的。可是去吧，赫克托死了，还有什么话说呢？且慢！你们这些可恶的营帐，这样骄傲地布下在我们弗里吉亚的平原上，无论太阳起得多早，我要把你们踏为平地！还有你，你这肥胖的懦夫。无论怎样广阔的距离，都不能分解我们两人的仇恨；我要永远像一颗疑神疑鬼的负疚的良心一样缠绕着你！回到特洛伊去！我们不要懊恼，让复仇的希望掩盖我们内心的悲痛。

CRESSIDA

Hard to seem won: but I was won, my lord,
With the first glance that ever—pardon me—
If I confess much, you will play the tyrant.
I love you now; but not, till now, so much
But I might master it: in faith, I lie;
My thoughts were like unbridled children, grown
Too headstrong for their mother. See, we fools!
Why have I blabb'd? who shall be true to us,
When we are so unsecret to ourselves?

But, though I loved you well, I woo'd you not;
And yet, good faith, I wish'd myself a man,
Or that we women had men's privilege
Of speaking first. Sweet, bid me hold my tongue,
For in this rapture I shall surely speak
The thing I shall repent. See, see, your silence,
Cunning in dumbness, from my weakness draws
My very soul of counsel! stop my mouth.

克瑞西达

似乎不容易征服，可是，殿下，当您第一眼看着我的时候，我早就给您征服了——恕我不再说下去，要是我招认得太多，您会看轻我的。我现在爱着您；可是直到现在为止，我还能够控制我自己的感情；不，说老实话，我说了谎了；我的思想就像一群顽劣的孩子，倔强得不受他们母亲的管束。瞧，我们真是些傻瓜！为什么就要唠唠叨叨说这些话呢？要是我们不能替自己保守秘密，谁还会对我们忠实呢？可是我虽然这样爱您，却没有向您求爱；然而说老实话，我却希望我自己是个男子，或者我们女子也像男子一样有先启口的权利。亲爱的，快叫我止住我的舌头吧；因为我这样得意忘形，一定会说出使我后悔的话来。瞧，瞧！您这么狡猾地一声不响，已经使我从我的脆弱当中流露出我的内心来了。封住我的嘴吧。

第十四节　Twelfth Night《第十二夜》

Characters

ORSINO, Duke of Illyria
OLIVIA, a rich Countess
VIOLA, in love with the Duke
SIR TOBY BELCH, Uncle to Olivia
SIR ANDREW AGUECHEEK
MALVOLIO, Steward to Olivia
MARIA, Olivia's Woman
SEBASTIAN, Brother to Viola
ANTONIO, a Sea Captain, Friend to Sebastian
A Sea Captain, Friend to Viola



VALENTINE, CURIO, Gentlemen attending on the Duke
FABIAN, Servant to Olivia
FESTE, a Clown, Servant to Olivia
Lords, Priests, Sailors, Officers, Musicians, and other Attendants

剧中人物

奥西诺　伊利里亚公爵
奥丽维娅　富有的伯爵小姐
薇奥拉　热恋公爵者
托比·培尔契爵士　奥丽维娅的叔父
安德鲁·艾古契克爵士
马伏里奥　奥丽维娅的管家
玛利娅　奥丽维娅的侍女
西巴斯辛　薇奥拉之兄
安东尼奥　船长，西巴斯辛之友
另一船长　薇奥拉之友
凡伦丁　丘里奥　公爵侍臣
费边　费斯特　小丑 奥丽维娅之仆
群臣、牧师、水手、警吏、乐工及其他侍从等

导读

谈这个喜剧先得从剧名谈起。在西欧的基督教世界里，每年1月6日是“主显节”（Epiphany），纪念耶稣降生后受洗，东方三贤去伯利恒朝拜圣婴等事迹。“第十二夜”也就是“主显节之夜”，到了这一夜晚，圣诞节后持续十二天的整个圣诞节期就宣告结束了。当时，人们在这个年度的节期的最后一夜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在依依惜别声中甚至把“第十二夜”看得比“圣诞之夜”更重要。到了莎士比亚的时代，“第十二夜”的宗教气息日见淡薄，而演变为一个世俗气息很浓重的狂欢之夜了。今天的读者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莎翁给这个喜剧取了一个和戏剧情节毫不沾边的剧名《第十二夜》呢？但对于当时观众，这剧名意味着舞台上将为他们呈现一弥漫着节日气氛的狂欢世界，让那个由常情常理支配着的现实世界暂时搁置在一边吧。

莎翁的剧本中只有一部有两个剧名，那就是这个《第十二夜》，又称《随心所欲》（What You Will）。“欲”（will）在伊丽莎白时期指的是愿望，也指非理性的欲望或不受理智控制的激情。而“第十二夜”指的则是基督教圣诞假期中的最后一夜，也就是1月6日的主显节。耶稣诞生后，东方三博士（Magi）在这一天带着礼物到伯



利恒去参拜他。

到了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主显节已经演变成狂欢作乐的日子，尤其主显节晚上更是圣诞假期的高潮。当天，所有的规矩和秩序都会被暂时抛开，甚至反其道而行：年轻人可能打扮成主教，在街上举行荒谬可笑的宗教游行；在严谨的道学家和信奉教条的法官常待的地方，到处可见各种谐拟的丑化行为；严肃的话题或事件会被拿来消遣取乐；在高等的学术校园里，更是可见人们大肆作乐。

比起古罗马异教徒每年 12 月所举行的农神节（Saturnalia），“第十二夜”的狂欢程度毫不逊色，连教会也难以制止。也因此，伊丽莎白时期的欢庆节日以及散播异教徒、性解放等观念的剧场，都遭到清教徒的反对。但在莎翁时代，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两位君主都主张人们需要有适当的情绪发泄管道，因此都站在保护剧场的立场，加以赞助。

《第十二夜》的纪录最早出现在一位法学院学生莫宁翰（John Manningham）的日记里。他在日记中提到：“筵席间，我们观赏了一出名为《第十二夜》（或名《随心所欲》）的戏，内容就像《连环错》、普劳特斯（Plautus）的 Menaechmi，或是意大利的 Inganni。”这里的筵席指的是 1602 年 2 月 2 日在承中寺（Middle Temple，为伦敦的一所法学院）举办的晚宴，但那一次的演出应该不是首演。

霍特森（Leslie Hotson）曾写了一本书名叫《第十二夜的首夜》（First Night of the Twelfth Night），内容就是描述该剧首演的状况。霍特森相信，莎翁是奉皇室之命，因应意大利伯恰诺公爵（Duke of Bracciao）奥西诺（Don Virginio Orsino）造访英国，而写下这个剧本，并在 1600 年的圣诞节后第十二夜（也就是来年的 1 月 6 日）演出。但公爵来访的消息在 12 月 26 日才传至英国，若霍特森所言属实，那就表示：在短短的十一二天之内，莎翁就写好剧本，所有演员就熟记台词并完成排演。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效率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霍特森还说，当时的观众都把《第十二夜》中的奥丽维娅当成伊丽莎白女王，而奥西诺就是来访的意大利公爵。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赞美远道而来的贵宾，并奉承女王。但这种说法过于牵强，因为剧中的这两个角色并不令人赞赏，而且伊丽莎白女王当时已经年过六旬，而公爵年仅二十八，且已成亲。公爵还写信给夫人，提到他在英国看了一出载歌载舞的喜剧，至于那出歌舞喜剧是否就是《第十二夜》，学者们仍未达成共识。

莫宁翰所说无误，意大利在 1537 年出版的喜剧《受骗者》，其所描述的就是女扮男装、错认身份的故事，而且剧中还提到了主显节。这个剧本在 16 世纪出现了若干改编及译本，其中一部英文版可能为莎翁所熟知，那就是瑞奇（Barnabe Rich）的小说《阿波罗纽与席拉》（Appolonius and Silla），其收录于 1581 年出版的《瑞奇挥别军旅生涯》（Rich’s Farewell to his Military Profession），而故事的来源就是普劳特斯的喜剧。《阿波罗纽与席拉》是描述在一次船难后，席拉假扮成男仆进入阿波罗纽的宫殿，担任他的传情使者，向朱莉娜小姐求爱，不料朱莉娜却爱上了席拉。待席



拉的哥哥席欧出现后，在一夜之间让茱莉娜怀了孕，但他之后却离开，很久之后才回来，让席拉陷入窘境。

这个故事虽然有许多情节都和《第十二夜》雷同，但是女扮男装造成错认的误会，是一种常见的喜剧类型。这种传统早在普劳特斯之前的米南德（Menander）时代（约公元前 4 世纪）就已经奠定，所以往往很难断定某个故事的原作者，也因此无法确知莎翁到底是受了哪一部作品的影响。况且《阿波罗纽与席拉》或普劳特斯的喜剧都只注重情节变化，角色不带感情，非常不同于《第十二夜》那种兼具欢乐及感伤的特质。

本篇故事发生在伊利里亚，让故事就不免带有主显节的癫狂意味，因为一般认为伊利里亚人就有几许疯癫味。故事一开始就提到伊利里亚的公爵奥西诺，因苦恋奥丽维娅而变得消沉丧志，奥丽维娅拒绝他，让他终日沉溺在虚幻、浪漫、激情的梦想之中，失去了“男子气概”。另一方面，奥丽维娅誓言要为亡兄守丧 7 年，其间不取下面纱见任何人。这种不寻常的哀悼方式，仿佛是在时间和记忆间宣战。但当她一见到西萨瑞，却立刻违背了誓言，不可自拔地爱上西萨瑞。

就喜剧而言，这种安排是很自然的，因为孪生哥哥西巴斯辛最后一定会出现，继而取代西萨瑞。

这对孪生兄妹似乎都很接受伊利亚这个地方：西巴斯辛娶了陌生女子为妻，薇奥拉对公爵完全臣服。薇奥拉爱上奥西诺，却不表明；奥丽维娅爱上薇奥拉，薇奥拉也不急于澄清；安东尼奥误认她为她哥哥，她也不加以解释；她女扮男装，也只是一种寻求方便的生存之道。她一切都静待时间的安排。

然而，这种被动的态度却为哥哥赢得了奥丽维娅，拯救了安东尼奥，而且还使薇奥拉自己成为奥西诺夫人。在本剧中，“时间”具有双重意义：既带来痛苦与悲伤，也带来补偿与幸福。

《第十二夜》的剧名，暗示着一个脱离现实的嘉年华世界，任何离奇的事件都不需要合理的解释，所有不合常理的结局也都可以成立。譬如，这对长相酷似的孪生兄妹才分开三个月，重逢时却得互相询问，以确认身份；奥西诺在几分钟前还以为薇奥拉是个男仆，却一下子就接受仍穿着男装的她，并决定娶他为妻子；而奥丽维娅嫁给完全陌生的西巴斯辛，竟一点也不以为忤。

莎翁约在 1601 年完成《第十二夜》，当时已经写过《仲夏夜之梦》、《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等喜剧，他透过趣味讽刺的手法，探讨男女如何通过同性或异性情谊而成为情侣。

在此阶段，他也才刚完成《哈姆雷特》，心境上历经了背叛、悲悼、癫狂、隔离，因此有许多评论家认为，《第十二夜》是莎翁最后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欢庆喜剧（festive comedy），剧中捕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主显节的精神。莎翁晚期虽将重心转移至喜剧，但总是带着痛苦悲伤或失落的味道。《第十二夜》虽然也有哀愁忧伤，但

透过剧中的伪装、愚行和幻想，降低了愁味。

因悲喜剧的成分掺杂，本剧上演时有多种诠释。18 世纪的剧场，着重于喜剧层面；19 世纪时，人们开始重视浪漫的成分；到了 20 世纪，本剧仍是最受欢迎的莎翁喜剧之一，常可在圣诞节见到它的踪影。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应该是皇家莎翁剧团（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简称 RSC）于 1969～1971 年间所推出的版本。该次的演出由巴顿（John Barton）执导，邓琪（Judi Dench）饰演薇奥拉，由于演员的表现突出，悲喜情境转换得宜，而为观众所津津乐道。

《悉听尊意》是《第十二夜》的副标题：如果我们当真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给这个喜剧另取一个剧名，那么就故事情节的框架而言，管它叫“爱情幻想曲”也许是不错的吧。

VIOLA

Above my fortunes, yet my state is well:
I am a gentleman.

OLIVIA

Get you to your lord;
I cannot love him: let him send no more;
Unless, perchance, you come to me again,
To tell me how he takes it. Fare you well:
I thank you for your pains: spend this for me.

VIOLA

I am no fee'd post, lady; keep your purse:
My master, not myself, lacks recompense.
Love make his heart of flint that you shall love;
And let your fervor, like my master's, be
Placed in contempt! Farewell, fair cruelty.

薇奥拉

超过于我目前的境遇，但我是个有身份的士人。

奥丽维娅

回到你主人那里去；我不能爱他，叫他不要再差人来了；除非或者你再来见我，告诉我他对于我的答复觉得怎样。再会！多谢你的辛苦；这几个钱赏给你。



薇奥拉

我不是个要钱的信差，小姐，留着您的钱吧；不曾得到报酬的，是我的主人，不是我。但愿爱神使您所爱的人也是心如铁石，好让您的热情也跟我主人的一样遭到轻蔑！再会，忍心的美人！

VIOLA

I left no ring with her: what means this lady?
Fortune forbid my outside have not charm'd her!
She made good view of me; indeed, so much,
That sure methought her eyes had lost her tongue,
For she did speak in starts distractedly.
She loves me, sure; the cunning of her passion
Invites me in this churlish messenger.
None of my lord's ring! why, he sent her none.
I am the man: if it be so, as 'tis,
Poor lady, she were better love a dream.
Disguise, I see, thou art a wickedness,
Wherein the pregnant enemy does much.
How easy is it for the proper-false
In women's waxen hearts to set their forms!
Alas, our frailty is the cause, not we!
For such as we are made of, such we be.
How will this fadge? my master loves her dearly;
And I, poor monster, fond as much on him;
And she, mistaken, seems to dote on me.
What will become of this? As I am man,
My state is desperate for my master's love;
As I am woman,--now alas the day!—
What thriftless sighs shall poor Olivia breathe!
O time! thou must untangle this, not I;
It is too hard a knot for me to untie!

薇奥拉

我没有留下戒指呀；这位小姐是什么意思？但愿她不要迷恋了我的外貌才好！她把我打量得那么仔细；真的，我觉得她看得我那么出神，连自己讲的什么话儿也



顾不到了，那么没头没脑，颠颠倒倒的。一定的，她爱上我啦；情急智生，才差这个无礼的使者来邀请我。不要我主人的戒指！嘿，他并没有把什么戒指送给她呀！我才是她意中的人；真是这样的话——事实上确是这样——那么，可怜的小姐，她真是做梦了！我现在才明白假扮的确不是一桩好事情，魔鬼会乘机大显他的身手。一个又漂亮又靠不住的男人，多么容易占据了女人家柔弱的心！唉！这都是我们生性脆弱的缘故，不是我们自身的错处；因为上天造下我们是哪样的人，我们就是哪样的人。这种事情怎么了结呢？我的主人深深地爱着她；我呢，可怜的小鬼，也是那样恋着他；她呢，认错了人，似乎在思念我。这怎么了呢？因为我是个男人，我没有希望叫我的主人爱上我；因为我是个女人，唉！可怜的奥丽维娅也要白费无数的叹息了！

这纠纷要让时间来理清；叫我打开这结儿怎么成！

DUKE ORSINO

If music be the food of love, play on;
Give me excess of it, that, surfeiting,
The appetite may sicken, and so die.
That strain again! it had a dying fall:
O, it came o'er my ear like the sweet sound,
That breathes upon a bank of violets,
Stealing and giving odour! Enough; no more:
'Tis not so sweet now as it was before.
O spirit of love! how quick and fresh art thou,
That, notwithstanding thy capacity
Receiveth as the sea, nought enters there,
Of what validity and pitch soe'er,
But falls into abatement and low price,
Even in a minute: so full of shapes is fancy
That it alone is high fantastical.

公爵

假如音乐是爱情的食粮，那么奏下去吧；尽量地奏下去，好让爱情因过饱噎塞而死。又奏起这个调子来了！它有一种渐渐消沉下去的节奏。啊！它经过我的耳畔，就像微风吹拂一丛紫罗兰，发出轻柔的声音，一面把花香偷走，一面又把花香分送。够了！别再奏下去了！它现在已经不像原来那样甜蜜了。爱情的精灵呀！你是多么敏感而活泼；虽然你有海一样的容量，可是无论怎样高贵超越的事物，一进了你的



范围，便会在顷刻间失去了它的价值。爱情是这样充满了意象，在一切事物中是最富于幻想的。

MALVOLIO

O, ho! do you come near me now? no worse man than Sir Toby to look to me! This concurs directly with the letter: she sends him on purpose, that I may appear stubborn to him; for she incites me to that in the letter. 'Cast thy humble slough,' says she; 'be opposite with a kinsman, surly with servants; let thy tongue tang with arguments of state; put thyself into the trick of singularity;' and consequently sets down the manner how; as, a sad face, a reverend carriage, a slow tongue, in the habit of some sir of note, and so forth. I have limed her; but it is Jove's doing, and Jove make me thankful! And when she went away now, 'Let this fellow be looked to:' fellow! not Malvolio, nor after my degree, but fellow. Why, every thing adheres together, that no dram of a scruple, no scruple of a scruple, no obstacle, no incredulous or unsafe circumstance—What can be said? Nothing that can be can come between me and the full prospect of my hopes. Well, Jove, not I, is the doer of this, and he is to be thanked.

马伏里奥

啊，哈哈！你现在明白了吗？不叫别人，却叫托比爵士来照看我！我正合信上所说的：她有意叫他来，好让我跟他顶撞一下；因为她信里正要我这样。“脱去你卑恭的旧习；”她说，“对亲戚不妨分庭抗礼，对仆人不妨摆摆架子；你嘴里要鼓唇弄舌地谈些国家大事，装出一副矜持的样子；”随后还写着怎样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庄重的举止、慢声慢气的说话腔调，学着大人先生的样子，诸如此类。我已经捉到她了；可是那是上帝的功劳，感谢上帝！而且她刚才临去的时候，她说，“这家伙要好好看管；”家伙！不说马伏里奥，也不照我的地位称呼我，而叫我家伙。哈哈，一切都符合，一点儿没有疑惑，一点儿没有阻碍，一点儿没有不放心的地方。还有什么好说呢？什么也不能阻止我达到我的全部的希望。好，干这种事情的是上帝，不是我，感谢上帝！

SEBASTIAN

This is the air; that is the glorious sun;
This pearl she gave me,
I do feel't and see't;
And though 'tis wonder that enwraps me thus,
Yet 'tis not madness.



Where's Antonio, then?
I could not find him at the Elephant:
Yet there he was; and there
I found this credit,
That he did range the town to seek me out.
His counsel now might do me golden service;
For though my soul disputes well with my sense,
That this may be some error, but no madness,
Yet doth this accident and flood of fortune
So far exceed all instance, all discourse,
That I am ready to distrust mine eyes
And wrangle with my reason that persuades me
To any other trust but that I am mad
Or else the lady's mad; yet,
If 'twere so,
She could not sway her house, command her followers,
Take and give back affairs and their dispatch
With such a smooth, discreet and stable bearing
As I perceive she does: there's something in't
That is deceiveable. But here the lady comes.

西巴斯辛

这是空气；那是灿烂的太阳；这是她给我的珍珠，我看得见也摸得到：虽然怪事这样包围着我，然而却不是疯狂。那么安东尼奥到哪儿去了呢？我在大象旅店里找不到他；可是他曾经到过那边，据说他到城中各处寻找我去了。现在我很需要他的指教；因为虽然我心里很觉得这也许是出于错误，而并非是一种疯狂的举动，可是这种意外和飞来的好运太有些未之前闻，无可理解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无论我的理智怎样向我解释，我总觉得不是我疯了便是这位小姐疯了。可是，真是这样的话，她一定不会那样井井有条，神气那么端庄地操持她的家务，指挥她的仆人，料理一切的事情，如同我所看见的那样。其中一定有些蹊跷。她来了。

DUKE ORSINO

Notable pirate! thou salt-water thief! What foolish boldness brought thee to their mercies,
Whom Thou, in terms so bloody and so dear, Hast made thine enemies?



ANTONIO

Orsino, noble sir,
Be pleased that I shake off these names you give me:
Antonio never yet was thief or pirate,
Though I confess, on base and ground enough,
Orsino's enemy.
A witchcraft drew me hither:
That most ingrateful boy there by your side,
From the rude sea's enraged and foamy mouth
Did I redeem; a wreck past hope he was:
His life I gave him and did thereto add
My love, without retention or restraint,
All his in dedication; for his sake
Did I expose myself, pure for his love,
Into the danger of this adverse town;
Drew to defend him when he was beset:
Where being apprehended, his false cunning,
Not meaning to partake with me in danger,
Taught him to face me out of his acquaintance,
And grew a twenty years removed thing
While one would wink; denied me mine own purse,
Which I had recommended to his use
Not half an hour before.

公爵

好一个海盗！在水上行窃的贼徒！你怎么敢凭着你的愚勇，投身到被你用血肉和巨量的代价结下冤仇的人们的手里呢？

安东尼奥

尊贵的奥西诺，请许我洗刷去您给我的称呼；安东尼奥从来不曾做过海盗或贼徒，虽然我有充分的理由和原因承认我是奥西诺的敌人。一种魔法把我吸引到这儿来。在您身边的那个最没有良心的孩子，是我从汹涌的怒海的吞噬中救了出来的，否则他已经毫无希望了。我给了他生命，又把我的友情无条件地完全给了他；为了他的缘故，纯粹出于爱心，我冒着危险出现在这个敌对的城里，见他给人包围了，就拔剑相助；可是我遭了逮捕，他的狡恶的心肠因恐我连累他受罪，便假装不认识

我，一霎眼就像已经暌违了二十年似的，甚至于我在半点钟前给他任意使用的我自己的钱袋，也不肯还给我。

DUKE ORSINO

Why should I not,
Had I the heart to do it,
Like to the Egyptian thief at point of death,
Kill what I love?—a savage jealousy
That sometimes savours nobly.
But hear me this:
Since you to non-regardance cast my faith,
And that I partly know the instrument
That screws me from my true place in your favour,
Live you the marble-breasted tyrant still;
But this your minion, whom I know you love,
And whom, by heaven I swear, I tender dearly,
Him will I tear out of that cruel eye,
Where he sits crowned in his master's spite.
Come, boy, with me;
My thoughts are ripe in mischief:
I'll sacrifice the lamb that I do love,
To spite a raven's heart within a dove.

公爵

假如我狠得起那么一条心，为什么我不可以像临死时的埃及大盗一样，把我所爱的人杀死了呢？蛮性的嫉妒有时也带着几分高贵的气质。但是你听着我吧：既然你漠视我的诚意，我也有些知道谁在你的心中夺去了我的位置，你就继续做你的铁石心肠的暴君吧；可是你所爱着的这个宝贝，我当天发誓我曾经那样宠爱着他，我要把他从你的那双冷酷的眼睛里除去，免得他傲视他的主人。来，孩子，跟我来。我的恶念已经成熟：我要牺牲我钟爱的羔羊，白鸽的外貌乌鸦的心肠。



第十五节 The Winter's Tale《冬天的故事》

Characters

LEONTES, King of Sicilia
HERMIONE, Queen to Leontes
PERDITA, Daughter to Leontes and Hermione
POLIXENES, King of Bohemia
FLORIZEL, his Son
MAMILLIUS, young Prince of Sicilia
CAMILLO, ANTIGONUS, CLEOMENES, DION, Lords of Sicilia
PAULINA, Wife to Antigonus
EMILIA, a Lady, Other Ladies, attending the Queen
AUTOLYCUS, a Rogue
ARCHIDAMUS, a Lord of Bohemia
A Mariner
A Gaoler
An old Shepherd, reputed Father of Perdita
Clown, his Son
Servant to the old Shepherd
MOPSA, DORCAS, Shepherdesses
Sicilian Lords and Ladies, Attendants, Guards, Satyrs, Shepherds, Shepherdesses
Time, as Chorus

剧中人物

里昂提斯　西西里国王
赫米温妮　里昂提斯之后
潘狄塔　里昂提斯及赫米温妮之女
波力克希尼斯　波希米亚国王
弗罗利泽　其子
迈密勒斯　西西里小王子
卡密罗　安提哥纳斯　克里奥米尼斯　狄温　西西里大臣



阿契达摩斯　　波希米亚大臣

水手

狱吏

牧人　潘狄塔的假父

小丑　其子

牧人之仆

奥托里古斯　　流氓

宝丽娜　安提哥纳斯之妻

爱米利娅　　宫女

其他宫女

随侍王后

毛大姐　　陶姑儿　　牧羊女

西西里众臣及贵妇；侍从及卫士；扮萨特者；牧人及牧羊女等；扮时间的致辞者

导读

《冬天的故事》（简称《冬》剧）的写作年代（一说1609～1610年，也有1610～1611年之说）略早于《暴风雨》，此两剧同为“浪漫剧”（romance），又有离散重聚、失而复得的主题，照理说彼此具有密切关系，但在初版的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对开本（the First Folio）里，《暴风雨》是14个喜剧里的第一出喜剧，《冬天的故事》却是最后一出。

如剧名所暗示，本故事适合在漫长冬夜围炉聆听。故事情节像是不合理的浪漫小说或童话故事，有时空的移转、季节的交替以及摧毁后的复原。

全剧明显划分为两大段，前半段叙述隆冬时节的西西里宫廷内，国王里昂提斯认定王后赫米温妮与波力克希尼斯有染，国王妒火中烧，造成了看似无可挽回的罪恶与悲伤。

后半段的故事发生于16年之后，在春暖时光的波希米亚乡间，里昂提斯遗弃的女儿潘狄塔初长成，在因缘际会下，和波力克希尼斯的独子弗罗利泽共谱恋曲。潘狄塔出身低微，故波力克希尼斯反对两人结婚，两人决定和忠臣卡密罗远赴西西里。后来在里昂提斯的宫里，潘狄塔真正的身份揭晓，王后赫米温妮也奇迹似的复活，一家人最终和乐团圆。

本剧故事来源自略早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家格林（Robert Greene）在1588年所著的小说《潘多斯托：时间制胜》（Pandosto: The Triumph of Time），此故事的主旨在表现嫉妒所招之恶果。莎士比亚改编了所有角色的名字，另外又增添了两个新角色：小丑/年轻的牧羊人和奥托里古斯。他还将西西里和波希米亚两个国名对调。潘多斯



托，波希米亚国王，改编成里昂提斯，西西里国王等。

《冬》剧前半段也具有相同意味。里昂提斯怀疑猜忌，雷霆大怒，其内心的复杂纠葛，几乎可与莎士比亚的悲剧角色相提并论。他一如奥赛罗，因嫉妒仇恨多年好友，间接害死爱妻，并失去王位继承人。不过《冬》剧不如《奥赛罗》，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主人翁心理剧烈变化的原因。《冬》剧强调的是因愚昧而自我摧残的悲剧，主人翁必须因此长年忍受懊悔与孤独。

赫米温妮是此剧中受苦最多、牺牲最大的角色。里昂提斯乱吃飞醋，使她先后在公众审判中遭到羞辱、失去心爱的儿子、与女儿分离，最后长期离群索居。剧中年幼的王子、公主一死一弃，无辜受害。直到春季来临，象征新生与活力，年轻的一代才化悲为喜。

在前半部故事里，主人翁造成悲剧，后半部的故事就用时间和奇迹来扳平悲剧。《冬》剧反映莎士比亚对“时间”的概念，他认为时间如水，能够载舟亦能覆舟。时间能够破坏亦能修复，它可以摧毁一切，也可以揭发真相。这种时间哲学和英国诗人史宾赛（Edmund Spenser）的观点相似，也因此，莎士比亚不仅知道史宾赛的作品，可能还进一步借用了他的概念。

赫米温妮在剧末奇迹似的复生，令观众和读者大吃一惊，人们以为她早已过世，一如小说《潘多斯托》。莎士比亚究竟是在最后一刻才改变心意，决定让她复活，还是从开始就决定隐瞒观众，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戏剧史上，自始至终都将观众蒙在鼓里的例子少之又少。赫米温妮从雕像摇身一变成为真人，对现代的许多读者和观众来说，根本是不可思议。然而在17世纪初期的舞台上，这却产生了极大的戏剧效果。赫米温妮解释，虽然她早已原谅里昂提斯，但一直到找回潘狄塔才决定现身。这种说法显示她之前活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之中，强化了潘狄塔出现的奇迹性。

潘狄塔出场时只是个牧羊女，却因具有皇族血统而仪表出众。莎士比亚在此又触及了自然天性（nature）与人为教养（nurture）的主题。在此剧之后推出的《暴风雨》亦谈到这个主题，并延续了天性重于教养的观念。

《冬》剧与另一出戏《忠诚的牧羊女》（The Faithful Shepherdess）之间，也有令人莞尔的对比。《忠诚的牧羊女》（简称《忠》剧）是由莎士比亚所属的国王御前剧团，在推出《冬》剧前一两年所制的演出戏码，由莎士比亚的接班人弗莱撤（John Fletcher）执笔，但那次的演出大为失败。

弗莱撤在《忠》剧出版时曾为文撰序，说明自己原本打算写一出悲喜剧，却因为内容与观众的期望相背而告失败。观众想看到盛大节庆欢欣热闹的气氛，也想看演员穿着牧羊袍，牵着牧羊犬在舞台上活动，说些引人发噱的笑话，但他的剧本里却没有安排这些场景。《冬》剧则不然，剪羊毛大会一景就充满了通俗欢乐的成分，一点也没有让观众失望。

《冬》剧在詹姆士王朝时期的演出虽然得到观众的肯定，但是严肃的批评家却



对此剧大加挞伐。莎士比亚的好友英国作家琼森(Ben Johnson)在1631年就说，《冬》剧之流（其中也包括《暴风雨》）颠覆所有的或然率（概率）和自然法则，让大自然也不得不畏惧。18世纪的英国作家琼森（Samuel Johnson）则认为，《冬》剧最大的缺陷在于中间一段长达16年的空白，违反了戏剧的“三一律”。

现代的批评早已不作如此推想，而是将焦点放在本剧的象征性，甚至倾向于将此剧视为寓言。剧中人犯下大错后获得宽恕的架构，类似《一报还一报》，因此也有人认为这出戏带有基督教的训示意味。

1611年5月15日，伦敦一位医师暨星象学家佛曼（Simon Forman）观赏本剧后似乎很满意。他巨细无遗地描述该场表演的每个过程，他表示，剧情虽然十分复杂，却没有任何荒谬的场景和缺陷。或许有人感到好奇，那只把安提哥纳斯拖出场外（借此表示把他害死）的熊，到底是真熊还是由演员假扮而成，因为当时的伦敦市内有温驯的熊，也有凶猛的斗熊（bear-baiting）。无论舞台上如何呈现这一景，耐特（Wilson Knight）提醒我们：莎士比亚或许只是依循自己脑海的意象写作，并不在意由人或熊来扮演这个“角色”。

时至今日，《冬天的故事》在舞台上的出现次数，虽然不如莎士比亚其他的悲剧或喜剧，却往往有出乎预料的演出效果。另外，在浪漫剧中，曝光率则是仅次于《暴风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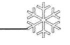
HERMIONE

There's some ill planet reigns:
I must be patient till the heavens look
With an aspect more favourable.
Good my lords, I am not prone to weeping,
As our sex
Commonly are; the want of which vain dew
Perchance shall dry your pities:
But I have
That honourable grief lodged here which burns
Worse than tears drown:
Beseech you all, my lords,
With thoughts so qualified as your charities
Shall best instruct you, measure me; and so
The king's will be perform'd!

LEONTES

Shall I be heard?

HERMIONE



Who is't that goes with me?
Beseech your highness,
My women may be with me; for you see
My plight requires it.
Do not weep, good fools;
There is no cause:
When you shall know your mistress
Has deserved prison, then abound in tears
As I come out: this action I now go on
Is for my better grace. Adieu, my lord:
I never wish'd to see you sorry;
Now I trust I shall.
My women, come; you have leave.

赫米温妮

现在正是灾星当头，必须忍耐着等到天日清明的时候。各位大人，我不像我们一般女人那样善于哭泣；也许正因为我流不出无聊的泪水，你们会减少对我的怜悯；可是我心里蕴藏着正义的哀愁，那愤火的燃灼的力量是远胜于眼泪的泛滥的。我请求各位衡情酌理来审判我；好，让他们执行陛下的意旨吧！

里昂提斯

没有人听我说吗？

赫米温妮

谁愿意跟我去？请陛下准许我带走我的侍女，因为您明白我现在的情形，这是必要的。别哭，傻丫头们，用不着哭；等你们知道你们的娘娘罪有应得的时候，再用眼泪送我吧。我现在去受鞫的结果，一定会证明我的清白。再会，陛下！我一向希望着永远不要看见您伤心，可是现在我相信我将要看见您伤心了。姑娘们，来吧；你们已经得到了许可。

PAULINA

I dare be sworn
These dangerous unsafe lunes i' the king,
Beshrew them!
He must be told on't, and he shall: the office
Becomes a woman best; I'll take't upon me:



If I prove honey-mouth'd let my tongue blister
And never to my red-look'd anger be
The trumpet any more. Pray you, Emilia,
Commend my best obedience to the queen:
If she dares trust me with her little babe,
I'll show't the king and undertake to be
Her advocate to the loud'st. We do not know
How he may soften at the sight o' the child:
The silence often of pure innocence
Persuades when speaking fails.

宝丽娜

那是一定的。王上那种危险的胡作非为真是该死！必须要叫他明白才是，他一定要明白他犯的错误；这种工作还是一个女人来担任好一些，我去对他说明。要是我果然能够说得婉转动听，那么让我的舌头说得起泡，再不用来宣泄我的怒火了。爱米利娅，请你给我向娘娘多多致意；要是她敢把她的小孩信托给我，我愿把她带去给王上看，替她竭力说情。我们不知道他见了这孩子会多么心软起来；无言的纯洁的天真，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

HERMIONE

Since what I am to say must be but that
Which contradicts my accusation and
The testimony on my part no other
But what comes from myself, it shall scarce boot me
To say 'not guilty:' mine integrity
Being counted falsehood, shall, as I express it,
Be so received. But thus: if powers divine
Behold our human actions, as they do,
I doubt not then but innocence shall make
False accusation blush and tyranny
Tremble at patience. You, my lord, best know,
Who least will seem to do so, my past life
Hath been as continent, as chaste, as true,
As I am now unhappy; which is more
Than history can pattern, though devised
And play'd to take spectators. For behold me



A fellow of the royal bed, which owe
A moiety of the throne a great king's daughter,
The mother to a hopeful prince, here standing
To prate and talk for life and honour 'fore
Who please to come and hear. For life, I prize it
As I weigh grief, which I would spare: for honour,
'Tis a derivative from me to mine,
And only that I stand for. I appeal
To your own conscience, sir, before Polixenes
Came to your court, how I was in your grace,
How merited to be so; since he came,
With what encounter so uncurrent I
Have strain'd to appear thus: if one jot beyond
The bound of honour, or in act or will
That way inclining, harden'd be the hearts
Of all that hear me, and my near'st of kin
Cry fie upon my grave!

赫米温妮

我所要说的话，不用说要跟控诉我的话相反，而能够给我证明的，又只有我自己，因此即使辩白无罪，也没有多大用处；我的真诚已经被当成虚伪，那么即使说真话也不能使你们相信。可是假如天上的神明监视着人们的行事，我相信无罪的纯洁一定可以使伪妄的诬蔑惭愧，暴虐将会对含忍颤栗。陛下，我过去的生活是怎样贞洁而忠诚，您是十分明白的，虽然您不愿意去想它；我现在的不幸是史无前例的。我以一个后妃的身份，叨陪着至尊的宝座，一个伟大的国王的女儿，又是一个富有前途的王子的母亲，现在却成为阶下之囚，絮絮地讲着生命和名誉，来请求你们垂听。当我估量到生命中所有的忧愁的时候，我就觉得生命是不值得留恋的；可是名誉是我所要传给我的后人的，它是我唯一关心的事物。陛下，我请你自问良心，当波力克希尼斯没有来此之前，你曾经怎样眷宠着我，那种眷宠是不是得当；他来了之后，我曾经跟他有过什么礼法所不许的约会，以至于失去了你的欢心，而到了今天这等地步。无论在我的行动上或是意志上，要是有一点儿越礼的地方，那么你们听见我说话的各位，尽可以不必对我加以宽恕，我的最亲近的人也可以在我的坟墓上羞骂我。



LEONTES

Your actions are my dreams;
You had a bastard by Polixenes,
And I but dream'd it. As you were past all shame,—
Those of your fact are so—so past all truth:
Which to deny concerns more than avails; for as
Thy brat hath been cast out, like to itself,
No father owning it,—which is, indeed,
More criminal in thee than it,—so thou
Shalt feel our justice, in whose easiest passage
Look for no less than death.

HERMIONE

Sir, spare your threats:
The bug which you would fright me with I seek.
To me can life be no commodity:
The crown and comfort of my life, your favour,
I do give lost; for I do feel it gone,
But know not how it went. My second joy
And first-fruits of my body, from his presence
I am barr'd, like one infectious. My third comfort
Starr'd most unluckily, is from my breast,
The innocent milk in its most innocent mouth,
Haled out to murder: myself on every post
Proclaimed a strumpet: with immodest hatred
The child-bed privilege denied, which 'longs
To women of all fashion; lastly, hurried
Here to this place, i' the open air, before
I have got strength of limit. Now, my liege,
Tell me what blessings I have here alive,
That I should fear to die? Therefore proceed.
But yet hear this: mistake me not; no life,
I prize it not a straw, but for mine honour,
Which I would free, if I shall be condemn'd
Upon surmises, all proofs sleeping else
But what your jealousies awake, I tell you



'Tis rigor and not law. Your honours all,
I do refer me to the oracle:
Apollo be my judge!

里昂提斯

我的梦完全是你的所作所为！你跟波力克希尼斯生了一个野种，那也是我的梦吗？你跟你那一党都是些无耻的东西，完全靠不住，愈是抵赖愈显得情真罪确。你那个小东西没有父亲来认领，已经把她丢掉了，她本没有什么罪，罪恶是在你的身上，现在你该受到正义的制裁，最慈悲的判决也不能低于死罪。

赫米温妮

陛下，请不用吓我吧；你所用来使我害怕的鬼物，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对于我，生命并不是什么可贵的东西。我的生命中的幸福的极致，你的眷宠，已经无可挽回了；因为我觉得它离我而去，但是不知道它是怎样去的。我的第二个心爱的人，又是我第一次结下的果子，已经被隔离了，不准和我见面，似乎我是一个身染恶疾的人一样。我的第三个安慰出世便逢厄运，无辜的乳汁还含在她那无辜的嘴里，便被人从我的胸前夺了去活活害死。我自己呢，被公开宣布是一个娼妇；无论哪种身份的妇女都享受得到的产褥上的特权，也因为暴力的憎恨而拒绝了我；这还不够，现在我身上没有一点力气，还要把我驱到这里来，受风日的侵凌。请问陛下，我活着有什么幸福，为什么我要怕死呢？请你就动手吧。可是听着：不要误会我，我不要生命，它在我的眼中不值一根稻草；但我要把我的名誉洗刷。假如你根据了无稽的猜测把我定罪，一切证据都可以不问，只凭着你的妒心做主，那么我告诉你这不是法律，这是暴虐。列位大人，我把自己信托给阿波罗的神谕，愿他做我的法官！

PAULINA

What studied torments, tyrant, hast for me?
What wheels? racks? fires? what flaying? boiling?
In leads or oils? what old or newer torture
Must I receive, whose every word deserves
To taste of thy most worst? Thy tyranny
Together working with thy jealousies,
Fancies too weak for boys, too green and idle
For girls of nine, O, think what they have done
And then run mad indeed, stark mad! for all
Thy by-gone fooleries were but spices of it.



That thou betray'dst Polixenes,'twas nothing;
That did but show thee, of a fool, inconstant
And damnable ingrateful: nor was't much,
Thou wouldst have poison'd good Camillo's honour,
To have him kill a king: poor trespasses,
More monstrous standing by: whereof I reckon
The casting forth to crows thy baby-daughter
To be or none or little; though a devil
Would have shed water out of fire ere done't:
Nor is't directly laid to thee, the death
Of the young prince, whose honourable thoughts,
Thoughts high for one so tender, cleft the heart
That could conceive a gross and foolish sire
Blemish'd his gracious dam: this is not, no,
Laid to thy answer: but the last,—O lords,
When I have said, cry 'woe!' the queen, the queen,
The sweet'st, dear'st creature's dead, and vengeance for't
Not dropp'd down yet.

宝丽娜

昏君，你有什么酷刑给我预备着？碾人的车轮？脱肢的拷架？火烧？剥皮？炮烙还是油煎？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触犯着你的，你有什么旧式的、新式的刑具可以叫我尝试？你的暴虐无道，再加上你的嫉妒，比孩子们还幼稚的想象，九岁的女孩也不会转这种孩子气的无聊的念头；唉！要是你想一想你已经做了些什么事，你一定要发疯了，全然发疯了；因为你以前的一切愚蠢，不过是小试其端而已。你谋害波力克希尼斯，那不算什么；那不过表明你是个心性反复、忘情背义的傻子。你叫卡密罗弒害一个君王，使他永远蒙着一个污名，那也不算什么；还有比这些更重大的罪恶哩。你把你的女儿抛给牛羊践踏，不是死就是活着做一个卑微的人，纵然是魔鬼，在干这种事之前，他的发火的眼睛里也会迸出眼泪来的。我也不把小王子的死直接归罪于你；他虽然那么年轻，他的心地却是过人地高贵，看见他那粗暴痴愚的父亲把他贤德的母亲那样侮辱，他的心便碎了。不，这也不是我所要责怪你的；可是最后的一件事——各位大人哪！等我说了出来，大家恸哭起来吧！——王后，王后，最温柔的、最可爱的人儿已经死了，可是还没有报应降到害死她的人的身上！



TIME

I, that please some, try all, both joy and terror
Of good and bad, that makes and unfolds error,
Now take upon me, in the name of Time,
To use my wings. Impute it not a crime
To me or my swift passage, that I slide
O'er sixteen years and leave the growth untried
Of that wide gap, since it is in my power
To o'erthrow law and in one self-born hour
To plant and o'erwhelm custom.
Let me pass
The same I am, ere ancient'st order was
Or what is now received:
I witness to
The times that brought them in;
So shall I do
To the freshest things now reigning and make stale
The glistering of this present, as my tale
Now seems to it.
Your patience this allowing,
I turn my glass and give my scene such growing
As you had slept between: Leontes leaving,
The effects of his fond jealousies so grieving
That he shuts up himself, imagine me, Gentle spectators,
That I now may be
In fair Bohemia, and remember well,
I mentioned a son o' the king's,
Which Florizel I now name to you;
And with speed so pace
To speak of Perdita, now grown in grace Equal with wondering:
What of her ensues I list not prophecy;
But let Time's news
Be known when 'tis brought forth.
A shepherd's daughter,
And what to her adheres,

Which follows after,
Is the argument of Time.
Of this allow,
If ever you have spent time worse ere now;
If never, yet that Time himself doth say
He wishes earnestly you never may.

（*致辞者扮时间上*）

时间

我令少数人欢欣，我给一切人磨难，
善善恶恶把喜乐和惊忧一一宣展；
让我如今用时间的名义驾起双翮，
把一段悠长的岁月跳过请莫指斥：
十六个春秋早已默无声息地过度，
这其间白发红颜人事有几多变故；
我既有能力推翻一切世间的习俗，
又何必俯就古往今来规则的束缚？
这一段不小的空白就此搁在一旁，
各人的遭遇早已在前文交代端详；
如今我再要提说全然新鲜的情由，
让陈旧的故事闪烁着灿烂的光流：
就像你们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转来，
容我向你们把一个新的场面铺开。
里昂提斯悔恨他痴愚的无根嫉妒，
此后便关起门来独自儿闲居思过；
善良的观众，再想象我在波希米亚，
记住国王他有一个儿子在他膝下，
弗罗利泽是这位青年王子的表名；
现在再说潘狄塔，出落得丰秀超群：
她后来的遭际我不必在这儿预报，
时间的消息到时候自会一一揭晓；
现在她认一个牧羊人做她的父亲，
她此后的命运不久时间便会显明。
诸君倘嫌这本戏无聊请不要心焦，



希望你们以后再不受同样的无聊！

LEONTES

To your own bents dispose you:

You'll be found, Be you beneath the sky.

Aside

I am angling now,

Though you perceive me not how I give line.

Go to, go to!

How she holds up the neb,

The bill to him!

And arms her with the boldness of a wife

To her allowing husband!

Exeunt POLIXENES, HERMIONE, and Attendants

Gone already! Inch-thick, knee-deep,

O'er head and ears a fork'd one!

Go, play, boy, play: thy mother plays, and

I Play too, but so disgraced a part, whose issue

Will hiss me to my grave: contempt and clamour

Will be my knell.

Go, play, boy, play.

There have been,

Or I am much deceived, cuckolds ere now;

And many a man there is, even at this present,

Now while I speak this, holds his wife by the arm,

That little thinks she has been sluiced in's absence

And his pond fish'd by his next neighbour, by Sir Smile,

His neighbour: nay, there's comfort in't

Whiles other men have gates and those gates open'd,

As mine, against their will.

Should all despair

That have revolted wives, the tenth of mankind

Would hang themselves.

Physic for't there is none;

It is a bawdy planet, that will strike

Where 'tis predominant; and 'tis powerful, think it,
From east, west, north and south: be it concluded,
No barricado for a belly; know't;
It will let in and out the enemy
With bag and baggage: many thousand on's
Have the disease, and feel't not.
How now, boy!

里昂提斯

随你们便吧，只要你们不飞到天上去，总可以找得到的。（*旁白*）我现在在垂钓，虽然你们没有看见我放下钓线去。好吧，好吧！瞧她那么把嘴向他送过去！简直像个妻子对她正式的丈夫那样无所顾忌！（*波力克希尼斯，赫米温妮及侍从等下*）已经去了！一顶绿头巾已经稳稳地戴上了！去玩去吧，孩子，玩去吧。你妈在玩着，我也在玩着；可是我扮的是这么一个丢脸的角色，准要给人喝倒彩嘘下了坟墓去的，轻蔑和讥笑便是我的葬钟。去玩去吧，孩子，玩去吧。要是我不曾弄错，那么乌龟这东西确是从来便有的；即使在现在，当我说这话的时候，一定就有许多人抱着他的妻子，却不知道她在他不在的时候早已给别人揩过油；他自己池子里的鱼，已经给他笑脸的邻居捞了去。我道不孤，聊堪自慰。假如有了不贞的妻子的男人全都怨起命来，世界上十分之一的人类都要上吊死了。补救的办法是一点没有的。正像有一个荒淫的星球，照临人世，到处惹是招非。你想，东南西北，无论哪处都抵挡不过肚子底下的作怪；魔鬼简直可以带了箱笼行李堂而皇之地进出呢。我们中间有千万个人都害着这毛病，但自己却不觉得。喂，孩子！

ANTIGONUS

Come, poor babe:
I have heard, but not believed,
The spirits o' the dead May walk again:
If such thing be,
Thy mother Appear'd to me last night,
For ne'er was dream So like a waking.
To me comes a creature,
Sometimes her head on one side, some another;
I never saw a vessel of like sorrow,
So fill'd and so becoming: in pure white robes,
Like very sanctity, she did approach



My cabin where I lay; thrice bow'd before me,
And gasping to begin some speech, her eyes
Became two spouts: the fury spent, anon
Did this break-from her:
'Good Antigonus, Since fate, against thy better disposition,
Hath made thy person for the thrower-out
Of my poor babe, according to thine oath,
Places remote enough are in Bohemia,
There weep and leave it crying; and, for the babe
Is counted lost for ever, Perdita, I prithee, call't.
For this ungentle business
Put on thee by my lord, thou ne'er shalt see
Thy wife Paulina more.'
And so, with shrieks
She melted into air.
Affrighted much,
I did in time collect myself and thought
This was so and no slumber.
Dreams are toys:
Yet for this once, yea, superstitiously,
I will be squared by this.
I do believe Hermione hath suffer'd death,
And that Apollo would, this being indeed the issue
Of King Polixenes, it should here be laid,
Either for life or death, upon the earth
Of its right father.
Blossom, speed thee well!
There lie, and there thy character: there these;
Which may, if fortune please, both breed thee, pretty,
And still rest thine.
The storm begins; poor wretch,
That for thy mother's fault art thus exposed
To loss and what may follow!
Weep I cannot,
But my heart bleeds; and most accursed am



I To be by oath enjoin'd to this.
Farewell!
The day frowns more and more:
Thou'rt like to have
A lullaby too rough:
I never saw
The heavens so dim by day.
A savage clamour!
Well may I get aboard!
This is the chase: I am gone for ever.
Exit, pursued by a bear

安提哥纳斯

来，可怜的孩子。我听人家说死人的灵魂会出现，可是却不敢相信；要是真有那回事，那么昨晚一定是你的母亲向我出现了，梦境从来没有那样清楚的。我看见一个人向我走来，她的头有时侧在这一边，有时侧在那一边；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满面愁容的人有这样庄严的妙相。她穿着一身洁白的袍服，像个神圣似的走到了我的船舱中，向我鞠躬三次，非常吃力地想说几句话；她的眼睛像一对喷泉。她痛哭一阵之后，便说了这几句话："善良的安提哥纳斯，命运和你的良心作对，使你成为抛弃我的可怜的孩子的人；按照你所发的誓，你要把她丢在一个辽远的地方，波希米亚正是那地方，到那边去，让她自个儿哭泣吧。因为那孩子已经被认为永远遗失的了，我请你给她取名为潘狄塔。你奉了我丈夫的命令作了这件残酷的事，你将永远再见不到你的妻子宝丽娜了。"这样说了之后，便尖叫几声，消失不见了。我吓得不得了，立刻定了定心，觉得这是实在的事，不是睡着做梦。梦是不足凭信的；可是这一次我必须小心翼翼地依从着嘱咐。我相信赫米温妮已经给处死了，这确实是波力克希尼斯的孩子，因此阿波罗要我把她放在这里，无论死活，总是回到了她的亲生父亲的国土上。小宝贝，愿你平安！（*将小儿放下*）躺着吧；这儿放着你的一张字条；这些东西，（*放下一个包裹*）要是你运气好的话，小宝贝，可以供给你安身立命。风雨起来了。可怜的东西！为了你母亲的错处，被弃在荒郊，不知道要落得怎样一场结果！我不能哭泣，可是我的心头的热血在流；为了立过誓，不得不干这种事，我真是倒霉！别了！天色越变越坏，你多半要听到一阕太粗暴的催眠歌。我从不曾见过白昼的天色会这么阴暗。哪里来的怕人的喧声！但愿我平安上了船！一头野兽给人赶到这儿来了；我这回准活不成！（*被九熊追下*）



AUTOLYCUS

Ha, ha! what a fool Honesty is! and Trust, his sworn brother, a very simple gentleman! I have sold all my trumpery; not a counterfeit stone, not a ribbon, glass, pomander, brooch, table-book, ballad, knife, tape, glove, shoe-tie, bracelet, horn-ring, to keep my pack from fasting: they throng who should buy first, as if my trinkets had been hallowed and brought a benediction to the buyer: by which means I saw whose purse was best in picture; and what I saw, to my good use I remembered. My clown, who wants but something to be a reasonable man, grew so in love with the wenches' song, that he would not stir his pettitoes till he had both tune and words; which so drew the rest of the herd to me that all their other senses stuck in ears: you might have pinched a placket, it was senseless; 'twas nothing to geld a codpiece of a purse; I could have filed keys off that hung in chains: no hearing, no feeling, but my sir's song, and admiring the nothing of it. So that in this time of lethargy I picked and cut most of their festival purses; and had not the old man come in with a whoo-bub against his daughter and the king's son and scared my choughs from the chaff, I had not left a purse alive in the whole army.

奥托里古斯

哈哈！诚实真是个大傻瓜！他的把兄弟，“信任”，脑筋也很简单！我的一切不值钱的玩意儿全卖光了；担子里空空如也，不剩一粒假宝石，一条丝带，一面镜子，一颗香丸，一枚饰针，一本笔记簿，一页歌曲，一把小刀，一根织带，一双手套，一副鞋带，一只手镯，或是一个明角戒指。他们争先恐后地抢着买，好像我这种玩意儿都是神圣的宝石，谁买了去就会有好福气似的。我就借此看了出来谁的袋里像是最有钱；凡是我的眼睛所看见的，我便记在心里备用。我那位傻小子混头混脑，听了那些小娘儿们的歌着了迷了，他那猪猡脚站定了动都不动，一定要把曲谱和歌词全买了才肯罢休；因此引集了许多人都到了我身边，只顾着听，别的全忘记了：你尽可以把哪个姑娘的衬裙抄走，她是决不会觉得的；你要是把像个鸡巴似的钱袋剪了下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可以把一串链条上的钥匙都锉下来呢：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不觉得，只顾着我那位大爷的唱歌，津津有味地听那种胡说八道。因此在这种昏迷颠倒的时候，我把他们中间大部分人为着来赶热闹而装满了的钱袋都掏空了；假如不是因为那个老头子连嚷带喊地走来，骂着他的女儿和国王的儿子，把那些砻糠上的蠢鸟都吓走了，我一定会叫他们的钱袋全军覆没的。

附　　录

一、戏 剧 知 识

戏剧的历史发展

说到戏剧，人们心中总是会浮现出虚构、假象等字眼，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将戏剧内容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无论是中国传统戏曲、现代戏剧还是西方戏剧，戏剧与现实的关系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把思考的范围进一步延伸，实际上还包括小说、诗歌乃至绘画等一切建立在虚构与想象基础上的艺术领域，只是戏剧的表现形式相对而言更加“生活化”。或者说，戏剧表现的就是生活——就“生活”作为人的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本质而言。

戏剧是综合艺术的一种。有两种含义：狭义专指以古希腊悲剧和喜剧为开端，首先在欧洲各国发展起来继而在世界广泛流行的舞台演出形式，英文为 drama，中国称之为话剧。广义还包括东方一些国家、民族的传统舞台演出形式，如中国的戏曲、日本的歌舞伎、印度的古典戏剧、朝鲜的唱剧等。

人类最早的成熟戏剧形态是公元前 6 世纪在古希腊诞生的悲剧和喜剧。之所以说它们是最早的成熟戏剧，是因为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已经具备了我们所理解的戏剧的全部要素，脱离宗教仪式的羁绊而成为纯粹的人类娱乐与审美活动，并以人物装扮和当场对话作为自己的主要舞台形式。它造就了一批伟大的剧作家，并产生了众多的戏剧文学剧本，为后人留下丰厚的文学遗产，它还通过哲人之口传述了最早的戏剧定义以及整个理论体系，它甚至用雄伟的剧场建筑向人类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

戏剧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文化成分有着紧密联系。无论是欧洲的戏剧，还是东方某些国家的民族戏剧，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祭祀性歌舞。

欧洲戏剧发端于古代希腊祭祀大典上的歌舞表演。到公元前 6 世纪末，阿里翁在春季大典上表演酒神颂时，即兴编唱诗句以回答歌队长提出的问题，泰斯庇斯则在酒神颂的歌舞中加进一个演员，由他轮流扮演几个人物，并与歌队长对话，被认为是最初的戏剧因素。古希腊悲剧的创始人埃斯库罗斯把演员增至 2 人，逐渐减少了歌舞叙事的因素，增加了戏剧因素，戏剧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至此成型。古



代希腊冬季举行祭典时，人们化装成鸟兽，狂欢游行，称之为“狂欢队伍之歌”，到公元前 6 世纪，它在希腊本部发展成滑稽戏，被看做是原始的喜剧。公元前 487 年，雅典在祭祀大典上正式上演喜剧，当时只有 3 个演员，歌队的作用并不像在悲剧中那么重要。在古希腊喜剧的发展进程中，歌队的作用亦愈来愈小。

东方民族戏剧的起源比欧洲戏剧要晚一些。在印度，公元前 1 世纪以前的民间迎神赛会上的表演，被看做是民族戏剧的萌芽。到 2 世纪，第一部戏剧理论著作《舞论》的出现，被确认为戏剧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中国戏曲艺术的血缘，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歌舞、巫觋等多种成分。到了唐代，古时的歌舞已发展成小型的歌舞戏，周秦的俳优表演已发展成参军戏。一般认为，中国戏曲发展成完整的、独立的艺术样式的标志是 12 世纪宋代的永嘉杂剧，又称南戏。在日本，古代人借助面具装扮成天神或恶魔，祈求丰收和生殖后代，有人把这种原始艺能视为民族戏剧的胚胎。12 世纪前后形成的猿乐，加进了杂技、歌舞的成分。到中世纪后期创立的能乐与狂言，都具有浓重的祭祀性。起源于 16 世纪末的歌舞伎，到 17 世纪中叶已发展成歌舞与对话结合的大型古典剧。

戏剧与歌舞有血缘关系。欧洲戏剧在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歌舞成分逐步减少，而发展成以形体动作和对话为基本手段的戏剧形式；东方民族戏剧在形成和发展中，戏剧成分逐步增强，但大量的歌舞成分却被保留下来，形成了以歌舞抒情性与戏剧性并重的艺术特点。东、西方戏剧的这种区别，构成人类戏剧文化的两大支脉。

西方戏剧的发展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戏剧的历史，可以按时序划分为：古希腊罗马戏剧、中世纪戏剧、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古典主义时期戏剧、启蒙运动时期戏剧、19 世纪戏剧、现代戏剧和当代戏剧。在某些历史时期，按照不同的风格类型又可以划分诸多流派。

古希腊戏剧是人类戏剧的童年时期，也是它的第一个繁荣期，有许多悲剧和喜剧作品留传下来。著名悲剧作家有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著名喜剧作家有阿里斯托芬、米南德。在古代罗马，戏剧创作和演出也很繁荣，主要剧作家有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

欧洲的中世纪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时期，戏剧创作和演出也以宣传宗教观念和道德说教为基本内容。其中，从教会仪式中的唱诗发展起来的宗教剧，多以宣传教义为目的。宗教剧的一个变种是奇迹剧，在各种传奇性的情节中渗透着宗教和道德的宣传；它的另一个变种是取材于耶稣和圣徒传奇故事的神秘剧。道德剧的主旨是从抽象的道德说教转向对社会道德的批判，它流行的国度甚广，时间也很长。笑剧则以表现世俗生活和辛辣的社会讽刺为特征。愚人剧也以讽刺著称，它从民间戏剧发展而来，后又流入城市。这一历史时期虽然很长，但留下的传世之作极少。

欧洲的 14～16 世纪，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发源于意大利的强大的人文主义运动，很快席卷欧洲各国。它从反对封建专制、教会权威和禁欲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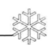
的历史要求出发，肯定人的价值，赞美人的理性和智慧，提倡人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和个性自由。人文主义运动推动了文学艺术的高度发展，在戏剧史上也形成了第二个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欧洲戏剧以英国和西班牙为主流，主要剧作家有C.马洛、W.莎士比亚、B.琼森、L.de 鲁埃达（约1505—1565年）、L.F.de 维加·伊·卡尔皮奥（1562—1635年）等。其中，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乃是世界戏剧宝库中的珍品。

到17世纪，欧洲戏剧进入古典主义时期。当时，法国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国家，高度的中央集权要求文学艺术为它服务。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法国戏剧，成为古典主义的旗帜。同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对古典主义剧作家也有深刻的影响。古典主义戏剧强调理性，强调表现人类的本质，悲剧与喜剧界限严格，不能混杂，提出三一律作为结构的模式，强调语言的质朴典雅。这一时期的主要剧作家有P.高乃依、莫里哀、J.拉辛等。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戏剧艺术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都有发展。在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将D.狄德罗根据历史的要求提出建立市民戏剧、严肃喜剧的纲领，剧作家P.de 博马舍则为这种新兴戏剧提供了实践的范例。在德国，G.E.莱辛成为民族戏剧的创始人，到18世纪70年代，狂飙突进运动推出了伟大的剧作家J.W.von 歌德和J.C.F.席勒。英国启蒙戏剧的成就远不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辉煌，道德的批判和宣传，使大量剧作带有说教味道。喜剧作家H.菲尔丁(1707—1754年)、O.哥尔德斯密斯和R.B.谢里丹堪称代表。在意大利，长期流行的即兴喜剧的传统，造就出启蒙剧作家C.哥尔多尼，他的喜剧作品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在19世纪，欧洲戏剧分为两大流派：浪漫主义戏剧与现实主义戏剧。浪漫主义戏剧以强调表现主观的内心生活、强调创作自由为原则，代表性作家有法国的V.雨果、A.de 维尼（1797—1863年）、A.de 缪塞、大仲马，德国的H.von 克莱斯特，俄国的A.C.普希金等。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现实主义戏剧，则更重视客观性及细节真实，它强调再现完整的人，重视人的个性特征。在欧洲，现实主义剧作家有挪威的H.易卜生，法国的小仲马，英国的萧伯纳、J.高尔斯华绥，俄国的N.V.果戈理、A.N.奥斯特洛夫斯基、P.N.托尔斯泰、A.契诃夫、M.高尔基等。与现实主义戏剧密切相关的是自然主义戏剧。这一流派的创作原则与现实主义相通，但却更强调用实验的方法去研究与表现人的精神生活，强调从生理与病理的角度去发掘人的本能。法国的E.左拉是自然主义小说和戏剧的倡导者，德国的G.豪普特曼、瑞典的J.A.斯特林堡等，也曾受其影响。

19世纪末以后，世界戏剧呈现出多种流派相互竞争、又相互吸收的局面，这段历史时期的西方戏剧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划分为现代和当代，也可以统称为现代戏剧。19世纪的现实主义戏剧在新的历史时期被继承和发展，风格也日趋多样。归属于这一流派的剧作家主要有爱尔兰的A.格雷戈里夫人，德国的F.沃尔夫、B.布莱希特，意大利的L.皮兰德娄，瑞士的F.迪伦马特等。在这一阶段，美国戏剧大有



后来居上之势，被誉为美国现代戏剧之父的 E.奥尼尔有大量现实主义剧作问世，也写过属于其他流派的作品。属于现实主义的剧作家还有 C.奥德兹、L.海尔曼、A.米勒、T.威廉斯、W.英奇（1913—1973 年）等 。与现实主义戏剧并存的是此起彼伏的诸多新流派，诸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等等，也可统称为现代派戏剧。这些新流派的诞生，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又受到现代哲学、现代心理学的影响。作为一种美学思潮的产物，它们既有同质性，又各自有特殊的主张。它们大都以现实主义戏剧的对立形象出现，都又给现实主义戏剧很大影响。象征主义戏剧以比利时的 M.梅特林克为代表，爱尔兰的 J.M.辛格也属于这一流派。表现主义剧作家主要有德国的 G.凯泽、E.托勒尔，捷克的 K.恰佩克等，像奥尼尔、布莱希特等，也曾倾心这个流派 。未来主义戏剧的倡导者是意大利的 F.T.马里内蒂（1876—1944 年），这派作品的数量不少，但价值不大。超现实主义戏剧的诞生地是法国，主要剧作家有 G.阿波利奈尔、J.科克托。存在主义戏剧的主要作家 J.P.萨特、A.加缪都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们的创作也受这种哲学观念的影响。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盛行于欧美各国的荒诞派戏剧，主要剧作家有爱尔兰的 S.贝克特，法国的 E.尤内斯库，英国的 H.品特，美国的 E.阿尔比等。

东方戏剧的发展东方各国的民族戏剧很难纳入以上的历史分期，而西方戏剧的引入则是近代的事情。

在日本，到 17 世纪发展成熟的歌舞伎 ，乃是民族戏剧最完整的形式。明治初期的戏剧改革是从改良歌舞伎开始的，改革后的戏剧样式叫做新派。20 世纪初，坪内逍遥于 1906 年组成文艺协会，把欧洲戏剧形式引进日本，称之为新剧（即话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日本现代戏剧的繁荣期，西方现代戏剧的一些流派影响到日本剧坛，但主潮仍然是现实主义戏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荒诞派戏剧对日本戏剧的影响很大，但现实主义仍为主流。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剧坛仍然是新剧与民族戏剧并存共荣。印度戏剧从公元前后到 12 世纪为古典梵剧时期，主要剧作家有迦梨陀娑、首陀罗迦、毗舍佉达多等。从 17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是印度戏剧的近代时期，D.米特拉是近代孟加拉语戏剧的创始人。1919 年以后 ，是印度戏剧的现代时期，V.沃尔马（1889—1969 年）曾以历史剧著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家辛格尔・维纳吉也写过剧本。在朝鲜、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也都有自己的民族戏剧和从西方引进的戏剧，后者的形式是相近的，而民族戏剧则各有特色。

中国戏曲艺术有 800 年以上的历史，由南宋戏文、金元杂剧、明清传奇、近代北方小戏直到现代新戏曲，不断繁衍，创造了在世界戏剧中自成体系的舞台艺术，对世界戏剧宝库作出了宝贵的贡献。20 世纪初，西方戏剧传入中国，在 1928 年，戏剧家洪深提议把它定名为话剧。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标志，中国话剧分为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期。

中国现代戏剧以广泛吸收西方现代戏剧的众多流派为起点，在社会运动和革命



斗争的浪潮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广泛介绍西方文化（包括文学、戏剧）成为历史的要求。由于社会改革的需要，中国文化界首先推崇、介绍的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以翻译出版易卜生的剧作为前导，在20世纪20年代曾创作一批社会问题剧，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揭示现实的社会问题，但大都显得幼稚。在20年代，西方现代派戏剧也被介绍到中国，宋春舫在这方面有突出贡献。当时，有些剧作家深受现代派戏剧的影响，如田汉倾心于西方的新浪漫主义，他的早期作品有浓重的象征主义色彩。郭沫若曾推崇德国的表现主义戏剧，他早期取材于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剧作，也是有表现主义的特点。从20年代末起，中国现代话剧的主潮是左翼戏剧运动，戏剧创作和演出同中国现实革命斗争的联系更为自觉，更为紧密。由这时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中国话剧经历了左翼戏剧、国防戏剧、抗战戏剧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戏剧等阶段。在此20年上下，继20年代崛起的田汉、郭沫若、洪深、阳翰笙、欧阳予倩、熊佛西、丁西林等第一代剧作家之后，又先后出现了曹禺、夏衍、阿英、于伶、陈白尘、宋之的、石凌鹤、吴祖光、杨村彬、沈浮、王震之、胡可、李伯钊、杜峰、傅铎等剧作家。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体现着中国现代话剧的传统，其中有些剧作家和作品显示了现实主义戏剧的成熟。中国剧目及外国优秀剧作的上演，也培育了大批优秀的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家。

1949～1966年这17年间，社会的解放以及安定的局面，为中国戏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此期间，曾涌现出一大批新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家，新创作和演出的剧目总数有数千之多，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1966～1976年是话剧创作和演出的衰败期。1976年以后，话剧很快复兴，并出现了以社会问题剧为主潮的繁荣局面。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文化艺术领域，话剧创作和演出开始了多方位的探索。有些剧作家更着力于戏剧内在意义的深化。有些剧作家则更着力于对戏剧外在形式的实验性探索。1986年以后，多方位探索已出现分股合流的趋势。在这一时期，话剧导演、表演、舞台美术等各个领域也出现一批勇于探索的中青年艺术家，使舞台艺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与艺术实践中的探索相并行，戏剧理论研究与戏剧批评也空前活跃。这是中国话剧在新时期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质说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已经表述了对戏剧本质的认识。他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戏剧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两个世纪以后，印度的第一部戏剧理论著作《舞论》也指明："戏剧就是模仿。"19世纪以后，对戏剧本质的研讨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主要有观众说，冲突说，激变说，情境、实验室说等。



观众说

认定观众是戏剧的必要条件，也是戏剧的本质所在。法国戏剧理论家 F.萨赛是这种观念的代表，他断言：不管是什么样的戏剧作品，都是为了给观众看的。“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因而，戏剧的一切器官都必须与观众的欣赏相适应。

冲突说

以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为代表。19 世纪末，布伦退尔指出：舞台乃是人的自觉意志发挥的场所，人物的自觉意志的发挥必定会遇到阻碍，主体为克服阻碍就要与之斗争，这就构成“意志冲突”，戏剧的本质就在于此。美国戏剧理论家 J.H.劳森则把戏剧的本质归之为“自觉意志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性冲突”。他认为：由于戏剧是处理社会关系的，而人的自觉意志又必须受社会必然性的制约，因而，真正的戏剧性冲突必须是社会性冲突。这种观念可以一句话来表述：“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

激变说

英国戏剧理论家 W.阿契尔否定布伦退尔的“冲突”说，他把小说与戏剧相比较，认为小说是“渐变”的艺术，而戏剧是“激变”（crisis，又译危机）的艺术，戏剧所处理的是人的命运和环境的一次激变，这就是戏剧本质的所在。

情境、实验室说

早在 18 世纪，法国哲学家 D.狄德罗就曾把“情境”看作戏剧作品的基础。黑格尔在谈到戏剧的特性时，也曾把“情境”与“冲突”联系在一起，并强调情境的本体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家、剧作家 J.P.萨特把自己的剧本称为“情境剧”，并把戏剧的对象说成是人在情境中的选择行为。B.布莱希特则把戏剧看成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认为：剧院乃是检验人类在特定情境中行为的实验室。这种观念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界定了戏剧的本质。

形态说

在古代希腊，艺术被划分为音乐、绘画、雕塑、建筑与诗，戏剧被划归诗的范畴。但是，真正的戏剧艺术应该包容诗（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以及舞蹈等多种艺术成分，因而被称为综合艺术。



每一种艺术都有特殊的表现手段，从而构成形象的外在形态。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戏剧融合了多种艺术的表现手段，它们在综合体中直接的、外在的表现是：①文学。主要指剧本。②造型艺术。主要指布景、灯光、道具、服装、化妆。③音乐。主要指戏剧演出中的音响、插曲、配乐等，在戏曲、歌剧中，还包括曲调、演唱等。④舞蹈。主要指舞剧、戏曲艺术中包含的舞蹈成分，在话剧中转化为演员的表演艺术——动作艺术。

戏剧中的多种艺术因素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它们在综合整体中的地位不是对等的。在戏剧综合体中，演员的表演艺术居于中心、主导地位，它是戏剧艺术的本体。表演艺术的手段——形体动作和台词，是戏剧艺术的基本手段。其他艺术因素，都被本体所融化。剧本是戏剧演出的基础，它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虽然可以像小说那样供人阅读，但它的基本价值在于可演性，不能演出的剧本，不是好的戏剧作品。戏剧演出中的音乐成分，无论是插曲、配乐还是音响，其价值主要在于对演员塑造舞台形象的协同作用。戏剧演出中的造型艺术成分，如布景、灯光、道具、服装、化妆，也是从不同的角度为演员塑造舞台形象起特定辅助作用的。以演员表演艺术为本体，对多种艺术成分进行吸收与融化，构成了戏剧艺术的外在形态。

戏剧文学：通常指戏剧剧本。戏剧有广狭二义：一是话剧、歌剧、戏曲的总称，一是专指话剧。因此，狭义的戏剧文学也专指话剧剧本，广义的戏剧文学则应包括歌剧剧本、戏曲剧本在内。一般多取其广义的概念。

戏剧文学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它作为文学作品，应当具备一般叙事性作品共同的要求，诸如塑造典型形象，揭示深刻的主题，以及结构的完整性、统一性等等，并应当具有独立的欣赏（阅读）价值；另一方面，它作为戏剧演出的基础，只有通过演出，才能表现出它的全部价值，因此，它又要受到舞台演出的制约，必须符合舞台艺术的要求。话剧、歌剧、戏曲剧本，虽然它们各自有一些特异性，但作为戏剧文学，又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戏剧是综合艺术，它把文学、表演、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综合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在戏剧演出的综合性整体中，剧本虽然是基础，但居于中心地位的却是演员的表演。演员扮演角色的基本手段是动作，如话剧中的形体动作、言语动作、静止动作，歌中还有歌唱，戏曲中则有唱、念、做、打，等等。动作是演员艺术的根基，也是戏剧艺术的根基。戏剧艺术的特性就在于它是动作的艺术，这也决定了戏剧文学的基本特性。从表面上看，剧本同小说一样，也是用语言（文字）写成的，但一般地说，小说中语言的主要性能是叙述和描写，剧本中则主要靠人物通过自身的动作进行自我表现。剧本通常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剧作家的舞



台提示，其中包括对动作展开的时间和具体的物质环境的说明，对人物外部动作、静止动作的提示和对人物台词的心理情绪的提示；一是人物自身的台词，其中包括对话（对唱）、独白（独唱）、旁白（旁唱）等，这些，都是人物心理动作的外现方式。在戏曲剧本中，人物的台词（道白与唱词）有时也有说明动作环境和叙述事件的作用，但其主要性能也还是心理动作的外现。剧本需要各种各样的戏剧冲突，需要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但无论是戏剧冲突还是戏剧情节，都应通过因果相承的动作直观地展现出来。剧本需要塑造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形象，而动作正是戏剧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手段。剧本中需要有深刻的主题思想，而主题思想也应该寓于动作的发展之中。戏剧文学的这种基本特性，决定了剧作家形象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即必须遵循动作发展的逻辑。剧作家只有熟悉表演艺术的特点，掌握舞台艺术的规律，才能写好剧本。

戏剧演出由于受到舞台条件的制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时空观念。在戏曲中，动作是虚拟的、程式化的，它的时空特性主要表现为建立在虚拟动作基础之上的虚拟时间和虚拟空间；在戏曲舞台上，离开人物的虚拟动作和说明性的台词，就不存在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空间。这样，就造成了戏曲剧本在结构上的特点，即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具有很大的自由。而在话剧中，动作基本上是写实的，它的时空限制要比戏曲大得多，因此，也就决定了话剧剧本在结构上的特点，即话剧动作必须在固定空间和延续时间中持续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只能有一个固定空间（即场景），也并不意味着它的时间必须从头到尾连续下去；但它的空间和时间的变换，必须通过中断动作来实现，其方式就是换幕（或场）或暗转。这就形成了话剧结构中分幕、分场的特点。剧作家可以借助这种方式，相对地扩大剧本的时空容量。所谓“一幕”，指的是动作与情节发展中的一个大的段落；所谓“一场”，则是指在大的段落中空间的变换或时间的间隔。在现代话剧中，幕与场的界限已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也有不分幕只分场的。但总的说来，不论是话剧、歌剧还是戏曲，都要求剧本的结构必须遵循时间与空间高度集中的原则，剧本中的戏剧冲突和戏剧情节，都应当在高度集中的场面和场景中展开。这个原则在任何时代的戏剧创作中都是共同的，只是具体要求和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例如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要求一出戏的动作只能在同一场景中展开，动作发展的时间跨度不能超出 24 小时，这在实际上是很难完全做到的，所以后来便被冲破了。在现代剧本中，大都不再遵循这样的规定，并且出现了所谓“多场景”的戏剧，即在一出戏中可以包容十几个（或更多）场景，而动作发展的时间跨度则可以扩展到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有的还充分注意发挥舞台空间假定性的特点，采用写意性的空间处理方式来扩大空间和时间的容量。在现代戏曲剧本中，则有另一种趋向，即放弃或改变虚拟空间与虚拟时间的原则，而借鉴话剧中的固定空间和延续时间。这些情况表明，戏剧文学通过创作实践，正

在不断向前发展。

关于戏剧的分类，除按照表现形式可以划分为话剧、歌剧和戏曲外，按照内容的性质，可以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在古希腊戏剧和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中，只有悲剧和喜剧两类，两者是不能混淆的；到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出现了正剧，当时叫做“严肃喜剧”，也称“悲喜剧”。在中国古代戏曲中，悲剧、喜剧和正剧是本来就存在的。在现代戏剧中，悲剧和喜剧的界限已不那么严格，为数最多的则是正剧。戏剧分类还可以按照题材所涉及的方面，分为现代剧、历史剧、神话剧、儿童剧、科学幻想剧等，或者按照主题、情节分为情节剧、社会问题剧、心理剧等，或者按照篇幅规模分为多幕（或多场）剧和独幕剧、大戏和小戏等。

二、戏剧术语

剧本（play writing; script writing）

戏剧艺术的基础，也可供阅读。须按在实际演出中舞台时空条件和表现范围，组成情节，安排戏剧冲突，交代特定的场景、时间、地点，并通过剧中人物的动作、独白和对话（或唱词）、揭示人物性格。

戏剧冲突（dramatic conflict）

社会生活矛盾冲突在戏剧艺术中集中而概括的反映。是构成戏剧的根本因素，作品总是通过冲突的提出、展开和解决而得到完成。由冲突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表现人物的性格，进而体现剧本的主题。最早从美学上提出这一理论的是黑格尔。随后，法国的布伦退尔又提出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由于戏剧情节结构不同，冲突可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点。

高潮（climax）

戏剧冲突进入最紧张、尖锐、激烈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段戏，是决定人物命运或事情成败的关键性的阶段。通常出现在全剧的后半部。这时主要人物的性格、作品的主题等均能得到较充分的展现。

序幕（prologue; prelude）

又称“楔子”、“引子”。原戏剧术语。指有些多幕剧中第一幕以前的一场戏，用以介绍该剧的背景或预示全剧的主题。后也用于某些文学、电影和电视剧等作品中，泛指作品矛盾冲突展开前作者对时代背景和主要人物间关系等所作的提示或交代。

尾声（epilogue）

指作者依据创作需要，在故事写完或最后一幕结束后又另安排的一节或一场，用以交代人物的最终命运和事件发展的前景等，故名。其常与作品的序幕相呼应。

彩排（dress rehearsal）

舞台艺术正式公演前按全部演出合成条件安排的总排练。

道德剧（Morality Play）

道德剧是14、15世纪时在欧洲流行的一种宗教戏剧。与神迹剧（Mystery Play）不同的是每个戏本身是独立的，并没有串联成连环剧（Cycle Plays）的形式演出。它的主题也并不是和圣经或其他圣徒的故事相关，反而主要在于讨论平常人每天所面临的诱惑以及灵魂的救赎。道德剧的另一个特性在于其隐喻化呈现，剧中被抽象化人物就以他们所代表的意思为名，而在演出时，演员身上所著的服装、饰物或动作也正表现出他们的角色。

戏中戏（Play-within-a-play）

戏中戏在一个剧本中，有某一部分的剧情为剧中人合力演出另一出戏，常见于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中，如《哈姆雷特（Hamlet）》、《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等剧。

心腹（bosom friend）

剧本创作的手法之一。由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人们极少会大声地自言自语，因此作家对于其剧中的重要角色就安排一个心腹或知己，借此将他们心里的想法能传达给观众知道。



逆转（reversion）

剧本创作的手法之一。所指的是一出戏中由事件的一个状态转变为完全相反的状态。例如在索佛克里斯（Sophocles）所著《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中，由科林斯（Corinth）来的使者，原本是来通知对俄狄浦斯有利的信息，但是进而揭开了他身世之谜，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歌队（chorus）

在剧场里所指的是戏剧中专门的歌者和舞群。其起源自希腊悲剧，希腊戏剧中，歌队不但提供给剧中角色一个说话的对象，很多时候他们也帮助述说剧情等，随着编剧者的运用，而有不同的功能。到了伊丽莎白（Elizabeth）时期的戏剧，歌队则是指一个特定的歌者，他可以对剧情的演出做出适当的响应。

台词（actor's lines）

戏剧、电影、电视剧名词。剧本中规定的剧中角色所说的话，是剧本展示情节和冲突，刻画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包括对白、独白、旁白等。

对白（dialogue）

戏剧、电影、电视剧名词。剧中人物间的对话。在戏剧中是台词的主要部分。

独白（soliloquy; monologue）

剧本创作的手法之一，由剧中的角色以自言自语的方式说出心中的感受或想法，常用于抒发心里的压力、整理自己的思绪、或是尝试记忆某些事情等状况。在演员的表演方面，它多半代表一个人试图在做理智与情感的沟通。

内心独白（internal monologue）

指演员表达角色某种思想情感活动的内在无声的言语过程。一般要通过外部形体、表情上的反映直接传达给观众。



旁白（aside；voice-over）

剧情进展中，角色从一旁评价对手的言行或表述本人内心活动的台词。一般作为对观众的直接交谈而假设同台的其他角色听不见。中国戏曲称之为“打背供”。电影、电视剧中常指“画外音”。

三、莎士比亚作品中主要戏剧人物简析

哈姆雷特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是一个有理想、有魄力、好思索的人文主义者，是个诚实、坦率、正派、道德高尚的人。他结束求学生涯回国时发现，他的祖国已变成了黑暗的牢狱，父亲已被叔父克劳狄斯害死，克劳狄斯还娶了哈姆雷特的寡母，篡夺了王位。父亲的亡魂出现，要求他复仇。哈姆雷特决心杀死奸王但又顾虑重重，他报仇的愿望逐渐转变成为一种社会责任心：应当改变这个充满犯罪、不仁不义、谎话和虚伪的世界。而要完成这一重整乾坤的神圣使命，哈姆雷特深感自己无法胜任，反之，要同恶势力妥协，他又深恶痛绝。这一切使哈姆雷特陷入犹豫、忧郁和痛苦的自我分析之中。在他下决心动手除去奸王时，不幸误杀了恋人奥菲莉亚的父亲、媚上的御前大臣波洛涅斯。伤心的奥菲莉亚因此丧失了理智，溺死河中。奥菲莉亚的哥哥雷尔提要为父亲和妹妹报仇，在奸王阴谋安排的决斗中用涂了毒药的剑刺中了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母亲也误饮奸王为哈姆雷特准备的毒酒毙命。哈姆雷特在临死前奋力刺死了奸王，但他改变现实的宏伟理想却没能实现。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精心塑造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他对人自身、对人类的明天满怀热爱和信心，在他看来人是“了不得的杰作”，具有“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有着无比的智慧，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文主义教育使他胸怀远大抱负，但突如其来的巨变，使他遭受了那样多的不幸，他无忧无虑、明朗爽快的性格发生了变化。父死母嫁，奸邪当道，国内一片乌烟瘴气。他渴望用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改造社会，却又觉重任难当，难以施为。踌躇难决之下，他苦思焦虑，性格一变而为忧虑沉闷，更因复仇的证据不足，一时也找不到复仇的时机，无法贸然行动，这使得他优柔寡断，拖延迟疑，戏中大段沉痛的、强烈自责的独白，反映了他痛苦、矛盾的心境。表面上看，他令人惋惜地放过了一次次行动的机会，实际上这正是敌我力量悬殊，人文主义理想难以实现的悲剧性反映。从第三幕起，他忧郁的心情开始得到克服，崇高的理想与责任感，使他意识到必须以行动来抗争不合

理的命运，于是他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复仇措施，从采取演戏的方法揭示奸王的罪行到改写密信，破坏了奸王把他放逐到英国，然后借刀杀人的阴谋，最终刺杀奸王，把国事托给他志同道合的密友，这无不表现了他的机智勇敢、镇定缜密以及超人的智慧。莎士比亚恰如其分地描写了哈姆雷特性格的变化与发展。

奥菲莉亚

奥菲莉亚，这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子在整个故事中并未有太多的戏分，其露面出场的次数，也寥寥无几。只是，在整个故事中，“奥菲莉亚”这名字并不让我们感到陌生，甚至，它是令人熟悉的。举例来说，我们可发现，几乎场场都不见“奥菲莉亚”这四个字的主人，但这四个音节却无时无刻不被其他人提起，也无时无刻不缭绕在我们耳际。因此，奥菲莉亚的存在与否，是确确实实地影响着整个故事的发展的。

哈姆雷特深爱着奥菲莉亚，否则他不会在佯装发疯时，仍向奥菲莉亚写出如此言词夸张的情诗（信件内容大致如下：妳可以疑心星星是火把 / 妳可以疑心太阳会移转 / 妳可以疑心真理是谎言 / 但永远别怀疑我对妳的爱）。其中，狂热激动的用词也颇符合哈姆雷特“疯了”的思绪与神态。由这里，似乎可以了解出，奥菲莉亚过得好或不好，高兴或者快乐，是紧紧影响着哈姆雷特的。只是，让我们觉得可惜的是，哈姆雷特对奥菲莉亚的“儿女私情”或许存在，却远远不及“复仇”的重要，这也是奥菲莉亚不幸的下场以及这场悲剧的远因。

如果把奥菲莉亚与我中国传统妇女之心性及观念相比较，不难发现，是有那么一些雷同之处的。知识较浅薄，见识较狭隘，缺乏自身的见解……诸如此类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两者都对父兄有着绝对的尊敬与听从。在我国传统礼教之中，对女子的基本要求便是“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由奥菲莉亚与其父亲波洛涅斯之间的应答可窥得一二其对父兄也有着恭敬且近乎盲从的态度，如，奥菲莉亚告知父亲波洛涅斯哈姆雷特对她的誓言，但父亲波洛涅斯却认为哈姆雷特别有用心，并在基于保护女儿前提下，严禁女儿与之交往。面对父亲的严厉的言词，奥菲莉亚的答复是“我一定听从您的话”。奥菲莉亚是爱着哈姆雷特的，至少在她小小的心灵里，哈姆雷特这英俊的王子占着个很重要的地位。但在父兄强烈且略带抨击的措词中，奥菲莉亚的响应竟不是辩护，也不是反驳，而是乖乖的顺从与接受。若从我们现代女性的观念上来说的话，这是我们难以接受的，即使所有人反对，即使你并不确定你所爱之人的心思，但你定会是主动的一方，主动去接近，主动去了解，甚至更主动去追求，而非逆来顺受的乖乖承受所有人在你身上所做的安排。正如同所有在道德上受约束受压迫的中国妇女一样，我们相信奥菲莉亚的内心也有着非常大的压力。打从一开始哈姆雷特的求爱，父兄的拒绝，至哈姆雷特的精神失常（奥菲莉亚并不知道此乃哈姆雷特之计策），甚至直到最后，自己最亲爱父



亲竟死于自己的爱人手中。一切一切惊慌、无奈、害怕、悲惨的事，幸或不幸，这温柔的女子都只是默默地承受，没有埋怨，没有诅咒，甚至也没有想过要试图反抗，如此被动，如此受委屈，而在把一切情绪都压抑在自己的内心后，又怎能要求这纤细的女子不崩溃呢？这种精神上的压力之大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最终致使这无心机无陷害他人心理的天使，竟以发疯并溺死于水中这般悲惨的结局画下了生命的休止符。似乎，“压抑”及“承受”是我女孩子唯一一件能做的事情了，古今中外，无一幸免。而，毋庸置疑的，这是歧视、是压迫、也是极不公平之待遇。当然，柔顺与善良或许是奥菲莉亚原本的个性之一，也或许是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塑造，我们无法去评论或比较些什么，但我们以一个新时代、新生活、新观念的立场来看，不论男人或女人，或多或少都该多爱自己一些吧！

在算计与仇恨交杂的故事中，奥菲莉亚的存在无疑是一股清流，她的爱以及善良，也带给我们一丝丝地宽慰和希望。这小姑娘的死，对她或许并不公平，但我们相信，在整个故事上来说，这已是莎翁对所有的人物及故事最好的安排与交代了！奥菲莉亚单纯的爱情，在哈姆雷特的复仇与恩恩怨怨中，是微不足道的，那么，被牺牲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其实，在哈姆雷特错杀了奥菲莉亚的父亲之后，我们就已能窥得一些有关这悲剧的结局——奥菲莉亚的死亡了！我们惋惜，我们同情，也深深地对当年代的女子感到可怜，与无奈。

克劳狄斯

从克劳狄斯可以看到封建主和暴君的残忍，阴谋家的野心和阴险，集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阴谋家于一身，代表文艺复兴新旧交替时期的所有罪恶。“脸上堆着笑的万恶的奸贼。”把杀死兄长而娶其妻称作“苦中作乐”，并说为这件婚事已事先征求了大臣们的意见；他在劝哈姆雷特节哀时说得句句在理：“你的父亲也曾失去过一个父亲，那失去的父亲自己也失去过父亲；那后死的儿子为了尽他的孝道，必须有一个时期服丧守制，然而固执不变的哀伤，却是一种逆天悖理的愚行，不是堂堂男子所应有的举动……”“我请你抛弃了这种无益的悲伤，把我当做你的父亲；因为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你是王位的直接的继承者，我要给你的尊荣和恩宠不亚于一个最慈爱的父亲之于他的儿子。”克劳狄斯不仅是政治的奸雄，也是人伦的败类，他的杀兄娶嫂同样是伦理的纲常的颠倒混乱，所以哈姆雷特对克劳狄斯的斗争就有了双重的意义：代表人文主义的进步力量与反动封建政权较量；代表善良的道德力量与邪恶势力斗争。哈姆雷特的悲剧，是政治与道德理想幻灭的悲剧。

奥赛罗

奥赛罗其实是莎士比亚所肯定和同情的人物，他坦率、公正、诚信，但性格中



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他轻信虚假的表面现象，让感情左右理智，以至他和苔丝狄蒙娜的爱情虽战胜了种族的偏见，却未能躲过极端主义者的暗箭，酿成悲剧结局。剧中的伊阿古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的形象，为了个人私欲，使尽了卑鄙毒辣的手段。他的生活信条是“既不是为了感情，也不是为了义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设尽圈套去暗害别人，最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奥赛罗年轻气盛，不小心得罪了伊阿古，却还不自觉。伊阿古的奸计，在正直的奥赛罗耳中听成了不曾听闻过的“忠言”，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让伊阿古得以施展计谋，再加上一旁无知之人的推波助澜，更助长了谎言的逼真性。而罗德利哥的死和凯西奥的幸存，成了关键性的转折，使得伊阿古的计谋并非一如之前所盘算的那般完美。然而，奥赛罗并未来得及知晓这一消息，便已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爱妻——苔丝狄蒙娜了，纵使爱米利娅再如何地为苔丝狄蒙娜的行为做解释，奥赛罗仍是不怎么相信他人所说；他只相信伊阿古的话，和自己所看到的——即使只是看到了整件事的一小部分。正如古谚所云：“聪明反被聪明误。”原本是如此聪明而正直的奥赛罗却因恃着自己的直觉和认为，冤枉了自己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两个人。显然地，他不曾觉得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事？自初始——他荐选自己所爱的人做副官，到此时，诬说了妻子的偷情，他不曾反省过自己是否错了，而一味地要求他人正视自己的错事。在无人知道自己的错误而希求他能稍作提示时，他又自以为是地认为对方又在装模作样、故作无知了，因此在心底更加认定了对方的罪，以至于他在听到另一方面的说词时，不轻易地相信。而他又不肯将苔丝狄蒙娜的错说出，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想要先明察暗访，不要告诉苔丝狄蒙娜，以免误会了她，大家往后心中有个疙瘩，但到了后期，奥赛罗可能倾向于不想听到实话，不论是利于他或不利于他，就因为担心听到自己所不愿听到的，他选择了最坏的做法，牺牲了他可能得到幸福的机会。手绢是个重要的线索。在苔丝狄蒙娜尚未完全了解手绢的重要时，伊阿古已经注意到了。就对方尚未对手绢有着防卫意识时，便已着手如何取得的计划了。这正是伊阿古的高明所在，奥赛罗在事前并未告诉苔丝狄蒙娜手绢的含意，就苔丝狄蒙娜而言，手绢只有两个意义：一是奥赛罗所送她最初的纪念品；一是奥赛罗希望她永久保存起来。除此之外，她并不知道手绢之于奥赛罗的意义。仅仅是条手绢，便使得奥赛罗不再相信她所说。这想起来也很可悲，之前为了爱奋斗那么久，却敌不过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人性的弱点在此暴露无遗。再怎么亲昵的两个人，毕竟只是两个人，两个不同思想的人，倘若话不说出口，对方是怎么也不会知道的。不只是奥赛罗犯了嫉妒这原罪，伊阿古亦是，而他们皆因被蒙蔽了理智的眼睛而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来。这原本只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但这样一搅和下不但害了自己，亦害了一些无辜的、善良的人们。热恋中的男女眼睛中是容不下任何一粒沙的，而经由伊阿古若有似无地牵引着，一步一步引着他走入陷阱中，然而奥赛罗所做错的，并非只有嫉妒，还包括了自以为是而不听他人的解释，这样子光凭自己的臆测，是



很难会有公正的答案的。但反观其妻子和凯西奥，倘若他们一同向奥赛罗解释着其事之原由，而奥赛罗能不更加地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吗？于此，不能贸然想解释，必须要一步步旁敲侧击才行，但是综观全剧，并无人有此等深谋远虑，因此，在这一步棋上，算是被工于心计的伊阿古所吃的死死的了。而其妻子的消极忍受，被奥赛罗视为是默认，他不能忍受妻子包庇情夫（奥赛罗心中所想象的人）时的不语与无辜样，就他眼中看起来，就像是小两口甘心为对方牺牲似的甜蜜。他认定了一个模式，认定了所有人在其中的角色，不容许改，完全依照他的脚本走。但是，有相同特质的事很多，但它们不一定有相同的目的，这整个计谋即是如此。悲剧的发生总是源于一些错误。人性是脆弱的，但人却又不断地在伤害着他人，打着自己也是受害者的借口，不停地进行伤害。倘若，奥赛罗能够冷静下来，用理智去评估各种可能，悲剧可能就会因此改写。人的原罪之一——嫉妒，在此剧中一览无遗。

伊阿古

在《奥赛罗》一书中，第二主角便要算是伊阿古了，善妒的他，没有被提升为副官而决定以邪恶的计划将凯西奥置于死地，而令人奇怪的是：被伊阿古玩弄于股掌间的奥赛罗与凯西奥却毫不怀疑他，反而视他为诚实可靠的好人，是什么样的魔力让所有人如此放心相信他呢？大概要算是他舌灿莲花、口若悬河的能力了吧！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连死的都能说成活的。极力逢迎讨好别人，以言语将长官、同僚捧上天际，是他最擅长的招数，有谁不喜欢被人谄媚呢？这样的人自然是受人欢迎的，然而伊阿古却非善类，他居心叵测，不择手段的让凯西奥名誉扫地；他善于记恨，一旦任何人做了不利于他的事情，此人的容貌将会永远的烙印在他心中，找到适当机会便尽速将他去除，永远消失在他眼前；他诡计多端，且善于运用人性的弱点。除去所有阻止他升官的眼中钉，是他在社会潮流中翻滚的唯一宗旨，宛如现代政客的翻版。他周旋在奥赛罗与凯西奥之间，以花言巧语博得他们的真心信任，使人想起了清末民初以强大武力两面要挟革命军与清廷的实力派军人袁世凯。同时伊阿古还是个典型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双面人，在奥赛罗面前，百般依顺的讨好他，极力表示他对奥赛罗的忠心不二，而在凯西奥面前，他也大肆夸耀凯西奥对军队的功劳，但在与他同盟的罗德利哥面前，他却将奥赛罗与凯西奥两人批评的一文不值，完全不将他们放在眼里。但这并不代表与他同盟的人不会惨遭毒手，他安排罗德利哥刺杀凯西奥，然而一切并不像他所预测的那样美好，罗德利哥反遭刺伤，当他装做什么都不知道赶到现场时，遭到罗德利哥掀底，他除了否认被指控的事项之外，还一刀将罗德利哥送到死神的怀抱中，伊阿古这样的做法与三国时代曹操的“宁愿我负天下人，也不愿天下人负我”的心态有异曲同工之妙。嫉妒，是伊阿古的另一个人格特质，也是圣经十诫的其中一诫，他嫉妒凯西奥的副官职位，也嫉妒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的深厚感情，本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他



决心破坏这一切的美好，他所得不到的，其他人也别想拥有。使所有人臣服于他脚下，乃他心中之终极目标，副官当然不是他的欲望所在。呵！副官算什么东西！他要的远比他表示出来的多出了十万八千里，叫他臣服在一个卑贱的摩尔人奥赛罗脚下比杀了他更教他无法忍受，而他的屈膝哈腰只是为了得到信任的其中一个手段而已，当他掌握了权力时，你所看到的伊阿古绝对不是现在的伊阿古，权利令人腐化。莎士比亚笔下的伊阿古，集奸臣特质于一身，活灵活现的在书中活跃着，多疑、善妒、猜忌、阿谀、背叛，都不难在伊阿古身上找到，子曰："巧言令色，鲜以仁"，伊阿古是最好的印证，中外两位伟大的古人，时空、距离相距甚远，但想法却不谋而合。

苔丝狄蒙娜

如果说奥赛罗是纯真的爱情、尚武精神、罗曼蒂克的化身，苔丝狄蒙娜则是美好、圣洁女性的化身，他们共同构成了悲剧的一极：人性。苔丝狄蒙娜死了，但理想却得到了维护，主人公以高昂的代价维护了自己爱情的圣洁，真可谓是壮烈之举。莎翁对苔丝狄蒙娜着墨不多，但在第一幕中，作者通过各个人物之口描述苔丝狄蒙娜的美貌与美德：勃拉班修认为女儿"年轻貌美，娇生惯养"、"多少我们国里有财有势的俊秀子弟她都看不上眼"、"素来胆小，生性幽贤贞静"、"心里略微动了一点感情就会满脸羞愧"。凯西奥认为她是"人间无比的佳人"。通过第一幕第三场我们知道"她为了我所经历的种种患难而爱我"。如此纯洁而高贵的女孩子，正处在内心的情感萌动的时刻，她接受的是正统的贵族教育，另一方面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莎翁在这里塑造的女主人公就像哈姆雷特王子一样也接受了人文主义的教育。苔丝狄蒙娜见到的奥赛罗完全不同于她平时接触到的那些娇生惯养的纨绔子，他从小就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他因为漂流四海，南征北战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男性阳刚之气，他那些悲惨的遭遇不免会引起她的同情和怜悯，他的勇敢的抵抗也不免会让她产生崇敬之情。年轻人的心里哪一个不渴望冒险呢？人的本性就是对自己过于熟悉的事物视而不见而总是对未曾经历过的深感神秘而心怀憧憬。就像依莎贝尔没有选择身边的贵公子而千里迢迢到她向往的欧洲找那个半调子艺术家一样，苔丝狄蒙娜对这个散发着异域风情的"摩尔人"情有独钟。因为她们都从这些有"距离感"的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渴望的影子。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有一个"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的爱人的形象，当看到或接触到这样一个人，他（她）的存在正暗合了自己心中的理想。黑格尔曾说过："爱情是心中的宗教。"爱情中包含着一个人的幻想和虔诚，也必然存在着盲目的信仰、神化。苔丝迪蒙娜"端庄贞静"、"十全十美"、"无比圣洁"，就是因为她过于纯洁才想不到人心的险恶也不会想到伊阿古的暗算，像哈姆雷特被突然置于他丝毫不懂的政治阴谋中一样，不谙世事的她突然进入到小人的圈套中，成为一个工具。纯洁被奸诈玷污，高贵被卑劣扼杀，美好的品质



在污浊的现实面前显得多么无力！苔丝狄蒙娜的为人“是再慷慨，再热心不过的了”，她为凯西奥的事尽力周旋，这是她的美德，可也正是这一点使她走进伊阿古的陷阱，直至死亡。她以为丈夫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不像“那些多疑善妒的卑鄙男人一样”，可是她错了，人性固有的嫉妒这一弱点同样会“垂青”勇敢的奥赛罗。发觉丈夫对自己态度大有改变，她只是认为是国家军事的原因，她太相信自己的丈夫也太相信自己的选择了，所以从未想到丈夫会怀疑自己！即使在临死前她仍处处为奥赛罗着想、为凯西奥求情，不惜殉命而保全自己的丈夫、表达自己对丈夫的爱，最真诚的爱居然遭到怀疑！她的光辉形象使千百万观众为之落泪的同时也为之惋惜。苔丝狄蒙娜本身的弱点就是太天真、把一切看得太完美，她幻想太多，不懂世故，这是她的性格决定的，然而这又是她的可爱之处。

麦克白

莎士比亚通过对曾经屡建奇勋的英雄麦克白变成一个残忍暴君的过程的描述，批判了野心对良知的侵蚀作用。故事的一开始，麦克白便是个“英勇的战士”，除了拥有贵族、爵士等显赫的地位外，更受尽所有人的敬重，这其中包括苏格兰的国王邓肯。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如此受宠的时候，在如此巅峰的时候，麦克白竟一手打破了和平，带来血腥，不惜一切只为实现女巫之预言——“未来的君王”。就如同每个剧中人物的感觉，麦克白并不是一个奸诈狡猾的恶人，相反的，他的勇敢以及智谋为他赢得了“考特爵士”这尊贵的地位（苏格兰国王邓肯因麦克白成功地拿下叛国者考特爵士，而将这爵位赠与麦克白。在此之前，麦克白原有之爵位为葛雷密斯爵士）。但，又是什么具有如此可怕的魔力，能让一个“尊贵的爵士”变成一个“可怕的暴君”呢？我想，该是“欲望”二字吧！

比较麦克白和班柯（同遇三个女巫，听过其预言）在女巫消失后的态度，麦克白的反应是“倒希望她们再多留一会儿”，而班柯却怀疑“这些怪物，果真在这儿出现过吗”。对于“惊喜”和“讶异”相信两人都有，只是麦克白所说的话告诉我们：他想知道得更多。例如：为什么可以登上王位？或者，“如何”登上王位？这代表着在麦克白有智有勇的心性中，得再加上“欲望”这个不稳定的因子了。

“欲望”是麦克白做下许多事的驱策，这不禁令人感到欲望的可怕，它除了让人的心有激奋的作用外，似乎还有一种能让人有超出自己能力的魔法，灭除了理智，余下了想望，或许也包含一些催眠的成分吧，做出了超越本身平时思考的事，做出了超越本身能力所能及的事！就像麦克白，或许有本领，但若非因为女巫的“暗示”，在其心中埋下了犯罪因子，给予了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想必麦克白是没有这般胆大妄为的勇气及能力的。而“欲望”也让麦克白一错再错。暗杀邓肯，是为让自己成为未来君王；刺杀班柯与其子，是为了不让班柯之子孙在他（麦克白）之后相继为王。而这一切都为了他自己的私利。当然，除了麦克白本身的欲望之外，“刺杀班



柯”也有些骑虎难下的无奈吧！就如同麦克白自己所说的“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令人厌倦的。”但，若说麦克白在暗杀邓肯时，仍有一些正义留存于心中，那在之后派出刺客刺杀班柯时，相信其心中之欲望所夹带的残忍已凌驾善良的一面了。若非如此，他该知道，“回头”所代表的意义，会比“涉血前进”有价值许多（何况这血泊中将染上的，是其昔日同袍的血液）。可惜，最令人感到失望的是，麦克白竟在访完三个女巫及鬼魂后，对毫不知情、也丝毫不具威胁性的麦克德夫夫人及其孩子痛下毒手。从这里似乎不难看出，欲望所附属的残忍与疯狂，已把麦克白的理智啃蚀得一点不剩了！

再深究麦克白的心理，他并非打一开始就是个奸恶的小人，或许比他人多了些野心，但仍是个“希望用正直的手段，达成崇高的企图”的人（麦克白在听过三位女巫之预言后，曾写过一封信给其夫人，而此句话为其妻在阅读完信件后，对麦克白性格的评论），为此，他才会在杀邓肯时，因两位士兵无意识的梦呓而感到心惊与害怕（其一在梦中大笑，另一喊着“杀人了！”；其一又说“上帝保佑我们！”，另一喊“阿门！”）；才会在杀了班柯后，因宴会上出现班柯的鬼魂而面色惨白、语无伦次（鬼魂的出现或许也可解释为麦克白内心恐惧，所描绘出的一幅图像）。麦克白受到的良心上的压迫以及道德上的压迫，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一个真正冷血的杀人魔，是从不担心、也从不在意杀人后将所承受的谴责有多大，自然而然地，也不会有如同麦克白心灵上的折磨等痛苦了。所以，我们相信，麦克白的内心（或在其内心深处），仍有善良的一面的，只是，随着麦克白的地位愈高，权力愈大，不难了解他想得到的会愈多，当然，其所作所为更是天理不容了！令人感慨的是，等到事后猛然惊醒，后悔万分时，一切已成定局，已经无法重新再来了！

“欲望”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是你、是我、或者其他人。相信每人都想得到最好的，都想拿到最多的，但有人拿得多，定有人拿得少，若要在这两者中，要求绝对的平衡，不免强人所难了些！退而求其次地，只能希望每人有所“克制”，良心上的克制，抑或是道德规范上的克制。这似乎和我中国儒家荀子的主张有些不谋而合的地方：人性本恶，该用一切理法来约束。这“恶”，应就包括“欲望”的存在吧！而最后，故事的结局，麦克白是失败的、是痛苦的、是后悔的、也是绝望的，他虽爬到了高位，却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人民的爱戴，失去了君臣的尊敬，使得所有人憎恨他，也仇视他，连唯一的与其同阵线的伴侣也逃不开死亡这关卡，离他远去：这真算得上是众叛亲离了。

麦克白夫人

麦克白告诉他夫人女巫预言的消息后，这女人就像是个见猎心喜的狩猎者，露出一副贪婪的馋样。在麦克白天人交战，犹豫不决时，她将麦克白推往罪恶的深渊，怂恿麦克白做了这件天人共愤的事情。而她更祈求心灵的恶毒、凶狠，只为果断、



决绝的窜得王位。麦克白夫人在煽动麦克白时，说道："我哺过乳，知道母奶育婴的情爱有多深；我会，在他对我微笑时，把乳头拔出他柔嫩的嘴巴，摔个脑浆四溢"这样一个女人，对待她的亲生孩子都如此残忍了，更何况是只有君臣关系的邓肯国王呢？而她正巧又碰上麦克白——一个对名、利、权充满向往而又定力不够、把持不住的人。这样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碰到了一点小小的诱惑，就擦撞出平时伪装之下的机心了！这种情形，在麦克白夫人的身上更明显。在整个筹划谋杀邓肯国王的计划里，她丝毫没有露出一丁点受良心谴责的姿态，自信满满的推动杀人计划。一个女人怎会恶毒至此呢？不只如此，她的做戏功夫更是一流。麦克白夫人对邓肯说："即使鞠躬尽瘁加倍效力，比起陛下的宏恩，实在是不足挂齿。"在她将杀邓肯的这一段时间，这个女人所演的忠臣戏码，实在是惟妙惟肖啊！她如此的欺骗她仁慈的君王邓肯、这么看重他们的君王邓肯，而没有任何愧疚之情，是呗！该是利欲熏心之下，人类丑恶的真面目呗！麦克白夫人如此毫无顾忌的实行凶案，丝毫不为旧日情义所动。多么冷血残酷啊！这，难道就是她的本性？不会吧！我认为，没有人是天性如此的。君不见个个甫出世的婴儿，浑身散发那美善的光辉吗？这是在被社会污染的人身上所看不到的。而人构成社会，社会中交错的利益关系，使得所有人，都为了自我的生存、发展，做出一切不择手段的行为。再让我们看看，最终时，麦克白夫人如何纰漏出她夫妇俩的罪行吧！作者莎士比亚如是说：麦克白夫人的丫鬟发现女主人会梦游，而她梦游时总是一边使劲搓洗自己的双手，一边战栗、恐惧的陈述邓肯国王被害的经过。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她因杀了君王邓肯，导致良心不安，夜里睡不着、焦虑、紧张、恐惧等，这种种的心理状态，都述说了她是多么的受良心谴责。但是，请仔细想想，真的是这样吗？这跟她初时谋害邓肯国王的行径多么不合啊！像麦克白夫人这种性格，是令人极端憎恶的。但是，曾经听一位学者这样说过："这种生命为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求兴盛的本质，它是本来就这样存在的，没有什么善恶之分。就像你不能谴责掠夺者为求生存去猎食别的动物是错误的啊！"所以，也许，根本没有什么"人性"这种东西，有的只是生命运行的法则而已。

李尔王

李尔王禀性自私而感觉敏锐，又因地位和生活习惯的关系，形成了也增强了他那样的情绪上的习性，那虽然有些奇怪，但并不能算牵强或不自然；他要人热烈爱他的那个热烈的欲望，他的自私，却特别是一个仁爱和善的本性里发出来的自私——要彻底的愉快，他想一点都不靠自支撑，完全偎依在旁人胸前；他渴望人完全忘掉了自己去爱戴他，可是那渴望因夸张过度而反遭了挫折，而且以它的性质而言，根本不能实现；他的忧虑，不信任和忌妒，这些是一切自私的爱的特征，利己的爱所以异于纯真的爱也全在这些上头，而李尔王一心只愿女儿们夸说怎样那般的爱她，



也无非都是在这些上头种的根源，同时他那根深蒂固的为君的习惯已把他那层意愿变成他的要求与绝对的权利，若遇稍一不顺，他便立即将对方视同有了罪恶和叛行的一般；这些事实，这些热情，这些德性，乃是全剧的基础，只要看完全剧后偶一回想，就能恍然大悟，那所谓的试探只是一番弄巧成拙而已，而李尔王的恼怒所以变成那么狂悖，也只是考狄利娅使他不期然的弄巧成拙的结果罢了。

考狄利娅

她是李尔王的第三个女儿，本来是最受宠爱的一个。考狄利娅的美德用狠悻厌恶的调子表现出来，对于李尔王那刻求谄媚所表现的非礼，恰好是一个极自然的反响，她那美德使她不至掉入李尔王所要诱她下去的那陷坑里去。她素性不苟言笑，即使说起话来也声低而语简，所以一方面坚守真诚，不贬抑自己去逢迎取巧，他方面又用比较温和的方法去安慰老父，就她的本性而论实在是件不可能的事。她不流俗，虽然她也傲慢固执得异乎寻常。她自恃比两个流俗的姐姐真诚有道，因而便骄气凌人。不知她那位老弱的父亲理因从爱女口中听到几句恭维抚慰的话，为的是他需要那么一点点温存。她却不然，把真话，她父亲受不了的真话，说给他听。一个本性富于爱的女子而竟道貌岸然地坚持着真理，那才是个大错误。考狄利娅的缺点乃是她爱己太深，爱亲太浅。她不能为他撒一个谎，她就没有爱他到她应爱他的程度。这就是全剧的根据。

罗密欧、朱丽叶

罗密欧、朱丽叶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莎剧人物，作为该剧的主人公已成为世界文学作品中最出名、最大方、最受读者宠爱的一对情侣，剧中超越时空的绝对诗意及其道白（如阳台上相互倾心一段）迄今仍然沁人心脾，令人过目成诵。一对天生的冤家一见钟情，在由于宿怨而敌视这桩爱情的环境氛围中，将一切世俗顾虑置之度外，听从不可遏止的献身冲动而秘密结合了。他们对于爱情的英勇和坚贞，仅凭不可知的“上天”的祝福，抵御着一再来自人世的打击和挫折，直至二人被迫分离，终于在墓地重逢于九泉之下。这段凄婉而又悲壮的故事，到了作者的椽笔之下，说来令人惊叹，竟被凝成不过几天的情节衍变（星期日相遇，星期一结合，星期二被迫分离，星期四双双殉情），从而以行云流水的旋律，为主人公使感官净化、使性灵升华的爱情事业唱出了一首浪漫主义的雅歌。南国春夜的馥郁气息，夜写歌曲脉脉含情的音色，玫瑰含苞欲放的鲜艳光泽，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诗意，在剧中到处呼之即出。然而，从初生爱情的大胆表白和羞怯回报，匆匆发展成不可遏止的献身冲动和义无反顾的秘密结合，继后又在狂喜与绝望的感情风暴的交替中，一直奔向两人即使在重重厄运中仍令天下有情人景慕多于悲悼的毁灭结局：这首浪漫主义雅歌



之所以常唱常青，有取之不尽的新意，恰在于它所歌颂的那场生死与共的爱情并没有随着它的主人公们一起死亡，而是比他们活得更长久，在于那场爱情通过自我牺牲，促成两家世仇释嫌修好，从而取得对于任何使他们分离的恶势力的永远的胜利。

夏洛克

四大守财奴之首，文学作品中第一个吝啬鬼形象。贪婪、吝啬、生性多疑，报复性强，但同时，他要竭尽全力维护个人尊严（犹太人）。在莎翁的心目中，整个社会秩序都是以“上帝的秩序”运行着的，人们只能安于现有的地位，按上帝的意旨去生活，而不能随意地改变或破坏这种秩序。在英国，在莎翁的眼中，基督徒的命运和犹太教徒的命运就是在这种“上帝的秩序”中运行着，在他的意念领域中，这种先天的秩序牢牢地根植于他的内心世界，并作为他判断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卑下的基石。夏洛克对于莎翁来说是异教徒，故而他的一切行为，都在违背“上帝的秩序”，所有的丑恶、卑下理所当然地属于他。再加上基督教会宣传犹太人是基督教的死敌，从中世纪到近代初期不少民间传说和歌谣中，流传着犹太人暗中杀害基督徒的小孩的故事。莎士比亚这种“先天性”的宗教歧视观念把夏洛克这个可怜的人推到了悲剧顶峰。夏洛克是当时社会上一个少数民族的个体成员，他和安东尼奥的社会本质地位是平等的，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产生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都从事着压迫、剥削的罪恶行径，他们没有卑下、崇高之分。就如同剧中夏洛克叹息、悲嚎的那样：“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我亏了本，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要是一个犹太人欺侮了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会忍耐吗？不，他怎样？报仇。要是一个基督徒欺侮了一个犹太人，那么照着基督徒的榜样，那犹太人应该怎样？报仇呀，你们已把残虐的手段教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哩”。这样，久积在民族深处的矛盾终于白热化般急剧表现出来，这种仇恨是民族复兴的仇恨，这些基督徒们肆无忌惮地侮辱犹太人和犹太民族。被压迫被凌辱的他们低着头，以坚强、持久的沉默接受这些基督徒们赐给他们的“仁慈与恩惠”和“上帝的秩序”。可是这种残忍的歧视已无法使他们生存，无法使他们拥有自己的尊严和信仰。是的，就如同我们平常所说的：“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一样，学着基督徒的样子去复仇，夏洛克作为犹太民族的一员，他不得不复仇，恢复自己民族的尊严和他本身的尊严。正像剧中所说的，“他们已把残虐的手段交给了我。”这一切是由那些所谓“虔诚”的基督徒们造成的，夏洛克此处只不过是一个受压迫民族的反抗代表，为千万个生活在压迫中的犹太人喊了一声冤，叫了一声屈。

鲍西娅

新女性，个性鲜明，性格表现为热情、乐观、能干、机智，是人文主义的理想人物。从她身上，表现出了妇女的觉醒。她拥有美丽的外表，又充满智慧，机智敏捷。剧中性格纯朴、富有才华和正义感的鲍西娅则是莎士比亚塑造的一个理想的资产阶级女性形象。她年轻、貌美、智慧超人，芳名远播，面对纷沓而来的求婚者，她把人的品行作为考虑的第一条件，而并不看重门第财富。她遵从父亲遗训，设置了金、银、铅三个匣子供求婚者挑选，结果攫取金匣的摩洛哥王子得了一张骷髅画，拿了银匣的法国阿尔贡亲王看到的是傻瓜画像，只有聪明、坦诚的巴萨尼奥选中了朴实无华的铅匣，得到了藏在里面的鲍西娅的倩影。鲍西娅则毫不犹豫地投入这个贫穷的青年人的怀抱。这一婚姻标准实际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强烈挑战，体现了鲍西娅高尚情操和美好心灵。在法庭上，当凶恶的夏洛克挥舞着借据逼迫法庭加害安东尼奥的性命时，所有的男人都束手无策，只有智慧的鲍西娅看出了契约的漏洞，重新对契约进行法律的解释，制止了满心报复的夏洛克的凶残行为，这又为鲍西娅的聪慧形象增添了明丽的一笔。

四、莎士比亚创作年表与背景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其传奇性就在于，他平淡的生活和堪称简陋的履历，与他在世界文坛上的辉煌成就不成比例。因此，尽管围绕莎士比亚的考据活动延续了数百年，他的传记已有多个版本，可是，如何把他的生平和作品联系起来，证明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学界一直束手无策。尴尬处境不能解除，就只有回避。于是，学者们大多乐得听从本·琼生的忠告——“读者看的/不是他的肖像/而是他的书”，绕开莎士比亚本人，舍弃社会学批评和传记批评的门道，专心捧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将侧重于形式研究的作品读析奉为研究莎士比亚的正途。从17世纪至今，形势大体如此。人们津津乐道于莎士比亚不懂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的寒修学养，大谈“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说明一个观点已经深入人心：莎士比亚的人生，对于理解莎士比亚而言无关紧要。

依照莎士比亚的时代、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发展，他的戏剧创作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 1590～1600年

历史剧：

《约翰王》（1589年）

《亨利六世》上、中、下部（1590～1591年）



《理查德三世》(1592 年)
《理查德二世》(1595 年)
《亨利四世》上、下部(1597～1598 年)
《亨利五世》(1599 年)

悲喜剧:

《错尽错绝》(1592 年)
《驯悍记》(1593 年)
《维罗纳二绅士》(1594 年)
《爱的徒劳》(1594 年)
《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 年)
《仲夏夜之梦》(1596 年)
《威尼斯商人》(1597 年)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8 年)
《捕风捉影》(1599 年)
《第十二夜》(1600 年)
《皆大欢喜》(1600 年)

时空背景:伊丽莎白统治的全盛时期

这个时期,新兴的中产阶级靠王权的力量,获得了与封建势力之间的平冲,而经济文化的繁荣掩盖了民间和王权的尖锐对立。在国外,1588 年英国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夺得了海上霸权后国势大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莎士比亚正当壮年,当时英国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进入高潮,这一切都使作者对生活充满乐观情绪,相信人文思想可以实现。

作品风格:喜剧、历史剧创作时期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除了和契尔莱尔合著的《亨利八世》外,全部写于这时期。在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最初 10 年中,他共创作了 9 部历史剧。这些剧本概括了英国从 1377～1485 年间 100 余年的动乱历史,除了《约翰王》描写 13 世纪王朝内部争斗外,其他的剧作则构成了两个内容衔接的四部曲:《亨利六世》与《理查德三世》;《理查德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这时期所写的历史剧和喜剧都表现出明朗、乐观,谴责昏庸无道的暴君、谴责封建集团的血腥战争,歌颂开明君主,表现了人文主义反封建的开明理想。在他一生创作中,历史剧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过去两三百年的英国历史,认为考察历史有利于准确地预示未来。贯穿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始终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与当时英国的时代精



神相一致的。如他最初写的《亨利六世》上、中、下篇三个历史剧，创作于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后不久，当时全国情绪空前高涨，爱国主义热情洋溢在英国国民心头，这种民族精神在他的剧作中反映出来。而最能反映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理想的是《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他成功塑造了整日沉于酒色，后来经过教育，自己认识了错误并决心痛改前非、弃恶从善，终于成为治国安邦的贤明君主——亨利五世形象。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是当时成就最高的，除了亨利五世的形象，其他例如在《亨利四世》中塑造的福斯塔夫形象，也都成了艺术中不朽典型。

莎士比亚大半的喜剧也完成于这时期，《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皆大欢喜》等，描写温柔美丽、坚毅勇敢的妇女，冲破重重阻拦，终于获得爱情胜利，表现了歌颂自由爱情和反禁欲束缚的社会主张。这时虽有少量的悲剧作品产生，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但它不能代表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它在精神、气氛上与喜剧是一致的，同样具有不少明朗乐观的因素。所以，这一时期可为喜剧、历史剧创作时期。在这里，充满青春与春天气息，莎士比亚满怀激情和信心，抱着美好和乐观的人生态度，通过一大批贵族青年男女争取自由和爱情、自主婚姻的故事，反映新旧两种思想与势力的斗争。这一时期越接近结束，剧作的思想愈加丰富突出，艺术上也愈加娴熟，其中《捕风捉影》、《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三部最能表现莎士比亚喜剧创作的风格，人称“娇艳明媚的喜剧三部曲”。这些剧本大都以爱情、友谊、婚姻为主题，而情节却生动丰富，非同凡俗，成了莎士比亚最有影响、最成熟的喜剧代表作，代表着他喜剧艺术的最高成就。并且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忧郁和哀愁气氛，给喜剧增添了耐人寻味的神韵，也预示了下一时期的某些特点。

中期 1601～1610 **年**

悲剧：

《哈姆雷特》（1601 年）

《居里厄斯·西泽》（1601 年）

《奥赛罗》（1604 年）

《李尔王》（1605 年）

《雅典的泰门》（1605 年）

《麦克白》（1606 年）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1607 年）

喜剧：

《科利奥兰纳斯》（1607 年）

《结局好万事好》（1603～1604 年）

《自作自受》（1603～1604 年）



时空背景：英国世代交替，矛盾尖锐时期

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两个朝代交替，伊丽莎白“盛世”已成过去，女王为了维持英国教会迫害清教徒，引起清教徒和王朝的对立。新即位的詹姆士一世更是凶暴反动，倒行逆施，使人民痛苦加剧，反抗四起。此外，农村的“圈地运动”，加速农民的破产，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这时期，莎士比亚思想成熟深化，看清理想与现实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创作了一批辉煌又抑郁的悲剧，揭露社会罪恶与自私利己。剧中的浪漫光辉越来越弱，现实描写日益突出。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创作的喜剧作品，已明显失去前期乐观向上的情调。

作品风格：悲剧创作时期

莎士比亚中期的创作，远没有早期作品多，但却走出喜剧的嬉笑怒骂与历史剧的批判，转而探讨深刻的人性问题。内容主要是人与社会、人的内心冲突，被称做“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的典范。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大部分剧本，包括四大悲剧《奥赛罗》、《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都是这个时期的创作，共有 7 部悲剧、4 部喜剧，是莎士比亚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可称为悲剧创作时期。文艺复兴时代最深刻的人性论，在莎士比亚这四大悲剧中彻底的呈现出来。而他每一个悲剧，分别探讨不同的性格缺陷。在悲剧终场时，没有一个主人公能逃脱死亡的命运，以至后人把莎剧结束的第五幕称之为“死床”。除了四大悲剧外，这一时期里，莎士比亚还根据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撰写了《居里厄斯·西泽》、《雅典的泰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等一系列悲剧。这时期所写的喜剧《结局好万事好》、《自作自受》等也同样具有悲剧色彩。

晚期 1609～1613 年

传奇剧：

《辛白林》（1609 年）

《冬天的故事》（1610 年）

《暴风雨》（1611 年）

历史剧：

《亨利八世》

时空背景：詹姆士一世王朝腐败，理想失去出路

这时期，詹姆士一世王朝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中产阶级力量发展壮大，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难以弥合。莎士比亚深感理想的破

灭，退居故乡写浪漫传奇剧，其创作风格也随之表现更为浪漫空幻。莎士比亚从写实创作转向神话传奇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莎士比亚这时期虽然仍然坚持着人文理想，但在现实中却找不到出路，转向幻想，用超自然的神奇力量来调和现实中的矛盾，因此他这时期的几部喜剧，往往设置虚幻的场景、曲折离奇的情节和传奇色彩的人物。此时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往往采用非现实的手法。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完全置身传奇之中，作品通过戏剧的悲欢离合，还是反映了社会现实，起到了社会批判作用。

作品风格：神话传奇喜剧创作时期

晚期的莎士比亚创作呈现出脱离现实的倾向，风格也为之一变，充满童话的想象。该期重要作品有《辛白林》、《冬天的故事》、《暴风雨》等。这些剧本的情节大同小异，都是主人公先遭到灾难与不幸，后来于偶然机会转危为安，甚至因祸得福。《辛白林》和《冬天的故事》写失散后的团聚或遭诬陷后的昭雪和解。《暴风雨》写公爵用魔法把谋权篡位的弟弟所乘的船漂流荒岛，并宽恕了他。虽然对黑暗现实有所揭露，但宽恕和谅解的精神贯穿全剧，主张用爱心医治旧日的创伤，强调忏悔、改过能产生新的希望。剧本的人物和背景极富传奇性，人物动机近似荒诞，突出运用了大量巧合与偶然事件

五、莎士比亚的东方之旅

从 17 世纪开始，莎士比亚戏剧渐次传入了德、法、意、俄、北欧诸国，尔后渐及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对各国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已成为世界文化发展和灵感源泉。目前，东方为数不少的国家，运用本身文化中的传统戏剧元素，如语言、服装、戏剧技巧或舞台陈设等，重新演绎莎剧，令人耳目一新。至此，莎翁笔下的人物不再是英语民族的专利：举凡罗密欧、李尔王、麦克白和哈姆雷特，一个个皆衍生出充满中国、日本、印度或韩国的形象色彩。他们或脸戴日式面具、或口说京剧对白、或身着印度彩装，将莎剧里人性共通的内在幽微，表达给肤色不同的观众。

莎士比亚的名字是由传教士在 1856 年介绍过来的。清末，我国思想界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及稍后的鲁迅也都在译著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名字。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初是通过翻译英国 19 世纪初散文家兰姆姊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介绍过来的，1903 年上海达文社出版，题为《澥外奇谭》，译者不详，包括 10 个故事。同时，林纾和魏易则把故事集全部 20 个故事翻译出来，于 1904 年出版，题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我国最初上演莎剧，多以此书为蓝本，加以改编。

莎士比亚的戏剧，直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才用白话文和剧本的形式翻译介



绍过来。田汉在 1921 年译了《哈孟雷特》，1924 年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20 年代至 30 年代，十几年间，莎剧的翻译出了许多种。抗日战争期间，翻译和介绍工作仍未间断，特别是曹未风和朱生豪，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系统的翻译工作。曹未风译了 11 种，于 1942 至 1944 年陆续出版；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以《曹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总名出版了其中的 10 种。朱生豪从 1935 年开始到 1944 年病逝前共译了 31 种剧本，1947 年出版了 27 种。

抗战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有曹禺译的《柔密欧与幽丽叶》、孙大雨的《黎琊王》、梁宗岱的《莎士比亚的商籁》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了许多新译本，如卞之琳译的《哈姆雷特》，吴兴华译的《亨利四世》，方重译的《理查三世》，方平译的《捕风捉影》、《威尼斯商人》、《亨利第五》等。在莎士比亚诞生 400 周年时，把朱生豪的译本分 11 卷出版，题为《莎士比亚戏剧集》。此后，又对译文作了全面校订，缺译的剧本和诗歌都补译齐全，于 1978 年出版，定名为《莎士比亚全集》。

根据粗略统计，在我国直至今日，先后有 65 个职业和业余演出团体，以英、汉、藏、蒙、粤 5 种语言，现代剧、话剧、戏曲、广播、芭蕾、木偶剧 6 种形式，演出莎剧 21 部，包括了莎剧大部分的重要作品。莎剧早已成为文学，特别是戏剧院校的教材。

近几年来，日本导演的《仲夏夜之梦》、中国台湾当代传奇剧场改编自《麦克白》的《欲望城国》以及印度传统卡塔卡里舞剧形式编导而成的《李尔王》，皆曾应邀前往伦敦进行交流、访演。这些融合东方戏剧传统与西方经典文本的制作，不但为英国莎剧圈注入了一股清新气息，同时也为东、西两方的戏剧界，开辟了一条互通有无的精神丝路。

传统戏曲跨文化改编的尝试，例如越剧诠释有《王子复仇记》，昆剧有《血手记》，黄梅戏搬演《无事生非》等等。布袋戏演过《亨利四世》，歌仔戏也演起《哈姆雷特》，河洛歌子戏团一路诠释，演出《太子复仇》，陈宝惠改编，张健导演，郭春美饰演那位犹豫不决的复仇王子。故事内容与莎剧完全相同，不过时空背景改为无确切朝代的西夏。剧中人名更换，哈姆雷特改为怀德太子，奥菲莉亚易名何水莲，奥菲莉亚的哥哥雷尔提改为何书琪。

曾经导演新编京剧的本土戏曲创作人锺传幸，则推出改编自莎士比亚名剧《驯悍记》的《胭脂虎与狮子狗》。《驯悍记》因为剧本简单明快，看似驯服女人、训示女人为妻之道，但假托戏中戏让醉汉经历“胜利”的反讽过程。剧情流畅、节奏明快；《胭》剧全出浓缩为十景，虚实相生的简约设计将彰显中国剧场特有的流动感，舞台符号全靠砌末与表演共生。剧中 35 岁的老“胭脂”，一心欲嫁却又风波不断。

《奥赛罗》是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首演于 1604 年，取材于意大利作家钦齐奥的同名小说。有评论家将此剧称为是莎士比亚悲剧中结构最完美的一



部。原北京实验京剧团曾在20世纪80年代将此剧改编为京剧版本在北京公演，编剧是邵宏超（执笔）、郑碧贤、逯兴才，导演是郑碧贤，主演有：马永安、李雅兰、蒋弘翔等。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首演于1606年，故事取自传说。此剧是一部气势宏伟、哲理深邃的悲剧，也是中国戏曲舞台上搬演次数最多的莎士比亚名剧。其中以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的演出本为各界专家所推崇，尤其张鹤林所塑造的李尔王的形象光彩异常。上海京剧院也移植过该剧，并先后公演了由杨建忠（特邀鞍山京剧团麒派老生）和尚长荣以两个不同行当为主演的版本。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故事的脉络有些类同于京剧《伐子都》，但机构和主题要精巧和深刻得多。不知是否巧合，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各地同时排演着据此改编的三出戏曲剧目：有中国京剧院和中国台湾传奇剧场合作的《欲望城国》、浙江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马龙将军》和香港福升粤剧团的《英雄叛国》。澳门戏剧节亦上演剧作者徐棻和表演者田蔓莎改编的川剧《麦克白夫人》。舞翎子、吹蜡烛、藏刀、顶灯、踢褶子、吐火、变脸……一招招川剧绝活，世代秘传，百闻不如一见。

《哈姆雷特》创作于1601年，取材自《丹麦史》、《悲剧故事集》和一个失传的哈姆雷特旧剧。哈姆雷特理想崇高、耽于沉思、自责、自我怀疑，加之忧郁与孤独，他已成为世界文学中不朽的典型形象。上海越剧院明月剧团曾将此剧改编成越剧搬上舞台，首演于1994年举办的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地点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剧本改编薛允璜，导演苏乐慈，作曲刘如曾、苏进邹，唱腔设计陈钧，主演是赵志刚、史济华、孙智君、华怡青等。

《无事生非》此剧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根据莎士比亚名著改编的七场喜剧，文学顾问是张君川，改编者是金芝，导演是蒋维国、孙怀仁，作曲是陈精根、谢国华，主演有马兰、吴琼、黄新德、蒋建国、王少舫等。该剧唐侯大将军撮合的圈套，情节将爱情和友情，偏见与固执，阴谋与圈套融为一体，编织成有趣的喜剧故事。

《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的舞台上也被屡次搬演，除话剧、歌剧、芭蕾舞剧之外，由云南玉溪地区花灯戏剧团创作演出，良华编剧，严跃龙、何瑞芬导演，杨丽琼、沈建南主演，云南花灯戏的《卓梅与阿罗》堪称一朵绚烂的“莎剧”奇葩。该剧将故事的地点从遥远的欧洲移到云南哀牢山区的花山大寨，以独特的风情和别开生面的民族歌舞来演绎经典的爱情悲剧，甚至火把节和各种民间习俗也融于其中，此剧曾荣获第五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及优秀编剧、导演、音乐等6个奖项，杨丽琼以此荣获第十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回顾两岸的戏曲界在此方面的努力以及成果，尤其在1986年当代传奇剧场演出《欲望城国》之后，各剧团拓宽两岸创作者之间不同的合作模式，包括邀写、合写剧本或聘请对岸导演及艺术指导，以至于改编的风潮逐渐从京剧延伸到歌仔戏、豫剧等其他传统戏曲剧种。莎剧与中国历史、小说、杂剧等某些不谋而合的情节把莎



剧中国化了。毕竟西方、东方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围绕着人性、人心、人情。中国历史小说、杂剧等的文字风格是硬中带软，莎剧则软中带刚。巧妙地融和两种不同的文化，并注入中国文学、哲学和宗教思想，为传统戏剧增添了一道新的浪漫色彩。

六、世界三大莎翁剧团

世界各国到底有多少个专演莎翁剧的剧团，至今尚未有确切统计数字。大数而言，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诸国里，佼佼大者计有英国的皇家莎翁剧团（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及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加拿大的斯特拉特福镇莎翁戏剧节（Stratford Shakespearean Festival of Canada）以及美国的几个重要莎翁剧团，诸如俄勒岗州莎翁戏剧节（Oregon Shakespeare Festival），纽约莎翁戏剧节 （New York Shakespeare Festival），圣地亚哥市的国家莎翁戏剧团（National Shakespeare Festival, San Diego），康乃地卡州斯特拉特福城的美国莎翁剧团（American Shakespeare Theatre,Stratford, Connecticut），附属于华府福吉尔莎学图书馆的福吉尔剧团（Folger Theatre Group），亚拉巴马州的阿拉巴马莎翁戏剧节（Alabama Shakespeare Festival），犹他州的犹他莎翁戏剧节（Utah Shakespearean Festival）以及笔者主持有年的坐落于科罗拉多州博德城的科州莎翁戏剧节（Colorado Shakespeare Festival）。

美国目前有 50 多个专演莎翁剧的戏剧节及职业剧团。1975 年出版的一本讨论此类剧团的专书 The Shakespeare Complex（姑译作[莎翁剧团集成]）曾经统计过，当时北美洲有大大小小的莎翁剧团 52 个。这些年来这个数字自然略有起落，但以我所知，目前的总数只有增加并无减少，可见美加两国观众对莎翁剧的狂热了。

上述这些剧团性质及水平各异，有的是举世闻名的职业剧团，有的仅是无名小镇的业余剧团。有的整年演出，水平卓越，雇员高达六七百人，年度经费也高达七八百万美金；但也有些剧团仅在暑假演出，经费短缺，人员稀少，演出水平极为平平。绝大多数的莎翁剧团仅演莎士比亚的作品，但有些一流剧团除了莎翁剧外，另再演出几出古典及现代剧精品，在两个到三个剧场中输换演出。

十几年来笔者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去这些莎翁剧团看戏参观，英国、美国、加拿大境内的重要剧场几乎都访遍了。根据自身经验及同行间一般的推崇，选出三个最优秀的莎翁剧团（英、美、加三国各一），在此作一简略的介绍，以供国人中喜欢看戏且有机会四处旅游者作参考。

皇家莎翁剧团

英国的皇家莎翁剧团（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乃是莎翁故乡的皇家莎翁剧院（Royal Shakespeare Theatre）的常驻剧团，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组织最



健全、经费最足、演出水平最高的职业剧团之一。它在莎剧演出的历史及权威性，也是举世公认的。

作为一个剧团，皇家莎翁剧团（简称 RSC）成立于 1961 年，但它的前身莎翁纪念剧院（Shakespeare Memorial Theatre），却有 100 多年的悠久历史。纪念剧院成立于 1875 年，在 1925 年获得英国皇家特许 h 书，又在 1961 年承女皇之命更名为皇家莎翁剧院，在当时艺术总监 Stratford-upon-Avon 的纪念剧场。这个剧场在 1932 年建成，有 1100 个座位，外貌虽嫌陈旧，但内部设备颇新。纪念剧场首建于 1879 年，座位仅 800 个，1926 年毁于火灾。经过全球性的募捐，新剧场在原址告起，在 1932 年莎翁诞辰（一般公认是 4 月 23 日）由当时英国皇储主持揭幕，自此即成为举世闻名的职业剧场。

1960 年起，皇家莎翁剧团在伦敦的奥觉芝剧场（Aldwych Theatre）开辟第二大本营，自此在伦敦的观众，每年都可以在市内看到皇家莎翁剧团的演出。到了 1982 年，伦敦市内的巴比肯中心（The Barbican Centre）建成，皇家莎翁剧团就从奥觉芝剧场搬过去，在这个 1160 座位的新剧场进行经常性的演出。

皇家莎翁剧团虽以搬演莎剧闻名，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却也演过不少其他古典及现代名剧，而它的莎剧演出也往往以现代精神诠释。它在舞台上出现过许多“离经叛道”的怪异演出，颇受傅统式观众及批评家的指责，但也为莎剧的近代演出诠释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它在 1978 年推出的“驯悍记”及 1982 年的“麦克白”，正是此类演出的代表。

皇家莎翁剧团也同时作小型实验性演出及巡回演出。它在莎翁故乡的大本营有一个小剧场，名叫“另一处”（The Other Place）。它在伦敦的第二大本营亦有小剧场，在奥觉芝剧场左近的叫做“仓库”（The Warehouse），在巴比肯中心的叫做“低坑”（The Pit）。这些小剧场虽然设备简陋，座位仅 100 多个，但极具亲切感，也允许各类型的实验性演出，在那儿往往可以看到名导演名演员的作品，水平绝不低于大剧场的演出。

1986 年春天，皇家莎翁剧团在莎翁故乡造好了一座新剧场，名叫“天鹅”（The Swan），是照莎翁时代一座同名剧场仿建的中型剧场，今后专演莎士比亚同时期作家的剧作。笔者当年去莎翁故乡开第 22 届国际莎学会议时，有幸在这个新剧场中看过两出戏。

皇家莎翁剧团的首任艺术总监是 Peter Hall 爵士，目前主持伦敦的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他的继任是 Trevor Nunn，年纪很轻，但天才横溢，作品常有惊人之笔。他自 1968 年接任至今，是目前欧美剧坛上的红人。1978 年开始，另一位年轻导演 Terry Hands 参与艺术决策，与 Trevor Nunn 同任艺术总监。这种“双头牌”的现象，在欧美职业剧团中倒是难得一见的。



斯特拉特福镇莎翁戏剧节

这个坐落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斯特拉特福镇（Stratford, Ontanrio）的斯特拉特福镇莎翁戏剧节（The Stratford Shakespearean Festival of Canada），是北美洲最大的常年职业剧团，也是美、加两国最负盛名的莎翁戏剧节。目前，它的演出季长达22周，每年制作10出左右高水平的莎剧及其他欧美剧坛经典名剧，分别在三个剧场公演，场次高达四五百场，吸引观众50余万，经费预算也高达美金800余万。制作最繁忙期间，有700余人参加工作，并向剧团支薪。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职业剧团，却是坐落在一个孤处一隅、人口不过两万的小镇。它的建立，主要归功于两位功臣：一位是鼎鼎大名的英国导演特隆·格斯瑞爵士（Sir Tyrone Guthrie），另一位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新闻记者汤姆·帕特森君（Tom Patterson）。

33年前的一天，帕君忽发奇想，觉得他的故乡既与莎翁故乡同名，亦应该有个一年一度的莎翁戏剧节。经他鼓吹游说之下，居然引起大导演特隆爵士的兴趣。他们募集了15万美金的经费，在风景如画的爱凤河畔（莎翁故乡亦有一条爱凤河‘Avon River’）搭起一座帐篷式的临时性剧场，内有1980个座位与一座划时代的新型“开放式”舞台。同时请到了英国名演员Sir Alec Guinnes及Irene Worth充任主角，推出两出高水平的莎剧《理查德三世》及《皆大欢喜》，均由特隆爵士亲自执导，这个莎翁戏剧节在1953年的7月13日隆重揭幕，获得极大的成功与好评。这个消息立即传遍欧美的戏剧界，斯特拉特福这个默默无闻的小镇，突然引起大家的注目，旅客及戏迷蜂拥而来。从此以后，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剧节就成了该镇每年一度的盛事，直到如今。

斯特拉特福镇莎剧节目前有三个剧场，同时演出不同性质的戏剧。最主要的剧场叫“节日剧场”（Festival Theatre），专演大型莎剧。第二个剧场名叫“爱凤剧场”（Avon Theatre），专演中型剧目及轻歌剧，第三个剧场叫做“第三舞台”（The Third Stage），专演小型的实验剧与新剧作。

“节日剧场”建成于1957年，仍保持当年帐篷式临时剧场的外形，但座位已增到2258个。其中的“开放式”或“伸展式”舞台（open stage or thrust stage），是一种革命性的设计。这种舞台不用布景，观众围坐舞台三面，没有一个座位离开舞台65英尺以上，显著地缩短了观众与演员间的距离。这种划时代的设计，直接影响了过去30年间欧美的剧场及舞台设计；在此期间建造的新剧场，只要是专为演话剧而用，大多采用“开放式”舞台的型式。

斯特拉特福镇莎翁戏剧节的首任艺术总监自是特隆爵士。三年后，他的得意门徒Michael Langham接任总监，直到1967年。自此之后换了三位总监：Jean Gasecon, 1968～1974 ; Robin Phillips, 1975～1980 ; John Hirsch, 1981～1985。自1986年起，名导演John Neville受聘为艺术总监，接掌这个北美洲最负盛名的职业剧团。



俄勒岗莎翁戏剧节

坐落在美国西南岸俄勒岗州艾希伦镇（Ashland, Oregon）的俄勒岗莎翁戏剧节（Oregon Shakespeare Festival）1985 年刚庆祝 50 周年的“金禧”。它现在是美国第二大职业剧团，每年推出 11 出莎剧及非莎剧，在三个剧场同时轮换演出 550～600 场，每年观众人数已经过 30 万，经费预算亦已超过 500 万美金。

这个北美洲历史最悠久的莎翁戏剧节，首创于 1935 年 7 月 2 日；它的问世，其实相当偶然并富传奇。当地有位英文教师兼莎翁迷布默尔先生（Angus L.Bowmer），眼见镇民夏季无所事事，建议大家在国庆期间演出两出莎剧。剧场暂设在一座破旧的民众聚会所，舞台是个草草搭起的平台，不用布景，仅用简单的服装及道具，回复到 16 世纪莎翁时代的演出方式，他们排了《威尼斯商人》及《第十二夜》，仅演三场。为怕没人看戏，特地找来拳王比拳，以资吸引观众。谁知道拳赛没人看赔了钱，而莎剧演出却吸引了大批热情的观众。自此之后，该镇每年夏天都有莎剧演出，仅在 1940～1945 年二次大战期间暂停，而艾希伦镇的俄勒岗州莎翁戏剧节在最近十几年来，已渐渐成为美国剧坛的盛事了。

到了 1959 年，一座美轮美奂的户外新剧场落成，样式参照 1600 年伦敦的“幸运剧场”（The Fortune）有 1173 个座位，加上 115 个站位。戏剧节在这座户外剧场每年夏季推出三出大型莎剧，风雨无阻，演出形式遵照莎翁时代的方式，并穿莎翁时代的传统服装。

到了 1970 年，第二座剧场落成，命名“布默尔剧场”（The Angus Bowmer Theatre），以纪念戏剧节的创始人。这座户内剧场有 601 个座位，后台设备及灯光、音响均极优异，适合进行各类型的中型演出。自此之后，戏剧节开始制作非莎翁戏剧，在户内剧场演出。在这个剧场上演的莎剧，则采用布景，偶尔还穿现代服装，而户外剧场的三出莎剧则仍保持传统面貌。

戏剧节的观众继续增长，两个剧场的近 8 出剧目已渐不足应付观众的需要，戏剧节当局乃在 1977 年建立第三个剧场，名叫“黑天鹅”（The Black Swan），计有 138 个座位，观众席可进行各种不同的重组，以作“圆形剧场”、“伸展式剧场”等不同形式的演出。这个小型剧场推出的剧目，大多是实验性演出或新剧本，以补其他两个剧场剧目之不足。目前，不论春、夏、秋季，观众在任何一天到达艾希伦镇，都可看到 4～5 出的演出。倘若是住上三天，往往可以看到 6 出高水平的莎剧及非莎剧。所要注意的是：户外大型剧场仅在春末至秋初的晚间才有演出（不然太冷了），而两个户内剧场则在演出季内的任何一天都有下午场及晚场。

莎剧节目前的艺术总监是 Jery Turner 博士，行政主管是 William Patton 先生。由于这个剧团的演出水平日益提高，对美国剧坛的贡献日益显著，各种荣誉亦随之而来，包括 1983 年荣获的“东尼奖”，及同年获得的“全国州长联席会奖”（The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Award），表彰戏剧节在演艺及小区服务方面的成就。

七、莎士比亚全部37部戏剧剧情简介

《暴风雨》(The Tempest)

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他弟弟驱逐，携带幼女米兰达逃往荒岛，他通过魔法掀起狂风把那不勒斯国王、篡位的弟弟安东尼奥、那不勒斯王子等所乘坐的船摄到荒岛，宽恕了安东尼奥，恢复了爵位，王子同米兰达结了婚，一同回到意大利。普洛斯彼罗对待岛上的土生居民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殖民过程。剧中也明确提出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国的主张。全局以宣扬容忍宽恕告终。《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晚期的作品，在1611年上演，可算是一出大和解的喜剧。

《维罗纳二绅士》(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维罗纳二绅士》是莎士比亚第一步爱情喜剧。剧中两位女主角都奋力捍卫自由恋爱的权利，以坚贞的爱心克服时空的阻隔，不畏艰险、不远千里寻找自己的意中人，终于取得了圆满幸福的结局。该剧是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作品之一，虽然故事是快乐的结局，但其中却有非常阴暗的一面，此剧中，莎翁对人性与爱情的描写十分深刻动人。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是莎士比亚在1600年的作品。故事描述温莎镇一位嗜财贪色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凡是任何能赚钱的事，他决不会错过，且为人嫉妒小气，是位典型的守财奴。有一次他看中了镇上两位有钱绅士的妻子，福斯塔夫在这两位夫人面前露出贪财好色的企图，但这个可耻的计谋被这两位聪明的夫人发现了，她们不但想借机整整平时就爱胡乱吃醋的丈夫，更想戏弄福斯塔夫，令他在众人面前出丑，于是两位夫人的整人计划即一幕幕上演。

《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

该剧是莎翁1604年所发表的作品。故事描写维也纳公爵文森修出国旅游，将国务交给摄政大臣安哲鲁掌管，安哲鲁一向以执法如山著称，对犯罪臣民施以严厉的惩罚，但事实上，安哲鲁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同时另一方面，文森修公爵也

没有真正出国，其实在暗中探查民情。城中有位年轻的绅士克劳狄奥与恋人朱丽叶在婚前发生亲密行为因而触犯了当地法律，必须处以死刑。克劳狄奥的姐姐依莎贝拉为了手足之情，向安哲鲁求情，没想到解救其弟的唯一方法，竟是牺牲自己的贞操。最后，文森修发现了安哲鲁虚伪的面目，及时制止了安哲鲁的恶行。莎士比亚在此剧中，探讨中世纪的道德观与贞操观，并借以讽刺清修主义的过分夸大。

《连环错》（The Comedy of Errors）

一位叙拉古商人伊勤为了寻找多年前失散的妻儿子女，而闯入了以弗所的地域，被捉住并准备处以极刑，而由于执行官的怜悯使他获得了短时间的生机，并且使他奇迹般的遇见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儿，由一出悲剧变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喜剧故事。这是莎翁早期的喜剧作品，据考证，这部作品是参考罗马戏剧家普劳特斯的“孪生兄弟”改编成的，普劳特斯的作品，对西方戏剧有着很深的影响。《连环错》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令人发笑的作品，诙谐逗趣的对话，曾引起无数人捧腹开怀。

《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

《无事生非》描写温柔单纯的新娘希罗，因小人散布谣言，使得她在婚礼当天，在神圣的教堂圣殿下，遭到未婚夫的当众羞辱，使她伤心欲绝。另外，希罗的好友贝特丽丝与培尼狄克这对怨偶，经过一番斗智与冲突后，在神父的妙计之下，却互相体谅而相爱，最后终于结成佳偶。

《爱的徒劳》（Love's Labor's Lost）

16 世纪 30 年代的伦敦。那瓦的国王发誓刻苦学习三年，在此期间，他不但进行日常斋戒，而且不涉足任何娱乐宴会，更要远避女色。为了督促自己，他亲命他的三个男爵加入到此次行动中。杜曼和朗格维雄心勃勃地准备接受考验，俾隆虽有些不情愿，但也只能唯命是从。恰在此时，肩负谈判使命的法国公主在三位贴身侍女的陪同下飘然而至。四个男人之间钢铁般的誓言在四位佳人面前顿时轰然倒塌。他们不约而同地爱上了美丽的客人们。那瓦的其他贵族们也体味着爱情的甜蜜，怪癖的亚马多喜欢上了杰奎妮妲，即使是老成稳重的霍罗福尼斯和纳森聂尔也没能跳出情网。国王和他的三个同盟者公开承认违背了誓言，从此，他们心安理得地频繁出入大大小小的饮宴舞会，追逐着心上人，直到公主得到父王去世的消息。女人们走了，留给男人们的除了相思之苦外，还有对他们的忠诚考验。突然爆发的战争延长了分离的时日，但最终，有情人得以欢聚。《爱的徒劳》是莎士比亚在 1588～1589 年创作的作品，此剧中莎翁以幽默的笔法，讽刺当时装腔作势的社会风气，剧中你



来我往的唇枪舌剑的内容非常适合在舞台上演出，此剧也是莎翁早期戏剧作品中最具讽刺意味的剧目。

《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雅典王是一位宽厚仁爱之君。他接到一个父亲控告自己女儿赫米娅不从父命，不嫁给狄米特律斯而垂青拉山德。按雅典的法律，赫米娅应被处死。国王给赫米娅 4 天时间时间悔过。赫米娅与拉山德连夜逃走。狄米特律斯得到风声去追赶，暗恋他的海丽娜也跟踪而去。四人前后来到一座仙人出没的树林。痴情的海丽娜得到仙后的同情。她用一种神奇的药水要点在狄米特律斯眼上，却因粗心点在了拉山德的眼上，为纠正错误，她又点了狄米特律斯。神奇的药水使拉山德与狄米特律斯同时追求起海丽娜来。此时，仙后解除了拉山德的药力。两对情人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仲夏夜之梦》是一部结合戏剧与童话的作品，莎翁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色彩缤纷的奇幻世界，全剧弥漫在充满了田园景色的绿色森林中，而它首次在伦敦上演时，更因为风趣的对白及夸张的肢体动作，为当时保守的英国写下一个创新的注脚。

《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朋友巴萨尼奥而向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借了一笔钱。夏洛克以前曾受过安东尼奥的侮辱。他借机报复，提出过期不还便要割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安东尼奥签了约。巴萨里奥借钱是为了向情人鲍西娅求婚。鲍西娅的父亲留下一个奇怪的遗嘱：求婚者在金、银、铅匣中选择，选对了才能娶鲍西娅。巴萨里奥通过了测试，与鲍西娅喜结良缘。此时，安东尼奥却遇上了麻烦，他的商船在海上遇难了。他没能力按期还钱。他写信给巴萨里奥，希望死前再见他一面。夏洛克却欣喜若狂，他不管他人如何说情，非要割安东尼奥一磅肉不可。聪明的鲍西娅化妆为律师来到威尼斯，她顺水推舟赞同夏洛克。众人大惊，她接着又宣布，如果夏洛克割肉时流下一滴血，他的财产就要充公。因为借约只写了一磅肉，没有说要血。夏洛克大惊失色，他的企图只好作罢。安东尼奥转危为安。该剧是莎翁著名的喜剧之一，在 1596 年首演。

《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

该剧有三条主要线索：公爵被弟弟篡夺爵位；公爵之女罗瑟琳和堡主之女西莉娅被放逐；青年奥兰多被哥哥夺取产业。三条线索里的正面人物都汇合在亚登森林里，最后恶人悔改，公爵复位，情人结为终身伴侣。《皆大欢喜》是莎翁所著的唯一

一出田园喜剧，此剧在1599年于伦敦首演，后经多次修改，才有今天的面貌。

《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

故事描写泼辣刁钻的凯瑟丽娜，在镇上人见人怕，有一天从远方来了一个聪明的男人彼特鲁乔，竟大胆地向悍女凯瑟丽娜求爱，正当全镇的人想看彼特鲁乔的好戏时，聪明的彼特鲁乔竟将这位悍妇驯得服服帖帖。现代人眼中，可能不赞同像《驯悍记》中的驯妻手段，但在中世纪，彼特鲁乔却被视为成功的男人，而他驯妻的过程也成为引人爆笑的剧情。《驯悍记》是莎翁在1593年所写的性格喜剧，是反讽夸张的舞台剧，此时正是莎士比亚人生中最愉快的阶段。

《终成眷属》（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终成眷属》是莎翁所著的"阴暗喜剧"，主要情节是描述家境寒微的女仆海丽娜，原是名医杰拉特那庞的女儿，她爱上尊贵的主人勃特拉姆，在一次偶然机会下，海丽娜用父亲的药方救了国王一命，后来海丽娜也在母亲及国王的帮助下，对勃特拉姆表达爱意，但高不可攀的勃特拉姆却对海丽娜说："当你能从我手上取下这枚我永远不取下的戒指时，我才承认是你的丈夫。"为此，海丽娜乔装改扮把自己改造成主人的情妇，而得到了主人的欢心，终成眷属。此剧在1602年首演，是莎翁众多剧本中最具讥讽的一部，且在故事中不时讨论道德的矛盾与人性的挣扎。

《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

西巴斯辛和薇奥拉是孪生兄妹，他们的船遭遇海难。妹妹薇奥拉流落到奥西诺公爵的岛屿，于失去哥哥的万分悲痛之中，化名西萨里奥，女扮男装，做了公爵的小厮。公爵狂热地爱着当地的伯爵小姐奥丽维娅，而伯爵小姐却因为一年内先后失去父亲与哥哥，每日忧伤流泪，发誓不再见任何男人。公爵派遣西萨里奥作为使者去向奥丽维娅求爱。不料，奥丽维娅被来使的美貌打动，不顾自己的誓言和地位的悬殊，大胆地表白了自己的爱情。奥丽维娅的叔叔整日酗酒作乐，与侍女玛利娅一齐，让古板的管家马伏里奥以为小姐爱上自己了，又挑唆前来求婚的安德鲁爵士与西萨里奥决斗，结果让四处寻找妹妹的西巴斯辛打得头破血流。当公爵为自己被西萨里奥欺骗并夺走了爱人雷霆震怒的时候，西巴斯辛找到了孪生的妹妹，于是公爵与奥丽维娅都有了新的恋人。此剧完成于1601年，也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喜剧。



《泰尔亲王佩利克里斯》(Pericles, Prince of Tyre)

《泰尔亲王佩利克里斯》讲述了一个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各种苦难，最终夫妻团圆、父女重逢、善恶有报的故事。除了第一幕以外，从第二幕起，每一幕的开始时间都发生在海边或海上。莎士比亚手中那支充满想象力的笔，使整个剧情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流动性，观众和读者的视线似乎都随着剧中的海流涌动着，一浪接一浪地交替经历着苦难和欢乐。

《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

《冬天的故事》是莎士比亚后期的喜剧作品，这部剧情复杂的作品主要叙述嫉妒成性的专制君主里昂提斯怀疑他的女儿是私生女，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弃之户外，他的妻子赫米温妮在悲伤中死去，从此里昂提斯过着懊悔与悲伤的日子。但牧羊人收养了里昂提斯抛弃的女儿，长大后的女儿经过重重波折终于回到里昂提斯身边，哀恸死去的妻子其实也是假死，最后一家人团圆并以喜剧收场。

《辛白林》(Cymbeline)

《辛白林》描写不列颠国王辛白林，他的女儿与青梅竹马的恋人私订终身，令辛白林大怒，一气之下将这少年波塞摩斯放逐到遥远的罗马。遭到放逐的波塞摩斯深信，妻子一定会对他忠贞，但波塞摩斯的朋友却认为公主一定会改嫁，两人于是打赌，朋友阿埃基摩若能取到公主手上的手镯，波塞摩斯便输，将戴在自己手上象征爱情的戒指输给他。奸诈的阿埃基摩为了得到那只手镯，使出各种谎言与骗术，甚至还向公主求爱，但聪明的公主一一化解了阿埃基摩的骗局，证实了自己的心意。传说中的辛白林，是在西元一世纪时抵御罗马入侵的不列颠国王。

《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

悲剧开始于贫民为饥饿所趋，涌上街头准备揭竿而起，科利奥兰纳斯——人民最大的公敌、贵族阶级代表人物。在群众的反饥饿浪潮中，把阶级偏见与为我独尊的狂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剧作家写出了穷人眼里所看到的一个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的世界，让他们如火如荼的呐喊和挣扎为全剧确立了一个沉重的基调。莎翁在该剧中，对一位英雄被迫走上叛国之途，其内心挣扎极复杂的怨恨，有极为深入的描写。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

这是一个血腥的复仇剧：一个如花似玉的名门闺秀拉维妮娅遭到令人发指的摧残，父亲泰特斯以牙还牙于是有了令人同样心惊的人肉宴。这复仇剧与烈火血刃讲述了一个道理：苍天对于人间的罪恶并不是不闻不问。该剧是莎翁早期的作品，剧中对于政治犯心理及生理所遭的创痛有深刻的描写，其中对暴虐屠杀的残酷场面亦刻画入微，但许多学者对于这部作品是否完全出自莎翁笔下，却持怀疑的态度。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意大利维洛纳城两家世仇蒙太古家和凯普莱特家彼此纷争不断。蒙太古的儿子罗密欧与凯普莱特的女儿朱丽叶一见钟情，并私下订婚。当他们还沉浸于新婚快乐时，两家冲突再次爆发。罗密欧杀死了朱丽叶的表哥，两人面临分手。这时，朱丽叶喝下了假死之药。不明真相的罗密欧悲痛欲绝，殉情而死。朱丽叶苏醒后，又毫不犹豫地举剑自杀。两人相偎而死。两家得知真相后，尽释前嫌。享誉世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早期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在舞台上表现极其成功的喜剧，早在这部作品中，便可看出莎翁在悲剧方面的天才，它也是许多电影故事的题材原形。

《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

该剧是莎士比亚在最忧郁时期所写的。故事描述一位挥金如土、慷慨大方的雅典贵族，从家财万贯到一贫如洗的过程。在他最穷困潦倒时，昔日与他同欢共舞的朋友一一远离他，面对如此残酷的景象，这位曾经乐善好施的贵族，竟对人生任何事务均愤世嫉俗。此剧是莎士比亚透过戏剧的演出，对人生的阴暗面，做最深层的探讨，这是一部充满悲剧性质的讽刺剧。

《裘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

在莎士比亚的创作道路上，处在历史剧《亨利五世》与悲剧《哈姆雷特》之间的《裘力斯•恺撒》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在政治思想与创作手法上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是莎翁创作上令人瞩目的转折点。这一古罗马悲剧写的是男性占统治地位的舞台，叙述以勃鲁托斯为首的小集团所竭力维护的几乎名存实亡的 400 多年来的古罗马共和政体。



《麦克白》（Macbeth）

麦克白本是苏格兰的一名贵族。他勇敢善战，深得人民的尊敬。在一次征途中，他遇到三个女巫，预言他要当上国王。他颇为心动。他的夫人是一个心如蛇蝎的女人。她一心想坐上王后的宝座。本来还很善良的麦克白在她的怂恿下，终于利令智昏。他在国王访问他家时下手弑君。这之后他登上了王位。虽然他想掩盖真相，但终于漏了风声。两位前王子逃往国外。麦克白开始着手铲除异己，苏格兰国内陷入了屠杀。在血腥中，麦克白和夫人遭受着自己良心的谴责。他们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终于，两位王子率军从国外打了回来。麦克白率军迎战，但军心浮动，没有人愿为他卖命。麦克白夫人也抑郁而死。麦克白众叛亲离，在绝望中被杀死。《麦克白》是莎士比亚在忧郁时期所写下的四大悲剧之一，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是一个不知满足的人，由于他的野心而导致悲剧的发生。

《哈姆雷特》（Hamlet）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突遭横祸。父亲死去，叔父篡位，母亲改嫁。这使他痛苦不已。一日，父亲的鬼魂向他诉说自己死亡的真相。原来是叔父下毒，哈姆雷特决定为父报仇，假装发疯以迷惑叔父。新国王隐约嗅出了危险，他决定除去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为进一步证实叔父谋杀父亲，授意宫廷戏班演了一出弟杀兄、篡位、娶嫂的戏剧。新国王果然大惊失色。哈姆雷特的母亲企图说服他。但哈姆雷特却责备了母亲。新国王企图借刀杀人，派哈姆雷特出使英国，哈姆雷特得知内情半途逃走。他回到丹麦，刺死了叔父。自己也中毒而亡。莎士比亚给了哈姆雷特一个悲剧结局，也使他成为古今文学、戏剧中永远的悲剧人物。

《李尔王》（King Lear）

李尔王的故事在16世纪英国历史著作和诗歌中已经流行，又被编成剧本于1594年上演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1605）是在这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它叙述古代不列颠王李尔年老，把国土分给三个女儿。长女高纳里尔和次女里根言过其实地表白对父亲的爱，得到国土，三女考狄利娅率直，反而激怒李尔，被剥夺份地，远嫁给法国国王。长、次女和她们的丈夫们的忘恩负义和冷酷残忍把李尔王逼疯。在狂风暴雨之夜，他冲出女儿的宫廷，奔向原野上无情的风雨中。考狄利娅闻讯，兴兵讨伐，但她和李尔都被俘虏，考狄利娅被缢死，李尔王也在悲痛、疯癫中死去。与此平行的情节是大臣葛罗斯特听信私生子的谗言，放逐了儿子，自己因为反对李尔长、次女的不义被挖去眼睛，在原野上受到避害装疯的儿子的保护。高纳里尔和里



根为了争夺葛罗斯特的私生子的爱情，彼此争风吃醋，自相残杀而死。

《奥赛罗》（Othello）

奥赛罗是威尼斯公国一员勇将。他与元老的女儿苔丝狄蒙娜相爱。但由于他是黑人，婚事未被允许。两人只好私下成婚。奥赛罗手下有一个阴险的旗官伊阿古，一心想除掉奥赛罗。他先是向元老告密，不料却促成两人的婚事。他又挑拨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的感情，说另一名副将凯西奥与苔丝狄蒙娜关系不同寻常，并伪造了所谓定情信物等。奥赛罗信以为真，在愤怒中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当他得知真相后，悔恨之余拔剑自刎，倒在了苔丝狄蒙娜身边。《奥赛罗》是莎士比亚在 1604 年所写的四大悲剧之一，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创造出奥赛罗与伊阿古全然不同的两种人物典型，全剧并围绕在“家庭”、“嫉妒”两大主题中发展，也许莎翁早就洞悉，嫉妒便是人心最大的弱点吧！

《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

罗马三执政之一的马克·安东尼迷恋埃及女王克丽奥佩特拉，此时安东尼的妻子逝世，庞贝的势力在影响着罗马的安危，安东尼回罗马与恺撒修好，并娶恺撒的妹妹奥克泰维亚为妻，但不久两人又势成冰火，安东尼抛下妻子，回到埃及，在阿克兴海峡与恺撒开战，由于克丽奥佩特拉率领的埃及军队的临阵脱逃，安东尼战败，克丽奥佩特拉却偷偷向恺撒投降，并躲入陵墓，告诉安东尼说她已经自杀，伤心的安东尼拔剑自杀，却在临死时又获知克丽奥佩特拉并没有死，让人抬到克丽奥佩特拉面前，死在了克丽奥佩特拉的怀中。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

参照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并根据中世纪传奇编写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主要讲了古代史上有名的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以及在特洛伊战争背景下展开的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的爱情故事。并透过这两方面，表现英雄理想以及爱情理想的幻灭。该剧是莎士比亚 1601 年的作品，以特洛伊战争为背景所写的历史讽刺剧。传说中的特洛伊城应属于虚构的城市，中世纪作家荷马认为特洛伊是英雄与浪漫故事的源泉。

《约翰王》（The Life and Death of King John）

《约翰王》是莎士比亚的早期历史剧，叙述 13 世纪初，法兰西王腓力要求英格兰王约翰归还篡夺的王位，而引起的一连串宫廷血腥历史。莎士比亚掌握了约翰王



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加以串联、改造、调节，创造出跌宕协调的戏剧效果。

《亨利四世》（上、下）（The First/Second Part of King Henry IV）

理查二世被迫退位后，由亨利四世继任。此时英格兰的政局充满背叛、欺骗与合纵连横。剧中着墨处多在王太子亨利（之后的亨利五世）身上，描写他如何从浪子变为一国之君。亨利四世准备组织一支远征军去讨伐异教徒，却因国家内乱而作罢。哈尔王子与侍从福斯塔夫混迹于市井，做一些偷鸡摸狗之事。亨利四世手下大臣霍茨波意图造反。哈尔在父亲教育下痛改前非，率军去征讨霍茨波。福斯塔夫也率一群叫花兵助阵。他贪生怕死偏又要装英雄好汉，闹了许多笑话。哈尔在战斗中英勇异常，不仅救下了亨利四世，还亲手杀死了霍茨波。王军大获全胜，霍茨波的父亲听到儿子战死，决心为他报仇。福斯塔夫在战后又开始了招摇撞骗的生活。他四处打秋风、嫖妓，做了许多坏事。这时，叛乱重起，亨利四世病重，哈尔率军平定了叛乱。福斯塔夫浑水摸鱼又捞了不少甜头。亨利四世不幸死去，哈尔继承了王位。福斯塔夫听说后忙来讨官做，哈尔此时已痛改前非，他将福斯塔夫等人驱逐出境，决心做一个明君。

《亨利五世》（The Life of King Henry V）

亨利五世（1387—1422 年）是深受当时英国人民爱戴的一代雄主。15 世纪内战频繁的英国，在他的治理下（1413～1422 年）曾经得到暂时的统一与安宁，而且扬威海外。他领导英军在阿金库尔一役大败法军，为了政治利益，与法国公主卡沙琳结婚，而成为英、法两国之王。

《亨利六世》（上、中、下）

本剧分上、中、下三篇，从亨利五世的葬礼（1422 年）一直写到亨利六世在伦敦塔狱被害（1471 年）。上篇主要是围绕着两条主线：一条是前方战场上的激战厮杀，另一则是衰弱的亨利六世身边的贵族权臣门之间的明争暗斗。中篇主要是围绕着两个事件：护国公格洛斯特的垮台和约克的崛起。下篇以亨利六世被害、玛格丽特被其父赎回而告终，末了，双手沾满鲜血的爱德华王终于登上英王宝座。



《亨利八世》(The Famous History of the Life of Henry VIII)

英王亨利八世先后有六位妻子，描述他与六个妻子之间的故事。

《理查二世》(The Tragedy of King Richard II)

理查二世（1367—1399 年）将两位公爵毛勃莱与布林勃洛克放逐出境，以避免一场血腥的决斗。却在布林勃洛克的父亲过世后，剥夺其继承产业的权利和名分，用没收的钱财充当攻打爱尔兰的军费。此举导致布林勃洛克（后来的亨利四世）攻打理查二世的借口。

《理查三世》(The Tragedy of Richard III)

《查理三世》是莎士比亚继《亨利六世》之后，又一部叙述英国那一段风云变幻、多灾多难历史的剧作。理查三世双手沾满鲜血，用尽心机手段，一步一个血印，爬上了宝座，建立起他那罪恶的王国。恶贯满盈的他，最后战死在沙场，才结束了历时 30 年的“玫瑰战争”。



参考书目

1．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卞之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曹树钧. 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 香港：香港天马图书公司，2002
3．曹树钧，孙福良. 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89
4．陈植得. 诗歌意象论:微观诗史初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董小英. 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 北京：三联书店，1995
6．方平. 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7．方平. 莎士比亚喜剧五种.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8．海涅.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 温健，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9．李赋宁. 英国文学论述文集.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10．李伟民. 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 香港：香港天马图书公司，2002
11．孟宪强. 中国莎学简史.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2．孟宪强. 中国莎士比亚评论.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13．任生名. 西方现代悲剧论稿.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14．盛宁. 文学：鉴赏与思考. 北京：三联书店，1997
15．孙家琇. 莎士比亚与现代西方戏剧.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16．索天章. 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及其时代.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17．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18．夏之放. 文学意象论.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19．杨周翰.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0．杨周翰.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册）.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1．张隆溪.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 北京：三联书店，1986
22．张泗洋，徐斌，张晓阳. 莎士比亚引论（上、下）.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23．张泗洋. 莎士比亚大辞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4．朱雯，张君川. 莎士比亚辞典.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5．Shakespeare.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26．Shakespeare. Antorry and Cleopatr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27．Shakespeare. As You Like I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28．Shakespeare. Hamle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19. Shakespeare. Macbeth.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30. Shakespeare. Julius Caes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31. Shakespeare. King Lean. Beijing: The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9

32. Shakespeare. Measure For Measur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33. Shakespeare. Much Ado About Noth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34. Shakespeare. Othello. Beijing: The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9

35.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36. Shakespeare. The Merchant of Venic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37. Shakespeare. The Winter's Tal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38. Shakespeare. Troilus and Cressid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8

39. Craig, Hardin. Shakespeare: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with Annotated Texts of Twenty-one Texts. New York: Scott, Farsman And Company, 1932

40. Dean, Leonard. Shakespeare: Modern Essays in Criticism. ed.New York: Oxford UP, 1967

41. Granville-Barker, Harley. Prefaces to Shakespea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42. Harrison G. B. Shakespeare's Trage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43. Wells, Stanley. The Oxford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